

〔宋〕道原 著
顾宏义 译注

景德传灯录译注

【五】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架建议:古籍/宗教
ISBN 978-7-5458-0159-0
9 787545 801590 >
定价:22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宋〕道原 著
顾宏义 译注

景德传灯录译注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德传灯录译注 / (北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58-0159-0

Ⅰ. 景… Ⅱ. ①道…②顾… Ⅲ. ①僧侣—列传—中国—古代②景德传灯录—译文③景德传灯录—注释 Ⅳ.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5090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郦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景德传灯录译注
(全五册)
〔北宋〕道原 著
顾宏义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mm 1/32 印张81.25 字数2,000,000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159-0/B·20
定价: 220.00元

卷二十六　青原行思禅师法嗣(十三)

青原行思禅师法嗣下九世下
前金陵清凉文益禅师法嗣下

苏州荐福院绍明禅师

苏州荐福院[1]绍明禅师。州将钱仁奉[2]请住持,乃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一切处看取。”

【注释】

[1]荐福院——在苏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初名明因院,五代晋天福九年(944年)置,后改为荐福院。 [2]钱仁奉——五代吴越国大臣,曾任苏州节度使。

【译文】

苏州(今属江苏)荐福院绍明禅师。苏州守将钱仁奉请绍明禅师住持荐福院,并问道:“什么是和尚的家风?”绍明回答:“一切地方都能看到。”

泽州古贤院谨禅师

泽州古贤院谨禅师。师勘僧云:“如来坚密身,一切尘中现。如何是坚密身?”僧竖指,师云:“现即现,你怎生会?”僧无语。

师侍立次,见净慧问一僧云:“自离此间,什么处去来?”曰:“入岭[1]来。”净慧曰:“不易。”曰:“虚涉他如许多山水。”净慧曰:“如许多山水也不恶。”其僧无语,师于此言下大悟。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筑著汝鼻孔。"

【注释】

[1] 岭——指江西、广东交界处的五岭山脉。

【译文】

泽州（今山西晋城）古贤院谨禅师。谨禅师有一天考察一个僧人道："如来坚密之身，一切于尘中显现。什么是坚密之身？"那僧人竖起了手指头，谨禅师问道："显现是显现了，你怎样来领会呢？"那僧人无语应对。

谨禅师曾在法眼和尚旁边侍立时，听见法眼和尚问一位僧人道："自从离开了这里，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那僧人回答："自岭南回来。"法眼和尚说道："不容易。"那僧人说道："徒劳地跋涉了那许多山水。"法眼和尚说道："跋涉了那许多山水也不坏。"那僧人无言以对，谨禅师却在言下豁然开悟。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谨禅师回答："碰着你的鼻孔。"

宣州兴福院可勋禅师

宣州兴福院可勋禅师，建州建阳人也，姓朱氏。自净慧印心，遂开法住持。

僧问："如何是兴福主？"师曰："阇梨不识。"曰："莫只遮便是么？"师曰："纵未歇狂，头亦何失？"

问："如何是道？"师曰："勤而行之。"

问："何云法空？"师曰："不空。"

师有偈示众曰："秋江烟岛晴，鸥鹭行行立。不念观世音，争知普门[1]入！"

【注释】

[1] 普门——《华严经》所明，一门之中摄入一切法，谓之普门，也谓普法。

【译文】

宣州(今属安徽)兴福院可勋禅师,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俗姓朱氏。可勋自从在法眼和尚那里印证了心法,就来到兴福院为住持,开堂演法。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兴福院的主人?"可勋禅师回答:"阇黎不认识。"那僧人便问道:"莫非这个就是吗?"可勋回答:"纵然没有止息狂心,但头颅也何曾失去过?"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道?"可勋禅师回答:"勤奋地修行。"

有僧人问道:"什么叫法空?"可勋禅师回答:"不空。"

可勋禅师作有一首偈颂指示众僧道:"秋天晴朗的江面上,薄烟笼罩着小岛,白鸥、白鹭一行行站立着。不念诵观世音菩萨之名,怎能知道从普门进入呢!"

洪州上蓝院守讷禅师

洪州上蓝院守讷禅师,上堂谓众曰:"尽令提纲[1],无人扫地[2]。丛林兄弟,相共证明。晚进之流,有疑请问。"

有僧问:"愿开甘露门,当观第一义。不落有无中,请师垂指示。"师曰:"大众证明。"曰:"恁么即屈去也。"师曰:"闲言语。"

问:"如何是佛?"师曰:"更问阿谁?"

【注释】

[1] 提纲——亦称提要、提唱,即举宗旨之要文而说明意义者。　[2] 扫地——佛门认为扫地有五德。《毗奈耶杂事》曰:"世尊在逝多林,见地不净,欲令彼乐福众生于胜田中植净业故,即自执彗,欲扫林中。时舍利子、大目犍连、大迦叶波、阿难陀等诸大声闻见是事已,悉皆执彗,共扫园林。时佛世尊及圣弟子扫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诸苾刍:凡扫地者有五胜利,云何为五?一者自心清净,二者令他心净,三者诸天欢喜,四者植端正业,五者命终之后当生天上。"

【译文】

洪州(今江西南昌)上蓝院守讷禅师,上堂指示众僧道:"全部皆令提纲,就无人扫地了。丛林中的兄弟,共同来证明。晚进初心之人,有疑问就请提问。"

有僧人请求道:"诚愿开示甘露之门,应当观察第一义。不落入有、无之中,请和尚垂慈指示。"守讷禅师说道:"大众一齐证明。"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委屈去了。"守讷说道:"废话。"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守讷禅师反问:"还要问谁?"

抚州覆船和尚

抚州覆船和尚。僧问:"如何是佛?"师曰:"不识。"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莫谤祖师!"

【译文】

抚州(今属江西)覆船和尚。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覆船和尚回答:"不认识。"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覆船和尚回答:"不要诽谤祖师!"

杭州奉先寺法瓌禅师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禅师法瓌。僧问:"释迦出世,天雨四华[(1)],地摇六动。未审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师曰:"大众尽见。"曰:"法王法如是也。"师曰:"人王见在。"

问:"净慧宝印,和尚亲传。今日一会,当付何人?"师曰:"谁人无分?"曰:"恁么即雷音普震无边刹也。"师曰:"也须善听。"

【注释】

[1] 四华——四种莲花：一分陀利花，即白莲华；二优钵罗花，即青莲花；三钵特摩花，即红莲华；四拘勿投花，即黄莲华。又《法华经·序品》所云：一曼陀罗花，即白莲华；二摩诃曼陀罗花，即大白莲华；三曼殊沙花，即赤莲华；四摩诃曼殊沙花，即大赤莲华。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奉先寺法瓌禅师，号法明普照禅师。有僧人问道："释迦牟尼出世，天上降下了四种莲花，大地发生了六种震动。不知道和尚今天有什么祥瑞?"法瓌禅师回答："大众都看见了。"那僧人便说道："法王之法就是这样的。"法瓌说道："人王现今正在。"

有僧人问道："法眼和尚的宝印，和尚亲自传授。今天的法会，应当传付给什么人?"法瓌禅师回答："谁没有份?"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花则雷音普遍震动无边之世界了。"法瓌说道："也必须善于听才行。"

庐山化城寺慧朗禅师

庐山化城寺慧朗禅师。江南相宋齐丘[1]请开堂，师升座曰："今日令公[2]请山僧为众，莫非承佛付嘱，不忘佛恩。众中有问话者出来，为令公结缘。"僧问曰："令公亲降，大众云臻，从上宗乘，请师举唱。"师曰："莫是孤负令公么?"

问："师常苦口，为什么学人己事不明?"师曰："阇梨什么处不明?"曰："不明处请师决断?"师曰："适来向汝道什么?"曰："恁么即全因今日去也。"师曰："退后礼三拜。"

【注释】

[1] 宋齐丘——五代南唐人，字子嵩，好学工文章，尤喜纵横之说。李昇建南唐政

权，其为右丞相，后出为镇南节度使。南唐中主立，召拜中书令。因其培植私党而罢，再起再罢，终自经死。［2］令公——古代对中书令的尊称。

【译文】

庐山化城寺慧朗禅师。江南国丞相宋齐丘迎请慧朗开堂说法，慧朗登上法座说道："今天令公延请山僧接引众人，众人没有不是秉承佛的嘱咐，不忘记佛之恩德。众人当中有想要问话的就站出来，为令公结缘。"有一个僧人请道："令公亲自降临法会，大众云集会聚，从上宗乘至极玄妙的旨意，还请和尚举唱。"慧朗说道："莫非是要辜负令公吗？"

有僧人问道："和尚常常苦口婆心地指示，为什么学生自己的事仍不明白呢？"慧朗禅师问道："阇黎什么地方不明白呢？"那僧人说道："不明白的地方请和尚决断。"慧朗问道："刚才对你说什么了？"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完全凭借今天去了。"慧朗说道："退后礼拜三次。"

杭州永明寺道鸿禅师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辩禅师道鸿。第三世住。僧问："远离天台境，来登慧日峰。久闻师子吼，今日请师通。"师曰："闻么？"曰："恁么即昔时崇寿，今日永明也。"师曰："幸自(1)灵利，何须乱道！"

师谓众曰："大道廓然，古今常尔。真心周遍，如量之智(2)皎然。万象森罗，咸真实相，该天括地(3)，亘古亘今。大众还会么？还辨白得么？"

问："国王嘉命，公贵临筵，未审今日当为何事？"师曰："验取。"曰："此意如何？"师曰："什么处去来？"曰："恁么即犹成造次也。"师曰："休乱道！"

问:“诸佛出世,放百宝光明。师登宝坐,有何祥瑞?”师曰:“可验。”曰:“法王法如是。”师曰:“也是虚言。”

【注释】

[1] 幸自——本;本自。自,词缀。 [2] 如量之智——通于诸法事相之俗智,为二智之一。 [3] 该天括地——该为遍及、包括之意。唐人郑愔《奉和幸三会寺应制》诗:“睿览山川匝,宸心宇宙该。”括地为笼地、卷地之意。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慧日永明寺道鸿禅师,号通辩禅师。第三世住持。有僧人请求道:“远远离开天台山之境,前来登临慧日峰。久闻狮子吼,今天请和尚通个消息。”道鸿禅师问道:“听到了吗?”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是从前的崇寿院,今天的永明寺。”道鸿说道:“本来就伶俐,何必要乱说!”

道鸿禅师对众人说道:“大道豁然空阔,古今常是这样的。真心周遍宇宙,如量之智皎然明白。万象森罗,都是真实之相,遍及天地,从古至今。大家可领会了吗? 可还能分辨明白吗?”

有僧人问道:“有国王的嘉令,公卿贵客也莅临法筵,不知道今天应当做什么事?”道鸿禅师回答:“验证去。”那僧人又问道:“这个意思是什么?”道鸿反问:“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来?”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还是唐突了。”道鸿喝道:“不要乱说!”

有僧人问道:“诸佛出世,放射出百宝光明。和尚登上宝座,有什么祥瑞?”道鸿禅师回答:“可以验证。”那僧人便说道:“法王之法应当这样。”道鸿说道:“也是空话。”

高丽灵鉴禅师

高丽灵鉴禅师。僧问:“如何是清净伽蓝?”师曰:“牛栏是。”

问:“如何是佛?”师曰:“拽出癞汉著!”

【译文】

高丽国灵鉴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清净伽蓝？"灵鉴回答："牛栏即是。"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灵鉴禅师喝道："把这个疯汉拖出去！"

荆门上泉和尚

荆门上泉和尚。僧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师曰："我得。"

问："远远投师，如何一接？"师接杖视之，其僧礼拜，师便喝。

问："尺璧[1]无瑕时如何？"师曰："我不重。"曰："不重后如何？"师曰："火里蝍蟟[2]飞上天。"

【注释】

[1] 尺璧——古玉器名，即直径一尺的大璧，言其珍贵。《淮南子・原道训》曰："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左思《魏都赋》曰："明珠兼寸，尺璧有盈。" [2] 蝍(jí)蟟(liào)——同"知了"，即蝉。

【译文】

荆门军(今属湖北)上泉和尚。有僧人问道："二龙争夺宝珠，谁是获得的人？"上泉和尚回答："我得到。"

有僧人问道："远远前来投奔和尚，和尚怎样来接引呢？"上泉和尚按着拄杖瞪视他，那僧人便礼拜，上泉和尚就大喝。

有僧人问道："直径一尺的玉璧没有疵瑕时怎么样？"上泉和尚回答："我不看重。"那僧人又问道："不看重以后怎么样？"上泉和尚回答："火中知了飞上天。"

庐山大林寺僧遁禅师

庐山大林寺[1]僧遁禅师，初住圆通。有僧举："僧问玄沙和尚：'向上宗乘，此间如何言论?'玄沙云：'少人听。'今问师，不知玄沙意旨如何?"师曰："待汝移却石耳峰[2]，我即向汝道。"归宗柔别云："且低声。"

【说明】

[1] 大林寺——位于庐山东牯镇南大林峰上，为四世纪僧人昙诜所创建。

[2] 石耳峰——在庐山圆通寺的东南，双峰并耸，形如两耳。

【译文】

庐山大林寺僧遁禅师，起初住持圆通院。有僧人举出公案道："有僧人问玄沙和尚道：'向上至极玄妙的宗乘，这里是怎样议论的?'玄沙和尚回答：'很少有人在听。'现今我来问和尚，不知道玄沙和尚的意思是什么?"僧遁回答："等到你移去了石耳峰，我就对你说。"归宗义柔禅师另外回答："暂且低点声。"

池州仁王院缘胜禅师

池州仁王院缘胜禅师。僧问："农家击壤[1]时如何?"师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问僧家本分事，农家击壤时如何?"师曰："话头何在!"

【注释】

[1] 击壤——相传尧帝时，有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边敲击土壤，一边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炊，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以"击壤"为歌颂太平之用语。

【译文】

池州(今属安徽)仁王院缘胜禅师。有僧人问道："农人击壤

而歌的时候怎么样?”缘胜回答:“僧人自有本分之事。”那僧人追问道:“不问僧人的本分之事,农人击壤而歌的时候怎么样?”缘胜喝道:“话头在哪里!”

庐山归宗寺义柔禅师

庐山归宗寺义柔禅师。第十三世住。师初上堂升座,维那白槌曰:“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曰:“若是第一义,且作么生观?恁么道,落在什么处?为是观,为复不许人观?先德上坐,共相证明。后学初心,莫唤作返问语、倒靠语,有疑请问。”

僧问:“诸佛出世,说法度人,感天动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师曰:“人天大众前寐语作么?”

问:“诸官已集,大众侧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事?”师曰:“大众证明。”

问:“香烟起处师登坐,未审宗乘事若何?”师曰:“教乘也恁么会。”

问:“优昙华拆人皆睹,达本无心事若何?”师曰:“谩语。”曰:“恁么即南能[(1)]别有深深旨,不是心心[(2)]人不知。”师曰:“事须饱[(3)]丛林。”

问:“昔日余峰[(4)],今日归宗,未审是一是二?”师曰:“谢汝证明。”

问:“智藏一箭,直射归宗。归宗一箭,当射何人?”师曰:“莫谤我智藏。”

问:“此日知军[(5)]亲证法,师从何处答深恩?”师曰:“教我道什么即得?”师又曰:“一问一答,也无了

期,佛法也不是恁么道理。大众,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实谓只个住山宁有意?向来成佛亦无心。盖缘是知军请命,寺众诚心,既到遮里,且说个什么即得?还相悉么?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唤,脉脉不能语。作么生会?若会,堪报不报之恩[6],足助无为之化。若也不会,莫道长老开堂只举古人语。此之盛事,天高海深,况喻不及,更不敢赞祝皇风,回向[7]清列[8]。何以故?古人犹道吾祷久矣,岂况当今圣明者哉!久立,珍重。"

僧问:"如何是空王庙?"师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庙中人?"师曰:"适来不谩道。"

问:"灵龟未兆时如何?"师曰:"是吉是凶?"

问:"未达其源,乞师方便。"师曰:"达也。"曰:"达后如何?"师曰:"终不恁么问。"

问:"久发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师曰:"又道中忘。"

【注释】

[1] 南能——指禅宗南支之始祖六祖慧能大师。 [2] 心心——谓心与心所。《仁王经》曰:"心心寂灭,无身心相,犹如虚空。" [3] 饱——此为满足之义。 [4] 余峰——又称余家峰,庐山诸峰之一。 [5] 军——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名,有两类,一与府、州同级,一与县同级。军之长官称知军。 [6] 不报之恩——佛经谓若诸菩萨受他恩惠,以嫌恨心而不答谢,若等、若增酬报彼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作方便而无力,若以方便令彼调伏;若欲报恩而彼不受。 [7] 回向——回为回转,向为趣向,即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而趣向于所期,谓之回向。期施自己之善根功德而与他者,即回向于众生;以己之功德而期自他皆成佛果者,即回向于佛道。《大乘义章》九曰:"言回向者,回己善法有所趣向,故名回向。"《止观》七曰:"众生无善我以善施,施众生已,正向菩提,如回声入角,响闻则远,回向为大利。" [8] 清列——此指清贵的官品。

【译文】

庐山归宗寺义柔禅师(? ～993年)。第十三世住持。义柔初次上堂升座时,维那白椎宣告道:“法筵龙象之众,应当观察第一义。”义柔便说道:“如果是第一义,又怎么来观察呢?这样说法,又坠落在了什么地方?是承认能观察,还是不许可人观察?各位先德、上座,共同来证明。后学初心者,不要把所说的称作反问语、倒靠语,有疑惑就请提问。”

有僧人问道:“诸佛出世,说法引度世人,感动了天地。和尚出世,有什么祥瑞呢?”义柔禅师回答:“人天大众面前说什么梦话?”

有人问道:“众官员已经聚集,大众正在侧耳聆听。什么是出世的一句话之事?”义柔禅师回答:“大众一齐证明。”

有僧人问道:“香烟升起之处和尚登上了法座,不知道宗乘玄妙之事怎么样?”义柔禅师回答:“教乘中也是这样来领会的。”

有僧人问道:“优昙花绽开人人都看见,通达根本的无心之事怎么样?”义柔禅师回答:“乱说。”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南禅慧能大师另有深深的旨意,不是心心人不知。”义柔说道:“此事要须使丛林满足。”

有僧人问道:“从前的余峰和尚,今天的归宗和尚,不知道是一还是二?”义柔禅师回答:“谢谢你的证明。”

有僧人问道:“智藏和尚的一支箭,直接射向了归宗和尚。不知道归宗和尚的一支箭,应当射向什么人?”义柔禅师喝道:“不要诽谤我的智藏和尚。”

有人问道:“今天知军亲自前来印证,法师将在哪里报答此深厚的恩德呢?”义柔禅师回答:“让我说什么才好呢?”义柔又说道:“就这样一问一答,也没有一个完了之期,佛法也不是这样的道理。诸位,今天的事,并非是我的本心,实在说来,这个住山岂是有意的?向来成佛也属无心。这是因为知军的延请,寺众的诚

心,而我既然到了这里,姑且说点什么才可以呢?可还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还没有明白,就如古人所说的:对面相逢欲相唤,含情脉脉不能语。怎样来领会呢?如果领会了,就可以报答那不报之恩德,足以帮助无为之教化。如果不能领会,就不要说长老开堂只是举说古人的话头。这样的盛事,天高海深,比喻不能穷尽其微妙,更不敢称称颂祝愿皇帝的教化,回向清列众官。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人还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何况当今的圣君明臣啊!久立了,各自珍重!”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空王之庙?”义柔禅师反问:“莫非少了神祇?”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庙中之人?”义柔回答:“刚才没有乱说。”

有僧人问道:“灵验的神龟没有显示征兆的时候怎么办?”义柔禅师回答:“是吉是凶?”

有僧人请求道:“没有通达其根源,还请和尚方便接引。”义柔禅师说道:“通达了。”那僧人便问道:“通达以后怎么样?”义柔回答:“终究不这样提问。”

有僧人问道:“久已兴发了大乘之心,其间却忘记了此意。什么是此意?”义柔禅师回答:“又说其间忘记了。”

【附录】

清凉文益禅师法嗣还有泉州(今属福建)上方慧英禅师、荆州(今属湖北)护国遇禅师、饶州(今江西波阳)芝岭照禅师、庐山归宗师慧禅师、庐山归宗省一禅师、襄州(今湖北襄樊)延庆通性大师、庐山归宗梦钦禅师、洪州(今江西南昌)舍利玄阐禅师、洪州永安明禅师、洪州禅溪可庄禅师、潭州(今湖南长沙)石霜爽禅师、江西灵山和尚、庐山佛手岩因禅师、金陵(今江苏南京)保安止和尚、升州(今江苏南京)华严幽禅师、袁州(今江西宜春)木平道达禅师、洪州大宁道迈禅师、楚州(今江苏淮阳)龙兴德宾禅师、鄂州(今湖北武汉)黄龙仁禅师、洪州西山道耸禅师二十人,因无机缘

语句，故未收录。

其中归宗梦钦禅师，约圆寂于北宋淳化年（990～994 年）前后。

前襄州清溪洪进禅师法嗣

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

相州天平山[1]从漪禅师。有僧问："如何得出三界？"师曰："将三界来，与汝出。"

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显露地。"

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曰："为什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

问："如何是天平？"师曰："八凹九凸。"

问："洞深杳杳[2]清溪水，饮者如何不升坠？"师曰："更梦见什么？"

问："大众云集，合谭何事？"师曰："香烟起处森罗见。"

【注释】

[1] 天平山——在河南林州市西二十余里处。 [2] 杳杳——沉寂的样子。

【译文】

相州（今河南安阳）天平山从漪禅师。有僧人问道："怎样才能出得三界？"从漪回答："把三界拿过来，让你出去。"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和尚的家风？"从漪禅师回答："显露地。"

有人问道："什么是佛？"从漪禅师回答："不指天指地。"那人便问道："为什么不指天指地？"从漪回答："惟我独尊。"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天平山?”从漪禅师回答:“八凹九凸。”

有僧人问道:“杳杳深洞中流出的清溪水,饮用的人怎么能不超升、坠落?”从漪禅师反问:“还梦见了什么?”

有僧人问道:“大众云集,应该谈论什么事?”从漪禅师回答:“香烟起处,森罗万象皆显现。”

庐山圆通院缘德禅师

庐山圆通院[1]缘德禅师,钱塘人也,姓黄氏。初出家于临安朗瞻院落发,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习禅那于天龙顺德大师,寻往江表问道,值洪进山主印心。时江南国主于庐山建院,请师开法。

师上堂示众曰:“诸上坐,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么用处?只是移盘吃饭。道眼若明,有何障碍?若未明得,强说多端,也无用处。无事也好寻究。”

僧问:“如何是四不迁[2]?”师曰:“地、水、火、风。”

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水鸟、树林。”曰:“学人不会。”师曰:“会取学人。”

问:“久负匀弦琴[3],请师弹一曲。”师曰:“负来得多少时也?”曰:“未审作何音调?”师曰:“话堕也。珍重!”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过去灯明佛[4],本光瑞如此。”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云:“特地申问,是什么意?”

问:“如何是大梅主?”师云:“阇梨今日离什么处?”

【注释】

[1] 圆通院——为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昭惠周后所建,并敕缘德禅师为开山住持。 [2] 四不迁——《肇论》云四不迁乃:旋岚偃岳而常静(与这里没交涉);江河竞注而不流(水洒不著);野马飘鼓而不动(风吹不入);日月历天而不周(光明无背面)。 [3] 勿弦琴——即"无弦琴"。 [4] 过去灯明佛——即日月灯明佛。此佛光明,在天如日月,在地如灯,故名。过去世有二万日月灯明佛同名,相继出世,而说《法华经》。《法华经·序品》曰:"次复有佛,亦名日月灯明。次复有佛,亦名日月灯明。是二万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灯明。"

【译文】

庐山圆通院缘德禅师(898～977 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黄氏。缘德起初在临安县(今属浙江)朗瞻院出家落发,依据年龄而前往天台山接受具足戒。缘德最初在天龙寺道怤顺德大师那里修习禅观,不久前往江表问道,参拜清溪洪进山主而印证了禅心。当时江南国主李氏在庐山建造禅院,延请缘德禅师开堂说法。

缘德禅师上堂指示众人道:"诸位上座,要使道眼明亮为好!这是行脚僧人的本来之事。道眼如果未能明亮,那还有什么用处呢?只是个端碗吃饭的。道眼如果明亮了,还有什么障碍呢?如果不能明白,勉强说得许多道理,也还是没有用处。没有事时也好去探寻个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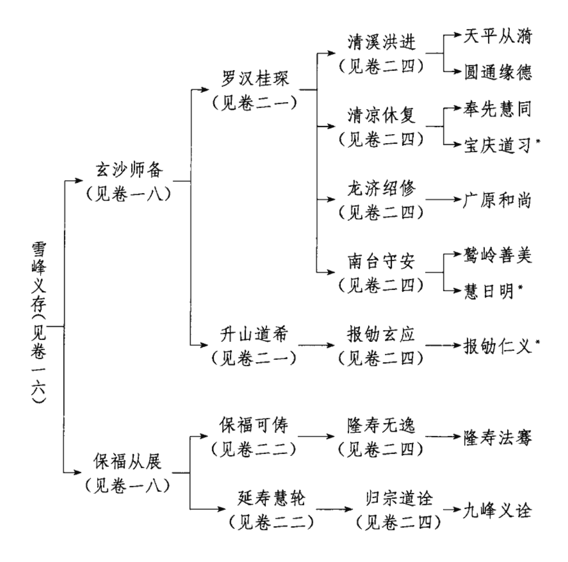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四不迁?"缘德禅师回答:"地、水、火、风。"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古佛之心?"缘德禅师回答:"水鸟、树林。"那僧人说道:"学生没有领会。"缘德便说道:"领会了学生。"

有僧人请求道:"长久背负着无弦之琴,还请和尚弹上一曲。"缘德禅师反问:"背负了多少时间了?"那僧人再问道:"不知道作什么音调?"缘德回答:"话锋坠落了。珍重!"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法大意?"缘德禅师回答:"过去灯明佛,本来之瑞光就是这样的。"

表 50　雪峰义存禅师法嗣法系表(七)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学生自己？"缘德禅师反问："特地来询问，又是什么意思？"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大梅山的主人？"缘德禅师反问："阇黎今天离开了什么地方？"

【说明】

据《宋高僧传》等记载：缘德禅师之父修学儒术，长于绘画，传周昉佛粉本。缘德初混迹于南昌上蓝，南唐大臣宋齐丘至游经堂，见缘德而异焉，请住舍利、双岭诸刹。缘德惟颓然默坐，无所事事，而学徒自成规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绳贯其褶处，夜伸裙以当被。南唐后主延请至金陵，入内道场安置。缘德苦求入山，于是建寺庐山石耳峰下，于开基日地中得观音大士金像，故赐名圆通院，延请缘德住持。相传当北宋灭南唐时，南唐将军胡则据守九江不降，宋将军曹翰率军进攻，入寺，僧众惊走，缘德禅师端坐如常，不起立行礼应接。曹翰怒呵道："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缘德禅师看着他说道："汝安知有不惧死和尚耶！"曹翰为之气折，施礼而问决胜之策，缘德禅师答道："此非禅者所知。"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十月七日，升堂说法讫而逝，世寿八十，坐六十三夏，谥曰道济禅师。

前金陵清凉休复禅师法嗣

金陵奉先寺慧同禅师

升州奉先寺净照禅师慧同，魏府人也，姓张氏。幼岁出家，礼饶州北禅院惟直禅师披削，年满受具于抚州希操律师，于清凉得法。

僧问："唯一坚密身，一切尘中现。又云：佛身充满

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于此二途,请师说。"师曰:"唯一坚密身,一切尘中现。"

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汝疑阿那个不是?"

问:"如何是常在底人?"师曰:"更问阿谁?"

【译文】

升州(今江苏南京)奉先寺慧同禅师,号净照禅师,魏府(今河北大名)人,俗姓张氏。慧同于幼年出家,礼拜饶州(今江西波阳)北禅院惟直禅师披剃,年满以后在抚州(今属江西)希操律师那里接受了具足戒,在清凉院休复和尚那里悟得了禅法。

有僧人请问道:"教义中说:唯一坚密之身,一切于尘中显现。教义中又说:佛身充满了法界,普现于一切众生之前。这两种说法,请和尚讲说。"慧同禅师说道:"唯一坚密之身,一切于尘中显现。"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古佛之心?"慧同禅师反问:"你怀疑哪一个不是?"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常在的人?"慧同禅师反问:"还要问哪一个?"

【说明】

慧同禅师住持奉先寺时,南唐李后主赐其法号曰净照禅师。慧同禅师圆寂于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年)年间。

【附录】

清凉休复禅师法嗣还有庐山宝庆庵道习禅师一人,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前抚州龙济山绍修禅师法嗣

河东广原和尚

河东广原和尚。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示偈

曰:“刹刹[1]现形仪,尘尘具觉知。性源常鼓浪[2],不悟未曾移。”

【注释】

[1] 刹刹——此为处处、到处之义。刹为梵语,国土之义。 [2] 鼓浪——波浪翻腾。

【译文】

河东(今山西)广原和尚。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法大意?”广原和尚作了一首偈颂指示道:“每一处国土皆显露出佛之形仪,每一尘粒中都具备觉知。心性之源常是波浪翻腾,没有悟入即不曾移动。”

前衡岳南台守安禅师法嗣

襄州鹫岭善美禅师

襄州鹫岭善美禅师。第三世住。僧问:“如何是鹫岭境?”师曰:“岘山对碧玉[1],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有什么事?”

问:“百川异流,还归大海。未审大海有几滴?”师曰:“汝还到海也未?”曰:“到海后如何?”师曰:“明日来,向汝道。”

【注释】

[1] 碧玉——形容水色青绿。

【译文】

襄州(今湖北襄樊)鹫岭善美禅师。第三世住持。有僧人问道:“什么是鹫岭的境界?”善美回答:“岘山对着碧江,江水往南流淌。”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境界中的人?”善美反问:“有什

么事?”

有僧人问道:“百川分流,终究归入大海。不知道大海有几滴水?”善美禅师反问:“你可还到过大海吗?”那僧人又问道:“到了大海以后怎么样呢?”善美回答:“明天来,再对你说。”

【附录】

衡岳南台守安禅师法嗣还有安州(今湖北安陆)慧日院明禅师一人,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前漳州隆寿院无逸禅师法嗣

漳州隆寿法骞禅师

隆寿法骞禅师,泉州晋江县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顿恶荤腥。及长,舍于本州开元寺菩提院出家纳戒,诣漳州参逸和尚得旨。刺史陈洪铦[1]请开堂住持。隆寿第三世住。

上堂谓众曰:“今日隆寿出世,三世诸佛,森罗万象,同时出世,同时转法轮。诸人还见么?”

僧问:“如何是隆寿境?”师曰:“无汝插足处。”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未识境在。”

有僧到参,至明日入方丈请师心要。师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见事还如。如何却觅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注释】

[1]陈洪铦(xiān)——亦作“陈铦”,五代末宋初清源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陈洪进之弟,初为泉州都指挥使,开宝四年(971年)授漳州刺史,入贡至宿州(今属安徽),卒。

【译文】

隆寿院法骞禅师，泉州晋江县(今属福建)人，俗姓施氏。他的母亲廖氏，刚怀上他时，就一下子厌恶荤腥食物了。等到法骞长大后，就施舍在泉州开元寺普提院出家，接受具足戒，此后他前往漳州(今属福建)参拜无逸和尚，悟入了禅旨。漳州刺史陈洪銛延请法骞禅师开堂住持。为隆寿院第三世住持。

法骞禅师上堂对众人说道："今天隆寿出世，三世诸佛，森罗万象，亦同时出世，同时转大法轮。诸位可还看见吗？"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隆寿院的境界？"法骞禅师回答："没有你插足的地方。"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境界中的人？"法骞回答："你没有认识境界。"

有僧人前来参拜，到第二天进入方丈室向法骞禅师请教禅宗心要。法骞说道："昨天相逢曾叙述起居事宜，今天相见之事还同昨天一样。为什么还要寻觅心要，心要为什么这样的疏远？"

前庐山归宗寺道诠禅师法嗣

筠州九峰义诠禅师

筠州九峰义诠禅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有力者负之而趋[1]。"

【注释】

[1] 趋——快步行走。

【译文】

筠州(今江西高安)九峰义诠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义诠回答："有力气的人背着快步走。"

前眉州黄龙继达禅师法嗣

黄龙第二世和尚

眉州黄龙第二世和尚。僧问:“如何是密室?”师曰:“斫不开。”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师曰:“非男女相。”

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昌福。”曰:“忽遇尊贵时如何?”师曰:“不遗。”

【译文】

眉州(今四川眉山)黄龙第二世住持和尚。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密室?”黄龙和尚回答:“砍不开。”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密室中的人?”黄龙和尚回答:“不具有男女之相。”

有僧人问道:“国内按着宝剑的人是谁?”黄龙和尚回答:“昌福和尚。”那僧人又问道:“忽然遇到尊贵的人时怎么办?”黄龙和尚回答:“不遗漏。”

前朗州梁山缘观禅师法嗣

郢州大阳山警玄禅师

郢州大阳山警玄禅师。僧问:“丛林浩浩,法鼓喧喧,向上宗乘,如何举唱?”师曰:“他无个消息,争肯应当!”曰:“今日宗乘已蒙师指示,未审法嗣嗣何人?”师曰:“梁山点出秦时镜,长庆峰[1]前一样辉。”

问:“如何是大阳境?”师曰:“孤鹤老猿啼谷韵,瘦松寒竹锁青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作么!作么!”

问："如何是大阳家风?"师曰："满瓶倾不出，大地勿饥人。"

问："如何是佛?"师曰："汝何不是佛?"曰："学人不会时如何?"师曰："迢然不挂三秋月，一句当阳岂在灯!"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解问不当。"曰："学人不会时如何?"师曰："陕府铁牛人皆向，卞和得玉至今传。"

问："如何是大阳透法身底句?"师曰："大洋海底红尘起，须弥山上水横流。"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百鸟衔华?"师曰："出户乌鸡[2]头戴雪。"曰："见后为什么不衔华?"师曰："杲日当天后，乌鸡出户飞。"

【注释】

[1] 长庆峰——即大阳山。 [2] 乌鸡——长着黑色羽毛的鸡。

【译文】

郢州(今湖北钟祥)大阳山警玄禅师(948～1027 年)。有僧人问道："丛林浩浩荡荡，法鼓喧喧闹闹，向上至极玄妙的宗乘，怎样来举唱呢?"警玄回答："他没有一个消息，怎么肯承当!"那僧人又问道："至极玄妙的宗乘今天已蒙和尚指示，不知道将成为谁人的法嗣?"警玄回答："梁山点化出秦代的镜子，长庆峰前一样光辉照人。"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大阳山的境界?"警玄禅师回答："孤鹤老猿在山谷中有韵律的啼鸣着，瘦松寒竹被青烟所笼盖着。"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境界中的人?"警玄喝道："作什么! 作什么!"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大阳山的家风?"警玄禅师回答："满瓶之水倒不出，大地也没有饥饿的人。"

表 51　德山宣鉴禅师法嗣法系表(五)

德山宣鉴（见卷一五）→岩头全豁（见卷一六）→玄泉彦（见卷一七）→黄龙海机（见卷二三）→黄龙继达（见卷二四）→黄龙第二世和尚

表 52　曹洞宗法系表(五)

洞山良价（见卷一五）→九峰普满（见卷一七）→同安威（见卷二〇）→同安志（见卷二三）→梁山缘观（见卷二四）→大阳警玄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警玄禅师反问："你为什么不是佛？"那僧人又问道："学生没有领会的时候怎么样？"警玄回答："远远地不挂三秋之月，一句话当面承当又岂在于法灯！"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警玄禅师回答："提问不恰当。"那僧人便问道："学生没有领会的时候怎么样？"警玄回答："陕府（今河南三门峡市）铁牛人人都向慕，卞和所得的玉璧至今还在流传。"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大阳山超逸法身的句子？"警玄禅师回答："大洋海底红尘滚滚而起，须弥山上洪水横流。"

有僧人问道："牛头和尚未参见四祖大师的时候，为什么百鸟衔来了鲜花？"警玄禅师回答："出门的乌鸡头顶长着雪白的羽毛。"那僧人又问道："参见以后为什么不衔花来了？"警玄回答："骄阳升到中天后，乌鸡已出门飞翔。"

【说明】

大阳警玄禅师，江夏（今湖北武汉）人，俗姓张氏，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年间因避宋帝之国讳而改法名作"警延"。于天圣五年七月十九日升座，辞众示寂，寿八十五，腊六十六。相传警玄禅师以"先德付授之重"，而感叹曹洞禅法难乎为继，毅然于八十岁时作偈颂，并皮履、布直裰寄给临济宗高僧浮山法远禅师，嘱其代"为求法器"。浮山法远禅师不负所托，历经二十余年，始得择中投子义青禅师，嘱其嗣法警玄禅师，从而使曹洞宗中断已久之法脉得以接续，为曹洞宗之长远发展带来真正的转机。

【附录】

青原行思禅师下九世法嗣还有：漳州报劬院玄应禅师法嗣一人，即报劬院第二世住持仁义禅师，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青原行思禅师法嗣下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国师法嗣

杭州永明寺延寿禅师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延寿，余杭人也，姓王氏。总角之岁，归心佛乘。既冠，不茹荤，日唯一食。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羊跪听。

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1]。属翠岩永明大师迁止龙册寺，大阐玄化。时吴越文穆王知师慕道，乃从其志，放令出家。礼翠岩为师，执劳供众，都忘身宰。衣不缯纩，食无重味，野蔬布襦[2]，以遣朝夕。

寻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习定，有鸟类尺鷃[3]巢于衣襵[4]中。暨谒韶国师，一见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谓师曰："汝与元帅[5]有缘，他日大兴佛事。"密受记。初住明州雪窦山[6]，学侣臻凑。咸平元年赐额曰资圣寺[7]。

师上堂曰："雪窦遮里，迅瀑千寻[8]，不停纤粟[9]。奇岩万仞[10]，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什么处进步？"时有僧问："雪窦一径，如何履践？"师曰："步步寒华[11]结，言言彻底冰。"

建隆元年，忠懿王请入居灵隐山新寺，为第一世。明年，复请住永明大道场，为第二世，众盈二千。

僧问："如何是永明妙旨？"师曰："更添香著。"曰："谢师指示。"师曰："且喜勿交涉。"师有偈曰："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

问："学人久在永明，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师曰：

"不会处会取。"曰:"不会处如何会?"师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红尘。"

问:"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轮回亦出不得。未审出个什么不得?"师曰:"出汝问处不得。"

问:"承教有言:一切诸佛及佛法,皆从此经出。如何是此经?"师曰:"长时转不停,非义亦非声。"曰:"如何受持?"师曰:"若欲受持者,应须用眼听。"

问:"如何是大圆镜?"师曰:"破砂盆[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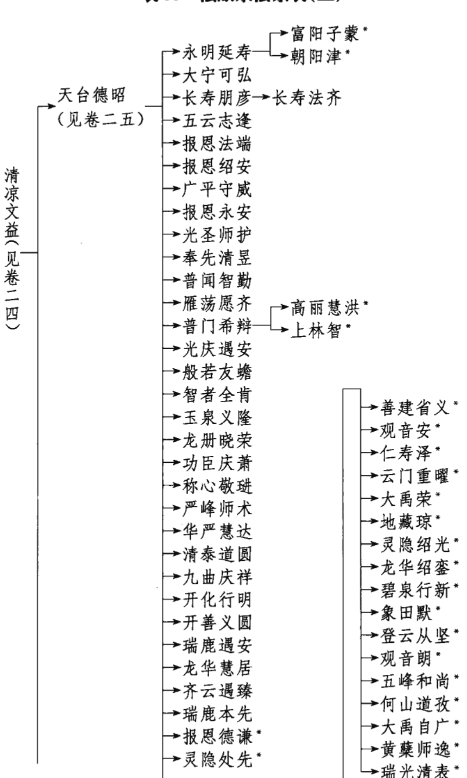
师居永明道场十五载,度弟子一千七百人。开宝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常与七众[13]受菩萨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算。六时[14]散华行道[15],余力念《法华经》一万三千部。著《宗镜录[16]》一百卷,诗偈赋咏凡千万言,播于海外。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17]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

以开宝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时焚香告众,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寿七十二,腊四十二。太宗皇帝赐额曰寿宁禅院。

【注释】

[1] 镇将——唐末、五代时镇守城邑的将领。 [2] 襦——短衣;短袄。 [3] 尺鷃(yàn)——即鷃雀,雀形目百灵科小鸟。 [4] 襵(zhě)——同"褶",衣裙、头巾等的褶皱。 [5] 元帅——此指吴越王钱俶,因其曾被宋朝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6] 雪窦山——在浙江奉化市西六十里,为四明山之支脉,景色奇秀。山上有千尺飞瀑,直泄绝壁崖间。 [7] 资圣寺——位于浙江奉化雪窦山中。据载晋时有尼结庐山顶,初名瀑布院。唐会昌元年(841年)移建今址,改名瀑布观音院。宋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赐名雪窦资圣禅寺,略称雪窦寺。南宋宁宗列为"五山十刹"中十刹之一,香

表53　法眼宗法系表(二)


清凉文益(见卷二四)
天台德昭
(见卷二五)
永明延寿
富阳子蒙*
朝阳津*
大宁可弘
长寿朋彦
长寿法齐
五云志逢
报恩法端
报恩绍安
广平守威
报恩永安
光圣师护
奉先清昱
普闻智勤
雁荡愿齐
普门希辩
高丽慧洪*
上林智*
光庆遇安
般若友蟾
智者全肯
玉泉义隆
龙册晓荣
功臣庆萧
称心敬璡
严峰师术
华严慧达
清泰道圆
九曲庆祥
开化行明
开善义圆
瑞鹿遇安
龙华慧居
齐云遇臻
瑞鹿本先
报恩德谦*
灵隐处先*
善建省义*
观音安*
仁寿泽*
云门重曜*
大禹荣*
地藏琼*
灵隐绍光*
龙华绍銮*
碧泉行新*
象田默*
登云从坚*
观音朗*
五峰和尚*
何山道孜*
大禹自广*
黄蘖师逸*
瑞光清表*

- 报恩慧明（见卷二五）
  - 保明道诚
- 报慈文邃（见卷二五）
  - 齐云慧*
  - 双岭祥*
  - 观音真*
  - 龙沙茂*
  - 大宁奖*
- 永明道潜（见卷二五）
  - 千光王瓌省
  - 镇境志澄
  - 崇福庆祥
- 灵隐清耸（见卷二五）
  - 功臣道慈
  - 罗汉愿昭
  - 报恩师智
  - 瀫宁可先
  - 光孝道端
  - 保清遇宁
  - 支提辩隆
  - 瑞龙希圆
  - 国泰德文*
- 报慈行言（见卷二五）
  - 云居义能
  - 北禅清皎*
- 清凉泰钦（见卷二五）
  - 云居道齐
  - 栖贤慧聪*
- 报恩法安（见卷二五）
  - 栖贤道坚
  - 归宗慧诚
- 长安延规（见卷二五）
  - 长安辩实
  - 云盖用清
- 荐福绍明
- 古贤谨
- 兴福可勋
- 上蓝守讷
- 覆船和尚
- 奉先法瓌
- 化城慧朗
- 永明道鸿
- 高丽灵鉴
- 上泉和尚
- 大林僧遁
- 仁王缘胜
- 归宗义柔
- 上方慧英*
- 护国遇*
- 芝岭照*
- 归宗师慧*
- 归宗省一*
- 延庆通性*
- 归宗梦钦*
- 舍利玄阐*
- 永安明*
- 禅溪可庄*
- 石霜爽*
- 灵山和尚*
- 佛手因*
- 保安止*
- 华严幽*
- 木平道达*
- 大宁道迈*
- 龙兴德宾*
- 黄龙仁*
- 西山道耸*

火鼎盛。此后历经兴衰,寺宇屡毁屡建。　[8] 寻——古时以长七尺为一寻。　[9] 纤粟——此比喻极短暂之时间。　[10] 万仞——形容山势高峻。古代七尺或八尺称一仞。　[11] 寒华——此指因气候寒冷而凝结的霜花。　[12] 砂盆——即陶盆。[13] 七众——一比丘,二比丘尼,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叉摩那,为沙弥尼之学六法者;四沙弥,五、沙弥尼,是男、女之受小戒者;六优婆塞,七优婆夷,为男、女之受五戒者。上五众出家,下二众在家。　[14] 六时——白天早晨、中午、午后三时,夜间初夜、夜半、后半夜三时,合称六时。　[15] 散华行道——寺院内为供养佛而散布花瓣之仪式,有次第散花与行道散花二种。僧人各立其座而不行走于道路上,但由方丈依次散花,称次第散花;而行走于道路上散花者,即为行道散花。此指做佛事,接引僧俗。　[16] 宗镜录——全书分三章,第一卷前半为标宗章,自第一卷后半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标宗章"立正宗明为归趣",问答章"申问答用去疑情",引证章"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又编联古制的深义,撮略宝藏的圆诠,故称曰录。　[17] 澡罐——洗澡所用之水罐。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慧日永明寺延寿智觉禅师(904～975 年),余杭(今浙江余杭市余杭镇)人,俗姓王氏。延寿在七、八岁时,就仰慕佛教。他年满二十岁,便不吃荤腥,每天只吃一顿。延寿拿到一部《法华经》,便一目七行地阅读,仅六十天后,就能背诵该经文,竟然使羊群感动得跪着聆听。

延寿二十八岁时,成为华亭县(今上海松江)的镇将。正好此时翠岩永明大师迁居龙册寺,大力阐扬宗风教化。当时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知道延寿仰慕佛道,就依从其志向,放令他出家。延寿礼拜翠岩大师为师,辛勤地操持寺务,以供养众僧,甚至忘记了自身。他不穿丝绸衣服,每餐只吃一样食物,就这样粗菜布衣,以度朝夕。

不久,延寿禅师前往天台山天柱峰,修习禅定达九十天,乌鸦、鷃雀等都在他的衣服褶皱中筑了窝。等延寿去拜谒德韶国师时,德韶国师一见他就十分器重,秘密传授他玄妙的宗旨。德韶国师还对延寿说道:"你与元帅有缘,将来一定能大兴佛事。"延寿

秘密接受了印记。延寿起初住持明州(今浙江宁波)雪窦山,学法僧人自四方来会聚。咸平元年(998年)天子赐寺额曰资圣寺。

延寿禅师上堂说道:"雪窦山这里,有飞流直下的千寻瀑布,没有一时一刻的停留;有壁立万仞的山崖,连立足之处也没有。你们诸人向什么地方迈步前进呢?"当时有一位僧人问道:"雪窦山的一条路,该怎样行走呢?"延寿回答:"每一步路都凝结寒冷的霜花,每一句话都冰冻到水底。"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吴越忠懿王钱俶延请延寿禅师入居灵隐山新建的寺院,为第一世住持。次年,吴越忠懿王又迎请延寿禅师居住永明大道场,为第二世住持,门下僧徒超过二千人。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永明寺玄妙的法旨?"延寿禅师回答:"再添加一些香。"那僧人便说道:"谢谢和尚的指示。"延寿说道:"还好与禅义没有关涉。"延寿还作了一首偈颂道:"想要认识永明寺玄妙的法旨,就如门前的一湖清水。因太阳照耀而产生光明,轻风吹来而波浪起伏。"

有僧人问道:"学生已在永明寺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领会永明寺的家风呢?"延寿禅师回答:"到没有领会的地方去领会。"那僧人问道:"没有领会的地方怎么领会呢?"延寿回答:"母牛怀胎生下了象崽,清碧的大海上扬起了红尘。"

有僧人问道:"成了佛成了祖师也超脱不得,六道轮回也超脱不得。不知道超脱个什么不得?"延寿禅师回答:"超脱你问的地方不得。"

有僧人问道:"承蒙教义上说:一切诸佛及佛法,都从此经出来。什么是此经?"延寿禅师回答:"长时间转个不停,不是义也不是声。"那僧人又问道:"那怎样来承受护持呢?"延寿回答:"如果想要承受护持的,应当用眼睛来倾听。"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大圆镜?"延寿禅师回答:"破砂盆。"

延寿禅师住持永明道场长达十五年,引度弟子多达一千七百

人。开宝七年(974年),延寿又来到了天台山,为一万多人授予戒法。延寿时常为僧俗七众授菩萨戒,夜间给鬼神施舍食物,在早晨放生各种生灵,多得不计其数。延寿每天六时散花行道,在其余时间里念诵《法华经》,共达一万三千部。延寿撰有《宗镜录》一百卷,另著有诗赋、偈颂达千万字,远播于海外。高丽国王看到了延寿禅师的言词教义后,便派遣使臣携带其亲笔书信,来行弟子之礼,并献上金线织成的袈裟、紫水精做的佛珠、真金做的澡罐等礼品。高丽国的三十六位僧人,也亲自承受延寿的印记,先后归国,各自教化于一方。

开宝八年乙亥岁(975年)十二月,延寿禅师得病,于二十六日辰时焚香告别僧众,端坐着圆寂了。次年正月六日,建灵塔于大慈山。延寿享年七十二岁,法腊四十二年。北宋太宗皇帝赐塔院额曰寿宁禅院。

【说明】

永明延寿禅师之禅风,不仅继承了六祖慧能大师、圭峰宗密禅师、法眼文益禅师、天台德韶禅师之传统,且有所发展,会通禅教,使禅诵无碍、禅净并修、禅戒均重,而综合折衷,会相归性。法眼和尚在《宗门十规论》中鼓励参禅者研究教典,并有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便针对当时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的流弊而发。延寿禅师编集《宗镜录》的动机,当渊源于此。如《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又卷六十一云:“今时学者,全寡见闻,恃我解而不近明师,执己见而罔披宝藏,故兹遍录,以示后贤,莫踵前非,免有所悔。”可见其编集《宗镜录》的原因,就在于发挥了法眼和尚的宗旨。故《宗镜录》即以“心宗”为准绳审定贤首、慈恩、天台诸家学说,征引经、论与语录等资料达三百种,保存有不少散佚的文籍,具有甚高的史料价值。因延寿禅师对于传统佛教之诵经、念佛、行香礼佛等全加肯定,并恢复净土信仰,使其名正言顺

地进入禅宗领域，故在丰富禅宗理论与实践同时，也使禅宗本色逐渐淡化、丧失，因此纯然一色的法眼宗也就难以再作为禅宗的一个独立支派继续流传了。法眼宗于北宋初年极盛，但流传时间相当短促，传至四、五代，前后历时不过百年，在中土即渐衰，与沩仰宗颇为相似，但却在境外之高丽国长期兴盛不衰，此而有别于沩仰宗。

温州大宁院可弘禅师

温州大宁院可弘禅师。僧问："如何是正真一路？"师曰："七颠八倒。"曰："恁么即法门无别去也。"师曰："我知汝错会去。"

问："皎皎地无一丝头时如何？"师曰："话头已堕。"曰："乞师指示。"师曰："适来亦不虚设。"

问："向上宗乘，请师举扬。"师曰："汝问太迟生。"曰："恁么即不仙陀去也。"师曰："深知汝恁么去。"

【译文】

温州（今属浙江）大宁院可弘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真正直接的一条路？"可弘回答："七颠八倒。"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法门没有区别了。"可弘说道："我知道你领会错了。"

有僧人问道："皎洁明亮地没有一丝一毫杂物的时候怎么样？"可弘禅师回答："话锋已丧失了。"那僧人说道："乞请和尚加以指示。"可弘说道："刚才也没有虚设。"

有僧人请求道："向上至极玄妙的宗乘，请和尚举唱弘扬。"可弘禅师回答："你问得太迟了。"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就太不聪明伶俐了。"可弘说道："深知你是这样的。"

苏州长寿院朋彦大师

苏州安国长寿院朋彦大师，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开元寺受业，初参婺州金鳞宝资和尚，后因慧明禅师激发，而归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随缘阐法盛化，姑苏节帅钱仁奉礼重创院，请转法轮。本国赐紫衣，署广法大师。

僧问："如何是玄旨？"师曰："四棱榻地[1]。"

问："如何是绝丝豪底法？"师曰："山河大地。"曰："恁么则即相而无相也。"师曰："也是狂言。"

问："如何是径直之言？"师曰："千迂万曲。"曰："恁么即无不总是也。"师曰："是何言欤？"

问："如何是道？"师曰："跛涉不易。"

师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门人法齐，继世说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灭，寿四十九，腊三十五。

【注释】

[1] 四棱榻地——亦作"四楞塌地"，谓稳稳实实地踏在地上，如一个凳子，四脚都着地。棱，棱角。

【译文】

苏州(今属江苏)安国长寿院朋彦大师(913～961年)，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俗姓秦氏。朋彦在温州开元寺受业，最初参拜婺州(今浙江金华)金鳞宝资和尚，此后因为慧明禅师的激励启发，而皈依于天台德韶和尚之室，省悟了正法眼。从此朋彦禅师便随缘阐述弘扬教化，为苏州节度使钱仁奉所礼重，而创建寺院，延请朋彦于此转大法轮。吴越国赐予朋彦禅师紫衣，署法号曰广法大师。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玄妙的宗旨？"朋彦禅师回答："四棱榻地。"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截断有丝毫牵连的法？"朋彦禅师回答："山河大地。"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则是有相而无相了。"朋彦说道："也是颠妄之语。"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直截了当的话？"朋彦禅师回答："千迂万曲。"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则无不都是了。"朋彦说道："这是什么话啊？"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道？"朋彦禅师回答："跋涉不容易。"

北宋建隆二年辛酉岁（961年），朋彦禅师将住持之位付嘱给门人法齐，承继他演说佛法。这年四月六日，朋彦禅师圆寂，享年四十九岁，法腊三十五年。

【说明】

史称朋彦禅师兼通儒典，善能诗文，时以经史之词入应答学人之语中，士大夫特乐与之游从。

杭州五云山志逢大师

杭州五云山[(1)]华严道场志逢大师，余杭人也。生恶荤血，肤体香洁。幼岁出家于本邑东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贯三学，了达性相。尝梦升须弥山，睹三佛列坐，初释迦，次弥勒，皆礼其足，唯不识第三佛，但仰视而已。时释迦示之曰："此是弥勒补处师子月佛[(2)]。"师方作礼。觉后因阅《大藏经》，乃符所梦。天福中，游方抵天台山云居道场，参国师，宾主缘契，顿发玄秘。

一日，因入普贤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师问曰："汝其谁乎？"曰："护戒神[(3)]也。"师曰："吾患有宿

愆[4]未殄[5]，汝知之乎？”曰：“师有何罪，唯一小过耳。”师曰：“何也？”曰：“凡折钵水[6]，亦施主物。师每常倾弃，非所宜也。”言讫而隐。师自此洗钵水尽饮之，积久因致脾胃疾，十载方愈。凡折退饮食及涕唾、便利[7]等，并宜鸣指[8]，默念咒，发施心而倾弃之。

吴越国王向其道风，召赐紫，署普觉大师。初命住临安功臣院，玄侣辐凑。

师上堂曰：“诸上坐舍一知识而参一知识，尽学善财南游之式样也。且问上坐，只如善财礼辞文殊，拟登妙峰山[9]谒德云比丘[10]，及到彼所，何以德云却于别峰相见？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终无别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诸上坐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见、是不相见？此处是妙峰、是别峰？脱或[11]从此省去，可谓不孤负老僧，亦常见德云比丘，未尝刹那相舍离。还信得及么？”

僧问：“丛林举唱，曲为今时。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师曰：“见么？”曰：“恁么即大众咸欣也。”师曰：“将谓师子儿。”

问：“佛佛授手[12]，祖祖传心。未审和尚传个什么？”师曰：“汝承当得么？”曰：“学人承当不得，还别有人承当得否？”师曰：“大众笑汝。”

问：“如何是如来藏[13]？”师曰：“恰问著。”

问：“如何是诸佛机？”师曰：“道是得么？”

师一日上堂，良久曰：“大众，看！看！”便下座归方丈。

开宝初，忠懿王创普门精舍，三请住持，再扬宗要，即普门第一世。

师上堂曰："古德为法行脚，实不惮勤劳。如雪峰和尚三回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盘桓往返，尚求个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参学人，才跨门来，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说禅。且汝欲造玄极之道，岂同等闲？况此事悟亦有时，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时么？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静坐，直待仰家峰点头，老僧即为汝分说。"时有僧出曰："仰家峰点头也，请师说。"师曰："大众且道此僧会老僧语，不会老僧语？"其僧礼拜，师曰："今日偶然失鉴。"

问："如何是普门家风？"师曰："几人观不足。"曰："如何是普门境？"师曰："汝到处且问家风了休。"

师开宝四年固辞国主，称年老，愿依林泉颐养[14]。时大将凌超以五云山新创华严道场，奉施为终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办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寿七十七，腊五十八。塔曰宝峰常照。

【注释】

[1] 五云山——在浙江杭州市西南二十里，五峰森列，林壑蔚起，由钱塘江岸盘旋而上，有六里七十二湾，石级千余。其山顶平坦，相传有五色云盘旋其上，故名。山顶有寺，为吴越大将凌超创建，名静虑庵，一名定慧庵，奉施志逢禅师为终老之所。宋大中祥符年间赐额曰真际院，后改称五云寺。 [2] 师子月佛——据《师子月佛本生经》载，当佛住竹园，有婆须蜜多比丘缘树上下，与八万四千金色猕猴跳戏，大众讥嫌。频婆沙罗大王诣佛问之，佛言：比丘即是师子月佛，补弥勒之处。并说猕猴之往因，授菩萨之记。 [3] 护戒神——守护佛所制戒的善神。已三归依者，有三十六部善神守护；受持五戒者，因每戒各有五神，故共有二十五位善神守护。 [4] 宿衍——前世之罪过。 [5] 殄——断绝；消灭。 [6] 折钵水——亦称"弃钵水"、"折水"，指洗涤钵、盂等之水。折，即毁弃、舍弃之意。 [7] 便利——指尿屎。 [8] 鸣指——即"弹指"，印度习俗用弹指表示喜悦、赞叹等意思。如《法华经·如来神力品》曰："释迦牟尼佛及宝树下诸佛现神力时，满百千岁，然后还摄舌相。一时声欬，俱共弹指。"智顗注："弹指者，随喜也。" [9] 妙峰山——即"妙高山"，为须弥山的别名。 [10] 德云比

丘——也作"海云比丘",为善财童子所参五十三善知识之第一,住于海门国常观海。《华严经》云:"善财童子渐次南行,向胜乐国,登妙峰山。于其山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观察求觅,渴仰欲见德云比丘,经于七日,见彼比丘在别山上徐步而行,见已往诣,顶礼其足。" [11] 脱或——或者。 [12] 佛佛授手——佛佛,自一佛至一佛,自一佛至多方之佛。授手,嘱付佛法。《泥洹经》云:"佛将入灭,命罗汉十万比丘授手,又将左手伸向阿难罗云,又将阿难罗云手授与它方化佛,表嘱累故。"又上辈三品之往生人临终时,西方极乐之佛、菩萨皆执金刚台至行者之前,授手迎接前行。《观无量寿经》曰:"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语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授手迎接。" [13] 如来藏——真如在烦恼中,谓之如来藏,真如出烦恼。谓之法身。[14] 颐养——调养;修养。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五云山华严道场志逢大师(909～985 年),余杭(今浙江余杭市余杭镇)人。志逢生来就厌恶荤血食物,肌肤洁净而有清香。他幼年就在余杭县东山朗瞻院出家,依年龄而接受了具足戒。志逢通晓戒、定、慧三学,了然悟达性相。志逢曾经梦见登上了须弥山,看见有三尊佛并列坐在一起,第一位是释迦牟尼,第二位是弥勒,他都在其脚下顶礼膜拜了,只有第三尊佛不认识,所以只是抬头看着而已。当时释迦牟尼佛便指示道:"这是补弥勒之处的狮子月佛。"志逢这才礼拜。醒来后,志逢便去翻阅《大藏经》中的有关记载,与梦中所见完全符合。五代天福(936～944 年)年间,志逢云游各地,来到天台山云居道场,参拜德韶国师,宾主契合因缘,顿时悟入玄秘的禅理。

有一天,志逢禅师在普贤殿中坐禅,忽然有一位神人跪拜在面前。志逢问道:"你是谁啊?"那神人回答:"我是护戒之神。"志逢便说道:"我前世所犯的罪错还没有除尽,你知道吗?"那神人回答:"禅师有什么罪错,只有一个小过失而已。"志逢问道:"是什么?"那神人回答:"凡是洗钵之水,也是施主所施舍的东西。禅师每次把洗钵水都倾倒掉了,这是不应该的。"说完就隐退不见了。志逢从此每次把洗钵水都喝了,时间久了,便造成了脾胃之病,十年以后才痊愈。凡是馊坏的食品,及鼻涕、痰、尿屎等,都应该先弹指,心中默念咒

语，发施舍之心，再倾倒抛弃掉。

吴越国王钱氏因仰慕志逢禅师的道德风范，便召见而赐予紫衣，并赐法号曰普觉大师。吴越国王起初延请志逢禅师住持临安(今属浙江)功臣院，僧侣自四方来聚。

志逢禅师上堂说道："诸位上座都是舍弃一个善知识来参拜另一个善知识，全在仿效善财童子向南云游的样式。那就问问诸位上座，就像那善财童子施礼辞别文殊菩萨，打算登上妙峰山参拜德云比丘，等他来到了那里，德云比丘却为什么又在其他山峰上与善财童子相见呢？教义与祖师之意，都是同样的方便接引，终究没有不同的道理。如果那里能明白，这里也应该清楚。诸位上座现今围绕着老僧，是相见了，还是没有相见呢？这里是妙峰山，还是其他的山峰呢？或者从此省悟了，可说是没有辜负老僧，也能常常看见德云比丘，而从没有刹那间的相分离。你们可还能相信吗？"

有僧人问道："丛林举唱，曲意顺从今天。那什么是功臣院的确切意旨呢？"志逢禅师反问："看见了吗？"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大众都欢欣了。"志逢说道："将称作狮子儿了。"

有僧人问道："诸佛之间授亲相传佛法，诸祖师之间相传示心印。不知道和尚传授个什么？"志逢禅师反问："你可还能加以承当吗？"那僧人再问道："学生不能承当，可还有别人能承当吗？"志逢说道："大众笑话你。"

有僧人问道："什么如来藏？"志逢禅师回答："恰好问着。"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诸佛之根机？"志逢禅师回答："说对可以吗？"

有一天，志逢禅师上堂，沉默了许久才说道："大众，看！看！"随即就走下法座回方丈室去了。

北宋开宝初年(968年)，吴越忠懿王钱俶创建了普门精舍，三次延请志逢禅师住持，再次举扬禅宗要旨，即为普门精舍的第一

世住持。

志逢禅师上堂说道："古代高僧为了禅法而行脚，确实不畏惧辛勤劳苦。就如雪峰和尚三次来到投子山，九次登上洞山，盘桓往返，尚且不能寻找到一条进入的途径。再看看近来你们这些参学之人，刚跨进门来，就要求老僧接引，在手掌指点着讲说禅机。你们想要寻找至极玄妙的大道，难道可以等闲视之吗？何况这事也要有相应的时机才能悟入，浮躁地寻求怎么能得到呢？你们要知道领悟的时机吗？现在你们姑且各自下去，到僧堂中静坐，直等到仰家峰点头了，老僧就为你们分析解说。"当时有一位僧人站出来说道："仰家峰点头了，请和尚讲说。"志逢便问道："大众说说看，这僧人是领会了老僧的话语，还是没有领会老僧的话语？"那僧人便礼拜，志逢说道："今天偶然失于鉴别。"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普门精舍的家风？"志逢禅师回答："几人看不够。"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普门精舍的境界？"志逢回答："你到处只问家风就罢了。"

志逢禅师于开宝四年(971 年)多次向吴越忠懿王辞别，愿意在山中林泉间修养心性。当时大将凌超便将五云山新建的华严道场奉献出来，作为志逢禅师的终老之地。雍熙二年乙酉岁(985年)十一月，志逢禅师忽然患病了。到二十五日，志逢命侍从的僧人备好香水沐浴，跏趺而坐，过了许多便圆寂了，享年七十七岁，法腊五十八年。其灵塔名宝峰常照之塔。

【说明】

志逢禅师"通观三学，了达性相"，以禅师而精通于义学，故大将凌超于五云山创华严道场而请其住持。传说志逢禅师住持五云山时，每下山，即携大扇乞钱买肉饲虎，日暮还山，虎辄迎载以还山，人称"伏虎禅师"，一号"大扇和尚"。

杭州报恩法端禅师

杭州报恩光教寺慧月禅师法端。第三世住。师上堂曰:“数夜与诸上坐东语西话,犹未尽其源。今日与诸上坐大开方便,一时说却,还愿乐也无?久立,珍重!”

僧问:“学人恁么上来,请师接。”师曰:“不接。”曰:“为什么不接?”师曰:“为汝太灵利。”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报恩光教寺法端禅师,号慧月禅师。第三世住持。法端禅师上堂说道:“连续数夜与诸位上座说东道西,还是未能穷尽其根源。今天我给诸位上座大开方便法门,一齐都说了,可还高兴吗?久立了,各自珍重!”

有僧人请求道:“学生这样上堂来,请和尚接引。”法端禅师说道:“不接引。”那僧人问道:“为什么不接引?”法端回答:“因为你太伶俐了。”

杭州报恩绍安禅师

杭州报恩光教寺通辩明达禅师绍安。第四世住。师上堂曰:“一句染神,万劫不朽。今日为诸上坐举一句,分明记取。珍重!”

僧问:“大众侧聆,请师不吝。”师曰:“奇怪。”曰:“恁么即今日得遇于师也。”师曰:“是何言欤!”

师有时示众曰:“幸有楼台匝地[1],常提祖印,不妨诸上坐参取。久立,珍重!”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一切处见成。”曰:“恁么即亘古亘今也。”师曰:“莫闲言语。”

【注释】

[1] 匝——遍;完满;周全。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报恩光教寺绍安禅师,号通辩明达禅师。第四世住持。绍安禅师上堂说道:“如果有一句话涉及了神祇,便能经历万劫而不朽。今天就为诸位上座举说一句,你们清楚地记住了。各自珍重!”

有僧人请道:“大众都在侧耳聆听,请和尚不吝赐教。”绍安禅师回答:“奇怪。”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今天就算是遇到老师了。”绍安喝道:“这是什么话啊!”

绍安禅师有一次指示众僧道:“幸好有楼台遍地,时常提唱祖师的心印,不妨诸位上座参问。久立了,各自珍重!”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和尚的家风?”绍安禅师回答:“一切都是现成的。”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贯穿古今了。”绍安说道:“不要废话。”

福州广平院守威禅师

福州广平院守威宗一禅师,福州侯官人也。西峰山受业,参天台得旨,国师授之法衣。时有僧问曰:“大庾岭头提不起,如何传授付于师?”师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么?”时吴越忠懿王向德,命阐法住持,署于师名,玄徒臻萃。

上堂示众曰:“达磨大师云:‘吾法三千年后不移丝发。’山僧今日不移达磨丝发,先达之者共相证明。若未

达者，不移丝发。”

僧问：“洪钟韵绝，大众临筵。祖意西来，请师提唱。”师曰：“洪钟韵绝，大众临筵。”

问：“古人云：任汝千圣见，我有天真佛[1]。如何是天真佛？”师曰：“千圣是弟。”

问：“如何是广平家风？”师曰：“谁不受用？”

师后迁住怡山长庆。上堂谓众曰：“不用开经[2]作梵[3]，不用展钞牒科[4]，还有理论[5]处也无？设有理论处，乃是方便之谭。宗乘事作么生？”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请师方便。”师曰：“何不更问？”

师后终于长庆。

【注释】

[1] 天真佛——法身佛的异名，谓众生本具之理性、天真独明者。 [2] 开经——有二义：一谓说本经以前而为其豫演之经，如《法华经》为本经，《无量义经》为开经。二谓开翻经文，亦称“开经偈”，普通于翻念经卷前唱“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之偈。 [3] 作梵——举行法事之初，作梵呗止息场内之喧乱。 [4] 钞牒科——为解释佛典经、论之文义的三种方式。通过节略广博之文义而撮其要旨者称“钞”。《资持记》曰：“钞者有二义，一采摘义，二包摄义。”凡是于佛典注释中割断所释之广博之文而举其要旨示之，谓之“牒文”，简称“牒”，解释者即依此牒文而讲释文义。因古代讲经师所讲说的著述不分章节段落，使后学者不明起止，不明文义，故须通过分段以分析经句文义，此便谓之“科”。 [5] 理论——讨论；议论。

【译文】

福州(今属福建)广平院守威禅师，号宗一禅师，福州候官(今福建福州)人。守威在西峰山受业，参拜天台德韶国师而悟入禅旨，德韶国师把法衣传授给他。当时有僧人问道：“在大庾岭头提不起来，怎样传授给了和尚？”守威拿起了法衣说道：“有人敢说天

台和尚得到了吗?”当时吴越忠懿王钱俶仰慕守威禅师的德行,命他住持广平院阐扬宗旨,并赐予禅师的法号,僧侣自四方来聚会。

守威禅师上堂指示众人道:“达磨大师说过:‘我禅法到三千年以后也不会变动一丝一毫。’山僧今天并不变动达磨大师的话一丝一毫,先悟达的人共同来证明。如果还没有悟达的人,也不变动一丝一毫。”

有僧人请道:“洪钟的声响已经断绝,大众已来到了法筵上,达磨祖师西来的意旨,请和尚提示举唱。”守威禅师说道:“洪钟的声响已经断绝,大众已来到了法筵上。”

有僧人问道:“古人说过:任凭你千位圣人出现,我自有天真佛。什么是天真佛?”守威禅师回答:“千位圣人是弟弟。”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广平院的家风?”守威禅师反问:“谁不受用?”

守威禅师后来迁住恰山长庆院。守威上堂对众僧说道:“不用开经说偈颂和吟诵出梵呗,也不用展转开示钞、牒、科文以解释文义,可还有讨论的地方吗?假设有讨论的地方,那就是方便法门之谈论。至极玄妙的宗乘之事又怎么样呢?”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守威禅师回答:“还没有人能回答。”那僧人便说道:“请和尚方便接引。”守威问道:“为什么不再问了?”

守威禅师后来圆寂于长庆院。

杭州报恩永安禅师

杭州报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禅师,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岁依本郡汇征大师出家。后唐天成中,随本师入国[1],吴越忠懿王命征为僧正。师尤不喜俗务,拟潜

往闽川投访禅会，属路岐艰阻，遂回天台山，结茅而止。寻遇韶国师开示，顿悟本心，乃辞出山。征师闻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觉空慧禅师。

师上堂曰："十方诸佛一时云集，与诸上坐证明。诸上坐与诸佛一时证明，还信么？切忌卜度。"

僧问："四众云臻，如何举唱？"师曰："若到诸方，切莫错举。"曰："非但学人，大众有赖。"师曰："礼拜著！"

僧问："五乘[2]三藏[3]，委者颇多。祖意西来，乞师指示。"师曰："五乘三藏。"曰："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汝却灵利。"

问："如何是大作佛事？"师曰："嫌什么！"曰："恁么即亲承摩顶[4]去也。"师曰："何处见世尊？"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汝过遮边立。"僧移步，师曰："会么？"曰："不会。"师示偈曰："汝问西来意，且过遮边立。昨夜三更时，雨打虚空湿。电影豁然明，不似蚰蜒[5]急。"

师开宝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众为别。时有僧问："昔日如来正法，迦叶亲传。未审和尚玄风，百年后如何体会？"师曰："汝什么处见迦叶来？"曰："恁么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师曰："佛法不是遮个道理。"言讫坐亡，寿六十四，腊四十四。既阇维，而舌不坏，柔耎[6]如红莲叶，今藏于普贤道场中。师以华严李长者[7]释论旨趣宏奥，因将合经成百二十卷雕印，遍行天下。

【注释】

[1] 国——国都，此指吴越国京城杭州。 [2] 五乘——人乘坐而至各果地之教法，有一乘乃至五乘之种种区别，其所谓通途之五乘：即一人乘，乘五戒之行法而生于

人间者;二天乘,乘十善之行法而生于天上者;三声闻乘,乘四谛之行法而到阿罗汉果者;四缘觉乘,乘十二因缘之行法而到辟支佛果者;五菩萨乘,乘六度之行法而上达于佛果者。 [3] 三藏——经、律、论三者各包藏文义,故名三藏。经说定学,律说戒学,论说慧学。 [4] 摩顶——佛为嘱咐大法,或授传印记,便抚摩弟子之头顶。《法华经・嘱累品》曰:"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 [5] 蚰蜒——虫名,与蜈蚣同类。体短而微扁,灰白色。全身分十五节,每节有足一对,爬行颇慢。触角长,毒颚很大。栖息房屋内外阴湿处,能捕吃害虫,有益于农作物。 [6] 耎(ruǎn)——柔弱。《龙龛手鉴・而部》曰:"耎,柔也,弱也。" [7] 李长者——即唐代居士李通玄,世居太原,少通《易》经,年四十后专心佛典,曾于五台山遇一僧人授以《华严大意》。武则天时,新译《华严经》八十卷成,李长者便专意作论释,经五年,成《华严论》、《决疑论》与《略释》等四十余卷,并传于世。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报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持永安禅师(911～974年),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俗姓翁氏。永安于幼年便皈依汇征大师出家。五代后唐天成(926～930年)年间,永安跟随本师汇征大师来到京城,吴越忠懿王钱俶让汇征大师出任僧正。永安特别不喜欢俗世事务,便准备悄悄地前往闽川寻访禅席法会,因正好遇到道路遥远而且有阻隔,便回到了天台山,盖了座小茅庵居住。不久,永安遇见德韶国师开示禅要,而顿时悟彻了本心,便辞别德韶国师,出山度引世人。汇征大师向吴越忠懿王举荐了永安,忠懿王便让他住持越州(今浙江绍兴)清泰院,接着又召请他居住上寺,赐予法号曰正觉空慧禅师。

永安禅师上堂说道:"十方诸佛一齐云集在这里,给诸位上座作个证明。诸位上座与诸佛一齐证明了,可还相信吗?切忌猜测臆度。"

有僧人问道:"僧俗四众已经云集,和尚怎样举唱呢?"永安禅师回答:"如果到了各地,切记不要举说错了。"那僧人便说道:"不但是学生,大众也都有依靠了。"永安说道:"礼拜吧!"

有僧人请道:"五乘三藏,知道的人颇多。祖师西来的意旨,还请和尚指示。"永安禅师回答:"五乘三藏。"那僧人问道:"可还

有向上至极玄妙的事吗?"永安回答:"你倒是伶俐。"

有僧人问道:"怎么样才是大作佛事呢?"永安禅师喝道:"嫌弃什么!"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亲自承蒙摩顶了。"永安问道:"什么地方遇见了世尊?"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永安禅师说道:"你到这边站立。"那僧人便移动了脚步,永安问道:"领会了吗?"那僧人回答:"没有领会。"永安就作有一首偈颂指示道:"你问祖师西来的意旨,姑且就到这边去站立。昨夜三更时分,因风雨吹打而使虚空也潮湿了。电光闪耀之处豁然明白,不似那蚰蜒正急急地爬行。"

永安禅师于北宋开宝七年甲戌岁(974 年)夏六月患了病,便与僧众告别。当时有一位僧人问道:"从前如来佛的正法眼,迦叶尊者亲自传承。不知道和尚的玄妙家风,百年以后怎样来体会?"永安问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迦叶尊者?"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信心承受奉行,不忘记今天的旨意。"永安说道:"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说完即端坐着圆寂了,享年六十四岁,法腊四十四年。永安禅师被火化后,其舌头并没有烧坏,柔软红润如红莲花的叶子,现今宝藏在普贤道场内。

永安禅师因为华严宗李长者所撰的《华严经》的论、释之旨趣宏大深奥,因而将把这论释与《华严经》本文合并成一百二十卷,一起雕版印刷发行,使之传播于天下。

广州光圣师护禅师

广州光圣道场师护禅师,闽越[1]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岭表。国主刘氏待以师礼,创大伽蓝,请师居焉,署"大义"之号。

僧问:"昔日梵王请佛,今日国主临筵。祖嗣西来,如何举唱?"师曰:"不要西来,山僧已举唱了也。"曰:"岂无方便?"师曰:"适来岂不是方便?"

问:"国王三请,来坐光圣道场。未审和尚法嗣何方?"师曰:"一声冬鼓,万户齐窥。"曰:"恁么即天台妙旨,光圣亲承也。"师曰:"莫乱道!"

问:"学人乍入丛林,西来妙诀,乞师指示。"师曰:"汝未入丛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领会?"师曰:"不要领会。"

【注释】

[1] 闽越——今福建福州一带。

【译文】

广州(今属广东)光圣道场师护禅师,为福建福州地区人。师护自从在天台德韶和尚那里得悟禅法之后,便教化于岭南地区。五代南汉国主刘氏执弟子之礼仪,创建大伽蓝,延请师护住持,并赐予"大义禅师"的法号。

有僧人问道:"从前梵王邀请佛说法,今天国主亲自降临法筵。那祖师西来的意旨,和尚怎样来举唱呢?"师护禅师回答:"不要他从西方来,山僧已经举唱了。"那僧人便问道:"难道没有方便法门吗?"师护喝道:"刚才说的难道不就是方便法门!"

有僧人问道:"国主三次延请,和尚才来坐光圣道场。不知道和尚的佛法承嗣哪一位?"师护禅师回答:"一声咚咚鼓敲响,千家万户齐观看。"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则天台和尚的玄妙旨意,光圣和尚亲自承受了。"师护喝道:"不要乱说!"

有僧人请道:"学生刚进入丛林,祖师西来的微妙旨意,还请和尚加以指示。"师护禅师说道:"你还没有进入丛林,我已经指示过你了。"那僧人便问道:"怎样领会呢?"师护回答:"不要领会。"

杭州奉先寺清昱禅师

杭州奉先寺清昱禅师，永嘉人也。得法于天台国师。吴越忠懿王召入问道，命军使[1]薛温[2]于西湖建大伽蓝，曰奉先，建大佛宝阁，延请师居之，演畅宗旨，署圆通妙觉禅师。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高声举似大众。"

师开宝中示灭于本寺。

【注释】

[1] 军使——唐、五代于设兵戍守之地设置军、守捉、镇、戍，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镇、戍。军、守捉之将称使，镇、戍之将称镇将、戍主。 [2] 薛温——字伯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勇武为吴越国亲军都头，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钱弘倧继承王位；随即为权臣胡进思所废，立弘倧弟钱俶为王，后软禁弘倧于临安衣锦军私第，欲杀之。钱俶遣亲军都头薛温率亲军护卫弘倧，挫败陈进思之刺杀图谋，救出弘倧。从此得到重用，累官镇国都指挥使、睦州刺史等。北宋乾德元年(963年)，舍宅建报国罗汉院，三年，舍地为吉祥律寺。卒，谥正显。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奉先寺清昱禅师（? ～975年），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清昱在天台德韶国师那里印证了禅法。吴越忠懿王钱俶在王府内召见清昱询问佛道，命令军使薛温在西湖边上建造大伽蓝，名作奉先寺，并建造大佛宝阁，延请清昱禅师居住，以演示弘扬禅宗要旨，赐予圆通妙觉禅师之法号。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达磨祖师西来的意旨?"清昱禅师说道："大声举说给大家听。"

清昱禅师于北宋开宝(968～976年)年间圆寂于奉先寺。

天台山普闻寺智勤禅师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闻寺智勤禅师。僧问："如何是空

手把锄头[1]?”师曰:“但恁么谛信。”曰:“如何是步行骑水牛?”师曰:“汝自何来?”

师有颂示众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

太平兴国四年,例试僧经业。山门老宿,各写法名,唯师不闲[2]书札[3]。时通判李宪问禅师:“世尊还解书也无?”师曰:“天下人知。”

至淳化初,不疾,命侍僧开浴,浴讫,垂诫众,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后,门人迁塔发龛,睹师全身不散,容仪俨若,髭发仍长,迎入新塔。

【注释】

[1] 空手把锄头——此为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士(傅翕)所写禅诗中,以表达他所体悟的与所观察相悖的禅理。全诗云:“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 [2] 闲——通“娴”,即娴习。 [3] 书札——书信,此谓书法、文字。

【译文】

台州(今浙江临海)天台山紫凝普闻寺智勤禅师(? ～990 年)。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空手握锄头?”智勤回答:“只要这样地坚信。”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步行骑水牛?”智勤反问:“你从哪里来的?”

智勤禅师撰有一首偈颂指示众僧道:“我今年五十五岁,脚底没有踩着一寸土。山河是我的眼睛,大海是我的肚子。”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朝廷颁行命令让天下僧尼考试经业。山门中的尊宿大德,也都各自写了自己的法名上报,惟有智勤禅师平时就不娴习书法,只画了一个圈。当时通判李宪便问道:“禅师,世尊还知道这个字吗?”智勤回答:“天下人都知道。”

到淳化初年(990 年),智勤禅师并没有生病,却命令侍从的僧人为他烧水沐浴,等沐浴完毕,即为众僧垂示告诫,然后端坐着圆寂了。其灵塔建造于天台山。三年以后,其门人因为要迁塔于他处,便打开了塔龛,看见智勤禅师的真身还没有腐烂,容貌仪表相

当端庄，须发仍然在生长，于是迎入新建的灵塔内。

【说明】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诸句，谓心中如果没有锄头、水牛等诸“相”存在，则手抓着锄头也如空手，身骑着水牛也如步行，可以自在洒脱，不被锄头或水牛所限制，如此则万法皆不住于心，就不会被虚妄的诸相所欺骗。

温州雁荡山愿齐禅师

温州雁荡山[1]愿齐禅师，钱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绍岩禅师出家受具。初习智者教，精研止观[2]、圆融行门[3]。后参天台国师发明玄奥，乃住雁荡山。开宝五年，吴越王长子于西关建光庆寺，请师开法住持，仍于城下诸禅众中访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

师上堂，有僧问：“夜月舒光，为什么碧潭无影？”师曰：“作家弄影[4]汉。”其僧从东过西立，师曰：“不唯弄影，兼乃怖头[5]。”

师居之未几，固辞入山。太平兴国中示灭。

【注释】

［1］雁荡山——位于浙江温州境内，素有以山水奇秀闻名，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之誉，史称“东南第一山”。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南归秋雁多宿于此，故名雁荡山。 ［2］止观——止是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而专注于特定对象（止），并生起正智慧以观一对象（观）称为止观。止属于定，观属于慧，止观为定慧双修之意，是佛教重要修行法门之一。 ［3］圆融行门——华严宗据《华严经》所说而立行布、圆融二门。菩萨之阶位，前后相继，谓之圆融，前后次第排列，谓之行布。 ［4］弄影——摆弄身姿。 ［5］怖——惶恐；恐惧。此作迷失解。

【译文】

温州（今属浙江）雁荡山愿齐禅师，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

姓江氏。愿齐在少年时就皈依水心寺绍岩禅师出家,接受了具足戒。愿齐起初修习智者大师的学说,精心研究止观与圆融、行布之门。此后,愿齐参拜天台德韶国师,发明了禅宗奥妙的要旨,并居住在雁荡山上。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吴越国王的长子在杭州城的西关建造了光庆寺,延请愿齐住持,开堂说法,并在城内外各禅院之中访求有名声有德行的三百位僧人,随同愿齐一齐进入新建的寺院。

愿齐禅师上堂,有僧人问道:“夜间月亮散放出光明,为什么青碧的深潭中却没有留下影子?”愿齐回答:“这个高手是个摆弄身姿的家伙。”那僧人就从东面走到西面站立,愿齐便说道:“不但是摆弄身姿,而且还迷失了头脑。”

愿齐禅师住持光庆寺不多久,坚决请求辞行而回到了山林中。愿齐后于太平兴国(976～984年)年间圆寂。

【说明】

愿齐禅师,被吴越国主赐法号曰崇法禅师。

杭州普门寺希辩禅师

杭州普门寺希辩禅师,苏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礼本邑延福院[1]启祥禅师落发、具戒,诣楞伽山[2]听律。寻谒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吴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禅师。开宝中,复召入居普门寺。即第二世住。

师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见,复寡闻持[3]。顷虽侍坐于山中和尚[4],亦不蒙一句开示,以至今与诸仁者聚会,更无一法可相助发,何况能为诸仁者区别缁素,商量古今。还怪得山僧么?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宾主义,无宾主义?晚学初机,必须审细。”时有僧问:

“如何是普门示现神通事?”师曰:“恁么即阇梨怪老僧也。”曰:“不怪时如何?”师曰:“汝且下堂里思惟去!”

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入觐。师随宝塔至,见于滋福殿[5],赐紫,号慧明大师。端拱中,上言愿还故里,诏从之,赐御制诗[6]。及忠懿王施金,于常熟本山院创砖浮图七级,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寿七十七,腊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注释】

[1] 延福院——位于江苏常熟虞山宝岩,初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吴越国王钱俶施金建七级浮图于院中。此塔在当时极有名,吴人相传泗洲僧伽塔第一,此为第二。宋真宗赐寺额曰宝岩禅院。后寺院屡废屡兴。 [2] 楞伽山——在江苏苏州市西南,一名上方山。 [3] 闻持——闻教法而忆持不忘,即陀罗尼。《华严经》曰:“闻持无量诸佛正法。”《法华经·分别功德品》曰:“菩萨摩诃萨得闻持陀罗尼门。” [4] 山中和尚——此指天台德韶国师。 [5] 滋福殿——北宋禁中宫殿名,明道元年(1032年)冬改名皇仪殿。 [6] 御制诗——指天子亲撰的诗歌。御,古代对帝王的尊称。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普门寺希辩禅师(921～997年),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希辩幼年出家,礼拜本县延福院启祥禅师落发,接受具足戒,此后来到楞伽山修习律法。不久,希辩去拜谒天台德韶国师,承受了心印。乾德初年(963年),吴越忠懿王钱俶让希辩住持越州(今浙江绍兴)清泰院,赐予慧智禅师的法号。开宝(968～976年)年间,希辩又被召入杭州,止息于普门寺。即第二世住持。

希辩禅师上堂说道:“山僧素来缺乏知见,又缺少闻持。虽然以前侍从山中和尚多年,也没有承蒙和尚开示过一句话,以至于今天与诸位仁者聚会,也就没有一些佛法可以帮助你们启发心地,更何况是为诸位仁者区别僧俗,商量古今了。可还能责怪山僧么?如果有责怪的人,你们姑且说说是具备了道眼,还是没有具备道眼?有宾、主之义,还是没有宾、主之义?刚入丛林的晚学

初心,必须谨慎仔细。”当时有一位僧人问道:“什么是普门寺显示的神通之事?”希辩回答:“这样说来,阇黎是在责怪老僧了。”那僧人又问道:“不责怪的时候怎么样呢?”希辩喝道:“你暂且回到僧堂里思量去!”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忠懿王来到开封城朝见宋太宗,希辩禅师也随着进献的七宝佛塔同至,宋太宗在滋福殿接见了他,赐予紫衣方袍,并赐予慧明大师的法号。端拱(988～989年)年中,希辩上言请求回归故乡,宋太宗下诏允许,并赐下御制诗以示宠遇。此后吴越忠懿王施舍金银给常熟延福院,建造了一座七级砖塔,高二百尺。佛塔既已完成,希辩禅师便于至道三年(997年)八月二十五日患病逝世,享年七十七岁,法腊六十三年。其灵塔修筑在延福院的西北隅。

杭州光庆寺遇安禅师

杭州光庆寺遇安禅师,钱塘人也,姓沈氏。丱岁出家,于天台华顶峰[1]礼庵主重萧披剃,依年受具。寻遇本山韶国师,密契宗旨。乾德中,吴越忠懿王命住北关倾心院,又召入居天龙寺。开宝七年甲戌,安僖王[2]请于光庆寺摄众[3],署善智禅师。

初上堂,有僧问:“无价宝珠,请师分付。”师曰:“善能吐露。”曰:“恁么即人人具足也。”师曰:“珠在什么处?”僧乃礼拜,师曰:“也是虚言。”

问:“提纲举领,尽立主宾。如何是主?”师曰:“深委此问。”曰:“如何是宾?”师曰:“适来向汝道什么?”曰:“宾主道合时如何?”师曰:“其令不行。”

问:“心月[4]孤圆,光吞万象。如何是吞万象底光?”

师曰："大众总见汝恁么问。"曰："光吞万象从师道，心月孤圆意若何？"师曰："抖擞精神著。"曰："鹭倚雪巢犹可辨，光吞万象事难明。"师曰："谨退。"

问："青山渌水，处处分明。和尚家风，乞垂一句。"师曰："尽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请师答话。"师曰："不用闲言。"

又一僧方礼拜，师曰："问答俱备。"僧拟伸问，师乃叱之。

师有时示众曰："欲识曹溪旨，云飞前面山。分明真实个，不用别追攀。"

问："承古德有言：井底红尘生，山头波浪起。未审此意如何？"师曰："若到诸方，但恁么问。"曰："和尚意旨如何？"师曰："适来向汝道什么？"师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尘生井底，浪起山头，结子空华[5]，生儿石女，且作么生会？莫是和声送事，就物呈心，句里藏锋，声前全露么？莫是有名无体，异唱玄谭[6]么？上坐自会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恁么会不得，合作么生会？上坐欲得会么？但看泥牛行处，阳焰翻波[7]，木马嘶时，空华坠影。圣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须久立？珍重！"

太平兴国三年，随宝塔见于滋福殿，赐紫，号朗智大师。淳化初，还光庆旧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归寂。

【注释】

[1] 华顶峰——为浙东天台山主峰，四周群山向而拱之，层层相裹，状如百叶莲花。"华"为"花"之古字。华顶正当莲花之顶，故名"华顶"。顶峰最高处名拜经台，传是智者大师求拜《楞严经》之处。华顶当天气晴朗之时，可观东海日出。此处群峰叠翠，白云缭绕，晓雾昏烟，云气氤氲盘结，故有"华顶归云"之称。峰下有华顶寺，初名善兴寺，为后晋天福元年(936 年)吴越国师德韶大师创建；寺后归云洞，传是三国吴时葛

玄手植茶圃所在。 [2] 安僖王——即钱惟濬,字禹川,吴越王钱俶子,开宝七年以攻南唐之功加平章事,入宋后任淮南节度使等官,钱俶死,加兼中书令。后得疾暴死,赠邠王,谥文僖。 [3] 摄众——此为住持之义。 [4] 心月——心性之明净如月。《菩提心论》曰:"照见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光遍虚空,无所分别。" [5] 空华——虚妄的花朵。 [6] 异唱玄谭——同"奇谈怪论"。 [7] 阳焰飜波——"飜"即"翻"。阳焰指阳光照射下产生的光波,使渴鹿以为是水波的翻动,而急于跑去一饮。禅林以此比喻学僧四处奔走,如同渴鹿错认阳焰为翻动的水波一样。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光庆寺遇安禅师(? ～992 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沈氏。遇安七、八岁时在天台山华顶峰礼拜庵主重萧出家披剃,后来依据年龄而接受了具足戒。不久,遇安参拜了天台山的德韶国师,秘密契合了禅宗要旨。北宋乾德(963～968年)年间,吴越忠懿王钱俶让他住持北关的倾心院,又召入杭州城住持天龙寺。开宝七年甲戌岁(974 年),安僖王钱惟濬延请遇安禅师于光庆寺统摄僧众,赐予善智禅师的法号。

遇安禅师初次上堂,有僧人请道:"这无价的宝珠,还请和尚吩咐。"遇安回答:"善于吐露光华。"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人人都具足了。"遇安问道:"宝珠在什么地方?"那僧人即礼拜,遇安说道:"也是空话。"

有僧人问道:"提举纲领,尽立主与宾之义。什么是主?"遇安禅师回答:"深知有此一问。"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宾?"遇安反问:"刚才对你说了什么?"那僧人再问道:"宾与主的道理相契合之时怎么样呢?"遇安回答:"其命令不被执行。"

有僧人问道:"心月独自圆满,光明吞没了万象。什么是吞没万象的光明?"遇安禅师回答:"大家都看见你这样提问。"那僧人再问道:"光明吞没了万象就依和尚所说的,那心月独自圆满又是什么意思呢?"遇安回答:"振奋起精神来。"那僧人便说道:"白鹭倚靠在雪窝旁还能够分辨,光明吞没了万象之事还是难以明白。"遇安说道:"恭谨地退下。"

有僧人请求道:“青山绿水,处处分明。和尚的家风,请指示一句话。”遇安禅师回答:“全都被你说着了。”那僧人说道:“不一定是那样的,还是请和尚答话。”遇安说道:“不用废话。”

又有一位僧人刚来礼拜,遇安禅师说道:“问答都已具备了。”那僧人正准备提问,遇安便呵斥他。

遇安禅师有一次指示僧众道:“想要认识曹溪的宗旨,白云飞过了前面的山峰。分明真实的那一个,不用另外去追寻。”

有僧人问答:“承蒙古代高僧说过:井底生出了红尘,山顶掀起了波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遇安禅师回答:“你如果到了各地,就这样提问。”那僧人再问道:“和尚的意思是什么?”遇安反问:“刚才对你说了什么?”遇安接着又说道:“古今大德相传承,都说红尘从井底生出,波浪从山顶掀起,空幻之花结出了果实,石头女人生下了孩儿,那又怎么来理解呢?莫非是借助声音传送事情,依据物体表呈本心,句子里隐藏着机锋,声音之前全部显露么?莫非是有名无实,奇谈怪论么?上座自己领悟就可以了,古人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的。既然这样领会不行,那又应该怎样来领会呢?上座还想要领会吗?只要看那泥牛行走之处,阳焰如翻动着的水波,木马嘶鸣之时,空幻之花留下了坠落的影子。圣人、凡人都是这样的,道理也十分明白,又何必在这里久立呢?各自珍重!”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遇安禅师护送吴越王进献给北宋天子的七宝佛塔一起来到开封城,宋太宗在滋福殿接见了他,赐予他紫衣方袍以及朗智大师的法号。淳化初年(990年),遇安回到了光庆寺,于淳华三年(992年)九月二十一日圆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禅师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禅师,钱塘临安人也。幼岁出家。

于本邑东山朗瞻院，得度，闻天台国师盛化，远趋函丈[1]，密印心地。初命住云居普贤院，僧侣咸凑。吴越忠懿王署慈悟禅师，迁止上寺，众盈五百。

僧问："鼓声才动，大众云臻。向上宗乘，请师举唱。"师曰："亏汝什么？"曰："恁么即人人尽沾恩去也。"师曰："莫乱道！"

雍熙三年，以山门大众付受业弟子隆一，继踵开法。至淳化初，示灭，归葬于本山。

【注释】

[1] 函丈——讲席，从前对老师的尊称。

【译文】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禅师(? ～990 年)，钱塘临安(今属浙江)人。友蟾幼年在本县东山朗瞻院出家，得到剃度后，听到天台德韶国师教化盛行，就远趋讲席，秘密印证了心地。友蟾起初住持云居山普贤院，僧侣都来会聚。吴越忠懿王钱俶赐予他慈悟禅师的法号，后迁至般若上寺住持，徒众超过了五百人。

有僧人请道："鼓声才敲响，大众已经云集。向上至极玄妙的宗乘，请和尚举唱。"友蟾禅师问道："亏了你什么？"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人人都沾恩了。"友蟾喝道："不要乱说！"

北宋雍熙三年(986 年)，友蟾禅师将山门住持之位及僧众都付嘱受业弟子隆一禅师，让他承继自己开法演示。到了淳化初年(990 年)，友蟾禅师圆寂了，归藏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禅师

婺州智者寺[1]全肯禅师，初参天台，天台问："汝名什么？"曰："全肯。"天台曰："肯个什么？"师乃礼拜。住后，

有僧问:“有人不肯,师还甘也无?”师曰:“若人问我,即向伊道。”

师太平兴国中,以住持付法嗣弟子绍忠,继世说法。寻于本寺归寂。

【注释】

[1] 智者寺——位于浙江金华北山芙蓉峰之西,为当时北山南麓首刹。

【译文】

婺州(今浙江金华)智者寺全肯禅师,初次参拜天台和尚时,天台和尚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全肯回答:“全肯。”天台和尚再问道:“肯个什么?”全肯这才省悟礼拜。全肯为住持以后,有僧人问道:“如果有人不肯,和尚可还甘心吗?”全肯回答:“如果有人问我,我就对他说。”

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年),全肯禅师把住持之位付嘱给传法弟子绍忠禅师,让他承继自己演说佛法。不久,全肯在智者寺里圆寂了。

福州玉泉义隆禅师

福州玉泉义隆禅师,上堂曰:“山河大地,尽在诸人眼睛里。因什么说会与不会?”时有僧问曰:“山河大地眼睛里,师今欲更指归谁?”师曰:“只为上坐去处分明。”曰:“若不上来伸此问,焉知方便不虚施?”师曰:“依俙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译文】

福州(今属福建)玉泉寺义隆禅师,上堂说法道:“山河大地,全在诸位的眼睛里。为什么还说领会不领会的?”当时有僧人问道:“山河大地既然全在眼睛里,和尚今天又想为谁指点归处呢?”

义隆回答:“只为了上座去处分明。”那僧人便说道:“如果不上堂来提这个问题,怎么能知道方便法门并没有虚设呢?”义隆说道:“依稀如一支乐曲刚刚要倾听,却又被风吹到其他曲调中去了。”

杭州龙册寺晓荣禅师

杭州龙册寺第五世住晓荣禅师,温州白鹿(1)人也,姓邓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闻天台国师盛化,遂入山参礼,受心法。初住杭州富阳净福院,后住龙册寺,二处皆聚徒开法。

僧问:“祖祖相传,未审和尚传阿谁?”师曰:“汝还识得祖未?”

僧慧文问:“如何是真实沙门?”师曰:“汝是慧文。”

问:“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师曰:“般若大神珠,分形万亿躯。尘尘彰妙体,刹刹尽毗卢。”

问:“日用事如何?”师曰:“一念周沙界,日用万般通。湛然常寂灭,常转自家风。”

师一日坐妙善台,受大众小参(2)。有僧问:“向上事即不问,如何是妙善台中的的意?”师曰:“若到诸方,分明举似。”曰:“恁么即云有出山势,水无投涧声。”师乃叱之。

师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于秀州灵光寺(3)净土院归寂,预告门人,致书辞同道。寿七十一,腊五十六。

【注释】

[1] 白鹿——相传东晋郭璞建筑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城时,有白鹿口衔鲜花,穿越城中,人们以为祥瑞之兆,故名城为白鹿城或鹿城。 [2] 小参——禅林谓非时说法,因其规模较被称作大参的上堂为小,故称小参。又称家教。《祖庭事苑》八曰:“禅门诘旦升堂,谓之早参。日晡念诵,谓之晚参。非时说法,谓之小参。” [3] 灵光

寺——故址在浙江嘉兴城，原为东晋尚书徐熙故宅，唐咸通(860～874年)间舍宅立，名精严寺，后改名灵光寺。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龙册寺第五世住持晓荣禅师(920～990年)，温州(今属浙江)白鹿人，俗姓邓氏。晓荣幼年皈依瑞鹿寺出家，接受具足戒后，听到天台德韶国师的教化盛行，就入山参见礼拜，接受了心法。晓荣最初住持杭州富阳县(今属浙江)净福院，后来住持龙册寺，两处都聚集僧徒开堂说法。

有僧人问道："祖师代代相传授，不知道和尚传授给谁?"晓荣禅师反问："你可还认得祖师吗?"

有个叫慧文的僧人问道："什么是真实之沙门?"晓荣禅师回答："你是慧文。"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般若大神珠?"晓荣禅师回答；"般若大神珠，分形亿万身。每一尘粒中都显现出微妙之体，每一刹那全是毗卢。"

有僧人问道："日用的事怎么样?"晓荣禅师回答："一念之间周游了如恒河沙粒一样繁多的世界，日用之事万般相通。湛然永恒寂灭，永恒转动自家之宗风。"

晓荣禅师有一天坐在妙善台上，接受大众的小参。有一位僧人问道："向上玄妙之事就不问了，什么是妙善台中确切的意旨?"晓荣回答："如果你到了各地，就明白地举说。"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云有出山之势，水却无入涧的声音。"晓荣便呵斥他。

晓荣禅师于北宋淳化元年庚寅岁(99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秀州(今浙江嘉兴)灵光寺净土院中圆寂，并在圆寂前预先告诉门人，写信与同道辞别。晓荣禅师享年七十一岁，法腊五十六年。

杭州功臣院庆萧禅师

杭州临安县功臣院庆萧禅师。僧问："如何是功臣家

风?”师曰:“明暗色空。”曰:“恁么即诸法无生去也。”师曰:“汝唤什么作诸法?”师乃颂曰:“功臣家风,明暗色空。法法非异,心心自通。恁么会得?诸佛真宗。”

【译文】

杭州临安县(今属浙江)功臣院庆萧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功臣院的家风?”庆萧回答:“明与暗,色与空。”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诸法无生了。”庆萧问道:“你把什么叫作诸法?”庆萧因此作有一首偈颂道:“功臣院的家风,明暗与色空。诸法都没有差异,众心自然通晓。怎么样来领会?就是诸佛之真宗。”

越州称心敬璡禅师

越州称心敬璡禅师。僧问:“结束[1]囊装,请师分付。”师曰:“莫讳。”曰:“什么处孤负和尚?”师曰:“却是汝孤负我。”

师后迁住杭州保安院,示灭。

【注释】

[1] 结束——整理行装。唐人杜荀鹤《早发》诗:“东窗未明尘梦苏,呼童结束登征途。”

【译文】

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心寺敬璡(jìn)禅师。有僧人请求道:“行装已整理好了,请和尚作吩咐。”敬璡说道:“不要隐瞒。”那僧人便问道:“我什么地方辜负和尚了?”敬璡回答:“正是你辜负我了。”

敬璡禅师后来迁住杭州(今属浙江)保安院而圆寂。

福州严峰师术禅师

福州严峰师术禅师,初开堂升座,时有极乐和尚问

曰:“大众颙望[1],请震法雷。”师曰:“大众还会么?还辨得么?今日不异灵山,乃至诸佛国土,天上人间,总皆如是。亘古亘今,常无变异。作么生会无变异底道理?若会得,所以道:无边刹境,自他[2]不隔于豪端;十世[3]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

问:“灵山一会,迦叶亲闻。今日严峰一会,谁是闻者?”师曰:“问者不弱。”

问:“如何是文殊?”师曰:“来处甚分明。”

【注释】

[1] 颙(yóng)望——严肃庄严地观望。 [2] 自他——自即自己,他谓他机。佛法、众生法,皆名为他;唯己心法,名之为自。 [3] 十世——谓三世各三为别,一念为总,故名十世。《华严经》五十三云:一为过去世说过去世,二为过去世说未来世,三为过去世说现在世;四为未来世说过去世,五为未来世说现在世,六为未来世说无尽(即未来世说未来);七为现在世说过去世,八为现在世说未来世,九为现在世说平等;十为现在说三世即一念。

【译文】

福州(今属福建)严峰师术禅师,初次开堂升法座,当时有位叫极乐的和尚请道:“大众严肃庄严地看着,请和尚震动法雷。”师术便说道:“大众可领会了吗?可还能辨别吗?今天与灵山并没有不同,以至于诸佛国土,天上人间,都是一样的。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变化差异。怎样来领会这没有变化差异的道理呢?如果你领会了,所以说:无边的刹那境界,自己与他物并没有丝毫相隔;十世分别古今,始终没有移动当下之一念。”

有僧人问道:“在灵山大会上,迦叶尊者亲自闻听佛说法。在今天的严峰法会上,谁是听法的人?”师术禅师回答:“提问的人不差。”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文殊?”师术禅师回答:“来处十分明白。”

潞州华严慧达禅师

潞州华严慧达禅师。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山河大地。”

问:“如何是华严境?”师曰:“满目无形影。”

【译文】

潞州(今山西长治)华严寺慧达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古佛之心?”慧达回答:“山河大地。”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华严寺的境界?”慧达禅师回答:“满目没有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圆禅师

越州剡县清泰院道圆禅师。僧问:“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也?”师曰:“今日迁化岭中,上坐。”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柏树子。”

【译文】

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州)清泰院道圆禅师。有僧人问道:“亡故的僧人迁化后,到什么地方去了?”道圆回答:“今天迁化去山岭中,上座。”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达磨祖师西来的意旨?”道圆禅师回答:“不可以对你说是庭院前的柏树子。”

杭州九曲庆祥禅师

杭州九曲[1]观音院庆祥禅师,余杭人也,姓沈氏。身

长七尺余，辩才冠众，多闻强记，时天台门下推为杰出。

僧问："险恶道中，以何为津梁？"师曰："以此为津梁。"曰："如何是此？"师曰："筑著汝鼻孔。"

【注释】

［1］九曲——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对杭州城多次扩建，因罗城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而城垣西北隅外形曲折多变，故称之为"九曲城"。九曲城下有观音院，后改名法济院。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九曲观音院庆祥禅师（934～998年），余杭（今浙江余杭市余杭镇）人，俗姓沈氏。庆祥身长七尺多，言辩之才超出众人，博闻强记，当时人推誉他为天台德韶国师门下最为杰出者。

有僧人问道："险恶的道路中，用什么作为桥梁？"庆祥禅师回答："用这个作为桥梁。"那僧人问道："什么是这个？"庆祥回答："碰到了你的鼻孔。"

【说明】

九曲庆祥禅师，据《天圣广灯录》，六岁时于杭州龙山千佛寺出家，年十一受具于弥勒寺，始习律乘。师事僧录文光，经箱一览悉记，时谓得"观音辨"。后入天台山德韶国师之门，得法后归杭州九曲旧居。其地邻湖岸，每春雨夕晦，蛙声颇为喧杂。传说庆祥禅师语曰："吾此禅寂，当应清静。"由是绝声，而僧获宁居。庆祥禅师于戊戌岁（998年）八月七日顺世，俗寿六十五，僧腊五十四。

杭州开化寺行明大师

杭州开化寺传法大师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窦山智觉禅师披剃。及智觉迁住永明大道场，有徒二千，王臣钦仰，法化弥盛。师自天台受记，回永明翼

赞[1]本师,海众倾仰。开宝八年,智觉归寂,师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寻改名六和寺,后太宗皇帝赐号开化。延请住持。二处皆聚徒说法。

僧问:"如何是开化门中流出方便?"师曰:"日日潮音两度闻。"

问:"如何是无尽灯[2]?"师曰:"谢阇梨照烛。"

太宗皇帝赐紫衣、师号。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灭。

【注释】

[1] 翼赞——辅佐;帮助。　[2] 无尽灯——以一人之法,辗转开导千百人而无尽,譬如一灯能点燃千百盏灯,故称无尽灯。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开化寺行明禅师(932～1001年),号传法大师,杭州本地人,俗姓于氏。行明少年时皈依明州(今浙江宁波)雪窦山智觉禅师披剃。等到智觉禅师迁去住持永明大道场,有门徒二千人,国王大臣都十分钦佩仰慕,教化日益盛行。行明自从在天台德韶国师那里接受了印记,就回转永明道场辅佐本师智觉禅师,海内僧众倾心仰慕。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智觉禅师圆寂,行明就去住持能仁寺。吴越忠懿王钱俶又创建大和寺,不久改名六和寺,宋太宗皇帝赐名开化寺。延请行明住持。行明禅师于这两座寺院中都聚集徒众开堂说法。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开化寺门中流出的方便法门?"行明禅师回答:"每天听到两次江潮声。"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无尽灯?"行明禅师回答:"谢谢阇黎的照明。"

宋太宗皇帝赐予行明禅师紫衣与禅师的法号。咸平四年(1001年)四月六日,行明禅师圆寂。

【说明】

开化寺行明禅师,据《天圣广灯录》载,其于咸平四年(1001

年)无疾而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五,起塔于本山。

越州开善寺义圆禅师

越州萧山县渔浦[1]开善寺[2]义圆禅师。僧问:"一年去,一年来,方便门中请师开。"师曰:"分明记取。"曰:"恁么即昔时师子吼,今日象王回。"师曰:"且喜勿交涉。"

【注释】

[1] 渔浦——镇名,在浙江萧山西南,地当西岭江之上游,其对岸即为杭州市之六和塔,古代历为戍守之处。 [2] 开善寺——故址在浙江萧山,南朝梁天监年间,高僧宝志和尚于许玄度宅址建开善资宝寺。

【译文】

越州萧山县(今属浙江)渔浦镇开善寺义圆禅师。有僧人请道:"一年过去,一年又来,方便法门之中请和尚开示。"义圆说道:"明白地记住。"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是从前狮子吼,今天象王回了。"义圆说道:"还好与禅义没有关涉。"

温州瑞鹿寺遇安禅师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禅师,福州人也。得法于天台,又常阅《首楞严》[1]了义,时谓之"安楞严"也。

至道元年季春月[2],将示灭,有法嗣弟子蕴仁侍坐,师乃说偈曰:"不是岭头携得事,岂从鸡足[3]付将来?自古圣贤皆若此,非吾今日为君裁。"师说偈付嘱,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经三日,门人与本寺瑜阇梨辄启棺,睹师右胁吉祥而卧[4]。四众哀恸,师乃再起,上堂说法,及诃责垂诫曰:"此度更启吾棺者,

非吾之子。”言讫,复入棺长往。

【注释】

[1] 首楞严——全称作《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佛顶喻指本经“无上”。密因指最高深而又最精微的真理,佛经曰:“愚者不解,故名为密;智者了达,即不名密。”了义,指能彻底了达宇宙人生的义理。不如此,即名“不了义”。首楞严,据《涅槃经》云:“首楞严者,名一切事毕竟,严者名坚,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即穷尽了宇宙万物即“一切事毕竟”,“坚固”即永恒不变不坏。故“首楞严”义指“穷尽宇宙人生之本体”。 [2] 季春月——指农历三月。 [3] 鸡足——即“鸡足山”。传说迦叶尊者于鸡足山入定,奉持如来咐嘱之金襕衣,以待弥勒佛之出世。[4] 吉祥而卧——即“吉祥卧”,指释迦牟尼入灭时的姿态,即睡觉时身体向右侧睡,脚稍弓,左手放于腿上,右手弯曲放于头部下。

【译文】

温州(今属浙江)瑞鹿寺上方院遇安禅师(? ～995 年),福州(今属福建)人。遇安从天台德韶国师那里获得了禅法,又曾经阅读《首楞严经》而明了大义,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安楞严”。

北宋至道元年(995 年)三月,遇安禅师临终前,有个名叫蕴仁的法嗣弟子侍坐在一旁,遇安就说偈颂道:“不是大庾岭头所携提之事,岂能从鸡足山传付过来? 自古圣贤都是这样的,并非是我今天特意为君裁定。”遇安说偈颂嘱咐完毕,即用香水沐浴,更换衣服,端坐着,让人把棺木抬到方丈室内。静坐了片刻,遇安自己爬进了棺中。经过了三天,其门人与本寺的瑜阇黎把棺木打开,看见遇安禅师如同如来佛入灭时向右侧卧着。于是僧俗四众悲痛哀悼,遇安就又从棺中爬起,上堂说法,并责斥训诫道:“此后再打开我棺木者,就不是我的弟子。”说完,遇安再次进入棺木中,寂然逝世。

杭州龙华寺慧居禅师

杭州龙华寺慧居禅师,闽越人也。自天台领旨,吴越

忠懿王命住上寺。

初开堂,众集定,师曰:“从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论?又如何举唱?只如释迦如来说一代时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犹如梦事寐语一般。且道古德据什么道理便恁么道?还会么?大施[1]门开,何曾拥塞?生凡育圣,不漏纤尘。言凡则全凡,举圣则全圣。凡圣不相待,个个独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长时说法,长时放光。地水火风,一一如是。”时有僧出礼拜,师曰:“好个问头,如法问将来。”僧方进前,师曰:“又勿交涉也。”

僧问:“诸佛出世,放光动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师曰:“话头自破。”

异日,上堂谓众曰:“龙华遮里也只是拈柴择菜,上来下去,晨朝一粥,斋时一饭,睡后吃茶,但恁么参取。珍重!”

僧问:“学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浅深?”师曰:“识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师曰:“向汝道什么?”

【注释】

[1] 大施——施舍一切之人。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龙华寺慧居禅师,福建福州地区人。慧居自从于天台德韶国师那里领悟了禅旨,吴越忠懿王钱俶便延请他住持龙华上寺。

慧居禅师初次开堂说法,大众会聚已定,慧居说道:“从上至极玄妙的宗乘,到这里怎样讲说呢?又怎样举唱呢?比如释迦如来讲说一代时教,如瓶注水一样。而古代大德却说:就好像是在梦中说梦话一样。你们姑且说说古代大德根据什么道理就这样说?可还领会了吗?大施之门洞开,怎么会拥塞呢?生育凡人与

圣人，都不曾泄漏细微的尘埃。说凡人则全部都是凡人，讲圣人则全部都是圣人。凡人与圣人不相待，个个都称天下唯我独尊。所以说：山河大地，永远都在说法，永远都在放出光明。地、水、火、风，也全都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僧人站出来礼拜，慧居说道：“好一个话头，你依据佛法问过来。”那僧人刚要朝前走，慧居便说道：“又与禅义没有关涉。”

有僧人问道：“诸佛出世，放出光明，震动了大地。和尚出世，有什么祥瑞出现？”慧居禅师回答：“你的话头自破。”

又一天，慧居禅师上堂对众僧说道：“龙华寺这里也只有捡柴摘菜，上来下去，早晨喝一碗粥，中午斋食时吃一碗饭，午睡后饮茶，只这样参拜。各自珍重！”

有僧人问道：“学术未能明白自己时，怎样才能辨别其中的浅深呢？”慧居禅师回答：“识别自己的眼睛。”那僧人再问道：“什么是自己的眼睛？”慧居反问：“对你说了什么？”

婺州齐云山遇臻禅师

婺州齐云山遇臻禅师，越州人也，姓杨氏。幼岁依本州大善寺[1]出家，年满登具，预天台之室，亲承印记。住齐云山宴居，法侣咸凑。

僧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五、六尺。”其僧礼拜，师曰：“塔倒也。”

问：“圆明了知，为什么不因心念？”师曰：“圆明了知。”曰：“何异心念？”师曰：“汝唤什么作心念？”

师秋夕[2]闲坐，偶成颂曰：“秋庭肃肃风飕飕[3]，寒星列空蟾魄[4]高。搘颐[5]静坐神不劳，鸟窠无端拈布毛。”

其诸歌偈，皆触事而作，三百余首流行，见乎别录。

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注释】

[1] 大善寺——在浙江上虞城内,唐代武则天长安四年始建。 [2] 秋夕——农历七月初七夜,即七夕,传说为牛郎、织女在银河上相会的日子。 [3] 飕(sāo)飕——风声;风凛冽貌。 [4] 蟾魄——指月亮。 [5] 搘(zhī)颐——以手托着面颊。搘,同"支"。颐,面颊。

【译文】

婺州(今浙江金华)齐云山遇臻禅师,越州(今浙江绍兴)人,俗姓杨氏。遇臻幼年便归附越州大善寺出家,依据年龄而接受了具足戒,然后进入天台德韶国师之室,亲自承受了印记。遇臻后来住持齐云山,僧侣自四方来聚。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无缝塔?"遇臻禅师回答:"五、六尺高。"那僧人便礼拜,遇臻说道:"塔倒了。"

有僧人问道:"既然圆明了知,为什么不是凭助心念呢?"遇臻禅师回答:"圆明了知。"那僧人又问道:"那与心念有什么差异?"遇臻反问:"你把什么叫作心念?"

遇臻禅师在七夕夜晚闲坐时,偶然作了一首偈颂道:"秋天的庭院里,秋色萧萧,秋风飕飕,在空中寒星排列,秋月高远。支着面颊静坐神思并不烦劳,鸟窠和尚无端拈起了布毛。"

遇臻禅师所有的诗歌偈颂,都是触事而作,共有三百多首流传于世,记载于其他文献内。北宋至道(995～997年)年间,遇臻禅师在大善寺内圆寂。

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

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温州永嘉人也,姓郑氏。幼岁于本州集庆院出家,纳戒于天台国清寺,得法于天台韶国师。

师初遇国师，国师导以“非风幡动，仁者心动”之语，师即时悟解。后乃示徒曰：“吾初学天台法门，语下便荐。然千日之内，四仪[1]之中，似物碍膺[2]，如仇同所。千日之后，一日之中，物不碍膺，仇不同所，当下安乐，顿觉前咎。”乃述颂三首：

一《非风幡动仁者心动颂》曰：“非风幡动唯心动，自古相传直至今。今后水云徒欲晓，祖师真实好知音。”

二《见色便见心颂》曰：“若是见色便见心，人来问著方难答。若求道理说多般，孤负平生三事衲[3]。”

三《明自己颂》曰：“旷大劫来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么形？作么形兮无不是。”

师自尔足不历城邑，手不度财货，不设卧具，不衣茧丝。卯斋[4]，终日宴坐。申旦诲诱徒众，朝夕恳至。逾三十载，其志弥厉。

师示众云：“你等诸人还见竹林、兰若、山水、院舍、人众么？若道见，则心外有法。若道不见，焉奈竹林、兰若、山水、院舍、人众现在摐然[5]地！还会恁么告示么？若会，不妨灵利。无事，莫立。”

师示众云：“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常处此菩提坐。若道佛身充满于法界，去菩萨界、缘觉界、声闻界、天界、修罗界、人界、畜生界、饿鬼地狱界如是等界，应须勿有踪迹去始得，为什么有此二、三说？为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么道？恁么道既成二三，又作么生说？是充满法界底佛身，向遮里为你等乱道，还得么？于遮个说话，若也荐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荐不得，你等且道不历僧祇[6]获法身是个甚人？彼此出

浴劳倦，不妨且退。”

师有时云：“大凡参学佛法，未必学问话是参学，未必学拣话是参学，未必学代语[7]是参学，未必学别语[8]是参学，未必学捻破经论中奇特言语是参学，未必捻破诸祖师奇特言语是参学。若也于如是等参学，任你七通八达，于佛法中傥无个实见处，唤作干慧[9]之徒。岂不闻古德云：聪明不敌生死，干慧岂免苦轮[10]？诸人若也参学，应须真实参学始得。真实参学也，行时行时参取，立时立时参取，坐时坐时参取，眠时眠时参取，语时语时参取，默时默时参取，一切作务时一切作务时参取。既向如是等时参，且道参个甚人？参个什么说？到遮里，须自有个明白处始得。若非明白处，唤作造次参学，则无究了。”

又云：“幽林鸟叫，碧涧鱼跳，云片展张[11]，瀑声呜咽。你等还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个人处么？若也知得，不妨参取好！”

又云：“天台教中说文殊、观音、普贤三门。文殊门者一切色，观音门者一切声，普贤门者不动步而到。我道文殊门者不是一切色，观音门者不是一切声，普贤门者是个什么？莫道别却天台教说话。无事且退。”

又云：“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闻遮个言语，不妨狐疑，不妨惊怛[12]。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千变万化，不出真常。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须会异类中行，始会得遮个言语。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东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

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东家郎君[13]子,西家郎君子。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东家是什么,西家是什么?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乃作驴叫,又作马嘶。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唤什么作东家驴,唤甚么作西家马?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既问迁化,答在问处。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作露柱处去。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或会云:东家作驴,亏南泉甚处?西家作马,亏南泉甚处?如是诸家会也,总于佛法有安乐处。南泉迁化,向甚处去?东家作驴,西家作马。学人不会。要骑便骑,要下便下。遮个答话不消得多道理而会,若见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

又云:"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佛前礼拜了和尚、主事处问讯,和尚、主事处问讯了僧堂里行益[14],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粥,上堂吃粥了归下处[15]打睡[16],归下处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17],东事、西事了斋时僧堂里行益,斋时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饭,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东事、西事了黄昏唱礼[18],黄唱礼昏了僧堂前喝参[19],僧堂前喝参了主事处喝参,主事处喝参了和尚处问讯,和尚处问讯了初夜唱礼,初夜唱礼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处问讯,和尚处问讯了礼拜、行道[20]、诵经、念佛[21]。如此之外,或往庄上,或入郡中,或归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

等运为，且作么生说个勿转动相底道理？且作么生说个那伽常在定[22]无有不定体底道理？还说得么？若也说得，一任说取。珍重！”

又云：“鉴中形影，唯凭鉴光显现。你等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凭个什么显现？还知得么？若也知得，于参学中千足万足。无事，莫立。”

又云：“你等诸人夜间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问你等那时有本来性？若道那时有本来性，那时又不知一切，与死无异。若道那时无本来性，那时睡眠忽醒，觉知如故。还会么？不知一切与死无异，睡眠忽省觉知如故，如是等时，是个什么？若也不会，各自体究取。无事，莫立。”

又云：“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如是言语，好个入底门户。且问你等诸人眼见一切色，耳闻一切声，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触一切软滑，意分别一切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对之物，为复唯是你等心，为复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与你等身都作一块了休？为什么所对之物却在尔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对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言语留在世间，何人不举著？你等见遮个说话，还会么？若也不会，大家用心商量教会去。幸在其中，莫令厌学。无事且退。”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师忽谓上足如昼曰：“可造石龛，仲秋望日，吾将顺化。”如昼禀命，寻即成就。及期，远近士庶奔趋瞻仰。是日，参问如常。至午时，安坐方丈，手结宝印[23]，复谓如昼曰：“古人云：骑虎头，打虎尾。中央

事,作么生?"如昼答云:"也只是如昼。"师云:"你问我。"昼乃问:"骑虎头,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么生?"师云:"我也弄不出。"言讫,奄然开一目,微视而寂。寿六十七,腊四十二。长吏具以事闻,诏本州常加检视。如昼乃奉师尝所著《竹林集》十卷、诗篇歌辞共千余首诣阙上进。诏藏秘阁[24],如昼特赐紫衣。

【注释】

[1] 四仪——即"四威仪"。 [2] 膺——心胸。 [3] 三事衲——又称"三事衣",即五条、七条、九条三种衲衣。 [4] 卯斋——此指清晨卯时吃粥与中午斋时吃饭。 [5] 摐(chuāng)然——纷杂貌;纷错貌。唐人元稹《泛江翫月》诗:"饮荒情烂漫,风棹药峥摐。" [6] 僧祇——即"阿僧祇",意为"无央数"。《楚辞》云:"时犹未央。"王逸注曰:"央,尽也。"故所谓阿僧祇,即极其数不能知,则名一阿僧祇,如个十百千万,十万名亿,千万亿名那由他,千万那由他名频婆,千万频婆名迦他,过迦他名阿僧祇。 [7] 代语——其义有二:一代现前之众者,谓禅师垂语,使众下语,不契,则自下语代众。二代古人者,即举古则,而他古人无语之处,我代他下语。 [8] 别语——禅林中所举古则之中虽有古人语,而我又别下一转语,即谓之别语。 [9] 干慧——指智慧干燥而未纯熟。《大乘义章》曰:"虽有智慧,未得定水,故云干慧。又此事观,未得理水,亦名干慧。" [10] 苦轮——谓生死之苦果轮转不止。《胜天王般若经》一曰:"众生长夜,流转六道。苦轮不息,皆由贪爱。" [11] 展张——舒展。 [12] 怛(dá)——畏惧;惊恐。 [13] 郎君——主人家。 [14] 行益——行指行食,益指益食。此指寺院中料理饮食之事。 [15] 下处——此指僧侣休息躺卧处。 [16] 打睡——即小睡。 [17] 东事西事——即"东净、西净之事",也即大便、小便。禅林中指东序之厕为东净,西序之厕为西净。厕为至秽之所,宜加清洁,故称净。 [18] 唱礼——谓法会表白,终后唱礼,师登礼盘,唱五悔五大愿等之文。其唱礼初所唱奉请之佛名,有金刚界、胎藏界和合部三种差别。 [19] 喝参——即"唱参",谓身自来报道伺候。《敕修清规·训童行》曰:"缓声喝曰参。" [20] 行道——为敬礼佛而向佛右方周围旋绕。《万善同归集》二曰:"行道一法,西天偏重,绕百千匝方施一拜。经云:一日一夜行道,志心报四恩。如是等人,得入道疾。"于大法会上必行行道之式。 [21] 念佛——分称名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三种。称名念佛是口中称念佛的名号,观想念佛是在静坐中观想佛的相好和功德,实相念佛是观佛的法身非有非空之中道实相的道理。 [22] 那伽常在定——《俱舍论》曰:"契经说,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

在定，那伽卧在定。"佛经谓身变龙而止息于深渊为那伽定，即为保长寿，以逢弥勒出世，而以愿力入于那伽定。 [23] 宝印——三宝中的法宝，为诸宝中之实宝，坚固不坏，故名宝印。此指用手摆出奉持宝印的手势。 [24] 秘阁——宋代官署名，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于崇文院中建秘阁，以藏三馆真本书籍及书画。

【译文】

温州(今属浙江)瑞鹿寺本先禅师(942～1008 年)，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俗姓郑氏。本先幼年时在温州集庆寺出家，在天台山国清寺接受了具足戒，在天台德韶国师那里印证了禅法玄旨。

本先禅师初次遇见天台国师时，天台国师用"不是风与旗幡在动，是仁者心在动"这句话来引导本先，本先当即领悟了禅旨。后来本先禅师便指示徒众道："我一开始参学天台国师的法门，就当即在言语之下领悟了。但是在千日之内，四威仪之中，仍然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塞在心间，好像是仇人同住在一处。直到千日以后，有一天忽然感到再也没有东西堵塞在心间，仇人也不再同住一处了，当下即感到心情安适快乐，顿时悟彻以前的过失。"本先于是还作了三首偈颂表述其旨。

第一首是《非风幡动仁者心动颂》，道："不是风幡在动而只是心在动，此语自古相传直到如今。今后流水行云想知晓也徒然，祖师才真正是好知音。"

第二首是《见色便见心颂》，道："如果见色便是见心，人来问着方才难答。又为寻求道理而反复讲说，从而辜负了平生之三事衲衣。"

第三首是《明自己颂》，道："旷大之劫难来时也只是这样，像这样的与天相同、与地也相同。与天地相同又怎样来形容呢？无论什么样的形状全都是的。"

本先禅师从此以后脚不践踏城镇之地，手不接触财物钱币，睡觉不设置卧具，穿衣不要丝绸织物。每天卯时斋时两餐，整天打坐参禅。傍晚申时与清晨两次教诲引导学僧，门人徒众早晚勤

勉地前来参学。本先就这样度过了三十多年,而其意志更加坚韧。

本先禅师指示众人道:“你们众人可看见竹林、寺院、山水、房屋与人群了吗?如果说看见了,则是心外有法。如果说没有看见,怎奈竹林、寺院、山水、房屋、人群现在纷杂地出现于眼前呢!可还领会了这样的告示吗?如果能领会,那是十分伶俐的。无事了,不用久立。”

本先禅师指示众人道:“佛身充满于法界之中,普现在一切众生之前。随从缘分、跟着感觉没有不周遍的,然而常常居住在这菩提座上。如果说佛身充满于法界之中,那去菩萨界、缘觉界、声闻界、天界、修罗界、人界、畜生界、饿鬼地狱界等等这样之境界,应该没有来去的踪迹才对,为什么却有这样二、三类说法?这是因为说法界只是佛身,所以就这样说了?这样说既然可以成立,那为什么又会有这二、三类说法呢?这是因为充满法界的佛身,到这里对你们乱说,还可以吗?对于这个说话,你们如果能够领会,那就十分省心省力了。如果不能领会,你们就说说看,那没有经历阿僧祇而获得了法身的是什么人?刚沐浴完毕,彼此都很疲倦劳累了,不妨暂时退下休息。”

本先禅师有一次说道:“大凡参学佛法的,未必学问话就是参学,未必学拣择话头就是参学,未必学代人答话就是参学,未必学另拟答话就是参学,未必学参破经论之中奇特的语句就是参学,未必学参破诸位祖师奇特的语句就是参学。如果像这样的参学,任凭你们七通八达,而在佛法中倘若没有一个确实的见解之处,那就叫作干慧之徒。难道没有听到古代大德说过:聪明敌不过生死,干慧岂能豁免轮回之苦?诸位如果要参学,就应该真正确实地参学才行。所谓真正确实地参学,行走时就在行走时参学,站立时就在站立时参学,打坐时就在打坐时参学,睡眠时就在睡眠时参学,说话时就在说话时参学,沉默时就在沉默时参学,在一切

干活时就在那一切干活时参学。既然像这样的时候参学，你们姑且说说看参学个什么人？参学个什么话？到这里来，必须自己有一个明白之处才行。如果没有明白之处，就叫作造次参学，就不能深究领悟禅旨。”

本先禅师又说道：“幽静的树林中鸟儿在鸣叫，碧绿的山涧中鱼儿在欢跳，朵朵白云舒展，隆隆飞瀑之声在远处呜咽地回荡。你们可知道像这样的境界，正是在给你们指示一个进入的门径吗？如果能明白，那就不妨去参学悟道为好！”

本先禅师又说道：“天台教义中讲说文殊、观音、普贤三个法门。文殊门是一切色，观音门是一切声，普贤门是不移动脚步就到达。我说文殊门不是一切色，观音门不是一切声，普贤门又是个什么？不要说这违背了天台教义的说法。无事了，暂且退下。”

本先禅师又说道：“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如果是寻求出三界修行的人，听到了这种话，将会十分怀疑，十分惊惶。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千变万化，都不离开真常。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必须知道应到异类中去走一遭，才能领会这个话语。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东家是南泉和尚，西家也是南泉和尚。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是东家郎君的子弟，也是西家郎君的子弟。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东家是什么，西家又是什么？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既发出驴叫，又发出马叫。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把什么叫作东家之驴，把什么叫作西家之马？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既然是问迁化，就在问的

地方回答。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到作露柱的地方去。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有人领会道：东家作驴，亏待了南泉和尚什么；西家作马，又亏待了南泉和尚什么呢？像这样众多的理会，都说明在佛法中有安乐康宁的地方。南泉和尚迁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学僧没有领会。其实要骑就骑，要下就下。这个答话用不着许多道理就能领会了，如若是这样的就看见了法界之本性了。不要多事，各自珍重！”

本先禅师又说道：“早晨起来，洗手洗脸盥漱完了便吃茶，吃茶完了就到佛像前面去礼拜，佛像前面礼拜完了就到和尚、主事僧那里去请安，在和尚、主事僧那里请安完了就到僧堂里去行益，在僧堂里行益完了就上堂吃粥，上堂吃粥完了就归下处小睡片刻，归下处小睡片刻完了就起来洗手洗脸盥漱，起来洗手洗脸盥漱完了就吃茶，吃茶完了就去东事、西事，东事、西事完了就在斋食之时到僧堂里去行益，斋食之时到僧堂里去行益完了就上堂吃饭，上堂吃饭完了就盥漱，盥漱完了就吃茶，吃茶完了就去东事、西事，东事、西事完了就是黄昏唱礼，黄昏唱礼完了就到僧堂前行礼喝参，僧堂前行礼喝参完了就到主事僧那里去行礼喝参，主事僧那里行礼喝参完了就去和尚那里去请安，和尚那里请安完了就是初夜唱礼，初夜唱礼完了就到僧堂之前说珍重，僧堂之前说珍重完了就到和尚那里去请安，和尚那里请安完了就礼拜、行道、诵经、念佛。在这些事情以外，有人前往农庄，有人来到州城之中，有人回到俗世之家探视，有人来到市场里。既然有这些行为，那怎样才能说出个不转动诸相的道理？怎样才能说出个那伽常在定没有不定之体的道理？可还能讲说吗？如果能说出，就任凭你们说去。各自珍重！”

本先禅师又说道：“镜子中的形影，只有借助镜子的光亮才能

显现。你们诸位所作的一切事,说说看只有借助什么才能显现?可还知道吗?如果能知道,对于参学就是千足够万足够了。无事了,不用久立。"

本先禅师又说道:"你们诸位夜间睡熟了,一切都不知道了。既然一切都不知道了,那就问问你们那时候的本来性怎么样?如果说那时候有本来性,但那时候却又一切都不知道,与死了没有区别。如果说那时候没有本来性,但那时候忽然从睡眠中醒来,又跟以前一样有知觉了。可还领会了吗?一切都不知道即与死了没有区别,忽然睡醒时知觉就跟平时一样,像这样的时候,是个什么呢?如果还没有领会,就各自体会推究去吧。无事了,不用久立。"

本先禅师又说道:"诸法所产生的,只是心中所显现的。这样的话语,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入门径。姑且问问你们诸位,眼睛看见一切色,耳朵听见一切声,鼻子嗅闻一切香,舌头辨别一切味,身体接触一切软滑之物,意识分别一切诸法,就如那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与意识所对的事物,就是你们的心呢,还是非是你们的心?如果说这就是你们的心,那为什么不跟你们的身体都融作一块儿作罢,为什么这些所对之事物却在你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与意识之外呢?你们如果说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与意识所对的事物不是你们的心,又怎奈'诸法所产生的,只是心中所显现的'这句话语流传在世上,哪个人不在举说呢?你们听见这样的说话,可还领会了吗?如果还没有领会,那就大家用心商量领会去。幸好在其中,不要厌学。无事了,暂且退下。"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本先禅师忽然对自己的高足如昼说道:"可以建造个石龛,中秋十五日,我将去世。"如昼秉承师命,不久就将石龛建造好了。到了那一天,远近僧俗士庶都来瞻仰其风范。那天,本先禅师仍然同平日一样接受众人的参

问。到了中午时分,本先端坐在方丈室内,手结宝印之势,又对如昼说道:"古人说过:骑虎头,打虎尾。那中间的事,又怎么办呢?"如昼回答:"也只是如昼。"本先便说道:"你来问我。"如昼便问道:"骑虎头,打虎尾。那中间的事,和尚又怎么办呢?"本先回答:"我也弄不出。"话一说完,就寂然地微睁一只眼睛,微微扫视着圆寂了。他享年六十七岁,法腊四十二年。地方州郡长官便具事状向朝廷奏闻,天子就下诏令命本州长官常常加以检查巡视其灵塔。如昼便奉呈本先禅师所撰著的《竹林集》十卷、诗歌偈颂共一千余首,来到京城进献。天子下诏将这些著述宝藏在秘阁中,并特赐如昼紫衣。

【附录】

天台德韶禅师法嗣还有杭州(今属浙江)报恩德谦禅师、杭州灵隐处先禅师、天台善建省义禅师、越州(今浙江绍兴)观音安禅师、婺州(今浙江金华)仁寿泽禅师、越州云门重曜禅师、越州大禹荣禅师、越州地藏琼禅师、杭州灵隐绍光禅师、杭州龙华绍銮禅师、越州碧泉行新禅师、越州象田默禅师、润州(今江苏镇江)登云从坚禅师、越州观音朗禅师、越州诸暨五峰和尚、越州何山道孜禅师、越州大禹自广禅师、筠州(今江西高安)黄蘗师逸禅师、苏州(今属江苏)瑞光清表禅师十九人,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前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诚大师

福州长溪保明院通法大师道诚。师上堂曰:"如为一人,众多亦然。珍重!"

僧问："如何是保明家风？"师曰："看。"

问："圆音[1]普震，三等[2]齐闻。竺[3]土仙心[4]，请师密付。"师良久，僧曰："恁么即意马[5]已成于宝马[6]，心牛顿作于白牛。"师曰："七颠八倒。"曰："若不然者，几招哂笑[7]。"师曰："礼拜退后。"

问："如何是和尚西来意？"师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学人西来意？"师曰："汝在东土多少时？"

【注释】

[1] 圆音——圆妙的声音，指佛语。《楞严经》曰："愿佛哀愍，宣示圆音。" [2] 三等——谓诸佛修行与法身与度生之三事平等。《俱舍论》曰："由三事故诸佛皆等：一由资粮等圆满故，二由法身等成辩故，三由利他等究竟故。" [3] 竺——指天竺。[4] 仙心——此指佛祖所传下之禅心。 [5] 意马——谓人之意识追逐于外境，不住于一处，犹如奔马。下文"心牛"之意略同。 [6] 宝马——此喻指大乘禅法。下文"白牛"之意略同。 [7] 哂笑——讥笑；嘲笑。

【译文】

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保明院道诚禅师，号通法大师。道诚禅师上堂说道："接引众多的人，也如同接引一个人一样。各自珍重！"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保明院的家风？"道诚禅师回答："看。"

有僧人请道："佛之圆音普遍震动，修行与法身与度生之三事平等一齐听闻。天竺国佛祖之禅心，请和尚秘密传付。"道诚禅师沉默了许久，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意马已经成为宝马，心牛顿时变作了白牛。"道诚说道："七颠八倒。"那僧人说道："如果不是这样，就将会招致别人讥笑了。"道诚说道："礼拜了退后。"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和尚西来的意旨？"道诚禅师回答："我不曾到过西天。"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学生西来的意旨？"道诚反问："你在东土待了多少时间了？"

前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禅师

杭州千光王寺[1]瓌省禅师，温州陶山[2]人也，姓郑氏。幼岁出家，精究律部。听天台文句[3]，栖心于圆顿[4]止观。后阅《楞严》，文理宏浚，未能洞晓。一夕，诵经既久，就案若假寐，梦中见日轮自空降，开口吞之，自是倏然发悟，差别义门[5]，涣然无滞。后闻国城[6]永明法席隆盛，专申参问，永明唯印前解，无别指喻，即以忠懿王所遗衲衣授之，表信物。住湖西严净院。开宝三年，衢州刺史翁晟仰重师道。乃开西山，创大禅苑，太宗皇帝改赐宝云寺额。请师居之，学者臻萃。

师上堂曰："诸上坐，佛法无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风，今日风，昔日上坐，今日上坐，莫道举亦了，说亦了，一切成现好！珍重！"

师开宝五年壬申七月示疾，不求医，三日前有宝树[7]、浴池现。师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二十七日晡时[8]，集众言别，安坐而逝，寿六十有七。阇维舍利，门人建塔。

【注释】

[1] 千光王寺——在杭州葛岭宝云山坡上，初建于五代吴越时，北宋改名宝云寺。[2] 陶山——在浙江瑞安市西三十五里，周二里，晋代陶弘景曾居于此，故名。此山前江后湖，被道教尊为第七福地。[3] 文句——以释者之句，分别本经之文之义；又指解释经之文文句句，即解释经文的章、疏、述义、记、释解等。《文句记》一曰："言文句者，文谓文字，一部始终。句谓句读，义通长短。今但以句而分其文，故云文句。"[4] 圆顿——为天台宗宗旨，谓圆融诸法顿速成佛的意思。诸法本圆融，一法圆满一切法，若一念开悟，便能顿入佛位，顿足佛法。[5] 义门——指各种义理，因门户差

异，而彼此不混同。门为差别之义。《止观大意》曰："开拓义门，观法周备。" [6] 国城——此指吴越国都城杭州城。 [7] 宝树——即七宝树林，又称七宝行树。谓极乐净土庄严中，由七宝所合成之园林。 [8] 晡时——即午后申时，为下午三时至五时。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千光王寺瓌省禅师(906～972年)，温州(今属浙江)陶山人，俗姓郑氏。瓌省幼年出家，潜心研究戒律著作。他自从听了天台宗的经论后，便一心一意地参究圆顿止观。后来瓌省阅读《楞严经》，因文理过于宏大精深，所以未能晓悟。有一天夜里，瓌省诵念经书的时间太久了，便伏在书案上打盹，在梦中看见太阳从空中降下，他便张口吞下，从此忽然大悟，心中旧有的疑惑，义门之差别，都荡然无存。此后，瓌省听到京城永明和尚的法席兴盛，便专门前去参拜，永明和尚只是印证了前面了悟解，而没有其他的教诲，并把吴越忠懿王所赐的衲衣传授给瓌省，作为传法的信物。北宋开宝三年(970年)，衢州(今属浙江)刺史翁晟崇仰敬重瓌省禅师，就在西山上创建大禅院，宋太宗皇帝改赐院额曰宝云寺。延请瓌省住持，学法僧自四方来聚会参问。

瓌省禅师上堂说道："诸位上座，佛法无事，从前的日月，也即今天的日月，从前的风，也即今天的风，从前的上座，也即今天的上座，不要宣称举也完了，说也完了，一切都是现成的为好！各自珍重！"

瓌省禅师于开宝五年壬申岁(972年)七月患病，但也不求医治疗，而在此三天之前，有七宝树林、浴池浮现在眼前。瓌省便说道："凡是一切相，都是虚妄的。"二十七日逋时，瓌省禅师召集众僧告别，端坐着圆寂了，享年六十七岁。火化后，门人收拾舍利子，建塔供奉。

衢州镇境志澄大师

衢州镇境志澄大师。僧问："如何是定乾坤底剑？"师

曰:“不漏丝发。”曰:“用者如何?”师曰:“不知。”

问:“或因普请,锄头损伤虾蟆、蚯蚓,还有罪也无?”师曰:“阿谁是下手者?”曰:“恁么即无罪过。”师曰:“因果历然。”

师后迁住杭州西山宝云寺说法,本国赐紫,署积善大师。

【译文】

衢州(今属浙江)镇境寺志澄大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定乾坤的宝剑?”志澄回答:“不漏过一丝头发。”那僧人又问道:“使用的人怎么样?”志澄回答:“不知道。”

有僧人问道:“有时因为普请挖土,锄头损伤了蛤蟆、蚯蚓,可还有罪过吗?”志澄禅师反问:“是谁下的手?”那僧人说道:“这样说来就没有罪过了。”志澄便说道:“因果历历分明。”

志澄禅师后来迁住杭州(今属浙江)西山宝云寺说法,吴越国王赐予其紫衣,并赐法号曰积善大师。

明州崇福院庆祥禅师

明州崇福院庆祥禅师,上堂曰:“诸禅德见性周遍,闻性亦然,洞彻十方,无内无外。所以古人道:随缘无作,动寂常真。如此施为,全真智[1]用。”

问:“如何是本来人?”师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来人,还作如此相貌也无?”师曰:“汝唤什么作本来人?”曰:“乞师方便。”师曰:“教谁方便?”

【注释】

[1] 真智——也称圣智,即缘真如实相之智。

【译文】

明州(今浙江宁波)崇福院庆祥禅师,上堂说道:“诸位禅德的

见性遍及世界，闻性也一样，洞彻十方，不分内外。所以古人说过：随缘而无作为，动静常是真如。如果像这样去做，就能完备真智之用。”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本来人？”庆祥禅师回答：“堂堂六尺之人甚是分明。”那僧人便问道：“就像那本来人，他可有没有这样的相貌呢？”庆祥反问：“你把什么叫作本来人？”那僧人便说道：“就请和尚方便接引。”庆祥问道：“教谁方便接引？”

前杭州灵隐寺清耸禅师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禅师

杭州临安功臣院道慈禅师。问：“师登宝座，大众咸臻，请师举扬宗教。”师曰：“大众证明上坐。”曰：“恁么即亘古亘今也。”师曰：“也须领话始得。”

【译文】

杭州临安（今属浙江）功臣院道慈禅师。有僧人请道：“和尚登上宝座，大众都来聚会，请和尚举唱禅宗教旨。”道慈说道：“大众共同来证明上座。”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贯通古今了。”道慈说道：“也必须领会话头才行。”

秀州罗汉院愿昭禅师

秀州罗汉院[1]愿昭禅师，钱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业，自灵隐发明，众请出世。

师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识，时常说法，时时度人，不妨诸上坐参请。无事，久立。”

僧问："罗汉家风，请师一句。"师曰："嘉禾[2]合穗[3]，上国[4]传芳。"曰："此犹是嘉禾家风，如何是罗汉家风?"师曰："或到诸方，分明举似。"

师后住杭州香严寺。僧问："不立纤尘，请师直道。"师曰："众人笑汝。"曰："如何领会?"师曰："还我话头来!"

【注释】

[1] 罗汉院——在浙江嘉兴城南，唐光启四年(888年)刺史曹珪舍宅为寺，后改名曰招提寺。 [2] 嘉禾——生长得特别茁壮的禾稻，古人视为瑞征。《论衡·讲瑞》曰："嘉禾生于禾中，与禾中异穗，谓之嘉禾。"因三国吴时有嘉禾生长于今浙江嘉兴地区，故宋代以"嘉禾"为秀州的郡额，而成为嘉兴市的别称。 [3] 合穗——稻一般一株一穗，若一株二穗便称合穗，即"嘉禾"。 [4] 上国——此指国都。

【译文】

秀州(今浙江嘉兴)罗汉院愿昭禅师，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愿昭归附杭州西山保清院受业，在灵隐寺清耸和尚那里发明了禅法，受众人延请而出世住持禅院。

愿昭禅师上堂说道："山河大地是真正的善知识，时常说法，时时引度人，诸位上座不妨自己参究。无事，久立了。"

有僧人请道："罗汉院的家风，请和尚讲说一句。"愿昭禅师说道："嘉禾合穗，上国传芳。"那僧人便问道："这还是嘉禾家风，什么是罗汉院的家风?"愿昭回答："你如若到各地禅院，就清楚地举说。"

愿昭禅师后来住持杭州香严寺。有僧人请道："不夹杂纤微的尘埃，请和尚直截讲说。"愿昭说道："大众在笑话你。"那僧人问道："怎样领会呢?"愿昭喝道："把话头还给我!"

处州报恩院师智禅师

处州报恩院师智禅师。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

曰："谁人不见？"

问："如何是一相三昧[1]？"师曰："青、黄、赤、白。"曰："一相何在？"师曰："汝却灵利。"

问："祖祖相传传祖印，师今法嗣嗣何人？"师曰："灵鹫峰前，月轮皎皎。"

【注释】

[1] 一相三昧——禅定之名。《坛经》云："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译文】

处州（今浙江丽水）报恩院师智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和尚的家风？"师智反问："哪个没有看见？"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一相三昧？"师智禅师回答："青、黄、红、白。"那僧人便问道："一相在哪里？"师智说道："你倒是伶俐。"

有僧人问道："历代祖师相传授祖印，和尚今天所传的法统却是承嗣什么人的？"师智禅师回答："灵鹫峰之前，明月正皎洁。"

衢州瀫宁可先禅师

衢州瀫宁[1]可先禅师。僧问："如何是瀫宁家风？"师曰："谢指示。"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怪老僧什么处？"曰："学人不会，乞师方便。"师曰："适来岂不是问西来意？"

【注释】

[1] 瀫（gǔ）宁——古地名，在今浙江衢州衢江畔。瀫江即衢港，亦称瀫水，西自龙游而入。

【译文】

衢州（今属浙江）瀫宁可先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瀫宁

的家风?”可先回答:“谢谢你的指示。”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可先禅师反问:“有什么地方可责怪老僧的吗?”那僧人说道:“学生没有领会,乞请和尚方便接引。”可先说道:“刚才难道不是在问西来的意旨吗?”

杭州光孝院道端禅师

杭州临安光孝院道端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高声问著。”曰:“莫即便是也无?”师曰:“勿交涉。”

师后住灵隐寺,示灭。

【译文】

杭州临安(今属浙江)光孝院道端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道端说道:“大点声提问。”那僧人便问道:“莫非这就是吗?”道端回答:“与禅义没有关涉。”

道端禅师后来住持灵隐寺,并在那里圆寂。

杭州保清院遇宁禅师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宁禅师,初开堂升座,有二僧一时礼拜。师曰:“二人俱错。”僧拟进语,师便下座。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西山保清院遇宁禅师,初次开堂登上法座,有两位僧人一齐出来礼拜。遇宁说道:“两人都错了。”那僧人正准备上前说话,遇宁却走下了法座。

福州支提山辩隆禅师

福州支提山[1]雍熙寺[2]辩隆禅师,明州人也。依灵

隐寺了悟禅师出家，遂受心印。

师上堂曰："巍巍宝相，畐塞虚空。金刚之体，无有破坏。大众还见不见？若言见也，且实相之体本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亦非见闻觉知之法，且作么生说见底道理？若言不见，又道巍巍实相，畐塞虚空，为什么不见？"

僧问："如何是向上一路？"师曰："脚下底。"曰："恁么即寻常履践。"师曰："莫错认。"

问："如何是坚密身？"师曰："倮倮地[3]。"曰："恁么即不密也。"师曰："见什么？"

【注释】

[1] 支提山——位于福建宁德市城西北霍童乡、闽东鹫峰山东南部。支提为梵文音译，意译积集，又译聚相，即"聚集福德"之意。因《华严经》有"东南方有山名曰支提，有天冠菩萨与其眷属一千人常住说法"及"不到支提枉为僧"之言，故天下地云游僧侣，多上山去朝拜。山西支提寺，由吴越王钱俶于宋开宝四年(971 年) 所建。 [2] 雍熙寺——位于支提山中。唐武则天时，高丽僧元表往西域瞻礼圣迹归来，负《华经文严经》八十卷，至支提山那罗岩，居石室中诵持《华严经》。五代末，吴越王钱俶命清耸了悟禅师入闽上支提山建寺，北宋太宗时朝廷赐额雍熙寺。明永乐五年(1407 年)，改名华藏寺。 [3] 倮(luǒ)倮地——即"赤裸裸地"。

【译文】

福州(今属福建)支提山雍熙寺辩隆禅师，明州(今浙江宁波)人。辩隆皈依灵隐寺清耸了悟禅师出家，遂接受了心印。

辩隆禅师上堂说道："巍巍实相，充塞了虚空。金刚之体，从没有被破坏。大家有没有看见呢？如果说看见了，那实相之体本不是青黄红白、长短方圆，也不是见闻觉知之法，那么又怎么能解说看见的道理呢？如果说没有看见，但又说是巍巍实相，充塞了虚空，为什么会看不见呢？"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向上至极玄妙的一条路？"辩隆禅师回答："脚底下。"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也就是寻常之践履了。"

辩隆说道:“不要错认了。”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坚密之身?”辩隆禅师回答:“赤裸裸地。”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就不坚密了。”辩隆问道:“看见了什么?”

杭州瑞龙院希圆禅师

杭州瑞龙院希圆禅师。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特谢阇梨借问。”曰:“借问即不无,家风作么生?”师曰:“瞌睡汉!”

【译文】

杭州(今属浙江)瑞龙院希圆禅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和尚的家风?”希圆回答:“特别感谢阇黎的询问。”那僧人便问道:“询问不是没有,那家风又怎么样呢?”希圆喝道:“瞌睡虫!”

【附录】

灵隐清耸禅师法嗣还有杭州(今属浙江)国泰德文禅师一人,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前金陵报慈行言导师法嗣

洪州云居山义能禅师

洪州云居山义能禅师。第九世住。师上堂曰:“不用上来堂中,憍陈如上坐为诸上坐转第一义法轮,还得么?若自信得,各自归堂参取。”师下堂后,却问一僧:“只如山僧适来教上坐参取圣僧,圣僧还道个什么?”僧曰:“特谢和尚再举。”

问："如何是佛?"师曰："即心是佛。"曰："学人不会，乞师方便。"师曰："方便呼为佛，回光返照[1]看，身心是何物?"

【注释】

[1] 回光返照——禅林中谓顾视自己之本分。《淮南子·览冥训》曰："鲁阳与汉构战，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返照三舍。"此为"回光返照"语之出处。《宗镜录》二十三曰："若舍己徇尘，是名违背。能回光返照，随顺真如，境智冥合，是真供养。"

【译文】

洪州(今江西南昌)云居山义能禅师。第九世住持。义能上堂说道："不用上堂中来，憍陈如上座已为诸位上座转动第一义法轮，可还领会了吗? 如果能有自信，就各自归僧堂参究去。"义能下堂以后，又问一位僧人道："就如山僧刚才教导上座参究圣僧去，圣僧可还说了什么吗?"那僧人回答："特别感谢和尚再次举说。"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义能禅师回答："即心是佛。"那僧人说道："学生没有领会，乞请和尚方便接引。"义能便说道："方便就叫作佛，回光返照看去，身心又是什么物?"

【附录】

报慈行言导师法嗣还有饶州(今江西波阳)北禅清皎禅师一人，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清皎禅师，于报慈行言禅师处得法后，住饶州北禅寺，圆寂于景德(1004～1007年)中。

前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法嗣

洪州云居山道齐禅师

洪州云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齐禅师，洪州人也，姓金氏。礼百丈山明照禅师得度，遍历禅会，学心未息。后遇

法灯禅师，机缘顿契。暨法灯住上蓝院，师乃主经藏[1]。一日，侍立次，法灯谓师曰："藏主，我有一转西来意话，汝作么生会？"师对曰："不东不西。"法灯曰："有什么交涉？"曰："道齐只恁么，未审和尚尊意如何？"法灯曰："他家自有儿孙在。"师于是顿明厥旨。

初住筠州东禅院。僧问："如何是佛？"师曰："汝是阿谁？"

问："荆棘[2]林中无出路，请师方便为畲[3]开。"师曰："汝拟去什么处？"曰："几不到此。"师曰："闲言语。"

问："不免轮回，不求解脱时如何？"师曰："还曾问建山么？"曰："学人不会，乞师方便。"师曰："放你三十棒。"

问："如何是三宝？"师曰："汝是什么宝？"曰："如何？"师曰："土木瓦砾。"

师次住洪州双林院，后住云居山。三处说法，著《语要搜玄》、《拈古代别[4]》等集，盛行诸方，此不繁录。

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时，令声钟集众，维那白云："众已集。"师曰："老僧三处住持三十余年，十方兄弟相聚话道，主事、头首[5]勤心赞助。老僧今日火风相逼，特与诸人相见，诸人还见么？今日若见，是末后方便。诸人向什么处见？为向四大五阴处见？六入十二处[6]见？遮里若见，便可谓云居山二十年间后学有赖。吾去后，山门大众付契瓌开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众才散，师归西挟[7]告寂，寿六十九，腊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注释】

[1] 经藏——指寺院内收藏佛教经典的库房，又称"经堂"、"藏殿"、"轮藏"等。其

主掌之僧称作“藏主”。 [2] 荆棘——多刺的植物,比喻困难的境地。 [3] 畬——已开垦过的田地。引申指开闢、耕种,此喻指点、开示。 [4] 拈古代别——拈古谓举出古时话头以作评论。代别即代语与别语的复合词。 [5] 头首——禅林分诸役僧人为东、西两班,西班诸役谓之头首,东班诸役谓之知事,而前堂首座、后堂首座、书记等皆称头首。 [6] 六入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境,即称六入,也称六处,合为十二入十二处。六境为外之六入,六根为内之六入。 [7] 挟——辅佐;卫护。《广雅・释诂》曰:“挟,辅也”;“挟,护也。”此指正堂两旁的夹房。

【译文】

洪州(今江西南昌)云居山第十一世住持道齐禅师(929~997年),洪州人,俗姓金氏。道齐礼拜百丈山明照禅师得以剃度,然后遍访各地禅会,参学之心未曾暂息。后来道齐遇到了法灯泰钦和尚,机缘顿时契合。等到法灯和尚住持上蓝院时,道齐便主掌经藏。有一天,道齐侍立的时候,法灯和尚对他说道:“藏主,我有一句转祖师西来之意旨的话头,你怎样来领会呢?”道齐回答道:“不是东,不是西。”法灯和尚问道:“与禅义有什么关涉吗?”道齐回答:“道齐就是这样了,不知道和尚的尊意是什么?”法灯和尚回答:“他家自有儿孙在。”道齐于是顿时明悟了禅旨。

道齐最初住持筠州(今江西高安)东禅院。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道齐禅师反问:“你是谁?”

有僧人请求道:“荆棘林中没有出路,请和尚方便接引开辟道路。”道齐禅师问道:“你打算去什么地方?”那僧人回答:“几乎到不了这里。”道齐说道:“闲言闲语。”

有僧人问道:“不能免除生死轮回,也不寻求解脱的时候怎么样?”道齐禅师反问:“可曾问过建山吗?”那僧人说道:“学生没有领会,乞请和尚方便接引。”道齐便说道:“饶过你三十棒。”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三宝?”道齐禅师反问:“你是什么宝?”那僧人再问道:“怎么样呢?”道齐回答:“土木瓦砾。”

道齐禅师接下来住持洪州双林院，最后住持云居山。道齐在这三处寺院说法，撰述了《语要搜玄》、《拈古代别》等书，盛行于各地寺院中，这里就不繁加征录了。

北宋至道三年丁酉岁(997年)九月，道齐禅师生病了。八日申时，道齐令人敲钟集合众僧，维那告诉道齐道："僧众已聚集了。"道齐便说道："老僧在三处寺院住持了三十多年，与十方兄弟相聚话讲禅道，主事僧、头首勤心赞助。老僧今天风火相逼迫，不久于人世，所以特地来与诸位相见，诸位可看见了吗？今天如果看见了，就是最后的方便接引。诸位在什么地方相见的呢？是在四大、五蕴之处相见呢？还是在六入十二处相见的？这里如果相见了，就可以说云居山二十年间后学有依赖了。我去了以后，山门大众付嘱契瓌开堂住持，凡事更望大众勤奋修行，各自努力。珍重！"大众刚散去，道齐就回到西夹房内圆寂了，享年六十九岁，法腊四十八年。其灵塔现今还保存在云居山。

【附录】

清凉泰钦禅师法嗣还有庐山栖贤慧聪禅师一人，因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前金陵报恩院法安禅师法嗣

庐山栖贤寺道坚禅师

庐山栖贤寺道坚禅师。有官人问："某甲收金陵，布阵杀人无数，还有罪也无？"师曰："老僧只管看。"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洋澜、左里[1]，无风浪起[2]。"

问:“如何是栖贤境?”师曰:“栖贤有什么境?”

【注释】

[1] 洋澜左里——皆鄱阳湖畔地名,洋澜亦作“扬澜”,为一村庄名,位于鄱阳湖西岸。左里亦称左蠡,东晋末年,刘裕破卢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即今江西都昌县之左里城。 [2] 无风浪起——意谓无端生出是非来,为禅林之机锋语。

【译文】

庐山栖贤寺道坚禅师。有位官人问道:“我在攻打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布战阵杀人无数,可还有没有罪过呢?”道坚回答:“老僧只管看。”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道坚禅师回答:“扬澜、左蠡,无风而起浪。”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栖贤寺的境界?”道坚禅师反问:“栖贤寺有什么境界?”

庐山归宗寺慧诚禅师

庐山归宗寺第十四世慧诚禅师,扬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于抚州明水院,受具游方,缘契慧济禅师,密承心印,庵于庐山之余峰。淳化四年孟夏月[1],归宗柔和尚归寂,郡牧与山门徒众三请师开法住持。

初上堂,未升座,谓众曰:“天人得道此为证,恁么便散去,已是周遮[2]。其如未晓,再为重敷。”方乃升座。僧问:“郡主[3]临筵,请师演法。”师曰:“我不及汝。”

问:“如何是佛?”师曰:“如何不是?”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不知。”

师又曰:“问话且住,诸上坐问到穷劫,问也不著。山僧答到穷劫,答也不及。何以故?为上坐各有本分事,圆

满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诸佛也不敢错误上坐,谓之顶族,只助发上坐。所以道:十方法界诸有情,念念以证善逝[4]果。彼既丈夫我亦尔,何得自轻而退屈?诸上坐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师西来,只道见性成佛,其余所说,不及此说。更有个奇特方便举似诸人,分明记取,到诸方莫错举。久立,珍重!"

异日上堂,僧问:"不通风处,如何过得?"师曰:"汝从什么处来?"

僧举:"南泉云:'铜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动著境,与老僧将水来。'邓隐峰便拈瓶泻水,南泉乃休。"师曰:"邓隐峰甚奇怪,要且[5]乱泻。"

师接武归宗十有四载,常聚五百余众。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辞众,安然而化,寿六十有七,腊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注释】

[1] 孟夏月——指农历四月,即夏季第一个月。 [2] 周遮——唠叨多话。唐人白居易《老戒》诗:"矍铄夸身健,周遮说话长。" [3] 郡主——此指州郡长官。[4] 善逝——佛之十尊号之五。佛之第一号名如来,为乘如实之道而善来娑婆界之义,而善逝者为如实去彼岸不再退没生死海之义。以此二名,显示来往自在之大德。[5] 要且——表示转折,犹"却"字。

【译文】

庐山归宗寺第十四世住持慧诚禅师(941～1007年),扬州(今属江苏)人,俗姓崔氏。慧诚幼年在抚州(今属江西)明水院出家,接受具足戒后云游各方,在法安慧济和尚那里契合机缘,秘密承受了心印,而后在庐山余峰上筑庵止息。北宋淳化四年(993年)夏四月,归宗寺柔和尚圆寂了,州官与山门徒众三次延请慧诚禅师入归宗寺住持开堂说法。

慧诚禅师初次上堂时，还没有升座，就对众人说道："天人得道，以此为证明，就这样散去，已经是唠叨多话了。但如果还没有明白，就再重说一遍。"这才登上法座。有僧人请道："郡主亲临法筵，请和尚演示佛法。"慧诚禅师说道："我不如你。"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慧诚禅师反问："什么不是？"

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慧诚禅师回答："不知道。"

慧诚禅师又说道："问话暂且停住，诸位上座就是问到穷劫处，也问不着。山僧就是回答到穷劫处，也回答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座各有自己的本分事，圆满十方，贯通古今，乃至于诸佛也不敢错误引导上座，就称之为顶族，但只是为了帮助启发诸位上座。所以说：十方法界众多有情，念念不忘要证明善逝之果。他既是大丈夫，我也是一样的，怎能自己轻视自己而退缩屈服呢？诸位上座不要退缩屈服，坚信不已就行了。祖师西来东土，只是说了见性成佛，其他所说的，都及不上这句话。还有一个更奇特的方便法门告诉诸位，诸位明白地记住，到各方去不要举说错了。久立了，各自珍重！"

又一天，慧诚禅师上堂，有一位僧人问道："不通风的地方，怎样通过呢？"慧诚反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有僧人举出话头说道："从前南泉和尚说：'铜瓶是境，瓶中有水。不能移动境，给老僧把水拿来。'邓隐峰就拿起瓶子把水倒掉了，南泉和尚便作罢了。"慧诚禅师便说道："邓隐峰十分奇怪，但却是乱倒水。"

慧诚禅师承接柔和尚住持归宗寺达十四年，常常聚集有五百余人。景德四年(1007 年)三月十八日，慧诚上堂告别众僧，安然地圆寂了，享年六十七岁，法腊五十二年。其门人在本山上建造灵塔，将其全身塔内放入供奉。

前庐州长安院延规禅师法嗣

庐州长安院辩实禅师

庐州长安院辩实禅师。第二世住。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少室灵峰住九霄。”

【译文】

庐州(今安徽合肥)长安院辩实禅师。第二世住持。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辩实回答:“少室山、灵峰山留住在九霄云外。”

潭州云盖山用清禅师

潭州云盖山海会寺[1]用清禅师,河州人也,姓赵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远参长安,潜契宗旨。先住韶州东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张茂宗请居云盖。第六世住。

僧问:“有一人在万丈井底,如何出得?”师曰:“且喜得相见。”曰:“恁么即穿云透月去也。”师曰:“三十三天[2]事作么生?”僧无语。

问:“如何是云盖境?”师曰:“门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童行作子[3]。”

师有颂示众曰:“云盖锁口诀,拟议皆脑裂。拍手趁玄空,云露西山月。”僧问:“如何是云盖锁口诀?”师曰:“遍天遍地。”曰:“恁么即石人点头,露柱拍手。”师曰:“一瓶净水一炉香。”曰:“此犹是井底虾蟆。”师曰:“劳烦大众。”

师常节饮食，随众二时，但展钵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调练服饵[4]，无妨作务，有请必开，即便饱食，而亡拘执。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阇维，建塔于本山。

【注释】

[1] 云盖山海会寺——又称"海会禅院"、"云盖寺"，位于湖南望城境内，唐末时创建，为唐、五代、北宋时期的著名禅宗寺院。 [2] 三十三天——即"忉利天"，佛经所说欲界六天之第二天，居四天王天上、夜摩天下。《大智度论》卷九曰："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上有三十三天城。"其在须弥山顶，中央为帝释天，四方各有八天，合为"三十三天"。四方各有金刚手药叉为守护神。 [3] 作子——即"作儿"，指受雇于人的劳工。 [4] 调练服饵——特指道教所宣扬的调练内气、烧制丹药服食以求长生却老的方术。

【译文】

潭州(今湖南长沙)云盖山海会寺用清禅师(? ～996 年)，河州(今甘肃临夏)人，俗姓赵氏。用清在河州出家，立志寻求禅法，不远千里前来参拜长安延规和尚，秘密契合了宗乘玄旨。用清起初住持韶州(今广东韶关)东平山。北宋淳化二年(991 年)，知潭州张茂宗延请用清禅师居住云盖山。为第六世住持。

有僧人问道："有一个人陷于万丈深的井底，怎样才能出来？"用清禅师回答："幸喜还能相见。"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穿云超月去了。"用清问道："三十三天上的事怎么样呢？"那僧人无言以对。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云盖山的境界？"用清禅师回答："门外三泉井。"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境界中的人？"用清回答："童行作子。"

用清禅师撰有偈颂指示众僧道："云盖山锁口之要诀，想要思量而脑子都快胀裂了。拍手驱逐虚空，云散开露出西山月。"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云盖山锁口之要诀？"用清回答："遍天遍地。"那僧人便说道："这样的话则石人点头，露柱拍手了。"用清说道："一瓶净水一炉香。"那僧人说道："这还是井底下的蛤蟆。"用清说道：

"劳烦大众了。"

用清禅师常常节俭饮食,随同众僧于晨午二时就餐,却只是展开钵盂做做样子而已。有时就这样过了一月或一年,也没有调气炼制丹药以服食,却并没有妨碍劳作事务,学僧有参请必定开堂讲演,即使是饱食,他也从不拘执。至道二年(996年)四月二日,用清禅师因病圆寂。火化后,众人在云盖山建灵塔供奉。

【附录】

青原行思禅师下十世法嗣还有:金陵报慈道场文遂导师法嗣五人,即常州(今属江苏)齐云慧禅师、洪州(今江西南昌)双岭祥禅师、洪州观音真禅师、洪州龙沙茂禅师、洪州大宁奖禅师。因其皆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青原行思禅师法嗣下十一世
前苏州长寿院朋彦大师法嗣

长寿院法齐禅师

长寿第二世法齐禅师,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讲《百法[1]》、《因明[2]》二论,寻置讲游方,受心印于广法大师。建隆二年,广法归寂,付授住持。节使钱仁奉礼重,请扬真要。

有《百法》坐主问:"令公请命,四众云臻。向上宗乘,请师举唱。"师曰:"《百法明门论》。"曰:"毕竟作么生?"师曰:"一切法无我[3]。"

问:"城东老母[4]与佛同生,为什么却不见佛?"师曰:"不见即道。"曰:"恁么即见去也。"师曰:"城东老母与佛同生。"

师太平兴国三年戊寅舍众[5]，就本院创别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灭，寿八十九，腊七十二。

【注释】

[1] 百法——全名称《大乘百法明门论》，一卷，略称《百法论》或《百法明门论》，唐僧玄奘译，即自《瑜伽论·本分事》中略录百法之名数而成。 [2] 因明——全名称《因明入正理论》，一卷，略称《因明论》，唐僧玄奘译。是书论述真能立、真能破、真现量、真比量、似能立、似能破、似现量、似比量八门，与辨别自悟、悟他两益。 [3] 一切法无我——谓观一切诸法皆空，即能趣入无我之境，而未证得八自在之真我。所谓八自在，一示一身以为多身、二示一尘身满大千界、三大身轻举远到、四现无量类常居一土、五诸根互用、六得一切法如无法想、七说一偈义经无量劫、八身遍诸处犹如虚空。 [4] 城东老母——佛教传说其与佛陀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一世共处而不欲见佛，每见佛来即便回避。 [5] 舍众——此指不再住持寺院说法而隐居。

【译文】

长寿院第二世住持法齐禅师（912～1000年），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俗姓丁氏。法齐起初专门讲解《百法论》与《因明论》二论，不久就放弃讲论而云游四方，在朋彦广法大师那里接受了心印。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朋彦大师圆寂了，将住持之任付嘱给法齐。法齐得到节度使钱仁奉礼敬重，而被延请举扬禅宗真要。

有一位讲解《百法论》的座主说道："令公请命说法，僧俗四众聚集一堂。向上至极玄妙的宗乘，还请和尚举唱。"法齐禅师说道："《百法明门论》。"那座主问道："究竟怎么样呢？"法齐回答："一切法皆无我。"

有僧人问道："城东老妇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生，为什么却不愿看见佛呢？"法齐禅师回答："看不见就说。"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就是看见了。"法齐说道："城东老妇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生。"

法齐禅师于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年）不再任住持说法了，在寺院中另建了一间偏房止息禅修。咸平三年庚子岁（1000年）十二月十一日，法齐禅师圆寂了，享年八十九岁，法腊七十

二年。

【附录】

青原行思禅师下十一世法嗣还有四人,因皆无机缘语句,故未收录:

杭州永明寺延寿禅师法嗣二人,即杭州富阳(今属浙江)子蒙禅师、杭州(今属浙江)朝阳院津禅师;

杭州普明寺希辩禅师法嗣二人,即高丽国慧洪禅师、越州(今浙江绍兴)上林湖智禅师。

【说明】

《景德传灯录》所载的禅宗传法弟子至青原行思禅师的第十一世法嗣而止。

卷二十七　禅门达者别录及诸方杂语

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于时者十人

【题解】 此十人皆是从南北朝至五代时期著名一时的僧人，或言行神秘怪诞的异僧，虽与禅门关系相当密切，但并不属禅宗，如南岳慧思、天台智顗实为天台宗的三祖、四祖，且智顗更是天台宗实际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但因这些人之禅法思想或修行对禅宗之产生、发展有着甚深之影响，故被《景德传灯录》作为“禅门中虽不曾出世却有名于时世者”而加以收录。

金陵宝志禅师

宝志禅师，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1)]，修习禅定。宋太始初，忽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徒跣[(2)]执锡，杖头擐[(3)]剪刀、尺、铜鉴，或挂一两尺帛。数日不食，无饥容。时或歌吟，词如谶记[(4)]。士庶皆共事之。

齐永明七年，武帝[(5)]谓师惑众，收付建康狱。既旦，人见其入市，及检狱如故。建康令以事闻，帝延于宫中之后堂。师在华林园[(6)]，忽一日重著三布帽[(7)]，亦不知于何所得之。俄豫章王[(8)]、文惠太子[(9)]相继薨[(10)]，武帝寻厌世[(11)]，齐亦以于季[(12)]矣。由是禁师出入。

梁高祖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13)]，

水火不能燋濡[14]，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谭其隐沦[15]，则遁仙[16]高者。岂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勿得复禁。"

帝一日问师曰："弟子烦惑，何以治之？"师曰："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17]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师曰："旨在书字时节刻漏[18]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师曰："安乐禁。"识者以为：修习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

又制《大乘赞》二十四首，盛行于世。余诸辞句，与夫禅宗旨趣冥会，略录十首及师制《十二时颂》编于别卷[19]。

天监十三年冬，将卒，忽告众僧，令移寺金刚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举体香叆[20]。临亡，然一烛以付后阁舍人[21]吴庆，庆以事闻。帝叹曰："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嘱我乎！"因厚礼葬于钟山独龙阜[22]，仍立开善精舍[23]，敕陆倕[24]制铭于冢内，王筠[25]勒碑于寺门，处处传其遗像焉。

初，师显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许。及终，亦不老，人莫测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志外舅[26]弟，小志四年。计师亡时，盖年九十七矣。敕谥妙觉大师。

【注释】

[1] 道林寺——在湖南长沙市西岳麓山下。　[2] 徒跣(xiǎn)——光着脚走路。[3] 擐(huàn)——穿着；系着。　[4] 谶记——预言。　[5] 武帝——南朝齐开国皇帝萧道成之子，名赜，字宣远，即位后，留心政事，百姓乐业，盗贼屏息，但晚年喜好游宴华靡之事，在位十一年死，谥武，庙号世祖。　[6] 华林园——遗址在江苏南京市的台城内，本三国吴之旧宫苑，东晋南渡后，仿河南洛阳华林园的规模而加以修葺。　[7] 三布帽——一种僧帽。　[8] 豫章王——指南朝齐武帝弟萧嶷，封豫章王，齐高帝崩，因哭泣过度，眼耳皆出血。其为政宽厚，得朝野欢心，进位大司马。卒谥文献。　[9] 文

惠太子——指南朝齐武帝长子萧长懋，字云乔，武帝即位后为皇太子，与其弟竟陵王萧子良皆好佛教，立六疾馆以养平民，风韵甚和，但性颇奢华。卒谥文惠。 [10]薨——古代诸侯死称薨。 [11]厌世——死的委婉说法。 [12]季——此指衰落。 [13]冥寂——即禅寂、禅定。 [14]燋(jiāo)濡(rú)——燋，烧焦、烧烤；濡，浸湿。 [15]隐沦——意指隐居。 [16]遁仙——指埋名隐迹世间的仙人。 [17]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支"、"十二缘起"，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至于无穷。具体为：无明(贪嗔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识(业识投胎)、名色(但有胎形六根未具)、六入(胎儿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生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再受未来五蕴身)、老死(未来之身又渐老而死)。 [18]刻漏——古代计时器。漏指漏壶，刻指刻箭(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刻漏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所显示的水位高低来指示时间。 [19]编于别卷——宝志和尚的有关偈颂收录于本书卷二十九。 [20]耎——同"软"。 [21]后阁舍人——南北朝时官署名，设舍人领其事，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22]钟山独龙阜——山在江苏南京城朝阳门外，又名紫金山、蒋山。其南麓独龙阜，为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皇后马氏之陵墓明孝陵。 [23]开善精舍——神僧宝志死后，葬于独龙阜，梁武帝之女永定公主以汤沐之资建浮屠五级，名"志公塔"。次年于塔前建开善精舍，唐乾符年间(874～879年)改名宝公禅院，宋开宝三年(970年)又改名开善道场；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封宝志为道林真觉，诏改开善道场为太平兴国寺；明朝初年，再次更名称蒋山寺。后因朱元璋选中此地建陵墓，故迁寺于独龙岗东麓，并改寺名灵谷寺。 [24]陆倕(sì)——南朝梁时人，字佐公，吴(今江苏苏州)人。少勤学，善为文章，工书，官至太常卿。卒年五十七。 [25]王筠——南朝梁时人，字元礼，一字德柔，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七岁能文，及长，清静好学，擅才名。曾任昭明太子萧统的属官，萧统卒，出为临海太守。还京，任秘书监、太府卿、度支尚书、太子詹事。549年侯景之乱，坠井而亡。 [26]外舅——岳父。《尔雅·释亲》曰："妻之父为外舅。"

【译文】

宝志禅师(408～514年)，金城(今江苏句容北)人，俗姓朱氏。宝志少年出家，居住于道林寺，修习禅定。南朝宋太始(465～471年)初期，宝志忽然居止没有定所，饮食也不定时，头发长达数寸，光着脚走路，手执锡杖，杖头系着剪刀、尺和铜镜，有时候挂着一两尺长的布帛。几天没有饮食，他脸上也没有饥饿之色。宝志有

时会在闹市中高唱歌谣，歌词就如谶记一样灵验。当地官员士人与庶民都敬畏供奉他。

南朝齐建元(479～482 年)年间，齐武帝说宝志禅师妖言惑众，把他关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狱中。等到清晨，有人看见宝志进入了集市，但是查看牢房却发现宝志依旧待在牢房内。建康令就把这件事上奏朝廷，齐武帝便把宝志囚禁在皇宫中的后堂里。宝志待在华林园内，忽然有一天重重叠叠戴着三布帽，也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弄到的。不久，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继死亡，齐武帝随即亦逝世了，齐国也因此而衰落了。齐帝因此禁止宝志出入。

南朝梁武帝即位后，便下诏令道："志公和尚虽然混迹于尘垢之中，其神却云游于冥寂之外，洪水烈火不能烧灼、浸湿他，毒蛇猛虎不能侵害、恐吓他。说起他的佛理，则声名闻达于上。谈论起他隐沦的行为，则显然是一个遁迹于世间的仙人高士。难道可以用俗世常情，来徒然地拘留禁止他吗！为何其卑鄙愚昧，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今以后不得再囚禁他。"

有一天，梁武帝问宝志禅师道："弟子的烦恼疑惑，怎样才能除去?"宝志回答："十二。"有见识者认为：这十二因缘就是治疗烦恼疑惑的妙药。梁武帝又问这"十二"的意思，宝志回答："意思就在书写时候的刻漏之中。"有见识者认为：即书写在十二个时辰中。梁武帝又问道："弟子什么时候才能静心修习呢?"宝志回答："安乐禁。"有见识者认为：所谓安乐禁的"禁"字，是终止的意思，即到了安乐的时候就终止了。

宝志禅师又撰著了《大乘赞》二十四首，盛行于世。**其余的歌谣诗句，也与禅宗旨趣悠然契合，本书略录其中十首以及宝志禅师自撰的《十二时颂》，编录于其他卷帙内。**

天监十三年(514 年)冬天，宝志禅师临终前，忽然告诉众僧，让他们把寺内的金刚神像搬到寺院外面，并悄悄地对人说道："菩萨将要离去了。"还没过十天，宝志就无疾而终，全身温暖并散发

出香味。宝志在临死时，点燃了一支蜡烛转交给后阁舍人吴庆，吴庆便将此事上奏朝廷。梁武帝叹息道："大师不再留于俗世了。所谓'烛'者，是将后事嘱咐我啊！"因此用厚礼将宝志禅师埋葬于钟山独龙阜，并为其创建开善精舍，敕令陆倕撰写墓志铭埋入坟墓中，命王筠书写碑文放置在寺院山门前，到处传示宝志的遗像。

起初，宝志禅师的神迹刚开始显露的时候，年龄大约为五、六十岁。等到宝志圆寂时，也不见衰老，人们都不能推测他的实际年龄。有一个叫徐捷的道者，年纪为九十三岁，自称自己是宝志禅师的岳父之弟弟，比宝志小四岁。由此计算宝志禅师死亡时，已是九十七岁了。梁武帝敕赐其谥号曰妙觉大师。

【说明】

宝志禅师，传说金陵东阳民朱氏之妇，上巳日闻儿啼鹰巢中，架梯上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大沙门僧俭出家，专修禅观。后著名于六朝时，神异颇传于世，世称"宝公"，亦作"志公"。至宋大平兴国七年(982 年)，因传说其"降现城市"，故宋太宗降诏当"避讳称宝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加谥曰道林真觉大师。

婺州善慧大士

善慧大士者，婺州义乌县人也。齐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双林乡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监十一年，年十六，纳刘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与里人稽亭浦漉鱼(1)，获已，沈笼水中，祝曰："去者适(2)，止者留。"人或谓之愚。

会有天竺僧达磨时谓"嵩头陀(3)"。曰："我与汝毗婆尸佛(4)所发誓，今兜率宫(5)衣钵见在，何日当还？"因命临水

观其影，见大士圆光宝盖。大士笑谓之曰："炉鞴[6]之所多钝铁[7]，良医之门足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嵩指松山顶曰："此可栖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说一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有人盗菽[8]麦瓜果，大士即与篮笼盛去。日常佣作，夜则行道。见释迦、金粟、定光[9]三如来放光袭其体，大士乃曰："我得首楞严定[10]，当舍田宅，设无遮大会[11]。"大通二年，唱卖[12]妻子，获钱五万，以营法会。

时有慧集法师，闻法悟解，言："我师弥勒应身[13]耳。"大士恐惑众，遂呵之。

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14]致书于梁高祖[15]，书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16]白国主救世菩萨[17]，今欲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18]。其上善，略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19]。今闻皇帝崇法，欲伸论义，未遂襟怀[20]，故遣弟子傅暀告白。"暀投太乐令[21]何昌，昌曰："慧约国师[22]，犹复置启[23]。翕是国民[24]，又非长老[25]，殊不谦卑，岂敢呈达！"暀烧手御路[26]，昌乃驰往同泰寺[27]，询皓法师，皓劝速呈。二月二十一日进书，帝览之，遽遣诏迎。既至，帝问："从来[28]师事谁邪？"曰："从无所从，来无所来，师事亦尔。"昭明[29]问："大士何不论义？"曰："菩萨所说，非长非短，非广非狭，非有边，非无边，如如正理，复有何言？"帝又问："何为真谛？"曰："息而不灭。"帝曰："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有色故钝。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临财无苟得，

临难无苟免[30]。"帝曰:"居士大识礼。"曰:"一切诸法,不有不无。"帝曰:"谨受居士来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31],莫不归空。百川丛[32]注,不过于海。无量妙法,不出真如。如来何故于三界九十六道[33]中独超其最?视一切众生有若赤子[34],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帝默然,大士辞退。

异日,帝于寿光殿[35]请志公讲《金刚经》。志公曰:"大士能耳。"帝谓:"大士!"大士登坐,执拍板[36]唱经,成四十九颂。

大同五年,奏舍宅于松山下,因双梼树[37]而创寺,名曰双林[38]。其树连理[39],祥烟周绕,有双鹤栖止。

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40]焚身供养。至日,白黑[41]六十余人代不食、烧身,三百人刺心沥血和香,请大士住世,大士愍而从之。

承圣三年,复舍家资,为众生供养三宝,而说偈曰:"倾舍为群品[42],奉供天中天[43]。仰祈甘露雨,流澍[44]普无边。"

陈天嘉二年,大士于松山顶绕连理树行道,感七佛相随,释迦引前,维摩接后,唯释尊[45]数顾共语:"为我补处也。"其山忽起黄云,盘旋若盖,因号云黄山。

时有慧和法师不疾而终,嵩头陀于柯山灵岩寺入灭,大士悬知曰:"嵩公兜率待我,决不可久留也。"时四侧华木方当秀实,欻然[46]枯悴。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众曰:"此身甚可厌恶,众苦所集,须慎三业,精勤六度。若坠地狱,卒难得脱,常须忏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寝床。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钟来镇于此。"弟子问:

"灭后形体若为?"曰:"山顶焚之。"又问:"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敛。但垒甓[47]作坛,移尸于上,屏风周绕,绛纱覆之。上建浮图,以弥勒像处其下。"又问:"诸佛涅槃时皆说功德,师之发迹[48]可得闻乎?"曰:"我从第四天来,为度汝等,次补释迦。及傅普敏文殊[49]、慧集观音、何昌阿难同来赞助。故《大品经[50]》云:'有菩萨从兜率来,诸根猛利疾,与般若相应。'即吾身是也。"言讫,趺坐而终,寿七十有三。寻猛师果将到织成弥勒像及九乳钟[51],留镇之。须臾不见,大士道具十余事见在。

晋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钱王遣使发塔,取灵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52]南龙山建龙华寺置之,仍以灵骨塑其像。

【注释】

[1] 漉(lù)鱼——捕鱼。漉,让水慢慢地渗下。　[2] 适——往;到。　[3] 嵩头陀——天竺僧人,曾居婺州双林北四十里岩谷间,创香山寺;后又至莱山立寺。太建元年(569年),于柯山灵岩寺入灭。　[4] 毗婆尸佛——为过去七佛之第一佛。[5] 兜率宫——即兜率内院,是释迦牟尼为菩萨时最后所住之处,于此下生人间即成佛。　[6] 鞴(bài)——鼓风吹火的皮囊,俗称风箱。　[7] 钝铁——此指废铁。[8] 菽——豆类的总名。　[9] 定光——定光如来,即燃灯佛。　[10] 首楞严定——即首楞严三昧,为佛所得之三昧。《首楞严三昧经》曰:"菩萨得首楞严三昧,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芥子中,令诸山河日月星宿悉现如故,而不迫迮,示诸众生。首楞严三昧不可思意势力如是。"　[11] 无遮大会——宽容而无遮阻即称无遮。无遮大会谓圣贤道俗、贵贱上下无遮,平等行财、法二施之法会。中土始行于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　[12] 唱卖——此为拍卖之义。　[13] 应佛——佛三身之一,即应他之机缘而化现的佛身。　[14] 傅暀(wǎng)——为傅大士同里之人,时竭尽产业来施,并成为傅大士的弟子。　[15] 梁高祖——即梁武帝,其谥曰高祖。　[16]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为傅翕自称之法号。　[17] 国主救世菩萨——此称梁武帝。　[18] 受持——受者领受,持者忆持。以信力故受,以念力故持,为是法华五种法师行之一。《胜鬘宝窟上本》曰:"始则领受在心曰受,终则忆而不忘曰持。"　[19] 六斋——即六

斋日。每月之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为四天王伺人善恶之日，又为恶鬼伺人之日，故诸事须慎，过正午则绝一切食物，是曰斋日。此六斋日以农历为准，若月小，只有二十九日，则最后二斋日改为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20] 襟怀——即“胸怀”。 [21] 太乐令——掌管朝廷音乐诸事务的官员。 [22] 慧约国师——南朝梁时高僧，字德素，东阳娄氏子。当朝贵官曾请住持钟山草堂寺，讲《净名经》、《法华经》、《涅槃经》等，显贵士民都礼拜为师。天监十八年(519 年)，梁武帝从其受菩萨戒，而赐其法号智者。 [23] 启——公文；书信。 [24] 国民——此指没有官爵的平民。 [25] 长老——此指德高年尊的僧人。 [26] 御路——指皇帝车驾往来的大路。 [27] 同泰寺——遗址在今江苏南京城东北，南朝梁大通元年(527 年)，梁武帝至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而舍身于寺中，后由臣下敛巨金赎还。 [28] 从来——从前；原来。唐人张籍《书怀寄王秘书》诗：“白发如今欲满头，从来百事应尽休。” [29] 昭明——即梁武帝长子萧统，字德施，生而聪慧，读书数行俱下，天监年间立为皇太子，引纳贤士商榷古今，集秦、汉以来诗文为《文选》三十卷，成为古代总集之祖，为唐、宋间人所宝重。年三十一而卒，谥昭明。 [30] 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谓面对金银财宝不要随便起贪心，妄图攫取；面临艰难危险不要随便逃避，企求幸免。语出《礼记·曲礼上》。 [31] 色象——即“色相”。 [32] 丛——聚集；会聚。 [33] 九十六道——即九十六种外道。六师外道各有十五个弟子，合成九十，加上六师，谓之九十六种外道。 [34] 赤子——婴儿。 [35] 寿光殿——南朝梁宫殿名，梁武帝召集高僧于此翻译佛经。 [36] 拍板，简称“板”，因常用檀木制作而有“檀板”之名，西域传入中原，起击拍之作用。至隋代已应用于乐舞、仪礼和佛教音乐中。 [37] 梼(chóu)树——指松柏之类刚劲的树木。《广韵·尤韵》曰：“梼，刚木也。” [38] 双林——寺院名，位于浙江义乌佛台镇云黄山(又称松山)山麓，因傅大士始结庵于双树间，故以名。后经隋、唐、五代，至北宋已成为江南名刹，治平三年(1066 年)赐宝林禅寺额。南宋嘉定年间品定天下禅宗丛林，双林寺位列十大禅刹之八。 [39] 连理——指两棵树合在一起生长。 [40] 佛生日——释迦牟尼的诞生之日，有二月八日与四月八日二说，中土佛教一般以农历四月八日为佛生日。 [41] 白黑——即僧俗二众。 [42] 群品——即众生。 [43] 天中天——佛之尊号。天为人所尊，而佛再为天所尊，故称天中天。 [44] 澍(shù)——雨水润泽。《说文解字》曰：“澍，时雨也。” [45] 释尊——指释迦牟尼佛。 [46] 欻(xū)然——忽然。 [47] 甓(pì)——造房屋用的砖块。 [48] 发迹——此指来历。 [49] 傅普敏文殊——据《善慧大士语录》称，其弟子傅普敏为文殊菩萨转世，慧集法师为观音菩萨转世，何昌为阿难尊者转世。 [50] 大品经——即《大品般若经》，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二十七卷本与十卷本两种，一曰《大品般若经》，一曰《小品般若经》。 [51] 九

乳钟——即“九乳梵钟”。因做佛事时敲击，故名梵钟。九乳指钟的上部周围作乳状突出物，通例一行有五乳。　[52] 府城——此指婺州城。

【译文】

善慧大士(497～569 年)，是婺州义乌县(今属浙江)人。南朝齐建武四年丁丑岁(497 年)五月八日，他出生于双林乡傅宣慈家中，本名翕。梁天监十一年(512 年)，傅大士十六岁时，娶刘氏之女，名妙光，生有普建、普成两个儿子。傅大士二十四岁时，与同乡邻居在稽亭浦中捕鱼，他捕到鱼以后，就把鱼笼沉放到水中，并祈祷道：“想离去的就走，愿留下的就留。”有的人嘲笑他愚笨。

正好此时有个来自天竺叫达磨的僧人当时人称他为“嵩头陀”。对傅大士说道：“我与你在毗婆尸佛那里曾发下誓愿，现今兜率宫中衣钵尚在，你哪一天可回去呢?”并让他来到水边观看其身影，只见其头顶现出了圆光、宝盖。傅大士便笑道：“熔炉风箱所在的地方多是废铁，良医的门内待满了病人。引度众生是当今的急务，哪有心思去想那里的快乐呢?”嵩头陀便指着松山顶说道：“那里可作为栖身之所。”傅大士就隐居于那里，亲自耕作，并撰作了一首偈颂道：“虽说是空手可正握着锄头，虽说是步行却正骑着水牛。人从桥上走过，桥在流动可水却不流。”

有人来偷盗傅大士所种的菽麦、瓜果，傅大士发现后，反而把篮子交给偷盗者，让他把东西装走。傅大士在白天耕作，夜间则行道。见到释迦佛、金粟佛、定光佛三位如来放出的光芒照射在自己身上时，傅大士就说道：“我获得了首楞严定，应当施舍田地房宅，举行无遮大会。”大通二年(528 年)，傅大士唱卖妻子儿女，得到了五万钱，以举办大法会。

当时有一位名叫慧集的法师，听到傅大士说法之后便领悟了佛法，就说道：“我师实是弥勒佛的应身啊。”傅大士担心这话会迷惑大众，就把他喝退了。

中大通六年(534 年)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派弟子傅暀送书

信给梁武帝,信中写道:“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告白国主救世菩萨,现在想要条陈上、中、下三善,希望能加以接受持守。其上善,大略以虚怀为根本,不执著为宗旨,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大略以治理自身为根本,治理国家为宗旨,天上人间,都以安乐为果报。其下善,大略以保护、养育众生为重,战胜凶残,去除杀戮,让百姓普遍秉持六斋戒法。现今我听说皇帝崇尚佛法,所以想发一些议论,但未能见面一披襟怀,所以派弟子傅暀前来告白。”傅暀将书信投送给太乐令何昌,何昌说道:“慧约法师作为国师,还要通过书启上奏。傅翕只是一介平民,也不是长老,真是不知谦卑之理,我又怎敢呈送给天子啊!”傅暀就在御路上用火烧手以示决心,何昌只得骑马赶赴同泰寺,向皓法师咨询,皓法师劝说何昌把傅大士迅速呈献给天子。二月二十一日,书信呈送到了宫中,梁武帝看过以后,即刻派遣使臣携带诏书前往迎请。傅大士到来后,梁武帝即问道:“从来礼拜谁为老师啊?”傅大士回答:“从没有所从,来没有所来,礼拜谁为老师一事也是这样的。”昭明太子便问道:“大士为什么不谈论教义呢?”傅大士回答:“菩萨所讲说的,不是长也不是短,不属于广也不属于狭,不是有边际的,也不是没有边际的,这就是真如正理,又有什么可谈论的?”梁武帝又问道:“什么是真谛?”傅大士回答:“止息而不寂灭。”梁武帝便说道:“如果是止息而不寂灭,那就是有色了。有色所以就迟钝了。如果是这样的,那居士不免流于俗识。”傅大士说道:“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梁武帝赞叹道:“居士非常知礼。”傅大士说道:“一切诸法,不是有也不是无。”梁武帝说道:“谨接受居士的教诲。”傅大士说道:“大千世界的所有色相,没有不归于空的。百川会聚流注,不过归于大海。无法计量的玄妙之法,都不超出于真如。如来佛为什么会在三界九十六种外道中独自超越而成为最高者?是因为他把一切众生都看成如赤子,看成如自身,而天下没有道就不安宁,没有理就不快乐。”梁武帝默然无语,傅大士就

告辞而退下。

又一天,梁武帝在寿光殿请宝志和尚讲说《金刚经》,宝志说道:“大士能讲说。”梁武帝便招呼道:“傅大士!”傅大士便登上法座,手执拍板唱诵经文,而成四十九首偈颂。

大同五年(539年),傅大士奏请施舍松山下的田宅,在双梼树旁创建寺院,名叫双林寺。那双梼树的枝干连理,祥云香烟环绕在四周,有两只白鹤栖息在上面。

太清二年(548年),傅大士立誓不再饮食,决定在如来佛生日那天自焚以作供养。到了那一天,僧俗二众六十余人甘愿代替傅大士绝食、自焚,有三百人刺心滴血和香祈祷,而请求傅大士留住在俗世以接引大众,傅大士大为哀悯而听从了。

承圣三年(554年),傅大士又施舍家产,为众生供养三宝,并说偈颂道:“竭尽家产施舍是为了众生,用以供奉天中天。仰首祈祷上天降下甘露雨,使雨水普遍润泽无际的世界。”

天嘉二年(561年),傅大士在松山顶上围绕着连理树行道,感动了七佛前来相随,释迦佛在前面引导,维摩诘在其后接引,又有释迦牟尼佛多次回首与傅大士谈论:“你为我之补处。”那松山忽然升起了黄云,盘旋着上升,就如同是宝盖一样,因而松山又被称为云黄山。

当时慧和法师无疾而终,嵩头陀也在柯山灵岩寺中圆寂,傅大士便预言道:“嵩头陀正在兜率宫中等待我,我决不可再留此地了。”当时四周的花木正当开花结实,却忽然枯萎了。南朝陈太建元年己丑岁(569年)四月二十四日,傅大士指示众人道:“这身体甚是可厌恶,为众多苦痛所聚集,因此必须谨慎身、口、意三业,精心勤苦地修习六度。如果坠入了地狱,终究难于解脱,所以要常常加以忏悔。”他接着又说道:“我去了以后,不许移动我睡的床。过了七天之后,有一个叫法猛的上人会拿着佛像和钟而来,镇守在这里。”这时有一位弟子问道:“圆寂以后把那形体怎么样呢?”

傅大士回答:“在山顶上火化了。”那弟子又问道:“不成的时候又怎么办呢?”傅大士回答:“切记不要使用棺材收敛。只要垒起甓砖建坛,将尸体移到坛上,用屏风围绕四周,用绛纱覆盖。再在这上面建造佛塔,将弥勒佛像放在下面。”那弟子又问道:“诸佛涅槃的时候,都讲说了自己的功德。大士的发迹之处,我可以听闻吗?”傅大士回答:“我从第四天来,为了引度你们,次当补释迦牟尼佛之处。那傅普敏即文殊菩萨、慧集即观音大士、何昌即阿难陀尊者诸人一同来赞助。因此《大品般若经》中说:‘有菩萨从兜率宫来,诸根机勇猛、敏利、迅疾,与般若相契应。’那就是我之身。”说完,就端坐着圆寂了,享年七十三岁。不久,法猛上人果然带着编织而成的弥勒佛像与九乳梵钟来了,并留在灵塔中以为镇守。转眼之间那法猛上人忽然不见了,只留下那十多件傅大士所用的道具。

五代后晋天福九年甲辰岁(944 年)六月十七日,吴越王钱氏派遣使臣去发开灵塔,取出傅大士已成紫金色的十六片灵骨以及他的道具,拿到婺州城南的龙山下新建的龙华寺中安放供奉,并用那灵骨塑造了傅大士之像。

【说明】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傅翕这首闻名今古的偈诗是一首最为直截了当、也最能表现禅者特殊思维方式之作品。在禅者看来,动即静、静即动,骑牛即步行,步行即骑牛,二者本质等同,不一不异,不必执著,也无从执著。又对于走在桥上的人看来,桥在流动而桥下之水却不流,实反映出禅者不同于常人之独特眼光。

衡岳慧思禅师

衡岳慧思禅师,武津人也,姓李氏。顶有肉髻,牛行

象视，少以慈恕闻于闾里。尝梦梵僧劝出俗[1]，乃辞亲入道[2]。及禀具，常习坐，日唯一食。诵《法华》等经满千遍，又阅《妙胜定经[3]》，叹禅那功德，遂发心寻友。时慧闻[4]禅师有徒数百，闻禅师始因背手探藏，得《中观论》，发明禅理。此论即西天第十四祖龙树大士所造，遂遥禀龙树。乃往受法，昼夜摄心[5]，坐夏经三七日[6]，获宿智通[7]，倍加勇猛。寻有障[8]起，四支[9]缓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从业生，业由心起。心源无起，外境何状？病业与身，都如云影。"如是观已，颠倒想灭，轻安如故。夏满，犹无所得，深怀惭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间，豁尔开悟，法华三昧[10]，最上乘门，一念明达，研练逾久，前观转增。名行远闻，学侣日至，激励无倦。机感[11]寔[12]繁，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随根引喻，俾习慈忍[13]行，奉菩萨三聚戒[14]。衣服率用布，寒则加之以艾。

以北齐天保中，领徒南迈。值梁孝元之乱[15]，权止大苏山[16]。轻生重法者，相与冒险而至，填聚山林。

师示众曰："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顿悟心源开宝藏，隐显灵通现真相。独行独坐常巍巍，百亿化身无数量。纵令逼塞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可笑物兮无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17]。寻常见说不思议，一语标名言下当。"又偈曰："天不能盖地不载，无去无来无障碍。无长无短无青黄，不在中间及内外。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其他随叩而应。

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华经》。时众请师讲二经，随文发解。复命门人智顗代讲，至"一心具万行"，

有疑请决。师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18]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于夏中，一念顿发，诸法见前。吾既身证，不劳致疑。"顗即咨受法华行，三七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师，如下章出焉。

陈光大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苏山将四十余僧径趣南岳，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载，已后必事远游。吾前身曾履此处。"巡至衡阳，值一处林泉胜异，师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犹存。又指岩下曰："吾此坐禅，贼斩吾首。"寻得枯骸一聚[19]。自此化道弥盛。陈主屡致慰劳供养，目为"大禅师"。

将欲顺世，谓门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20]、念佛三昧[21]，方等忏悔[22]，期于见证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如无此人，吾即远去矣。"时众以苦行事难，无有答者。师乃屏众，泯然[23]而逝。小师云辩号叫，师开目曰："汝是恶魔，吾将行矣，何惊动妨乱吾邪？痴人出去！"言讫长往，时异香满室，顶暖身耎，颜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寿六十有四。

凡有著述，皆口授，无所删改。撰《四十二字门[24]》两卷，《无诤行门[25]》两卷，《释论玄[26]》、《随自意[27]》、《安乐行[28]》、《次第禅要》、《三智观门[29]》等五部，各一卷，并行于世。

【注释】

[1] 出俗——出离俗世，即出家。 [2] 入道——此指成为僧人。 [3] 妙胜定经——即《最妙胜定经》，译于南北朝时，宣说禅定是最妙、最胜的佛法，只有首重修习禅定，才能真正了达佛法的深义，不能只重多闻义解而忽视修习禅定，而应"以行为主，以解为辅"。本经对天台宗产生过重大影响。 [4] 慧闻——北朝齐僧人，俗姓高氏。因阅龙树《大智度论》而恍然大悟，遂遥禀龙树为师。 [5] 摄心——摄聚散乱之心于

一处。　[6] 三七日——即“三七日思维”之略，谓佛成道后三七二十一日间，观树行走，思量如何说妙法化度众生。　[7] 宿智通——也作“宿命智通”，为六通中之宿命通。能知宿命之事，故名智；智力自在无碍，故称通。　[8] 障——烦恼之别名。烦恼能障碍圣道，故名障。此指疾病。　[9] 四支——即“四肢”。　[10] 法华三昧——三谛圆融之妙理，分明现于目前，障中道之无明止息，而称之为法华三昧。　[11] 机感——众生有善根之机而感佛，又众生有善根之机，故佛能感应之。　[12] 寔——同“实”。　[13] 慈忍——慈悲与忍辱，为三轨之二。　[14] 三聚戒——即“三聚圆戒”，即大乘菩萨戒。三聚谓正定聚，必定证悟者；邪定聚，毕竟不可证悟者；不定聚，在二者之间，有缘证悟而无缘不可证悟者。故三聚互摄而诸戒圆融无碍，而称作三聚圆戒。如就杀生戒而言，离杀生之恶为摄律仪，增长慈悲之心为摄善法，保护众生为摄众生。[15] 梁孝元之乱——南朝梁武帝晚年，大将侯景叛乱，围台城，梁武帝愤死。侯景立梁武帝子梁简文帝，寻又废之自立。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遣兵讨侯景，即位于江陵。三年后，江陵为西魏攻破，萧绎投降，寻被杀，谥孝元，庙号世祖。　[16] 大苏山——在河南商城县东南五十里。　[17] 晃晃——光芒闪耀的样子。　[18] 次第——为五位百法中二十四不相应行法之一。次第即顺序，诸法因果流转，有一定顺序。《百法直解》曰：“次第者，依于诸法前后引生庠序，不乱假立。”　[19] 一聚——一堆。　[20] 般舟——般舟三昧，亦名“佛立三昧”，为四种三昧之一。《止观》曰：“佛立有三义，一佛威力，二三昧力，三行者本功德力。能于定中见十方现在佛在其前立，如明眼人清夜观星，见十方佛亦如是。”　[21] 念佛三昧——有两种，一为因行之念佛三昧，即一心观佛之相好，或一心观法身之实相，或一心念佛名；二为果成之念佛三昧，即于因行之念佛三昧之上而修行，如心入禅定，或佛身现前，或现法身实相。　[22] 方等忏悔——即方等三昧，与法华三昧皆为四种三昧中之半行半坐三昧，以调护其心。方谓方正，等谓平等，方等即谓中道之理方正而生佛之平等。　[23] 泯然——悄然；寂然。　[24] 四十二字门——又作《四十二字门义》。四十二字门是观字义法门之一，又作“悉昙四十二字门”、“四十二字陀罗尼门”。《智度论》曰：“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菩萨若闻字，因字乃至能了其义。”慧思此书即以《大品般若经》所说四十二字门配当菩萨修行之四十二阶位。四十二字门至今虽已不传，然后世之天台宗犹论其旨趣。　[25] 无诤行门——即《诸法无诤三昧门》。无诤行门即“无诤三昧”，指安住于空理而与物无诤之禅定。诤，烦恼之异名。《金刚经》曰：“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离欲阿罗汉。”　[26] 释论玄——即《释论玄义》，为讲释《大智度论》之作。《释论》即《大智度论》之略名，为诠释《大品般若经》之书。　[27] 随自意——即《随自意三昧》。随自意，为天台宗四种三昧中之“非行非坐三昧”的别称。由随意之念起即修禅定，而不局限于行、住、坐、卧四威仪，《大品般若

经》称之为觉意三昧，南岳慧思大师则称为随自意三昧。即于一切时中、一切事上随意用观，念起即觉，意起即修三昧。 [28] 安乐行——即《法华经安乐行义》，为诠释《法华经·安乐行品》之作。《安乐行品》说文殊菩萨问于五浊恶世安乐修行妙法之道，佛讲说身、口、意、誓愿四种安乐行的修持之法。 [29] 三智观门——三智：一为一切智，即声闻、缘觉之智，知一切法之总相；二为道种智，即菩萨之智，知一切种种差别之道法；三为一切种智，即佛智，佛智圆明，通达一切种种之法。天台宗以三智配空、假、中三谛之观智。观门，教观二门之一，又为六妙门之一。同"观法"。观法为法门之一，为入道之门户，故名观门。《止观大意》曰："教观门户。"

【译文】

南岳衡山慧思禅师(514～577 年)，武津(今河南上蔡)人，俗姓李氏。慧思头顶上长有肉髻，似牛行一样走路，似象一样看人，少年时以慈爱宽恕闻名于乡里。慧思曾经梦见一个梵僧劝说自己出离俗世，于是辞别双亲，出家为僧。等到他接受具足戒以后，常常修习坐禅，每天只吃一餐。慧思诵念《法华经》等经书满一千遍，又阅读了《妙胜定经》，赞叹禅学之功德深广，于是发愿寻找禅友。当时慧闻禅师有徒众数百人，慧闻禅师起初因为背向经藏取书，得到《中观论》，得以发明禅理。此《中观论》是西天第十四代祖师龙树大士所撰写，慧温禅师于是远承龙树大士的禅法。慧思便前往领受佛法，昼夜摄心，坐夏时经过三七二十一日，获得了宿命智通，于是修习倍加勇猛精进。不久，慧思患了疾病，四肢虚弱无力，不能步行。慧思自念道："疾病从业而生，业由心而生。心源没有兴起，外境又怎能反映？疾病、业与身体，都如云与影子一样相随。"慧思一作这样的思量，颠倒之想即熄灭了，而身体也就轻捷安好如同过去一样了。坐夏时满，慧思还是未能悟得佛道，深感惭愧，就放倒身体欲倚靠在墙壁上。就在背脊还未碰到墙壁之际，慧思豁然开悟了，那法华三昧以及最至极玄妙的宗乘教门，于一念之间豁然明悟通达，而研究修炼愈久，前述观想就愈增加。慧思的名声、德行传播于远方，自四方来学佛的僧侣日以增多。慧思接引、激励学人而不感疲倦。世俗之机感繁杂，慧思就以大、小乘定、慧等法，依据各人的根机

加以接引教诲，让他们修习慈忍之行，奉持菩萨三聚圆戒。慧思所穿衣服全都用布制成，如果寒冷就在布衣内添入艾叶以御寒。

北朝齐天保(550～559年)年间，慧思禅师率领众徒南下。正好遇到梁孝元帝之时的战乱，慧思就暂时止息于大苏山。那些以生命为轻、而以佛法为重的人，互相结伴冒险而至者甚多，都会聚在山林中。

慧思禅师指示众人道："道源不遥远，性海也不遥远。只要向自身探寻，不要到他处寻觅。到他处寻觅也不能得到，得到的也不是真的。"他便说偈颂道："顿悟心源而打开宝藏，隐现灵通而显露出真相。独行独坐其身常巍巍不坠，百千万亿个化身实无法计量。纵然有物堵塞满虚空，观看时却不见那微尘之相。可笑万物都无从比拟，口中吐出明珠亮晃晃。平常被告诉有不可思议者，一言标名即于言语之下承当。"接着又说偈颂道："天不能覆盖地不能承载，无去无来也没有障碍。无长无短又不分青黄，不在中间也不在内外。超越了众生实在太玄妙，指着物品以传心法人们却不能领会。"其他遇到学僧来参问，慧思禅师都随机应答之。

慧思禅师将僧俗所施舍的金子书写了金字《般若经》、《法华经》。当时众人请慧思讲说这两经，慧思便随文解释，发明真旨。慧思又命门人智顗代他讲解，说到"一心具备万行"时，智顗有疑问而请慧思解释。慧思说道："你所疑的乃是《大品般若经》中次第之意而已，而不是《法华经》圆满顿悟的宗旨。我从前在坐夏时，一念之间顿时发悟，诸法便现于目前。我既已用自身证明了，就不需再致疑惑了。"智顗即咨询接受法华之行，经过三七二十一日后得以悟彻大道。智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本卷下章记载着其事迹。

陈光大元年(567年)六月二十三日，慧思禅师从大苏山率领四十余位僧人前往南岳衡山，并说道："我寄居此大苏山，只以十年为期，以后必将远游。我前身曾经到过南岳。"众人抵达衡阳(今属湖南)，来到一林泉景色非常秀丽之处，慧思指示道："这里

曾是一座古寺，我从前曾经居住于此。”让人挖掘，寺基旧址依然存在。慧思又指着山岩下说道：“我曾那里坐禅，盗贼斩下了我的头。”不久便在那里寻得一堆枯骨。从此慧思的教化之道更为兴盛。陈帝屡次遣使臣来慰劳供养，称誉他为“大禅师”。

慧思禅师在逝世前，对门人说道：“如果有十个人不吝惜自家身命，长久修持法华三昧、般舟三昧、念佛三昧、方等忏悔，期望于此得到证明者，任随你有所需求，我自会随时供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即刻就将远去了。”当时众僧都以苦行之事为难行，所以没有答应的人。慧思就遣开众僧，悄然地逝世。这时小师云辩悲痛地号泣，慧思便睁开眼睛喝道：“你是恶魔，我将要去了，你为什么要惊扰妨碍我啊？痴人出去！”话说完就圆寂了，当时异香充满了室中，慧思的头顶仍然暖和，身体也十分柔软，脸色同平常一样，是日为陈太建九年(577年)六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四岁。

慧思禅师凡有著述，都是口授而成，一无删改。共撰有《四十二字门》二卷、《无诤行门》二卷，《释论玄》、《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门》等五部书，各为一卷，并流行于世。

【说明】

慧思禅师，又称思禅师、思大和尚，并有“南岳尊者”之称。慧思之师慧闻，通作“慧文”。慧文阅《大智度论》“一心三智”之文，即依此以修心观，谓果既一心而得，因岂前后而获？此观若成，证一心三智，双亡双照，即入初住无生忍位；又阅《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之偈，遂悟入即空即假即中之妙理，而立“一心三观”之法门。慧文以心观授予慧思，慧思传给智顗，终于发展成为天台宗的三谛圆融理论。至天台宗建立以后，推崇天台九祖，以龙树菩萨为第一祖，此后依次为第二祖北齐慧文、第三祖南岳慧思、第四祖天台智顗、第五祖章安灌顶、第六祖法华智威、第七祖天宫慧威、第八祖左溪玄朗、第九祖荆溪湛然。这是因为龙树虽生于印度，但慧文依其《中观论》而证明

"一心三观"之妙旨，故奉为天台宗之始祖。但亦有称北齐慧文为天台初祖、慧思为二祖者，当是因龙树为印度人，故未予计人。

天台山智顗禅师

天台山修禅寺智者禅师智顗，荆州华容人，姓陈氏。母徐氏，始娠，梦香烟五色萦饶于怀，诞生之夕，祥光烛于邻里。幼有奇相，肤不受垢。七岁，入果愿寺，闻僧诵《法华经・普门品[1]》，即随念之，忽自忆记七卷[2]之文，宛如宿习。十五，礼佛像，誓志出家，怳[3]焉如梦，见大山临海际，峰顶有僧招手，复接入一伽蓝，云："汝当居此，汝当终此。"十八，丧二亲，于果愿寺依僧法绪出家。二十，进具。

陈乾明元年[4]，谒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思一见，乃谓曰："昔灵鹫同听《法华经》，今复来矣。"即示以普贤道场说《四安乐行[5]》。师入观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会，宿通[6]潜发，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证，非吾莫识。此乃法华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罗尼[7]也。纵令文字之师[8]千万，不能穷汝之辩。汝可传灯，莫作最后断佛种[9]人。"师既承印可，太建元年礼辞，住金陵阐化。凡说法，不立文字，以辩才故，昼夜无倦。

七年乙未，谢遣徒众，隐天台山佛龙峰[10]。有定光禅师先居此峰，谓弟子曰："不久当有善知识领徒至此。"俄尔师至，光曰："还忆畴昔[11]举手招引时否？"师即悟礼像之征，悲喜交怀，乃执手共至庵所。其夜，闻空中钟磬之声，师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稚[12]集僧得住之相。此处金地[13]，吾已居之。北峰银地，汝宜居焉。"开山后，

宣帝[14]建修禅寺，割始丰县租以充众费。及隋炀帝请师受菩萨戒，师为帝立法名号总持。帝乃号师为智者。

师常谓："《法华》为一乘妙典，荡化城[15]之执教[16]，释草庵[17]之滞情，开方便之权门[18]，示真实之妙理，会众善之小行[19]，归广大之一乘。"遂出《玄义[20]》，曰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相[21]之五重也。

名则法、喻齐举，谓一乘妙法即众生本性，在无明烦恼不为所染，如莲华处于淤泥而体常净，故以为名。此经开权显实[22]，废权立实[23]，会权归实，如莲之华有含容开落之义，华之莲有隐现成实之义，亦谓从本垂迹，因迹显本。夫经题[24]不越法、喻、人，单、复、具足[25]凡七种，单三，复三，具足一。摄一切名。《妙法莲华》，即复之一也。法、譬为复。

名以召体，体即实相，谓一切相离实相无体故。

宗则一乘因果[26]，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可尊尚故。

用则力用以开、废、会之义，有其力故。

然后判教相者，以如来一代之说，总判为五时八教[27]。

五时者：一，佛初成道，为上根菩萨说《华严》时[28]；二，为小机[29]说《阿含》时[30]；三，弹偏折小，叹大褒圆，说方等时[31]；四，荡相遣执，说《般若》时[32]；五，会权归实，授三乘人及一切众生成佛记，说《法华》、《涅槃》时[33]。八教者：谓化仪四教[34]，即顿、渐、秘密、不定也。化法四教[35]，即藏、生灭四谛[36]。通、无生[37]。别、无量[38]。圆也。无作四谛[39]。唯《法华》圆理，乃至治生产业[40]，一色一香[41]，无非实相。该[42]三世如来所演，罄殚[43]其致。四

正[44]三接[45]，广如本教。舍此皆魔说故。

教理既明，非观行[46]无以复性。乃依一心三谛[47]之理，真、俗、中[48]。示三止三观[49]。一一观心[50]，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后中，离二边而观一心，如云外之月者。此乃别教之行相[51]也。尝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无假无空而不中。空、假亦尔。即圆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罗天之三目[52]，非纵、横、并、别故。第十四祖龙树菩萨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53]义。"斯与《楞严》、《圆觉经》说奢摩他[54]、三摩钵底[55]、禅那三观，名目虽殊，其致一也。达磨大师以心传心，不滞名数，直为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56]，故与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禅师穷理尽性备足之门，故与禅宗异而非异也。

三观圆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贫子[57]也。尚虑学者昧于修性，或堕偏执故，复创六即[58]之义，以绝斯患。

一，理即佛者，十法界众生，下至蠛蠓，同禀妙性，从本以来，常住清净，觉体圆满[59]，一理[60]齐平故。执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睹此而生信也。

二，名字即佛者，虽理性[61]坦平，而随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62]外薰[63]，得闻名字，生信发解故。《起信论[64]》云："以有忘想心故，能知名义。"自此已下，简暗证[65]者。

三，观行即佛者，既闻名开解，要假前之三观而返源故。圆教外凡[66]也。圆观五阴为不思议境，即五品位[67]，大师示居此位，别教十信[68]及藏、通教，皆名资粮位[69]。

四，相似即佛者，观行功深，发相似用故。内凡也。圆伏[70]无明入十信铁轮位[71]，不断见思惑[72]，至七信以去，见思惑

自陨，得六根清净。如经云“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云云。思大禅师示居此位，若别教乃地前[73]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74]。《楞严经》、《唯识论》三十心后别立四加行[75]。名位虽同，诠旨迥异。惟通悟者善巧[76]融会。

五，分真即佛者，三心[77]开发，得真如用，位位增胜故。发圆初住[78]，即铜轮位[79]也。如龙女[80]一念成佛，现百界[81]身，从此转胜至等觉[82]位，凡四十一心，尽目真因[83]。分位[84]虽殊，圆理无别。若别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见道[85]位。

六，究竟即佛者，无明永尽，觉心圆极，证无所证故。妙觉[86]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觉[87]。”《仁王[88]》名寂灭上忍[89]也。别教权佛摄[90]对圆行[91]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

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滥。通具法、报、化三身为正，三宝、三德[92]属对文，终乃至十种三法[93]含摄无遗。偈云：“道识[94]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宝德，一一皆三法。”随居四土[95]为依[96]。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97]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称。二实报无障碍，摄二受用[98]也。自受用土，报佛[99]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萨[100]所居。三方便有余，四净秽同居。并为应化土[101]也。地前菩萨、二乘、凡夫所居。其实则非身非土，无优无劣，为对机[102]故，假说身土而分优劣。

师得身土互融、权实无碍故，三十余年昼夜宣演，生四种益[103]，具四悉檀[104]。悉，遍也。檀，翻名施。禅师之法，遍施有情，随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欢喜益”云云。门人灌顶[105]日记万言而编结之，总目为天台教，别即分诸部类[106]。《法华玄义》、《文句[107]》、《大小止观[108]》、《金光明》、

《仁王》、《净名》、《涅槃》、《请观音》、《十六观经》[109]等及《四教禅门》凡百余轴[110]。历代付授，盛于江、浙。

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诏师。将行，乃告门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当成就佛陇南寺，一依我图。"侍者曰："若非师力，岂能成办？"师曰："乃是王家所办，汝等见之，吾不见也。"师初欲建寺于石桥，禅寂见三神人，皂帻[111]绛衣，从一老僧，谓师曰："若[112]欲造寺，今非其时。三国成一[113]，当有大力施主与师造寺。寺成国即清，宜号为国清。"言讫不见。开皇十八年，帝遣司马王弘入山，依图造寺，方应前志。师二十一日到剡[114]东石城寺[115]百尺石像前不进，至二十四日，顾侍者曰："观音来迎，不久应去。"时门人智朗请曰："不审何位何生？"师曰："吾不领众，必净六根，损己利他，获预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华三昧前方便之位，与思大禅师昔语冥符。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讫，趺坐而逝，寿六十，腊四十。弟子等迎归佛陇岩。

大业元年九月，炀帝巡幸淮海[116]，遣使送弟子智璪[117]及题寺额入山，赴师忌斋。到日，集僧开石室，唯睹空榻。时会千僧，至时忽剩一人，咸谓："师化身来受国供。"

师始受禅教，终乎灭度，常披一坏衲，冬夏不释。来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场一十二所，国清最居其后；及荆州玉泉寺[118]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万五千人，写经一十五藏，造金铜塑画像八十万尊。事迹甚广，如本传。

【注释】

[1] 普门品——《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略称。

谓观音菩萨说普门圆通之德，示现三十三身而普使一切众生圆通于佛道，故名《普门品》。 [2] 七卷——此指十六国后秦时僧人罗什所译之《法华经》，共七卷。 [3] 怳(huǎng)——忽然。《晋书·刘伶传》曰："兀然而醉，怳尔而醒。" [4] 陈乾明元年——"乾明"为北朝齐废帝高殷的年号，此处误植，当作"天嘉元年"。 [5] 四安乐行——《法华经·安乐行品》所说四种安乐行，为安行法华之法：一身安乐行，谓身当远离豪势、神人邪法、凶险嬉戏、旃陀罗、二乘众、欲想、五种不男之人、危害之处、讥嫌之事、畜养年少之弟子沙弥小儿等十种之事，则得常好坐禅，修摄其心；二口安乐行，谓当远离不乐说人及经典之过、不轻慢他、不赞他亦不毁他、不生悲恨之心等四种之语，则得安乐修摄其心；三意安乐行，谓意远离嫉谄、轻骂、以大行诃骂小行之人、争竟等四种之过，则得常好安乐，修养其心；四誓愿安乐行，谓宜于此《法华经》向不闻不知不觉之众生，起慈悲心，谓我欲得阿耨菩提，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使人是法中，发此誓愿常好修摄自行，故名誓愿安乐行。 [6] 宿通——即"宿命通"，能知自身、他身多生所行之事，为六神通之一。 [7] 法华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罗尼——谓法华三陀罗尼之一，谓于法门得旋转自在之力，由得妙空理智力，即能回旋转凡夫之执著相，得入空定。以十信空假定力为方便，其中空定为初，假定为后，故以空定名为前方便。旋谓转动不停之义。陀罗尼，意译为总持、能持，即不忘失之记忆念慧力。天台宗据《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立旋陀罗尼、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以配于空、假、中三观。 [8] 文字之师——此指专说佛典经论文字之经师、论师。 [9] 佛种——能生佛果之种子。《华严经》曰："下佛种子于众生田，生正觉芽。" [10] 佛龙峰——一作"佛陇峰"，天台山诸峰之一。 [11] 畴昔——往昔；日前；以前。《礼记·檀弓》曰："于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 [12] 犍稚——也作"犍椎"、"犍槌"等，意为钟磬、打木、声鸣等，作为寺院中可击打而发声之物的通称。 [13] 金地——又名"金田"，佛寺的别称，取佛教故事中古印度须达长者布金买祇园之事典。下文"银地"意同"金地"，为佛阁道场的通称。 [14] 宣帝——即南朝陈宣帝陈顼，字绍世，为陈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之侄，在位十四年。卒谥宣，庙号高宗。 [15] 化城——佛力所化之城郭，为著名的"法华七喻"之一。《法华经·化城喻品》谓，一切众生成佛之所，喻为藏宝之所，要到此地，其道路悠远险恶，导师恐行人疲倦退却，故于途中化一城郭，使人于此止息，修养精力，终至藏宝之所。佛欲使一切众生皆到大乘至极佛果，然因为众生的怯弱之力不能抵达，故先说小乘涅槃，使一旦得此涅槃，姑为止息，再发心进至真实之佛地。 [16] 执教——即"迷真异执教"，谓诸外道、凡夫，迷于真性，广起异计，故云迷真异执教。 [17] 草庵——以草所造的小庵。《法华经·信解品》曰："犹处门外，止宿草庵。"此喻未能悟彻大道时之境界。 [18] 权门——即方便门，佛菩萨一时济度众生之方便法门。 [19] 小行——小乘行法，相对于大乘行法而言。 [20] 玄义——即

智𫖮所撰的《妙法莲华经玄义》，简称《法华玄义》，与《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合称天台三大部，天台宗基本理论著作之一。十卷，一作二十卷，分"七番共解"和"五重各说"两部分。七番共解用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等七科，通解五重玄义。五重各说即就五重玄义的每一重各作详细分别解释，其中第一重释名详释《妙法莲华经》五字，概说此经要旨，阐明开显法门的纯圆独妙，以确立《妙法莲华经》于佛一代所说诸经中的位置，而实际成为天台宗对于整个佛教的概论。相传智𫖮于开皇十三年(593年)在荆州玉泉寺讲说《妙法莲华经》要旨，多达三十卷，犹讲说未尽，灌顶仅得笔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1] 判教相——一般作"判教"，即判释如来佛一代之教相，如天台宗之五时八教，华严宗之五教等皆属判教。大乘各宗各有其教相的判释。[22] 开权显实——开除三乘权教执著，显示一乘真实义。适宜于一时的教法称权，究竟而不变的教法称实。　[23] 废权立实——又云"废三显一"。天台家法华三喻之一，以花落比喻废权，莲成比喻立实。即谓佛陀于说《法华经》前四时中，随机演说大、小、顿、渐诸教，因众生根性不相融，故将"一佛乘"分别为三乘，此时教法，系从宜施设权门之化用；说法华时，所化根性融合为一，即三乘之权教废去，独一乘之实教成立。《四教仪》曰："开前顿渐，会入非顿非渐，故言开权显实，又言废权立实，又言会三归一。"会三归一，意同"会权归实"。　[24] 经题——佛经置重首题。天台宗释经题，立五重之玄义。　[25] 单复具足——智者大师认为归纳一切佛经之经题，不外乎人、法、譬三大种，其中又有单、复、具足之不同，而可细别为七种，即三种单称(单人立题如《佛说阿弥陀经》、单法立题如《涅槃经》、单譬立题如《梵网经》)、三种复称(人法立题如《文殊问般若经》、法譬立题如《妙法莲华经》、人譬立题如《如来师子吼经》)、一种三称具足(具足立题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为法，"佛"为人，"华严"为喻)，合称"单三复三具足一"。　[26] 宗则一乘因果——一乘即"一实相"，宗即"要"。谓修此实相之行为因，证此实相之理为果，故名一乘因果为宗。　[27] 五时八教——天台智者大师判释尊所说之法为五时八教。五时主张佛陀四十九年说法，由浅而入深分为五个阶段，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八教就法之性质而分出，其中化法四教是教化众生的法门，即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化仪四教是教化众生的仪式，即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　[28] 华严时——佛说《华严经》时期，指佛初成道三七日间在菩提树下说法之时期。　[29] 小机——可受小乘教化之劣根机，而无成佛之根机。　[30] 阿含时——指佛成道之后十二年间，在鹿野苑宣讲《阿含经》时期，故又名"鹿苑时"。阿含，此为小乘经的总名。　[31] 方等时——谓佛自成道以后十二年，即佛说《阿含经》后，因见一切闻法之人都已得决定信心，故大、小乘并说，于说法中贬抑小乘，褒赞大乘，以引起钝根者耻小慕大，促其进趣菩萨位，在八年之间，讲说《胜鬘经》、《维摩经》等。方等，因佛于第三时广说藏、通、别、圆四教，均益利钝之机，故名

“方等”。方为广之义，等为均之义。［32］般若时——指佛说方等时后二十二年间，说诸《般若经》之时。其所说内容上为通、别、圆三教，以淘汰大、小乘分别偏执，说诸法皆空，融合大、小乘于一味。［33］法华涅槃时——为使受教者之能力进至最高境界，证入佛知见之时，佛陀在最后八年间说《法华经》，与入涅槃前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之时期。此时所说教法，纯系妙满之圆教，即会通前四时浅劣方便教，并彰显真实开显圆教为旨趣。［34］化仪四教——化仪为化导之仪式，谓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化度众生之仪式方法。其中对未熟之众生，初说小法，渐次说至大乘之法，此为渐教。而对顿悟之机，自初始即直接讲说大法，此为顿教。而秘密深奥、不轻易示人的教法，即为秘密教。而不定教谓同听异闻、得益不同之教法，即如来以不思议之力，而能令众生于听小乘中得大乘之益，于听大乘中得小乘之益。［35］化法四教——化法谓化导之法门。藏即“三藏教”，指佛入灭之年，大迦叶尊者等结集经、律、论之三藏，而收录小乘的一切教理，故指一切小乘教。通即通教，指说万法当体即空、无生无灭之理，而使二乘及钝根之菩萨得但空之证、使利根之菩萨得不但空即中道之证而设施的三乘教。别即别教，谓独被于圆顿大机之一乘教法。圆即圆教，谓大乘穷极圆满真实之教法。［36］生灭四谛——四谛之法虽为初始接引小乘浅近之根机的法门，但其法理则通于一切佛法，故天台宗立四种四谛以配藏、通、别、圆四教。其四种四谛之一为生灭四谛，谓苦、集、道三谛依因缘而有实之生灭，灭谛为有实之灭法。如此立于实生实灭之四谛，即称生灭四谛。［37］无生——即无生四谛，四种四谛之二。谓苦、集、道三谛如幻即空，无生无灭，灭谛本来自空，不生不灭，而了此苦、集、道之因缘当体即空，而不见生灭，故名无生四谛。［38］无量——即无量四谛，四种四谛之三。谓于苦谛涉于界之内外，而有无量之相，而与道谛有无尽之差别，为大菩萨所修习，故名无量四谛。［39］无作四谛——烦恼即菩提，故无断集修道之造作；生死即涅槃，故不须灭苦证灭之造作：故名无作四谛。［40］治生产业——此指从事于生产活动。［41］一色一香——此虽为微细之物，而尽有中道实相之本体。天台宗立空、假、中之三观而照一切诸法，为悟法之极处。《止观》一上曰：“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己界及佛界，众生界亦然。”［42］该——详备；总括。［43］罄殚——竭尽最大的努力。［44］四正——即“四正勤”，也名“四正断”等，为修行之法。《法界次第》：“一对已生之恶为除断而勤精进，二对未生之恶更为使不生而勤精进，三对未生之善为生而勤精进，四对已生之善为使增长而勤精进。”［45］三接——即“三被接”。被接又称“受接”。指于通教或别教之修行者中，利根而资质优越，依据佛陀指示，得以引发其自身所具之智慧，而受其教说所含中道理，即能直接进入更殊胜别教，或圆教之妙旨。被接分为别接通（别入通）、圆接通（圆入通）与圆接别（圆入别）三种。［46］观行——观心之行法。［47］三谛——天台宗所立之谛理，即空谛、假谛与中谛。空是说空无自体，假是说但

有缘生假相,中是说诸法非空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实理。 [48] 真俗中——真谛、俗谛与中谛。谓世间法为俗谛,出世间法为真谛。而中谛为中观所对之理,即不离两边、不即两边而中正绝待之理。 [49] 三止三观——天台宗对于三观而立三止。三观:一空观,观诸法之空谛;二假观,观诸法之假谛;三中观,观诸法亦非空亦非假者名双非之中观,观诸法亦空亦假者名双照之中观。三止:一为体真止,谓止息一切攀缘妄想者,相对于空观之止;二为方便随缘止,也名系缘守境止,谓菩萨知空非空,停止诸法幻化之理,以分别药病、化益众生者,相对于假观之止;三为息二边分别止,又名制心止,因第一止偏于真,第二止偏于俗,俱不会于中道,故知真非真,则空边寂静,知俗非俗,则有边寂然,以息真俗二边而止于中谛,相对于中观之止。 [50] 观心——观察心性。天台宗以一心三观为观心。 [51] 行相——心识对事物之境时,必现其影像于心内,如镜之于物,故谓之行相。 [52] 三目——《涅槃经》云: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章安《涅槃经疏》云:摩醯首罗,居色界顶。统领大千,一面三目。三目一面,不可单言。一三纵横,若并若别,能严天颜,作世界主。彻照三千,不纵不横,严主照世,一切皆成。三德亦尔,纵横并别,秘藏不成,不纵不横,秘藏乃成。即以三目譬喻法身、般若、解脱三德之不纵、不横、不一。 [53] 中道——天台以实相为中道,法相以唯识为中道,三论以八不为中道,华严以法界为中道。中者,不二之义。 [54] 奢摩他——又作"舍摩陀"、"奢摩陀"等,为禅定七名之一。 [55] 三摩钵底——也作"三摩钵提"、"三摩拔提"等,为禅定之一种。 [56] 忘筌忘意——《易略》例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57] 贫子——穷人。此指未能领悟佛法者。 [58] 六即——凡大乘菩萨之行位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之五十二位,天台宗视之为别教菩萨之位,而别立圆教菩萨之行位,名六即之位。 [59] 圆满——天台宗认为十界三千诸法条例分明而具足,谓之为圆满,也称圆足。 [60] 一理——同一之理性。《华严大疏》二曰:"一理齐平故,说生界不增不减。"《法华文句记》六中曰:"由一理故,偏通一切。" [61] 理性——本来所具之理体,始终不改,称作理性。 [62] 言教——谓如来佛以言语垂示众生之教法。 [63] 薰——即薰修,以德薰身修行。 [64] 起信论——《大乘起信论》之略名,天竺马鸣大士所作,以使众生起正信而说大乘至极玄妙之理。 [65] 暗证——以坐禅工夫为专,而暗于教文之义理者。 [66] 外凡——菩萨乘以十信之位为外凡,十住等三贤之位为内凡。《大乘义章》曰:"言外凡者,善趣之人向外求理,未能息相内缘真性,故名为外。六道分段凡身未舍,故名为凡。" [67] 五品位——如来佛入灭后之弟子说五品之功德,得此五品功德之位:一随喜品,二读诵品,三说法品,四兼行六度品,五正行六度品。《法华经》称,圆教之八位为

第一之五品弟子位，同圆教之六即位为观行即之位，现为天台智者大师所居。[68] 十信——即十信心，略称"十心"。谓菩萨修行五十二阶位中，其最初十位应修之十种心，因在信位，能助成信行。即：一信心，二念心，三精进心，四定心，五慧心，六戒心，七回向心，八护法心，九舍心，十愿心。 [69] 资粮位——唯识五位之一，以观修万法唯识之理。 [70] 圆伏——天台宗圆教之法，谓达惑体融通，无见思、尘沙、无明三惑之差别，而与同时调伏之。 [71] 铁轮位——谓十住菩萨修习种性而为铁轮王，化导南阎浮提一洲，故于十住为铁轮位。 [72] 见思惑——概括三界烦恼的通称。[73] 地前——菩萨自初地修行而至十地以成佛果。初地以上为地上，初地以前为地前。地前者为凡夫之菩萨，地上者为法身之菩萨。 [74] 加行位——唯识五位之二。入于正位之准备，加一段力而修行之。 [75] 四加行——大乘法相宗以暖、顶、忍、世第一法等四善根为五位中加行位，故也名之为"四善根"。 [76] 善巧——善良巧妙之方便。《佛地论》七曰："称顺机宜，故名善巧。" [77] 三心——十地之一分三位，谓之三心：一为入心，初入其地之时分；二为住心，住于其地之时分；三为出心，将出其地入后地之时分。 [78] 初住——菩萨乘五十二位中十地之第一住。 [79] 铜轮位——谓十住菩萨修习种性之人为铜轮王，化导二大洲，故于十住为铜轮位。 [80] 龙女——佛经中谓沙竭罗龙王之女，八岁，至灵鹫山而现成佛之相。《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云：龙女即娑婆竭罗龙王之女，年甫八岁，智慧猛利，诸佛所说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更于刹那顷，发菩提心，得不退转。复以一宝珠献佛，以此功德愿力，忽转女成男，具足菩萨行。刹那顷住于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中，成正等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广为人天说法，娑婆世界之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遥见而欢喜敬礼。[81] 百界——天台宗谓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声闻、缘觉、菩萨、佛之十界中再各分十界，故称百界。 [82] 等觉——佛之异名。等为平等，觉为觉悟，谓诸佛觉悟，平等一如，故称等觉。 [83] 真因——即属于断无明、证中道之因位，为"真果"之对称。指圆教五十二位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位等四十一位，相对于真果(妙觉极果)，故称真因。 [84] 分位——时分与地位。 [85] 见道——大乘菩萨于初僧祇劫之末，完成四善根之加行，而顿时断绝分别起之烦恼、所知二障，谓之见道。 [86] 妙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而不可思议称妙觉，为佛果之无上正觉。[87] 究竟觉——《起信论》四觉之一，谓菩萨大行圆满究竟至极之觉，即成佛之位。[88] 仁王——即《仁王经》，有二本，一为罗什译，题《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二为不空译，题《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二卷。仁王指天竺十六大国之国王。佛陀对诸王各护其国使之安稳，故为说般若波罗蜜多深法之经文，谓受持讲说此经，则七难不起，灾害不生，万民丰乐。故历代以此经为护国三部经之一，公私皆诵读之以为禳灾祈福。 [89] 寂灭上忍——即"寂灭忍"，为五忍之五，谓于第十地及妙觉间，诸惑

断尽而入涅槃寂灭之位。堪受真理之智谓之忍。　[90] 佛摄——谓佛摄持众生，令其常得亲近诸佛，诸魔不得其便，故名佛摄利益。　[91] 圆行——圆教之行法，谓圆融的行持，称性而修，于事毫无执著，如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修一法，即是修无量诸法等等。　[92] 三德——指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　[93] 十种三法——即“三轨”。智者大师释《妙法莲华经》经题之“妙”字时，具说十妙，其中三法妙为三轨：一真性轨，无伪不变之真理性，即真如实相；二观照轨，破迷情，显真理之智慧作用；三资成轨，助成观照智用(智慧作用)之万行。所谓三法为一切佛法之通称：一教法，即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之十二分教；二行法，即依教法修行之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三证法，即依行法证果之菩萨、涅槃二果。　[94] 道识——正道之智识。《三论大义钞》一曰：“像教之时，人根转钝，道识亦昧。”　[95] 四土——也称“四佛土”，为天台宗所立之四种佛土。即：常寂光土：常即法身，为本在常住之体，寂即解脱，一切诸相永寂，光即般若，照诸相之智慧，此三德不纵不横，名秘密藏，是诸佛如来之所依所居，故名常寂光土。实报无障碍土：方便土证空理者果报之土，此上更证一分中道之理者之果报土；行真实之法，感得胜报，色心可无相妨，谓之实报无障碍土。此土为别教之十地已上、圆教之十住已上之菩萨所居，无凡夫二乘。方便有余土：断见思烦恼、出离三界生死之人之生处。修小乘之方便道，断见思惑者生处，故谓之方便；尘沙无明惑未尽，故谓之有余。凡圣同居土：一名“净秽同居土”，是人天之凡夫与声闻缘觉之圣者同居之国土。　[96] 依——依止；依凭。　[97] 法性土——谓如来清净法身所依之土，以真如为体。然此身、土、体无差别，不变不迁，离相寂灭，故名法性土。　[98] 受用——即“受用土”，报身如来受用之土：若以相应净识所修，自利行满，从初成佛，尽未来际，相续变为纯净佛土，周圆无际，众宝庄严，是名自受用土；若以大慈悲力所修，化他行满，随十地菩萨所宜，变成净土，或大或小，或胜或劣，转变不定，令他受用，是名他受用土。　[99] 报佛——即报身如来。　[100] 登地菩萨——谓别教十地以上、圆教十住以上之菩萨。　[101] 应化土——应者应现，应众生之机类而现身；化者变化，应真佛缘而现种种变化。故应于众生之机而化现之国土，名应土，又名化土。而佛变化身所住的国土，分别有净土、秽土，如娑婆是秽土之化土，兜率是净土之化土。　[102] 对机——谓佛陀对于众生之根机，而施相应之手段。又谓禅家之宗匠答学者之提问。[103] 四种益——一名“四种饶益”，为菩萨化度众生的四种方便：一示现相好，令观者发菩提心；二示现说法，令听者开悟入道；三示现化事，令闻者护持诸法门；四名流十方，令闻者系念而得解脱。　[104] 四悉檀——《智度论》曰：“有四种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为人悉檀，三者对治悉檀，四者第一义悉檀。四悉檀中总摄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皆是实相，无相违背。”　[105] 灌顶——隋、唐时僧人，天台宗五祖，浙江临海章安人，故人称“章安大师”、“章安尊者”。七岁出家，二十岁受具，后拜智顗

大师为师，直至智顗去世，未离左右。智顗所讲经义，皆由他集录成书。 ［106］部流——部即诸部，类即流类。谓从此经部内，流出别行之经。 ［107］文句——即《法华文句》，为《妙法莲华经文句》之略名，二十卷，逐句释解《法华经》之经文。书中多运用天台宗独创释经方法以解释经文，称为“天台四释”：因缘释、约教释、本迹释、观心释。 ［108］大小止观——也称《摩诃止观》，二十卷，述观心之法。智顗师事慧思，传授渐次、不定、圆顿三种止观，其中《摩诃止观》是发挥其自己的观行体系，显示圆顿止观法门的深旨，行解双远，最为精要。 ［109］金光明仁王净名涅槃请观音十六观经——包含有智顗所说、门人灌顶所记录的《金光明经玄义》二卷、《金光明经文句》六卷，《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五卷，《净名玄疏》（一名《维摩诘经玄疏》）六卷、《净名广疏》（一名《维摩诘经文疏》）二十八卷，《涅槃经玄义》二卷、《涅槃经疏》三十三卷，《请观音经疏》一卷，《观无量寿经说十六观疏》等。 ［110］轴——唐代以前之书籍为卷轴装，一般一卷为一轴。 ［111］帻（zé）——古代的头巾。 ［112］若——你，第二人称名词。 ［113］三国成一——此指南北朝后期北齐、北周、陈三国为隋朝所消灭之事。 ［114］剡（shàn）——古县名，置于西汉，在今浙江嵊州西南。 ［115］石城寺——即浙江新昌之石城山隐岳寺。山中有巨石兀立如墙，广袤数百丈，故名石城山。寺初建于晋代永和初年，南朝梁天监年间，僧护、僧淑等于寺北崖壁上凿造十丈石佛，梁武帝闻之，遣僧助之，历时十余年始成，为江南最大之石佛。故又俗称隐岳寺为大佛寺。 ［116］淮海——江淮地区，此指扬州。隋炀帝在位时，多次巡游扬州。 ［117］智璪——隋代高僧（556～638年），清河（今属河北）人，俗姓张。官宦世家。十七岁时双亲辞世，从安宁寺慧凭法师出家。复往天台山，受学于智者大师，精修法华忏法。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巡幸江都，智璪往参谒，隋炀帝赐国清寺额，并为智者大师设千僧会。贞观十二年（638年），于念佛声中安然寂于国清寺，世寿八十三。 ［118］玉泉寺——位于湖北当阳县玉泉山之东南麓。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智者大师为报地恩而创建一寺。次年四月，智者大师于此讲《法华玄义》。隋文帝敕寺额一音寺，后敕改为玉泉寺。以其地洞穴出水注凝为泉，色似琉璃，味如甘露，故称玉泉。开皇十四年四月，智者大师在此讲《摩诃止观》，玉泉之名由是大显，而与栖霞、灵岩、国清寺并称天下丛林四绝。

【译文】

天台山修禅寺智顗（yǐ）禅师（538～597年），号智者大师，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人，俗姓陈氏。智顗的母亲徐氏，初怀孕时，梦见五色香烟萦绕在自己的怀中，而智顗诞生的那天晚上，祥瑞的光芒照耀于邻居乡里。智顗幼年时就有奇特的相貌，

皮肤不会被污垢所沾染。智顗七岁时进入果愿寺，听到僧人在诵念《法华经·普门品》，便跟着念诵，忽然自己记忆起《法华经》七卷之文字，就好像是早已阅读过的。智顗十五岁时，礼拜佛像，立誓要出家为僧，忽然如同做梦一样，看见一座大山耸立在大海边，山峰顶上有一位僧人在向他招手，又把他迎接入一座伽蓝内，对他说道："你应当居住在这里，你应当在这里逝世。"智顗十八岁时，父母双亲去世，他便入果愿寺皈依僧人法绪出家。智顗二十岁时，接受了具足戒。

南朝陈天嘉元年(560 年)，智顗禅师前往光州(今河南潢川)大苏山拜谒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一见智顗，就对他说道："从前在灵鹫山一同听佛讲说《法华经》，今天你又来了。"就把普贤道场所说的《四安乐行品》指示给智顗看。智顗进入禅观经过三七二十一天，身心豁然开悟，定、慧融会贯通，宿智通暗自发现，惟有自己才能明了，就把所领悟的告诉慧思禅师。慧思禅师说道："不是你就不能证明，不是我就不能识别。这就是法华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罗尼。纵然有千万个文字之师，也不能困窘你的辩才。你可以传授法灯，而不要成为最后断绝佛种子之人。"智顗既已承蒙慧思禅师的印可，就于太建元年(569 年)礼拜辞别慧思禅师，前往金陵(今江苏南京)阐扬佛法，化度众生。智顗凡所说之法，都不立文字，以辩才闻名，昼夜接引学人，却无疲倦之色。

太建七年乙未岁(575 年)，智顗禅师遣散徒众，隐居在天台山佛陇峰。有一个叫定光的禅师先已居住在这山峰上，曾对弟子说道："不久当有善知识率领徒众到这里来。"不久智顗来到，定光禅师问道："可还记得从前举手相招呼的时候吗？"智顗于是领悟了当年礼拜佛像时的征兆，不禁悲喜交集，就手挽手一同来到庵中。当夜，听到天空中传来了钟磬齐鸣之声，智顗便问道："这是什么征兆呢？"定光禅师回答："这是敲击犍稚集合僧众而得住持之征兆。这里是金地，我已经居住了。北峰是银地，你应当去居住。"

智𫖮开山说法之后，陈宣帝便于此地建造了修禅寺，并割出始丰县(今浙江天台)的租米以充供寺中僧众的用费。此后隋炀帝又请智𫖮为其传授菩萨戒，智𫖮便为隋炀帝立法名称总持。隋炀帝便赐智𫖮法号曰智者大师。

智𫖮禅师常对众僧说道："《法华经》为第一乘的玄妙法典，荡散化城的迷真执教，释去草庵的滞疑之情，打开方便之权门，开示真实的妙理，会聚众善之小乘行法，以归于广大的第一乘。"于是智𫖮撰写了《法华玄义》，有释名、辩体、明宗、论用、判教相等五部分。

名则法与譬喻一起举说，谓第一乘至极玄妙之法即是众生本性，在无明烦恼之中而不被污染，如同莲花处在污泥中而本体常清净，所以称之为《妙法莲华经》。此经开示方便权门而显露真实法门，废除方便权门而建立真实法门，会聚方便权门而归于真实法门，如同莲蓬之花有含容莲子、花开花落之义，花之莲蓬有隐藏、显现而结果实之义，也是说依据其根本而显示踪迹，根据其踪迹而显示根本。那经之题名也不超越法、譬喻、人，而有单称、复称、具足称等七种形式，单称有三种，复称有三种，具足称有一种。以摄聚一切之名。《妙法莲华》，即是复称之一种。法、譬喻合为复称。

名用来引出本体，本体即是实相，谓一切相离开实相就无本体了。

宗则是指一乘因果，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即可加以尊重崇尚的缘故。

用则是指用力来显示开示方便权门而显露真实法门、废除方便权门而建立真实法门、会聚方便权门而归于真实法门之义，因为应用其力的缘故。

然后是判教相，即是以如来佛一代之说教，来总的判释五时八教。

所谓五时：一，即佛初成道，为上等根机之菩萨说《华严经》之

时；二，为小机说《阿含经》之时；三，为斥去偏见、离析小乘，赞叹大乘、褒扬圆教，讲说方等诸经之时；四，为荡灭形相，遣去执著，讲说《般若经》之时；五，为会聚方便权门而归于真实法门，授予三乘人及一切众生以成佛之印记，讲说《法华经》之时。

所谓八教：谓化仪四教，即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化法四教，即藏教、生灭四谛。通教、无生四谛。别教、无量四谛。圆教。无作四谛。只有《法华经》圆融之理，乃至于治生产业，一色一香，无非都是实相。总括三世如来所演示之法，已竭尽其至极了。至于四正勤与三被接之法，详见于天台宗之教义。舍弃这些法理，那都是恶魔所说的。

教理既已明了，如若不观行就不能回复心性。于是依据一心三谛之理，真谛、俗谛与中谛。显示三止三观。一一观心，却念念不可得到。首先是空观，其次是假观，最后是中观，离开两边而观察一心，就如同是云外之明月。这就是别教之行相。智顗禅师曾经说过：破除一切疑惑没有比空观更重要的，建立一切法没有比假观更重要的，究竟一切心性没有比中观更重要的。所以一中便一切中，无假无空而不是中。空与假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圆教之行相。如同是摩醯首罗天的三只眼睛，并没有纵横、相并与相别之分。禅宗第十四世祖师龙树菩萨有一偈颂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这偈颂与《楞严》、《圆觉经》中所说的奢摩他、三摩钵底、禅那等三禅观的名称虽不相同，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达磨祖师以心传心，不带有名目数量，直接接引具有最上等之智慧者，让他们获得忘筌忘意之效果，所以与此天台宗教义有相同者却实不相同。智者大师穷尽理、性全备之门，所以与禅宗有不同而实不相异。

三观既已圆满成就，法身也不同平常，便避免与贫子相等同了。倘若担忧学法者不注重修性，或者坠入于偏执之见，所以智顗禅师又创六即之义，以断绝这一病患。

一为理即佛者，谓十法界众生，下至蛕蟆之虫，同样具有玄妙之佛性，从根本而来，永住于清净世界，觉悟之本体圆满，唯一理性齐整平坦。执著于名相的人，不相信即心即佛之理，看见此理后即产生信心。

二为名字即佛者，谓虽然理性平坦，但随波逐流者并不知道

日用即具佛性，一定要借助言教从外薰修，得以听闻佛之名字，才能产生信心而启发悟解。《大乘起信论》说："因为有妄想之心，所以能知晓名字之义。"自此以下，以区别于暗证。

三为观行即佛者，谓既已闻听了名字、闻听了见解，还要借助前述之三观来返回本源。是为外凡。圆观五蕴为不可思议之境界，即五品位，天台智者大师示意居住此位，别教十信及藏教、通教都称之为资粮位。

四为相似即佛者，谓观行之功德深厚，以发明相似之用。是为内凡。圆伏无明之惑而入十信铁轮位，而未断绝见思惑，直至七信而绝去，见思惑自然殒落，而得到六根清净，如同佛经中所说的"父母亲所生的眼睛，完全能看见三千界"云云。慧思大禅师示意居住此位，如同别教所说的地前三十心。藏教、通教都称之为加行位。《楞严经》、《唯识论》于三十心后另外立有四加行。其名位虽然相同，但其诠释宗旨却迥然有别。惟有通晓明悟的人能以善巧而加以融会通悟。

五为分真即佛者，谓三心开悟发明，而得到真如之用，每一位都增胜于前。发明圆满之初住，即是铜轮位。如同龙女于一念之间而成佛，现出百界之身，从此转胜而至于等觉之位，共为四十一心，全都视为真因。其分位虽然不同，但圆融之理却没有差别。如别教就称作十地，藏教、通教都称作见道之位。

六为究竟即佛者，谓无明之惑永远消尽，觉悟之心圆融至极，想要证明也无从证明。是为妙觉。《起信论》说："从不二法门开始，名之为究竟觉。"《仁王经》称之为寂灭上忍。别教权且以佛摄对圆行第二位而已。而藏教、通教二教之佛由此可知。

如上述的六位，既然都称即佛，既不委屈也不泛滥。全部具备法身、报身、化身三身者为正，佛、法、僧三宝与法身、般若、解脱三德是属相对应而称说的，最终乃至于十种三法包含、摄受无有遗漏。有偈颂道："道识之性即般若，菩提即大乘之身。涅槃为三宝之德，一一都是三法。"随从居住四土者为依。所谓四土，一为常寂光土，为法性土，法身居住于此，使身与土相对称。二为实报无障碍土，摄含二受用土。自受用土，报身佛自己居住；他受用土，由登地菩萨所居住。三为方便有余土，四为净秽同居土。三、四两土并属应化土，为地前菩萨与声闻、缘觉二乘及凡夫所居住。其实质则没有身也没有土，也没有优与劣的区别，这是为了接对机锋的缘故，所以借助身与土以分别优劣。

智顗禅师得到身与土相互圆融，权与实无有障碍之境界，所以三十多年间昼夜宣讲演示，产生四种益，具备四悉檀。悉为普遍之义。檀，翻译作施舍。谓禅师之法普遍施舍于有情，随着各人之根机而获得利益，如说“世界悉檀产生欢喜利益”等等。门人灌顶每天记录一万字而编集成书，总称为天台教，分别而为各部各类之著述。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大小止观》与《金光明经》、《仁王经》、《净名经》、《涅槃经》、《请观音经》、《十六观经》等经疏、玄义以及《四教禅门》，总共有一百多卷。历代禅师接续传授，盛行于江、浙地区。

隋代开皇十七年(597年)十一月十七日，隋文帝派遣使者来征召智顗禅师入京。智顗在临行前，告诉门人道：“我这次去而不返了，你们应当成就佛陇南寺，要完全依据我所规划的图纸建造。”侍者说道：“如果没有大师的力量，怎么能办成呢？”智顗便说道：“这是由皇家所操办的，你们可以看见，我已不能看见了。”当初智顗打算在石桥创建寺院，而在禅定中看见有三位神人，扎着黑头巾，穿着红衣服，跟在一位老和尚后面，对智顗说道：“如果要创建寺院，现在还不到时候。等到三国成了一国，就当有大力之施主来帮和尚建造寺院了。寺院造成之时，国家也清平了，所以应当名之为国清寺。”说完就不见了。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派遣司马王弘来到山中，依照图纸建造寺院，方才符合前面的预言。智顗于二十一日来到剡县(今浙江嵊州)东面的石城寺百尺石佛像面前，就不再前进了，到了二十四日，回头对侍者说道：“观音菩萨来迎接了，我不久就当去了。”当时门人智朗请问道：“不知道和尚居于何位，生于何处？”智顗回答：“我不领众人，必定清净六根，损害自己而利益他人，所以得以至五品啊。”五品弟子，即法华三昧前方便之位，与慧思大禅师从前所说的预言暗中契合。智顗便运笔写成《观心偈》，唱说诸法门之纲要。写完，即端坐着圆寂了，享年六十四岁，法腊四十年。弟子等人将智顗的遗骸迎葬于佛陇岩。

大业元年(605年)九月，隋炀帝巡游淮海地区，便派遣使臣护送智顗禅师的弟子智璪及隋炀帝亲自题写的国清寺匾额来到天台山，赶赴智顗的忌年斋祭。到了周年忌日那一天，集合众僧打

开葬瘗智顗禅师的石室，却只看见一张空榻而已。当时会聚有一千位僧人，到这时却多了一个人，所以人们都说："这是大师的化身前来领受国家的供养。"

智顗禅师从开始接受禅宗、教法时，直至最后圆寂，一直穿着一件破衲衣，无论冬夏都不脱下。智顗前后在天台山居住了二十二年，所建造的大道场有十二处，以国清寺为最后一座；加上他所建的荆州（今属湖北）玉泉寺等，总共有三十六座。智顗度化的僧人有一万五千人，抄写的经书达十五藏，所造的金、铜塑像与画像有八十万尊。智顗禅师的事迹很多，其本传中都已有详尽的记载。

【说明】

智顗禅师，史称其字德安，因住持天台山多年，故世称天台大师。年十八投果愿寺法绪出家，不久随慧旷法师学律藏，兼通方等，后入太贤山诵《法华》、《无量义》、《普贤观》诸经，二旬通达其义。560年入光州大苏山，参谒慧思禅师，一日诵《法华经·药王品》而豁然开悟。既而代慧思开讲筵，受其付嘱入金陵（今江苏南京）弘传禅法，于瓦官寺开《法华经》题，从而树立新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了天台宗教观之基础。后入居浙江天台山修禅寺。至德二年（584年），陈后主率后妃从智顗受菩萨戒；三年奉敕出山，寓金陵灵曜寺，入太极殿宣讲经论。陈国亡，智顗往憩于庐山。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应晋王杨广（隋炀帝）累请东返扬州，为授菩萨戒。其后又西行，至当阳玉泉山建玉泉寺，讲说《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十五年，东归天台；十七年，坐化于山中大石像前。生前度僧无数，传业弟子三十二人，其中著名者有灌顶、智越、智璪等。五代后周世宗时追谥曰法空宝觉尊者，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又加谥曰灵慧大师。

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因其实际创始人智顗晚年居住天台山，故称为天台宗。又因以《法华经》作为其主

要之教义依据，故也称作“法华宗”。智顗大师确立了天台宗定（止）、慧（观）双修原则，其所著建立了天台一宗之解行规范，即教观双运、解行并重，其中《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尊奉为“天台三大部”，又《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被称为“天台五小部”。在判教上，智顗主张五时八教，将其所信奉的《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在教义上，主张一切事相都是法性真如之表现，并用一念三千世界、三谛圆融加以发挥；在禅观修行上，相应提出一心三观等。因此，智顗之禅观思想，对于禅宗尤其是唐末至宋初的江浙禅宗如法眼宗之产生、发展影响深远。

天台宗法系，自智顗以下，代代相传。十一世纪初，因争论智顗《金光明玄义》广本真伪，分为山家和山外两派。山外不久衰微，后所传者皆为山家派。

泗州僧伽和尚

泗州[1]僧伽大师者，世谓观音大士应化也。推本则过去阿僧祇殑伽沙[2]劫，值观世音如来从三慧[3]门而入道，以音声为佛事。但以此土有缘之众，乃谓大师自西国来，唐高宗时至长安、洛阳行化，历吴、楚间，手执杨枝，混于缁流。或问师：“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问师：“是何国人？”师曰：“我何国人。”

寻于泗上欲构伽蓝，因宿州民贺跋氏[4]舍所居，师曰：“此本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积寺”，即齐李龙建所创。又获金像，众谓然灯如来，师曰：“普光王佛[5]也。”因以为寺额。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师至辇毂[6]，深加礼异，命住大荐福寺[7]。帝及百官咸称弟子，与度慧

俨、慧岸、木叉[8]三人，御书寺额。普光王寺。

三年三月三日，大师示灭，敕令就荐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气满城，帝祝送师归临淮，言讫，异香腾馥[9]。帝问万回曰："僧伽大师是何人耶?"曰："观音化身耳。"乾符中，谥证圣大师。皇朝太平兴国中，太宗皇帝重创浮图，壮丽超绝。

【注释】

[1] 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治所在临淮城，清代康熙年间沉入洪泽湖中。 [2] 殑伽沙——意为恒河沙，此喻数量之极多。 [3] 三慧——一闻慧，谓听闻佛法能生智慧；二思慧，谓思惟佛理能生智慧；三修慧，谓勤修禅定能生智慧。 [4] 贺跋氏——即"贺拔氏"，复姓。 [5] 普光王佛——也称普光如来，为胜鬘夫人当来正觉之佛号。 [6] 辇毂(gǔ)——指天子的车驾，代指京师。 [7] 大荐福寺——寺在陕西西安市南，本隋炀帝为藩王时故居，唐初屡为王公之宅，但都曰不吉，故立为寺，名大献福寺，不久改名大荐福寺。寺内有佛塔十四级，通称小雁塔。 [8] 慧俨慧岸木叉——三人均为僧伽大师之侍者，至此被唐中宗敕度为僧，各赐衣钵，令嗣僧伽之香火。 [9] 馥(fù)——香气散发。

【译文】

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西北)僧伽大师(? ～709年)，世人称是观音大士的应化之身。推究本源，则在过去世阿僧祇殑伽沙劫，观世音如来从三慧门悟入大道，用声音作佛事。只是中土的有缘之众，言说僧伽大师从西域天竺国来，唐高宗时来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今属河南)行教化之事，历游江南、两湖地区，手拿杨柳枝，混迹于僧人中间。有人问道："大师以何为姓?"僧伽大师立即回答："我姓何。"又有人问道："大师是何国之人?"僧伽大师回答："我是何国人。"

不久僧伽大师止息于泗州，想要创建一座伽蓝，因宿州(今属安徽)百姓贺跋氏施舍自己所居的住宅为寺院，僧伽大师便说道："这里本来就是佛寺。"让人挖开地面，果然得到一块古代的石碑，上面刻着"香积寺"，即北朝齐人李龙建所创置的。又挖得了金佛

像，众人都说是燃灯如来，僧伽大师说道："这是普光王佛。"因此作为寺名。景龙二年(708 年)，唐中宗派遣使臣迎请僧伽大师来到京城中，大加礼待，让他居住于大荐福寺。唐中宗以及百官都自称弟子，并敕度慧俨、慧岸、木叉三人为僧，亲笔御书寺院之匾额。名普光王寺。

景龙三年(709 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师圆寂，唐帝敕令就在大荐福寺内用漆护遗体，造塔供奉。忽然有臭气布满了城中，唐中宗便许愿把遗体送至临淮，话刚说出，就异香浓烈，四处传播。唐中宗后来问万回公道："僧伽大师是什么人啊?"万回公回答："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乾符(874～888 年)年间，天子赐其谥号曰证圣大师。宋朝太平兴国(976～984 年)年间，宋太宗皇帝重新修建了佛塔，更为壮丽，超越了前代。

【说明】

僧伽大师，据《宋高僧传》云，其示寂于景龙四年(710 年)三月二日，俗龄八十三。民间有关其灵异传闻颇多，号为"泗州大圣"，尊奉甚谨。

万回法云公

万回法云公者，虢州阌乡人也，姓张氏。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龄，啸傲如狂，乡党莫测。一日，令家人洒扫，云："有胜客[1]来。"是日，三藏玄奘[2]自西国还，访之。公问印度风境，了如所见，奘作礼围绕，称是菩萨[3]。

有兄万年，久征辽左[4]。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尔。"乃告母而往，至暮而还。及持到书，邻里惊异。

有龙兴寺沙门大明，少而相狎，公来往明师之室。属

有正谏大夫[5]明崇俨[6]夜过寺，见公左右神兵侍卫，崇俨骇之。诘旦，言与明师，复厚施金缯，作礼而去。

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内。时有扶风僧蒙澒者，甚多灵迹，先在内，每曰："回来！回来！"及公至，又曰："替到，当去！"迨旬日而澒卒。

景云二年乙亥[7]十二月八日，师卒于长安醴泉里，寿八十。时异香氤氲[8]，举体柔滑。制赠司徒、虢国公，丧事官给。三年正月十五日，窆[9]于京西香积寺[10]。

【注释】

[1] 胜客——即贵客。 [2] 三藏玄奘——唐代高僧(600～664年)，河南偃师人，俗姓陈，名祎。唐太宗时曾去天竺研究佛学十多年，东归后翻译佛经很多，人称为三藏大师，或称慈恩大师，为法相宗之开祖。 [3] 菩萨——时人对万回公的尊称。 [4] 辽左——即辽东。 [5] 正谏大夫——即谏议大夫，宋初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称正谏大夫。 [6] 明崇俨——唐代河南偃师人，以奇技自名，能盛夏得雪，四月得瓜，累迁至正谏大夫。每谒见陈时政，多托鬼神为言。后为则天武后作厌胜事，又言章怀太子不德事，不久为盗刺死，谥庄。 [7] 乙亥——景云二年之干支为辛亥，"乙"当为"辛"之误。 [8] 氤(yīn)氲(yūn)——烟气浓重、弥漫的样子。 [9] 窆(biǎn)——将棺木葬入墓穴。《说文解字》曰："窆，葬下棺也。" [10] 香积寺——在陕西西安终南山子午口，唐初所建，当时诗人王维等均有诗歌吟咏之。

【译文】

万回法云公(632～711年)，虢州阌乡县(今河南灵宝西)人，俗姓张氏。他于唐代贞观六年(632年)五月五日出生。万回公从少年开始，就吟啸傲放如狂，乡里邻居都不能测知其用意。有一天，万回公命家人打扫庭院，说道："将有贵客来临。"那天，三藏玄奘法师从西域天竺国还归中原后，前来拜访他。万回公向他询问天竺国的风土人情，仔细明白的就像是亲眼所见的，玄奘法师便围绕施礼，惊呼为"菩萨"。

万回公有一个哥哥叫万年，长久戍守在辽东地区。其母亲程氏十分想得到他的音信，万回公便说道："这很容易啊。"就告别母

亲而去，到傍晚即回来。等到看见了万年的书信，邻居们都很惊异。

有个叫大明的龙兴寺法师，与万回公从小就相熟悉，此时万回公便往来于大明法师之室。正好正谏大夫明崇俨夜里经过龙兴寺，看见万回公的左右有神兵护卫。感到十分惊骇。到了次日早晨，明崇俨便告诉了大明法师，又向万回公施赠金帛厚礼，作礼而去。

乾亨四年(673年)，唐高宗征召万回公进入皇宫。当时有一位扶风(今属陕西)僧人叫蒙澒(hòng)的，有不少奇异的事迹，此前在皇宫中，每每说道："回来！回来！"等到万回公来到后，又说道："替代的到了，应当去了！"过了十余天，蒙澒就死了。

景云二年辛亥岁(711年)十二月八日，万回公在长安(今陕西西安)醴泉里逝世，享年八十岁。当时异香浓郁，全身温暖柔软。天子敕令赠其司徒之官，号虢国公，丧事由官府操办。三年(712年)正月十五日，葬于京城西面的香积寺。

天台丰干禅师

天台丰干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居天台山国清寺，剪发齐眉，衣[1]布裘[2]。人或问佛理，止答"随时"二字。尝诵唱道歌，乘虎入松门，众僧惊畏。

本寺厨中有二苦行[3]，曰寒山子、拾得。二人执爨，终日晤语，潜听者都不体解，时谓风狂子，独与师相亲。一日，寒山问："古镜不磨，如何照烛？"师曰："冰壶无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烛也，更请师道。"师曰："万德不将来，教我道什么？"寒、拾俱礼拜。

师寻独入五台山巡礼，逢一老翁。师问："莫是文殊

否?”曰:“岂可有二文殊!”师作礼未起,忽然不见。赵州沙弥举似和尚,赵州代丰干云:“文殊!文殊!”后回天台山示灭。

初,闾丘公名犯太祖庙讳[4]下字。出牧丹丘,将议巾车[5],忽患头疼,医莫能愈。师造之曰:“贫道自天台来谒使君。”闾丘且告之病,师乃索净器,咒水喷之,斯须立差[6]。闾丘异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师曰:“到任记谒文殊、普贤。”曰:“此二菩萨何在?”师曰:“国清寺执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闾丘拜辞乃行。寻至山寺,问:“此寺有丰干禅师否?寒山、拾得复是何人?”时有僧道翘对曰:“丰干旧院在经藏[7]后,今阒无人矣。寒、拾二人见在僧厨执役。”闾丘入师房,唯见虎迹,复问道翘:“丰干在此作何行业?”翘曰:“唯事舂谷供僧,闲则讽咏。”乃入厨寻访寒、拾,如下章叙之。

【注释】

[1] 衣——穿衣。 [2] 布裘——指厚长之布衫。 [3] 苦行——此指佛寺中专事劳作的净人(未出家者)。 [4] 庙讳——古代臣民须避在位君主之名讳,而已故君主七世之内亦须避讳,称避“庙讳”。此“太祖庙讳下字”指宋太祖赵匡胤之名讳的下一字,即“胤”。上文“闾丘公”,闾丘为复姓,名胤,故本书撰者为避宋太祖之讳而未出其名。 [5] 巾车——古代官名,掌公车之政令,为车官之长。此指登车上路。 [6] 差——通“瘥”字,痊愈。 [7] 经藏——寺院中收纳经律论之三藏及贤圣祖之章疏之府库,又作“经堂”、“藏殿”、“轮藏”等。

【译文】

天台山丰干禅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居住于天台山国清寺,头发剪到齐眉毛处,穿着厚布衫。有人来询问佛理,丰干只是回答“随时”两字。丰干曾经诵唱证道之歌,乘坐在老虎身上进入松门,众僧都很惊骇畏惧。

在国清寺内有两位苦行僧人,名叫寒山子、拾得。这两人负

责烧火做饭之事，终日对坐着说话，偷听的人都不能理解其意思，当时之人都称他俩为疯子狂人，他俩只与丰干禅师相亲近。有一天，寒山子问道："古镜没有磨时，怎样来映照呢？"丰干回答："冰壶没有影像，猿猴探寻水中之月。"寒山子说道："这是不映照，请和尚再说说看。"丰干便说道："万德皆不带来，教我说什么？"寒山子、拾得两人就礼拜而退。

丰干禅师不久一个人去五台山游历礼佛，遇到了一位老翁。丰干问道："莫非是文殊菩萨吗？"那老翁说道："难道有两位文殊菩萨！"丰干施礼还未及起身，那老翁已忽然不见了。有沙弥把此事举说给赵州和尚听，赵州和尚便代替丰干禅师回答道："文殊！文殊！"丰干后来回到天台山圆寂。

当初闾丘公其名讳犯宋太祖赵匡胤之名讳的下一字。出京城就任丹丘（今浙江临海）太守，将要登上巾车上路时，忽然患了头痛的疾病，没有医生能加以医治的。丰干禅师前来拜访道："贫道从天台山来拜谒使君。"闾丘公就把自己的病痛告诉了丰干，丰干就要来了一只净盆，对着水念诵咒语后向闾丘公喷去，一会儿他的病就痊愈了。闾丘公感到十分惊异，就请丰干说一句预示此行安危征兆的话，丰干便说道："到任之后记得去拜谒文殊与普贤两位菩萨。"闾丘公问道："那两位菩萨在什么地方？"丰干回答："即是在国清寺中烧火做饭、洗涤器物的寒山子、拾得两位。"闾丘公拜谢之后就上路了。不久闾丘公来到了山寺，问道："这寺中有丰干禅师吗？寒山子、拾得又是什么人呢？"当时有一位叫道翘的僧人回答道："丰干旧日所居的院子在经藏后面，现在已经阒然无人了。寒山子、拾得两人现正在僧厨中干活。"闾丘公便进入了丰干的禅房，只看见老虎所留下的踪迹，就又问道翘道："丰干在这里做什么行业？"道翘回答："只是舂谷成米供应僧众，有闲暇时就讽诵诗歌。"闾丘公随后来到厨房寻访寒山子、拾得，其事详见于下章。

【说明】

丰干禅师,"丰"一作"封",传说阿弥陀佛现世。曾于唐先天(712～713 年)中在京兆(今陕西西安)行化,士庶见之,无不敬礼。后不知所终。

天台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者,本无氏族[1],始丰县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岩,以其于寒岩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2]襦零落[3],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履,时来国清寺,就拾得取众僧残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时叫噪,望空慢骂,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虽出言如狂,而有意趣。

一日,丰干告之曰:"汝与我游五台,即我同流。若不与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丰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问:"汝去五台作什么?"丰干曰:"我去礼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

暨丰干灭后,闾丘公入山访之,见寒、拾二人围炉语笑。闾丘不觉致拜,二人连声咄叱[4]。寺僧惊愕曰:"大官何拜风狂汉耶?"寒山复执闾丘手,笑而言曰:"丰干饶舌[5]!"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携出松门,更不复入寺。闾丘又至寒岩礼谒,送衣服、药物。二士高声喝之曰:"贼我!"便缩身入岩石缝中,唯曰:"汝诸人各各努力!"其石缝忽然而合。闾丘哀慕,令僧道翘寻其遗物,于林间得叶上所书辞颂,及题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余首,传布人间。曹山本寂禅师注释,谓之《对寒山子诗》。

【注释】

[1] 氏族——此指姓氏与籍贯。 [2] 襦(rú)——短衣、短袄。襦有单、复之别,单襦近乎衫,复襦则近袄。《说文解字》曰:“襦,短衣也。” [3] 零落——此指衣服破烂的样子。 [4] 咄叱——大声呵斥。 [5] 饶舌——多嘴多舌。

【译文】

天台山寒山子,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与籍贯,因为始丰县(今浙江天台)西七十里有寒岩、暗岩两座山岩,而他就在寒岩中居止,所以称之为寒山子。他容貌憔悴,所穿的布衫破烂,用桦树皮做一顶帽子,拖着一双大木拖鞋,常常来到国清寺,向拾得取一些众僧吃剩下的剩饭剩菜吃。寒山子有时在走廊下慢慢地行走,有时高声叫嚣,望着天空谩骂,寺僧就用拄杖驱逐他,他便翻身拍手大笑着离去。寒山子虽然说出的话犹如狂人之语,但却颇有意趣。

有一天,丰干禅师对寒山子说道:“你跟我一起去行游五台山,便是我的同流。如果不同我一起去,就不是我的同流。”寒山子回答:“我不去。”丰干便说道:“你不是我的同流。”寒山子反问道:“你去五台山做什么?”丰干回答:“我去礼拜文殊菩萨。”寒山子便说道:“你不是我的同流。”

等到丰干禅师圆寂以后,闾丘公进入天台山寻访,看见寒山子、拾得两人围着火炉谈笑。闾丘公不觉上前施礼,两人便连声呵斥,寺中僧人惊愕地说道:“大官为什么要礼拜这两个疯子狂汉啊?”寒山子又抓住闾丘公的手,笑着说道:“丰干饶舌!”过了许久才放下。自此寒山子、拾得两人便相互扶携着走出了松门,再也没进入过寺院。闾丘公又来到寒岩中拜见礼谒,送上衣服、药物。两人高声喝道:“把我视为贼啊!”就缩转身体进入了山岩的石缝中,只是说道:“你们诸人宜各自努力!”那石缝忽然合起。闾丘公哀伤仰慕,令僧人道翘等寻找他俩的遗物,在树林间的叶子上得到寒山子所书写的偈颂,以及题写在村庄人家房屋墙壁上的诗歌,总共有三百多首,流传于人间。此后曹山本寂禅师加以注释,

名之为《对寒山子诗》。

【说明】

寒山子，据后人考证，当为唐代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因多次投考不第，被迫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于浙东天台山寒岩，享年一百多岁。因其乞食于寺中，故又名“贫子”。对寒山子生活年代，有人通过史事与寒山诗之互证，指出寒山约生于隋开皇三年(584 年)，约卒于唐长安四年(704 年)；也有人从寒山诗中所反映社会状况的分析，其当主要活动于贞观年间(627～649 年)。寒山子是佛教史上著名诗僧。有唐僧道翘所录《寒山诗》所收凡三百余首，概为五言律。后附载丰干、拾得诗，合称《三隐集》。寒山子之诗中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而在语言运用上“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情景交融，“信手拈弄”，“机趣横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脱出六朝间艳丽绮靡之流弊，专呼号心灵之活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屡为后代文人所仿效，从而形成独特的“寒山体”。

天台拾得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丰干禅师山中经行，至赤城[1]道侧，闻儿啼声，遂寻之，见一子可数岁，初谓牧牛子，及问之，云：“孤弃于此。”丰干乃名为拾得，携至国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来认，必可还之。”后沙门灵熠摄受[2]，令知食堂[3]香灯。忽一日，辄尔登坐，与佛像对盘而餐，复于憍陈如上坐塑形前呼曰：“小果声闻[4]！”僧驱之。灵熠忿然告尊宿[5]等，罢其所主，令厨内涤器。常日斋毕，澄滤食滓，以筒盛之，寒山来，即负之而去。

一日扫地，寺主问：“汝名拾得，丰干拾得汝归，汝毕

竟姓个什么？在何处住？”拾得放下扫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测。寒山捶胸云：“苍天！苍天！”拾得却问：“汝作什么？”曰：“岂不见道东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

有护伽蓝神[6]庙，每日僧厨下食，为乌所有，拾得以杖抶[7]之曰：“汝食不能护，安能护伽蓝乎？”此夕，神附梦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诘旦，诸僧说梦符同，一寺纷然，牒申州县。郡符至云：“贤士隐遁，菩萨应身。宜用旌之，号拾得为贤士。”隐石而逝，见《寒山章》。时道翘纂录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录数篇，见别卷。

【注释】

[1] 赤城——山名，在浙江天台县北，登天台山者必经此。此山土色皆赤，状如云霞，望之如城墙，故名赤城山，一名烧山，西有西京洞，为道教第六洞天。 [2] 摄受——也作“摄取”，佛以慈心摄取众生。此指抚养。 [3] 食堂——又云“斋堂”。《象器笺》二曰：“禅林僧堂本食堂也，食堂即斋堂也。” [4] 小果声闻——声闻指听闻佛陀声教而证悟之出家弟子。《法华文句》卷四上分声闻为五，称为五种声闻：一决定声闻，谓久习小乘，积劫道熟而证得小果；二退菩提声闻，谓此声闻本习大乘，积劫修道，然中间为厌生死，退大道心，取证小果；三应化声闻，谓诸佛菩萨为度化前二种声闻，故内秘佛菩萨之行，外现声闻之形，以劝诱小乘，令入大乘；四增上慢声闻，谓厌离生死，欣乐涅槃，修习小乘而以得少为满足，未得谓得，未证谓证；五大乘声闻，谓以佛道之声，令一切闻者不住于化城（喻小乘涅槃），终归大乘实相之理。 [5] 尊宿——此指住持寺院的方丈、寺主等。 [6] 护伽蓝神——保护伽蓝（寺庙）之神。《七佛经》云十八神保护伽蓝，即美音、梵音、天鼓、叹妙、叹美、摩妙、雷音、师子、妙叹、梵响、人音、佛奴、颂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遍视。 [7] 抶（chì）——用鞭、杖或竹板打。《说文解字》曰：“抶，笞击也。”

【译文】

天台山拾得，不知道其姓名，因为丰干禅师在山中行走时，在赤城山的山路旁边，听到小孩的啼哭声，就加以寻找，看见一个小孩子仅年数岁，起初以为是放牛的小孩，等到询问他，他回答：“被

人遗弃在这里。”丰干便给他起名叫拾得，带到国清寺，交付典座道：“如果有人来认领，一定要还给他。”此后由沙门灵熠摄受，令他管理食堂的香油灯。忽然有一天，拾得擅自登上案座，与佛像面对面端着盘子吃饭，又在憍陈如上座塑像前招呼道：“小果声闻！”有僧人把他驱赶了下来。灵熠愤然告知尊宿等人，罢免其所执管之事，让他去厨房内洗涤食具。拾得平日当众僧吃罢斋饭后，把吃剩的饭菜清洗过滤一下，然后装入竹筒内，等寒山子一来，就让他带着离去。

有一天，拾得正在扫地，寺主问道：“你的名字叫拾得，是因为丰干拾得你归来的缘故，你究竟姓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居住？”拾得放下扫帚，双手合十而立，寺主不能测知其意。寒山子在一旁捶胸叫道：“苍天啊！苍天！”拾得便问道：“你作什么？”寒山子回答：“你难道没有听见有人说过，东家的人死了，西家人去助哀伤吗？”两人就手舞足蹈，边哭边笑着出去了。

有一座祭祀守护伽蓝之神的小庙，因为每天僧堂厨房放在庙中供祀的食物，都被乌鸦所叼去，拾得就用拄杖鞭打神像道：“连你自己的食物都不能守护，怎么还能守护伽蓝啊？”那一天晚上，那庙神附梦于全寺僧人道：“拾得打我。”次日早晨，众僧述说梦境相符合，一寺上下纷然，将此事上报给州县官府。州署下公文来说：“拾得隐遁而去，菩萨应身而显。应当加以表旌，号称拾得为贤士。”拾得隐入石岩而逝，其事详见于《寒山章》。当时道翘正在纂辑寒山子的文字语录，便将拾得的偈句附录，今略为辑录数篇，载于另外的卷帙中。

【说明】

天台山国清寺隐僧寒山、拾得，其行迹怪诞，言语非常，相传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化身。清朝雍正年间，寒山、拾得被追封为“和合二圣”，与丰干合称为“国清三隐”。

明州布袋和尚

明州奉化县布袋和尚者，未详氏族，自称名契此，形裁[1]腲乌罪切。脮[2]，奴罪切。蹙额皤腹[3]，出语无定，寝卧随处。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尽贮囊中。入廛肆聚落，见物则乞。或醯醢[4]鱼葅[5]，才接入口，分少许投囊中。时号长汀子[6]布袋师也。

尝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货则售。示人吉凶，必应期无忒[7]。天将雨，即著湿草屦[8]，途中骤行。遇亢阳[9]，即曳高齿[10]木屐，市桥[11]上竖膝而眠。居民以此验知。

有一僧在师前行，师乃拊僧背一下，僧回头，师曰："乞我一文钱。"曰："道得即与汝一文。"师放下布囊，叉手而立。

白鹿和尚问："如何是布袋？"师便放下布袋。又问："如何是布袋下事？"师负之而去。

先保福和尚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为只如此，为更有向上事？"师负之而去。

师在街衢立，有僧问："和尚在遮里作什么？"师曰："等个人。"曰："来也！来也！"归宗柔和尚别云："归去来！"师曰："汝不是遮个人。"曰："如何是遮个人？"师曰："乞我一文钱。"

师有歌曰："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腾腾[12]自在无所为，闲闲究竟出家儿。若睹目前真大道，不见纤毫也大奇。万

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心王[13]本自绝多知，智者只明无学[14]地。非圣非凡复若乎？不强分别圣情孤。无价心珠本圆净，凡是异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无量清高称道情。携锡若登故国路，莫愁诸处不闻声。”又有偈曰：“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15]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梁贞明三年丙子[16]三月，师将示灭，于岳林寺[17]东廊下端坐磐石，而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偈毕，安然而化。其后他州有人见师，亦负布袋而行。于是四众竞图其像，今岳林寺大殿东堂全身见存。

【注释】

[1] 形裁——即“身材”。 [2] 腲(wěi)脮(něi)——肥胖臃肿貌。《集韵·贿韵》曰：“腲脮，肥也。” [3] 皤(pó)腹——大肚子。 [4] 醯(xī)醢(hǎi)——肉酱之一种。“醯”同“醢”，即醋。 [5] 葅(zū)——盐腌的野菜。 [6] 长汀子——传说契此早年曾流落浙江奉化长汀村，被村民张重天收留，故自号长汀子。 [7] 忒(tè)——差误。《广雅·释诂四》曰：“忒，差也。”《诗·大雅·抑》曰：“昊天不忒。” [8] 屦(jù)——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说文解字》曰：“屦，履也。”段注：“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屦。”后泛指鞋。 [9] 亢阳——阳气极盛；阳光过多，久不下雨，故天旱亦称亢阳。 [10] 高齿——装在木屐底下的两块木片称高齿。 [11] 市桥——江南地区的集市一般沿河而形成，连接两岸集市之桥，即称作市桥。 [12] 腾腾——自在无所为貌。 [13] 心王——宇宙万有皆由心而生而起，心即是万法之王，故称“心王”。 [14] 无学——声闻乘四果中，前三果为有学，第四阿罗汉果为无学。无学即学道圆满，不更修学的意思。《法华玄赞》一曰：“戒定慧三，正为学体，进趣修习名为有学，进趣圆满止息修习，名为无学。”《法华嘉祥疏》九曰：“若缘真之心更有增进义，是名为学。缘真之心已满，不复进求，是名无学。” [15] 青目——即“青眼”。相传三国魏名士阮籍能作“青白眼”，对所厌恶憎恨之人即以白眼视之，对所喜爱或尊敬之人即以青眼视之。所谓青眼，即是正眼视之，青黑之眼珠在正中，相对于白眼而称之为青眼。[16] 贞明三年丙子——按贞明三年之干支为“丁丑”，“丙子”年为贞明二年，此“三”当为“二”之误。 [17] 岳林寺——位于浙江奉化岳林村，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

年)，北宋崇宁二年(1003年)赐御书“崇宁阁”匾额。传为布袋和尚契此化缘而修建。

【译文】

明州奉化县(今属浙江)布袋和尚(？～916年)，不知道其姓名、乡里，自己称名作“契此”，身材肥胖臃肿，皱着眉头，袒胸露腹，说话没有条理，不分场所到处睡卧。他平常用拄杖扛着一个布袋，凡是自身所使用的用具，都贮放在布袋中。他进入集市、村落，看见东西就乞讨，有人给他鱼肉菜肴，他刚放到嘴里，便再分出一些放入布袋内，时人称他为长汀子布袋师。

布袋和尚曾经在雪地时里睡觉，但雪却不会沾在他的身上，人们因此而感到很惊奇。有时候他向人乞讨钱物，那人做买卖就一定顺利，向人预示吉凶之事，到时候一定应验，而没有错误。天将要下雨，布袋和尚就穿着湿草鞋，在路上快步行走。如果遇到大晴天，他就拖着高齿木屐，在市桥上竖起膝盖睡觉。居民因此测知天气是晴天还是下雨。

有一次，一个僧人在布袋和尚前面走路，布袋和尚就拍了一下那僧人的背脊，那僧人回过头看他，布袋和尚便说道：“给我一文钱。”那僧人说道：“说得出就给一文钱。”布袋和尚便放下布袋，双手合十而立。

白鹿和尚问道：“什么是布袋？”布袋和尚就放下了布袋。白鹿和尚又问道：“什么是布袋下的事？”布袋和尚背起布袋就走。

先保福和尚问道：“什么是佛法大意？”布袋和尚放下了布袋，双手合十而立。先保福和尚又问道：“只有这个，还是另外还有向上玄妙之事？”布袋和尚背起布袋就走。

布袋和尚在大街上站立着，有僧人问道：“和尚在这里做什么？”布袋和尚回答：“等个人。”那僧人便说道：“来了！来了！”归宗柔和尚另外回答：“归去来！”布袋和尚说道：“你不是这个人。”那僧人问道：“这个人是谁？”布袋和尚说道：“给我一文钱。”

布袋和尚作有歌谣道：“只有这个心心之心是佛，是十方世界

中最为灵验之物。纵横妙用真是可爱，一切都不如心为真实。腾腾逍遥自在无所作为，悠闲度日究竟还是出家人。如果观看眼前的真正之大道，没看见一丝一毫也真是奇怪。万物有什么区别而心又有什么不同？何必烦劳你再去寻找经义作根据？心王本来就断绝多知识，有智慧者只是明白了无学之地。既不是凡人也不是圣人又似个什么呢？不用勉强分别圣贤孤独的性情。无价的心珠本来圆满清净，凡是说有异相的那实是妄自称呼。人能够弘扬大道则大道分明，无法计量的清高就称作道情。如果携带着锡杖走在故乡的路上，就不要忧愁到处都没有闻声。”布袋和尚又作有偈颂道：“一钵盛有千家之饭，孤身而作万里云游。青眼看得上的人甚少，问路还在白云尽头。”

五代后梁贞明二年丙子岁(916 年)三月，布袋和尚临终前，端坐在岳林寺东廊下的盘石上，说偈颂道：“弥勒菩萨是真弥勒菩萨，化分身体千百亿个。时时指示给世人看，世人自是不认识。”说偈颂完毕，就安然圆寂了。此后其他州县的人又看见了布袋和尚，还是背负着布袋在赶路。于是四方百姓就竞相描画他的图像。现今岳林寺大殿东堂上还保存着他的遗像。

【说明】

布袋和尚，《宋高僧传》称其为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于天复(901～904 年)中终于奉川(今浙江奉化)，乡邑共埋之。有关布袋和尚的传记故事也广为传布民间。今各地寺院中所供奉的大肚弥勒菩萨，相传即是根据此布袋和尚的形象而塑造的。

诸方杂举征拈代别语

【题解】 此为汇聚各方禅师讲说的“举”、“征”、“拈”及“代”、“别”之语。所谓举，指举起公案，即为禅师举说公案而加以记载时所用之词。所谓征，即禅师征引公案而设问。所谓拈，即拈语，指禅师拈起示人之语，如古则、公案、机缘等。所

谓代，即代语，原有两层含义：其一指问答酬对之间，禅师设问，而听者或懵然不知，或所对不合意旨，禅师便代答一语；其二指古人公案中只有问话而无答语，故代古人作一答语。而所谓别即别语，是指古人公案中原有答语，而禅师另加一句别有含义之语。这些方法皆是禅师对古人或他人之禅语的发挥，以接引、启发学僧之禅机。

障蔽魔王觅起处不得

障蔽魔王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忽因一日得见，乃问云："汝当于何住？我一千年领诸眷属觅汝起处不得。"金刚齐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1]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举云："障蔽魔王不见金刚齐即且从，只如金刚齐还见障蔽魔王么？"

【注释】

[1] 无住——法无自性，故无所住，随缘而起，故称无住。《维摩经·观众生品》曰："从无住本立一切法。"

【译文】

障蔽魔王率领其眷属，一千年来跟随金刚齐菩萨寻觅起处却不能得到，忽然有一天看到了，就问道："你应当住在什么地方？我一千年来率领眷属寻觅你的起处却未能得到。"金刚齐菩萨回答："我既不依据有住而居住，也不依据无住而居住，就这样居住。"法眼和尚举说道："障蔽魔王没有看见金刚齐菩萨就姑且不论了，只如金刚齐菩萨可还看见了障蔽魔王吗？"

外道问佛

外道问佛云："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

礼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1]，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难问佛云："外道以何所证，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间良马，见鞭影而行。"玄觉征云："什么处是世尊举鞭处？"云居锡云："要会么？如今归堂去复是阿谁？"东禅齐拈云："什么处是外道悟处？众中道世尊良久时便是举鞭处，恁么会还得已否？"

【注释】

[1] 迷云——即"疑团"。

【译文】

外道问佛道："不问而有言，还是不问而无言？"佛沉默了许久，那外道便礼拜道："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驱散我的疑团，让我得以悟入。"外道离去后，阿难尊者便问佛道："外道用什么作为证明，而说得以悟入了？"佛说道："就如同世间良马，看见鞭子的影子而行走。"玄觉禅师征说道："什么地方是世尊举起马鞭之处？"云居清锡禅师征说道："可要领会吗？现今归僧堂去的又是谁呢？"东斋齐禅师拈举道："什么地方是外道的悟入之处？众人中有说世尊沉默许久时即是举起马鞭之处，这样领会可还有所得吗？"

紧那罗王奏无生乐

紧那罗王[1]奏无生乐供养世尊。王敕："有情无情，俱随王去。若有一物不随王，即去佛处不得。"又无厌足王入大寂定[2]，王敕："有情无情，皆顺于王。如有一物不顺王，即入大寂定不得。"云居锡云："有情去也且从，只如山河大地是无情之物，作么生说亦随王去底道理？"

【注释】

[1] 紧那罗王——乐神名，八部众之一。 [2] 大寂定——也称大寂定三昧、大寂妙静三摩地，如来所入之禅定，离一切散动，究竟寂静。

【译文】

紧那罗王演奏无生之乐供养世尊。紧那罗王下敕令道:“有情、无情,都随从本王前去。如果有一物不随从本王,就不能抵达佛所居之处。”又无厌足王进入了大寂定,紧那罗王下敕道:“有情、无情,都要顺从本王。如果有一物不顺从本王,就不能进入大寂定。”云居清锡禅师说道:“有情前去就姑且听从他的,只如山河大地是无情之物,怎样来解说其随从紧那罗王前去的道理呢?”

罽宾国王剑斩师子尊者首

罽宾国王秉剑[1]诣师子尊者前,问曰:“师得蕴空否?”师曰:“已得蕴空。”曰:“既得蕴空,离生死否?”师曰:“已离生死。”曰:“既离生死,就师乞头还得否?”师曰:“身非我有,岂况于头!”王便斩之,出白乳,王臂自堕。玄觉征云:“且道斩著斩不著?”玄沙云:“大小师子尊者不能与头作主。”玄觉又云:“玄沙恁么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蕴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么道意在什么处?试断看。”

【注释】

[1] 罽宾国王禀剑——此事参见本书卷二《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章》。

【译文】

罽宾国王拿着剑来到师子尊者面前,问道:“大师悟得蕴空了吗?”师子尊者回答:“已经悟得蕴空了。”罽宾国王问道:“既然已经悟得蕴空了,还能超脱生死吗?”师子尊者回答:“已能超脱生死了。”罽宾国王便说道:“既然超脱了生死,那能否把头颅施舍给我?”师子尊者说道:“我的身体既不属我所有,难道还会对头颅有所吝惜!”罽宾国王便斩下了师子尊者的首级,师子尊者的脖子里涌出了白色的乳汁,罽宾国王的手臂也自己掉落了。玄觉禅师征问道:“你们姑且说说斩得着斩不着?”玄沙和尚说道:“多少师子尊者不能给头颅作主。”

玄觉禅师又征问道："玄沙和尚这样说，是要人作主，还是不要人作主？如果是要人作主，蕴即不空。如果不要人作主，玄沙和尚这样说，其意思在什么地方呢？试着判断一下。"

塔头侍者及时锁门

泗州塔头[1]侍者及时锁门，有人问："既是三界大师，为什么被弟子锁？"侍者无对。法眼代云："弟子锁，大师锁？"法灯代云："还我锁匙来！"又老宿代云："吉州锁，虔州锁？"

【注释】

[1] 泗州塔头——管理泗州塔的僧人。泗州大圣僧伽大师圆寂后，唐中宗为其在泗州建塔供奉，称泗州塔。

【译文】

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塔头侍者到了时辰便锁上了塔门，有人便问道："既然是三界之大师，为什么会被弟子所锁住？"那侍者无语以答。法眼和尚代为回答："是弟子锁门，还是大师锁门？"法灯禅师代为回答："把锁钥匙还给我！"又有一位老和尚代为回答："是吉州(今江西吉安)产的锁，还是虔州(今江西赣州)产的锁？"

或问僧

或问僧："承闻大德讲得《肇论[1]》，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迁'[2]义，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盏就地扑破，曰："遮个是迁不迁？"无对。法眼代拊掌三下。

【注释】

[1] 肇论——三卷，十六国后秦僧人僧肇所撰，以物不迁论第一，不真空论第二，般若无知论第三，涅槃无名论第四。 [2] 物不迁——物性不迁移。僧肇以"物不迁"

来克服俗情对“有物流动”的执著，以实现离两边证中道之目的。

【译文】

有人问一僧人道：“听说大德能讲说《肇论》，是吗？”那僧人说道：“不敢当。”那人又问道：“僧肇法师有‘物不迁’的说法，是吗？”那僧人回答：“是的。”那人于是把茶杯扔在地上摔破了，问道：“这是迁还是不迁？”那僧人无言以对。法眼和尚代为拍手三下。

乐普侍者问和尚

乐普侍者谓和尚曰：“肇法师制得四论[1]，甚奇怪[2]。”乐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见祖师。”侍者无对。法灯代云：“和尚什么处见？”云居锡云：“什么处是肇公不见祖师处？莫是有许多言语么？”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语？”

【注释】

[1] 四论——即《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和《涅槃无名》四论。　[2] 奇怪——奇特；不平常。

【译文】

乐普和尚的侍者对乐普和尚说道：“僧肇法师撰成了四论，非常奇特。”乐普和尚说道：“僧肇法师非常奇特，但却没看见祖师。”那侍者不能应对。法灯禅师代为回答：“和尚在什么地方看见的？”云居清锡禅师说道：“什么地方是僧肇法师没看见祖师之处？莫非有许多言语吗？”又代为说道：“僧肇法师有多少话语？”

两 僧 住 庵

有两僧各住庵，寻常来往。偶旬日不会，一日上山相见。上庵主问曰：“多时不见，在什么处？”下庵主曰：“只在庵里造个无缝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个无缝

塔,就庵主借取样山[1]。”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举云:“且道借伊样子,不借伊样子?”

【注释】

[1] 样山——模型;样本。

【译文】

有两位僧人住在各自的佛庵中,平日里时常往来。偶然有十天不会面,有一天山下的庵主登山拜见。山上的庵主问道:“多日不见,你在什么地方?”山下的庵主回答:“只是在庵中建造了一座无缝塔子。”山上的庵主说道:“我也想要造一座无缝塔,向庵主借一个样本。”山下的庵主便说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刚好被别人借去了。”法眼和尚举问道:“姑且说说看,是借给他样本了,还是没有借给他样本?”

有婆子请开经藏

有婆子令人送钱去请老宿开藏经[1],老宿受施利,便下禅床转一匝,乃云:“传语婆子,转藏经了也。”其人回举似婆子,婆云:“比来[2]请开全藏,为甚开半藏?”玄觉征云:“什么处是缺半藏处?且道那个婆子具什么眼,便恁么道?”

【注释】

[1] 开经藏——此指和尚做佛事,念诵经文。 [2] 比来——本来。

【译文】

有一位老婆婆令人送钱去请一位老和尚开经藏,那老和尚接受了施舍的钱物,便走下了禅床转了一圈,这才说道:“带话给老婆婆,已转过藏经了。”那人归去举说给老婆婆听,那老婆婆便说道:“本来是请开整部经藏的,他却只开了半部经藏。”玄觉禅师征问道:“什么地方是欠缺半部经藏之处?姑且说说那位老婆婆具备了什么眼睛,就这样说?”

志公传语思大禅师

志公令人传语思大禅师:“何不下山教化众生,目视云汉[1]作么?”思大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更有甚众生可教化?”玄觉征云:“且道是山头语,山下语?”

【注释】

[1] 云汉——指天河,即银河。

【译文】

志公令人给慧思大禅师传话道:“为什么不下山教化众生,眼看着云汉作什么?”慧思大禅师回答:“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了,还有什么众生可教化的?”玄觉禅师征问道:“这是在说山顶上的话,还是在说山脚下的话?”

修山主问翠微和尚

龙济修山主问翠岩曰:“四乾闼婆王[1]奏乐供养世尊,直得须弥振动,大海腾波,迦叶起舞,菩萨得忍[2]。不动声闻彼我,只如迦叶作舞,意旨如何?”对曰:“迦叶过去生中曾作乐人来,习气[3]未断。”山主曰:“须弥、大海莫是习气未断否?”翠岩无对。法眼代云:“正是习气。”

【注释】

[1] 四乾闼婆王——《法华经·序品》曰:“有四乾闼婆王,乐乾闼婆王、乐音乾闼婆王、美乾闼婆王、美音乾闼婆王,各有若干百千眷属俱。” [2] 忍——忍耐违逆之境而不起嗔心;又安住于道理而不动心。《瑜伽师地论》曰:“云何名忍?自无愤勃,不报他怨,故名忍。”《成唯识论》卷九曰:“忍,以无嗔精进审慧及彼所起三业处性。” [3] 习气——大乘之妄想迷惑,分作现行、种子与习气三者。既已降伏迷惑之现行,且

断绝了迷惑之种子,却尚有迷惑之气氛而现出迷惑之相,故名之为习气。此习气,三乘中声闻全部未断,缘觉稍有断绝,佛全部断绝。

【译文】

龙济山修山主问翠微和尚道:"四乾闼婆王演奏乐曲供奉世尊,直使得须弥山震动,大海翻腾波浪,迦叶尊者跳起了舞蹈,菩萨得到了忍性。不触动声闻与彼我,只如迦叶尊者跳起了舞蹈,是什么意思呢?"翠微和尚回答:"迦叶尊者在过去生中曾做过乐人,其习气还未曾断绝。"修山主便问道:"那须弥山、大海莫非也是习气未曾断绝吗?"翠微和尚不能应答。法眼和尚代为回答:"正是习气未曾断绝。"

有僧亲附老宿

有僧亲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诲,僧叹曰:"只恁么空过一夏,不闻佛法,得闻'正因[1]'两字亦得也。"老宿闻之,乃曰:"阇梨莫誓[2]音西。速,若论'正因'一字,也无恁么道了。"叩齿[3]三下,曰:"适来无端恁么道。"邻房僧闻曰:"好一镬羹,被两颗鼠粪污却。"玄觉征云:"且道赞叹语,不肯语?若是赞叹,为什么道鼠粪污却?若不肯,他有什么过?验得么?"

【注释】

[1] 正因——对缘因而言。正生法之因称正因,由外资助之力称缘因。 [2] 誓(xī)——同"嘶"字,声音沙哑。 [3] 叩齿——道士向神祷告、驱妖的动作。此含有驱除魔鬼或罪恶之意。

【译文】

有一个僧人向一位老和尚参问,经过了一个夏天也未蒙老和尚的言语教诲,那僧人便叹息道:"就这样白白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没有听到佛法,就是能够听到'正因'两个字也行啊。"那老和

尚听到后，便说道："阇黎不要声音嘶哑地贪图快速讲听，如果谈论到'正因'一个字，也不这样说了。"说完又敲击了牙齿三下，道："刚才没来由说了这样的话。"隔壁房间内的僧人听见后说道："好一锅菜羹，却被两粒老鼠屎给弄脏了。"玄觉禅师征问道："就说说看那是赞叹语，还是不许可之语？如果是赞叹语，为什么要说被老鼠屎弄脏了？如果是不许可之语，有什么过错？能被检验出吗？"

僧肇法师遭难

僧肇法师遭秦主[1]难，临就刑，说偈曰："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玄沙云："大小肇法师，临死犹寱语。"

【注释】

[1] 秦主——指十六国时后秦国君姚兴，三九四年至四一六年在位。其为巩固统治，释放自卖为奴之平民，注意农业，倡导佛教与儒学，邀龟兹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翻译佛经。僧肇即是鸠摩罗什门下"四圣"之一。

【译文】

僧肇法师因遭逢了后秦国主之劫难，临上刑场之时，说了一首偈颂道："地、水、风、火四大原本没有主宰，五蕴也本来空无一物。把头颅接近雪白的刀锋，就好像是劈斩春风一般。"玄沙和尚说道："大小僧肇法师，临死还在说梦话。"

【说明】

据《高僧传》，僧肇法师于东晋义熙十年(414 年)没于长安，寿三十一。僧肇临刑说偈，诸《僧传》未载，或曰不足为据。

不 欺 之 力

僧问老宿云："师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

未审全个什么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别云:“不会古人语。”

【译文】

有僧人问一位老和尚道:“狮子抓兔子也用全力,攻击大象也用全力。不知道全用个什么力?”那老和尚回答:“不欺本心之力。”法眼和尚另外回答:“没有领会古人的话。”

李翱见老宿独坐

李翱尚书见老宿独坐,问曰:“端居[1]丈室,当何所务?”老宿曰:“法身凝寂,无去无来。”法眼别云:“汝作什么来?”法灯别云:“非公境界。”

【注释】

[1] 端居——深居、安居,与外界不相往来。唐人白居易《旱热》诗:“薄食不饥渴,端居省衣裳。”

【译文】

李翱尚书看见一位老和尚独自坐着,便问道:“你端居在方丈室内,应当做什么事呢?”那老和尚回答:“法身澄寂,没有来也没有去。”法眼和尚另外回答:“你干什么来了?”法灯禅师另外回答:“不是李公之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

有道流[1]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满于法界。向什么处坐得?”僧无对。法眼代云:“识得汝。”

【注释】

[1] 道流——学道者流,一般谓禅师。下文“道士”之意同。

【译文】

有一位禅师在佛殿前背对着佛像坐着，有一位僧人说道："道士不要背对着佛。"那禅师便问道："大德，本教的教义上说：佛身充满了整个法界。那应当朝什么地方坐才行呢？"那僧人不能回答。法眼和尚代为回答："认得你。"

禅　月　诗

禅月[1]诗云："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大随和尚举问禅月："如何是此心？"无对。归宗柔代云："能有几人知？"

【注释】

[1] 禅月——即五代僧人贯休，七岁出家，苦节峻行，能诗，工草篆，又能绘罗汉像，神姿怪绝，人称妙品。初为吴越国主所礼重，后西行入蜀，为蜀主署为禅月大师。有《西岳集》传世。

【译文】

禅月大师有诗道："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大随和尚便举问禅月道："什么是此心？"禅月不能回答。归宗柔禅师代为回答："能有几人知晓呢？"

六通院僧欲渡船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问："既是六通[1]，为什么假船？"无对。天台韶国师代云："不欲惊众。"

【注释】

[1] 六通——三乘圣者所得之六种神通，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他心通、四宿命通、五神足通、六漏尽通，也称六神通。

【译文】

台州（今浙江临海）六通院的僧人想要乘船渡河，有人便问

道："既然称作六通，为什么还要凭靠舟船呢？"那僧人无语以对。天台德韶国师代为回答："不想惊动大众。"

圣僧像被屋漏滴

圣僧像被屋漏滴，有人问："既是圣僧，为什么有漏[1]？"天台国师代云："无漏不是圣僧。"

【注释】

[1] 漏——双关语。一为下雨屋漏水，一为佛教以"漏"为烦恼的异名。

【译文】

寺院中的圣僧像因为屋漏被雨水淋湿了，有人便问道："既然是圣僧，为什么还有漏呢？"天台德韶国师代为回答："没有漏就不是圣僧。"

死鱼浮在水上

死鱼浮于水上，有人问僧："鱼岂不是以水为命？"僧曰："是。"曰："为什么却向水中死？"无对。杭州天龙机和尚代云："是伊为什么不去岸上死？"

【译文】

死鱼飘浮在水面上，有人问僧人道："鱼儿难道不是依赖水活命的吗？"那僧人回答："是的。"那人又问道："那为什么却死在水中呢？"那僧人无言以对。杭州(今属浙江)天龙机和尚代为回答："那它为什么不到岸上去死？"

僧问云台钦和尚

僧问云台钦和尚："如何是真言[1]？"钦曰："南无[2]佛

陀耶?”大章如庵主别云:“作么? 作么?”

【注释】

[1] 真言——即“陀罗尼”,意译云“总持”,又称“秘密号”、“密言”、“密语”,《大日经疏》一曰:“真言者,梵曰漫怛罗,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龙树《释论》谓之秘密号。旧译曰咒,非正翻也。”又曰:“真如语言,故名真言。” [2] 南(nā)无(mō)——梵语音译,又写作“南牟”、“南谟”、“那谟”、“那模”、“纳莫”等,义译曰归命、敬礼、归礼、救我、度我等,是众生向佛至心归依信顺之语。按印度礼仪,低头合掌,口称“南无”,即表示致敬。

【译文】

有僧人问云台钦和尚道:“什么是真言?”钦和尚回答:“是南无阿佛陀佛吧?”大章山如庵主另外回答:“干什么? 干什么?”

江南国主问老宿

江南国主问老宿:“予有一头水牯牛,万里无寸草,未审向什么处放?”归宗柔代云:“好放处!”

【译文】

江南国主问一位老和尚道:“我有一头水牯牛,当万里大地没有一根草时,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放牧?”归宗柔禅师代为回答:“好一个放牧处!”

南泉和尚迁化

南泉和尚迁化,陆亘大夫来慰,院主问:“大夫何不哭先师?”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无对。归宗柔代云:“哭! 哭!”

【译文】

南泉和尚圆寂了,陆亘大夫来吊唁,院主问道:“大夫为什么

不哭祭先师?"陆亘大夫说道:"院主说得着,陆亘就哭。"院主无语以对。归宗柔禅师代为回答:"哭!哭!"

冯延已游钟山

江南相冯延已[1]与数僧游钟山,至一人泉[2],问:"一人泉,许多人争得足?"一僧对曰:"不教欠少。"延已不肯,乃别云:"谁人欠少?"法眼别云:"谁是不足者?"

【注释】

[1] 冯延已——五代南唐扬州人,一名延嗣,字正中,累官至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卒谥忠肃。工词,撰有《阳春集》。 [2] 一人泉——在南京钟山绝顶。相传泉水仅容一勺,可供一人饮,故称。然挹之不竭,自古视为胜处。

【译文】

江南国宰相冯延已同数位僧人一起游览钟山,来到一人泉之前,冯延已问道:"一人泉,有许多人来饮水,怎么能满足呢?"有一个僧人回答:"不让它欠缺。"冯延已不许可,那僧人便另外回答:"谁人欠缺呢?"法眼和尚另外回答:"谁是不满足的人?"

施主妇人行随年钱

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钱[1]。僧曰:"圣僧前著一分。"妇人曰:"圣僧年多少?"僧无对。法眼代云:"心期满处即知。"

【注释】

[1] 随年钱——应其人年岁多少而施与钱财不等。

【译文】

有个施主的夫人来到寺院内,向众僧发放随年钱。有僧人说道:"圣僧面前也发放一份。"那妇人问道:"圣僧多少年岁了?"那

僧人无语以对。法眼和尚代为回答:“满足内心期望之处即知道了。”

法灯问新到僧

法灯问新到僧:“近离什么处?”曰:“庐山。”师拈起香合,曰:“庐山还有遮个也无?”僧无对。师自代云:“寻香来礼拜和尚。”

【译文】

法灯和尚问一个新来参拜的僧人道:“近来离开了什么地方?”那僧人回答:“庐山。”法灯禅师拿起了香盒,问道:“庐山可还有这个吗?”那僧人无语以对。法灯和尚自己代作回答:“为寻香而来礼拜和尚。”

僧问仰山

僧问仰山:“弯弓满月啮镞意如何?”仰山曰:“啮镞。”僧拟开口,仰山曰:“开口驴年也不会!”僧无对。南泉代侧身而立。

【译文】

有僧人问仰山和尚道:“弯弓如满月,而咬住了箭镞的时候怎么样呢?”仰山和尚回答:“咬住了箭镞。”那僧人准备开口再说话,仰山和尚喝道:“如若开口,那到驴年也不能领会!”那僧人无语以对。南泉和尚代为侧过身子站立以作回答。

行者向佛而唾

有一行者随法师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师曰:

"行者少去就[1],何以唾佛!"行者曰:"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无对。沩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师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语,即向伊道,还我无行者处来。"

【注释】

[1] 去就——礼仪;礼貌。

【译文】

有一个行者随从一位法师进入了佛殿,这行者向着佛像吐口水。那法师喝道:"这行者真没修养,为什么向着佛吐口水!"行者便说道:"把没有佛的地方拿来让我吐口水。"那法师不能应对。沩山和尚说道:"那仁者却是不仁者,那不仁者却是仁者。"仰山和尚代那法师说道:"只管对行者吐口水。"接着又说道:"那行者如果有话说,就对他讲,把没有行者的地方还给我。"

感山主到圆通院

偃台[1]感山主到圆通院相看,第一坐问曰:"圆通[2]无路,山主争得到来?"归宗柔代云:"不期[3]又得相见。"

【注释】

[1] 偃台——五代北宋时期,庐山南麓有下偃台院,后改名云峰院,其上数里上偃台院,后改名祖教院。 [2] 圆通——性体周遍称圆,妙用无碍称通。所谓圆通,就所证之理体而言,即指妙智所证之理;就能证之法门而言,即指觉慧周遍通解通入之法性。 [3] 不期——不料;料不到。

【译文】

偃台感山主来到圆通院里观看,第一座问道:"圆通并没有路,山主怎么能到来?"归宗柔禅师代为回答:"不料又得相见。"

有 僧 入 冥

有僧入冥[1],见地藏菩萨[2]。地藏问:"是你平生修

何业?”僧曰:“念《法华经》。”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为是说,是不说?”无对。归宗柔代云:“此回归去,敢请流通[3]。”

【注释】

[1] 入冥——指死亡。冥,即冥界。 [2] 地藏菩萨——《地藏十轮经》谓其“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藏”,故名。其受释迦牟尼佛嘱咐,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成佛。中华佛教将其作为四大菩萨之一,将安徽九华山作为其说法之道场。 [3] 流通——《最胜王经》卷三曰:“安稳丰乐,正法流通。”比喻佛法畅通无阻。《十地义记》卷一曰:“传布名流,无壅曰通。”多指传布教法,使其流畅而无阻塞。

【译文】

有僧人进入冥界,见到了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问道:“你平生做了什么善业?”那僧人回答:“念《法华经》。”地藏菩萨便说道:“止止不必说,我法玄妙难思量。这是要讲说,还是不讲说?”那僧人无言以对。归宗柔禅师代为回答:“这次回去后,请允许我流通这一教诲。”

归宗柔和尚问僧人

归宗柔和尚问僧:“看什么经?”曰:“《宝积经[1]》。”柔曰:“既是沙门,为什么看宝积?”无对。柔自代云:“古今用无极。”

【注释】

[1] 宝积经——《大宝积经》的略名。《大知度论》曰:“以无漏根力觉道等法宝集,名为宝积。”下句之“宝积”为其本义,即积聚宝物之义。

【译文】

归宗柔和尚问一位僧人道:“你在看什么经?”那僧人回答:“《宝积经》。”柔和尚再问道:“你既已是沙门了,为什么却要看宝积?”那僧人不能回答。柔和尚便自己代为回答:“古今之运用没有穷尽。”

刘禹问先云居和尚

刘禹端公[1]因雨,问先云居和尚:“雨从何来?”曰:“从端公问处来?”端公欢喜赞叹。云居却问:“端公从何来?”无语。有老宿代云:“适来道什么?”归宗柔别云:“谢和尚再三。”

【注释】

[1]端公——唐、宋时御史的别称。

【译文】

刘禹端公因为下雨,而问先云居和尚道:“雨从什么地方来的?”云居和尚回答:“从端公提问之处而来。”刘禹高兴地赞叹不已。云居和尚便反问刘禹道:“端公从什么地方来的?”刘禹不能回答。有一位老和尚就代为回答:“刚才说什么?”归宗柔和尚另外回答:“谢谢和尚再三叮嘱。”

婆子自逞神通

昔有三僧云游,拟谒径山和尚,遇一婆子。时方收稻次,一僧问曰:“径山路何处去?”婆曰:“蓦直去。”僧曰:“前头水深,过得否?”曰:“不湿脚。”僧又问:“上岸稻得恁么好,下岸稻得恁么怯?”曰:“下岸稻总被螃蟹吃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气息[1]。”僧又问:“婆住在什么处?”曰:“只在遮里。”三僧乃入店内,婆煎茶一瓶,将盏子三个安盘上,谓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吃茶。”三人无对,又不敢倾茶。婆曰:“看老朽[2]自逞神通也。”于是便拈盏子倾茶行[3]。

【注释】

[1]气息——气味。 [2]老朽——老人自称之谦辞,唐、五代时亦可用于老妇自

称。 [3] 行——行茶，即斟茶。

【译文】

从前有三位僧人出外云游，打算去拜谒径山和尚，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当时正是收割水稻的时节，有一位僧人便问道："到径山的路怎么走？"那老婆婆回答："笔直去。"那僧人问道："前面水有多深，过得去吗？"老婆婆回答："湿不了脚。"又一僧人问道："为什么岸上的稻子长得这样好，岸下的稻子长得这样差？"老婆婆回答："岸下的稻子都被螃蟹吃掉了。"那僧人说道："稻子太香了。"老婆婆说道："没闻到什么气味。"又一僧人问道："婆婆住在什么地方？"老婆婆回答："就在这里。"三位僧人就进入了店里坐下，老婆婆煮了一壶茶，拿来三只茶杯放在茶盘上，对三位僧人说道："和尚如果有神通，就请吃茶。"那三位僧人不能应对，又不敢倒茶。老婆婆便说道："那就看我老朽自逞神通了。"老婆婆于是拿起茶杯便倒茶水，自斟自饮。

法眼和尚谓小儿

法眼和尚谓小儿曰："因子识得你爷，你爷名什么？"无对。法灯代云："但将衣袖掩面。"法眼却问一僧："若是孝顺之子，合下得一转语。且道合下得什么语？"无对。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顺之子。"

【译文】

法眼和尚对一个小孩说道："因为儿子而认识了你的爸爸，你爸爸的名字叫什么？"那小孩不能回答。法灯和尚代为回答："只要把衣袖遮住脸孔。"法眼和尚就问身边的一位僧人道："如果是孝顺儿子，应该能说出一句转语。你且说说看，应该说一句什么话？"那僧人无言以对。法眼和尚便自己代为回答："他是个孝顺儿子。"

僧问讲弥陀经座主

僧问讲《弥陀经[1]》坐主[2]："水鸟、树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么生讲?"坐主曰："基法师[3]道：真友不待请，如母赴婴儿。"僧曰："如何是真友不待请?"法眼代云："请是基法师语。"

【注释】

[1] 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的略称，也称《阿弥陀经》，一卷，十六国后秦僧人罗什所译，为净土三部经之一。此经说西方净土收正庄严等事，令人执持弥陀佛之名号，一心不乱，即得往生西方净土世界。 [2] 坐主——即"座主"，为众僧之主，统理一寺一山者，禅宗称住持，教宗称座主。 [3] 基法师——即窥基，姓尉迟氏。唐初大将尉迟敬德之侄，年十七出家，奉诏为玄奘法师之弟子。后游五台山，礼文殊菩萨，安止于华严寺西院。还京师慈恩寺，于永淳二年(683年)圆寂。

【译文】

有僧人问讲解《弥陀经》的座主道："水鸟、树林全都念佛、念法、念僧，怎么来解释呢?"那座主回答："窥基法师曾说过：真正的道友不需要邀请，就如同是母亲赶到婴儿的身边一样。"那僧人便问道："什么是真正的道友不需要邀请?"法眼和尚代为回答："邀请是窥基法师的话。"

王延彬入招庆院

泉州王延彬入招庆院，见方丈门闭，问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师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师不在否?"法眼别云："太傅[1]识大师。"

【注释】

[1] 太傅——泉州刺史王延彬曾官拜检校太傅。

【译文】

泉州(今属福建)刺史王延彬进入招庆院,看见方丈室的门关着,就问演侍者道:"有人敢说大师在吗?"演侍者回答:"有人敢说大师不在吗?"法眼和尚另外回答:"太傅认识大师。"

网明弹指一声

僧举:佛说法,有一女人忽来问讯,便于佛前入定。时文殊近前弹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网明菩萨[1],能出此定。"须臾,网明便至,问讯佛了,去女人前弹指一声,女人便从定而起。五云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来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体解?"

【注释】

[1] 网明菩萨——或称网明童子菩萨,贤劫十六尊之一,系金刚界曼荼罗三昧耶会等之轮坛外西方五尊中,安于北方之第二位。网明,又译作"明网"、"光网"、"网光"。密号"方便金刚"、"普愿金刚"。佛经说此菩萨受佛之圣旨,现福报光明,其右手指间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无量之佛国,于其中之地狱、饿鬼、畜生,以及盲聋喑哑者皆遇其光而得快乐,故号网明。又云此菩萨过七百六十万阿僧祇劫将成佛,号普光自在王如来,其世界名集妙功德。

【译文】

有僧人举说道:佛陀说法时,有一个女人忽然前来礼拜,随后就在佛面前进入了禅定。当时文殊菩萨走向前来,弹指一声,却不能把那女人在禅定中唤醒过来,又托着她来到梵天面前,但梵天也不能把她从禅定唤醒。佛陀便说道:"假使有千百个文殊菩萨也不能把这女人从禅定中唤醒过来。下方有网明菩萨,能把她从禅定中唤醒。"一会儿,网明菩萨便来到了,向佛礼拜后,就走到那女人面前弹指一声,那女人即刻就从禅定中醒来。五云和尚说道:

"不仅是文殊菩萨不能把她从禅定中唤醒，只怕如来佛也不能把她从禅定中唤醒。只如教义中的意思，怎样来理解呢？"

每日拈香择火

志公云："每日拈香择火，不知身是道场。"玄沙云："每日拈香择火，不知真个道场。"玄觉征云："只如此二尊者语，还有亲疏也无？"

【译文】

志公和尚说道："每天拿着香去选择火种，不知道此身就是道场。"玄沙和尚说道："每天拿着香去选择火种，不知道真的就是道场。"玄觉禅师征问道："只如这两位尊者所说的话，可还有亲、疏的分别吗？"

云岩院主游石室回

云岩院主游石室回，云岩问："汝去入到石室里许看，为只恁么便回来？"院主无对。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云岩曰："汝更去作什么？"洞山曰："不可人情断绝去也。"

【译文】

云岩院主游览石室归来，云岩和尚问道："你是进入了石室里面去观看，还是这样就回来了？"那院主不能应对。洞山和尚代为回答："那里面已经有人占下了。"云岩和尚就问道："那你再去做什么呢？"洞山和尚回答："不可以让人情往来都断绝了。"

盐官会下主事僧

盐官会下有一主事僧将死，鬼使来取，僧告曰："某甲

身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为白王,若许,即七日后来。不然,须臾便至。”言讫去,至七日后方来,觅其僧不见。后有人举问一僧:“若来时,如何抵拟他?”洞山代云:“被他觅得也。”

【译文】

盐官和尚的法会下有一位主事僧将要死去,一个鬼使者来取他的灵魂,那主事僧请道:“我做主事僧,没有闲暇修行,请宽容七天可以吗?”鬼差说道:“等我报告阎王,如果准许,我就七天后再来。不然的话,我一会儿再来索命。”说完就去了,过了七天后才来,却不能再找到那个主事僧了。后来有人举出这件事问一位僧人道:“如果鬼使者来时,怎样对付他?”洞山和尚代为回答:“被他找到了。”

老宿去云岩回

洞山会下有老宿去云岩回,洞山问:“汝去云岩作什么?”答云:“不会。”洞山自代云:“堆堆地[1]。”

【注释】

[1] 堆堆地——不动貌。

【译文】

洞山和尚的法会下有一位老和尚去云岩院拜谒后归来,洞山和尚问道:“你到云岩院去做什么?”那老和尚回答:“没有领会。”洞山和尚便自己代为回答:“堆堆地。”

临济举起拂子

临济见僧来,举起拂子,僧礼拜,师便打。别僧来,师

举拂子，僧并不顾，师亦打。又一僧来参，师举拂子，僧曰："谢和尚见示。"师亦打。云门代云："只疑老汉。"大觉云："得即得，犹未见临济机在。"

【译文】

临济和尚看见有一僧人来到，就举起了拂尘，那僧人便礼拜，临济和尚就打他。另有一个僧人到来，临济和尚又举起了拂尘，那僧人并不看他，临济和尚也打他。又有一个僧人到来参拜，临济和尚再次举起了拂尘，那僧人说道："谢谢和尚的指示。"临济和尚还是打他。云门和尚代为回答："只是怀疑那老汉。"大觉和尚说道："得算是得到了，但还是没有看见临济和尚的机锋。"

闽王送玄沙和尚上船

闽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争能出得遮里去?"王曰："在里许得多少时也?"归宗柔别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里。"

【译文】

闽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和尚敲击着船板招呼道："大王，怎能够出得这里去?"闽王问道："你在那里面有多少时间了?"归宗柔和尚另外回答："不因为和尚，不能够到这里。"

如何是密室中人

僧问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话。"玄沙云："何曾密?"归宗柔别老宿云："你因什么得见?"

【译文】

有僧人问一位老和尚道："什么是密室中的人?"那老和尚回

答："有客人，不答话。"玄沙和尚说道："哪有什么隐秘啊？"归宗柔和尚另代那老和尚回答："你凭什么得以看见？"

法眼和尚问讲百法论僧

法眼和尚问讲《百法论[1]》僧："百法是体用双陈，明门是能所[2]兼举。坐主是能，法坐是所，作么生说兼举？"有老宿代云："某甲唤作个法坐。"归宗柔别云："不劳和尚如此。"

【注释】

[1] 百法论——即《大乘百法明门论》的略称，也名《百法明门论》，一卷，唐代僧人玄奘译。自《瑜伽论本身分》中节略录出百法之名数，故名。明门为智慧之异名。百法有二解：一为《菩萨璎珞经》所说十信之百法，即菩萨于初住之位，修互具之十信，是名百法明门。二为《百法明门论》所说五位之百法，即心心所等之百法。　[2] 能所——二法相对之时，自动之法称作能，不动之法称作所。《金刚经新注》曰："般若妙理，无能所，绝待对。"

【译文】

法眼和尚问讲《百法论》的座主道："百法是体用双陈，明门是能所兼举。座主是能，法座是所，又为什么说兼举呢？"有个老和尚代为回答："我就叫作一个法座。"归宗柔和尚另外回答："不烦劳和尚如此。"

文殊被佛摄向二铁围山

僧举：教云："文殊忽起佛见[1]、法见[2]，被佛威神[3]摄向二铁围山。"五云曰："什么处是二铁围山？还会么？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见，吾与烹茶两瓯[4]。且道赏伊、罚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注释】

[1] 佛见——佛之正知见。《梵网经》曰："转一切见入佛见，佛见入一切见。"

[2] 法见——执著一法而肯定彼非议此，即称法见。 [3] 威神——威势勇猛而不可测度。《无量寿经》曰："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 [4] 瓯——盆盂类陶、瓦之器。

【译文】

有僧人举说道：教义上说："文殊菩萨忽然起了佛见、法见，被佛之威神摄向二铁围山。"五云和尚说道："什么地方是二铁围山？可还能领会吗？现今如果有人起了佛见、法见，我就给他煮两壶清茶。你且说说这是奖赏他、还是惩罚他？是与教义相同、还是不相同？"

大宁院请第二座开堂

洪州大宁院上状请第二坐开堂，人问："何不请第一坐？"法眼代云："不劳如此。"

【译文】

洪州（今江西南昌）大宁院上疏状请第二座开堂说法，有人便问道："为什么不请第一座？"法眼和尚代为回答："不劳如此。"

洞山行脚

洞山行脚时，会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铭》，弟子拟注。"洞山曰："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作么生注？"法眼代云："恁么即弟子不注也。"

【译文】

洞山和尚行脚时，遇到一个官人说道："三祖大师的《信心铭》，弟子打算作注释。"洞山和尚说道："一有是非之意，就纷然失去了本心。怎么样来注释？"法眼和尚代为回答："这样说来弟子就不注释了。"

法眼和尚患脚病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问讯次，师曰："非人[1]来时不能动，及至人来动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么语？"僧曰："和尚且喜得较[2]。"师不肯。自别云："和尚今日似减[3]。"

【注释】

［1］非人——指天龙八部等中间似人而非人的鬼神。［2］较——同"校"，指病情减轻或痊愈。唐人张籍《闲游》诗："病眼校来犹断酒，却嫌行处菊花多。"［3］减——即减损，减少、减轻的意思。

【译文】

法眼和尚因为患了脚病，有僧人前来请安，法眼和尚便问道："非人来时不能动，等到人来的时候又动不得，你且说说这于佛法中下得一个什么转语？"那僧人说道："和尚且喜得以好一些了。"法眼和尚不许可。法眼和尚自己另作回答："和尚今天似乎病情减轻了。"

九峰和尚入江西城

九峰和尚入江西城[1]，人问："入廛教化，以何为眼？"九峰曰："日月不曾乱。"法眼别云："侍者眼。"

【注释】

［1］江西城——指唐代江西观察使所在的洪州城，即今江西南昌市。

【译文】

九峰和尚来到了江西城内，有人问道："进入城市中教化，用什么作为眼睛？"九峰和尚回答："日月不曾紊乱。"法眼和尚另外回答："侍者之眼。"

僧问龙牙

僧问龙牙："终日驱驱[1]，如何顿息？"龙牙曰："如孝子丧却父母始得。"东禅齐云："众中道：如丧父母，何有闲暇！恁么会，还息得人疑情么？除此外，且作么生会龙牙意？"

【注释】

[1] 驱驱——辛苦忙碌貌。

【译文】

有僧人问龙牙和尚道："终日辛苦忙碌，怎样才能顿时止息？"龙牙和尚回答："如同孝子丧失了父母双亲一样才行。"东禅齐禅师说道："众人中有人说道：如同丧失了父母亲一样，那还有什么闲暇工夫！这样领会，还能止息人们的疑惑之情吗？除此以外，则怎样来领会龙牙和尚的意思呢？"

十二时中如何著力

僧问龙牙："十二时中，如何著力？"龙牙曰："如无手人欲行拳[1]始得。"东禅齐云："好言语且作么生会？尝问一僧，他道：无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问伊佛法，伊便休去。将知[2]路布[3]说得无用处，不如子细体取古人意好！"

【注释】

[1] 行拳——打拳。 [2] 将知——当知；方知。 [3] 路布——即"露布"，本指公文，汉、魏以后多指捷报、檄文，唐代禅宗语录中也用来指布告等。

【译文】

有僧人问道龙牙和尚道："在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应怎样来用力呢？"龙牙和尚回答："如同没有手的人想要打拳一样才行。"东禅齐禅师说道："好言语应该怎样来领会呢？曾经听到一个僧人说道：没有手的人怎么还能打得拳？等到问他佛法，他便罢休了。这才知道路布说得毫无用处，还不如仔细

体会古人的意思为好!”

僧问鼓山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剑。”僧问:“学人是死尸,如何是剑?”鼓山曰:“拽出遮死尸著!”僧应诺,便归僧堂,结束[1]而去。鼓山晚间闻去,乃曰:“好与拄杖。”东禅齐云:“遮僧若不肯鼓山,有什么过?若肯,何得便发去?又鼓山拄杖赏伊、罚伊?具眼底上坐试商量看。”

【注释】

[1] 结束——整理行装。

【译文】

鼓山和尚说道:“想要知道这件事,就如那一口剑。”有僧人问道:“学生是死尸,什么是剑呢?”鼓山和尚喝道:“拖出这死尸去!”那僧人答应了,就回到了僧堂,整理行装后离去了。到了傍晚,鼓山和尚听到他离去了,就说道:“好给他拄杖。”东禅齐禅师说道:“这僧人如果不同意鼓山和尚的话,有什么过错吗?如果同意,为什么又立即就离去了?还有鼓山和尚的拄杖是奖赏他还是惩罚他?具备法眼的上座试着商讨一下。”

庵主竖火筒

有庵主见僧来,竖火筒曰:“会么?”曰:“不会。”庵主曰:“三十年用不尽底。”僧却问:“三十年前用个什么?”归宗柔代云:“也要知。”

【译文】

有一个庵主看见有僧人到来,就竖起吹火筒问道:“领会了吗?”那僧人回答:“没有领会。”那庵主说道:“三十年都用不坏的。”那僧人反问道:“三十年以前用个什么?”归宗柔和尚另外回答:“也

要知道。"

招庆和尚拈钵囊

招庆和尚拈钵囊问僧："你道直[1]几钱？"归宗柔代云："留与人增价。"

【注释】

[1] 直——同"值"，表示估计数量。

【译文】

招庆和尚拿起钵囊问一个僧人道："你说这值几钱？"归宗柔和尚代为回答："留给后人增值。"

云门和尚以手入木师子口

云门和尚以手入木师子口，曰："咬杀我也，相救！"归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杀[1]。"

【注释】

[1] 太杀——即"太煞"、"大煞"，过甚之词。

【译文】

云门和尚把手伸进木狮子的口中，叫道："咬杀我了，快来救我！"归宗柔和尚代为回答："和尚的出手太厉害了。"

念弥陀名号

有坐主念弥陀名号[1]次，小师唤："和尚！"及回顾，小师不对。如是数四[2]，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唤，有什么事？"小师曰："和尚几年唤他即得，某甲才唤便发业[3]。"法

灯代云:“咄! 叱!”

【注释】

[1] 念弥陀名号——一种修行之法,多为净土宗僧人所采用。 [2] 数四——几次三番。 [3] 发业——发脾气;发怒。

【译文】

有一位座主在念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小师呼唤:“和尚!”等到那座主回头看时,小师却不答理。就这样几次三番,那座主便呵斥道:“三次四次的呼唤,有什么事?”小师说道:“和尚几年呼唤他却可以,我才一呼唤就发脾气。”法灯和尚代为回答:“咄! 叱!”

鹞子趁鸽子

鹞子趁鸽子,飞向佛殿栏干上颤。有人问僧:“一切众生在佛影中常安常乐,鸽子见佛为什么颤?”法灯代云:“怕佛。”

【译文】

鹞子追赶鸽子,鸽子飞来停在佛殿的栏杆上颤抖。有人便问一僧人道:“一切众生在佛的影子下常安常乐,鸽子看到佛为什么反而颤抖?”法灯和尚代为回答:“因为怕佛。”

悟空禅师问忠座主

悟空禅师问忠坐主:“讲什么经?”曰:“《法华经》。”悟空曰:“若有说《法华经》处,我现宝塔,当为证明。大德讲,什么人证明?”法灯代云:“谢和尚证明。”

【译文】

悟空禅师问忠座主道:“讲说什么经?”忠座主回答:“《法华

经》。”悟空又问道：“如果有讲说《法华经》之处，我就现出宝塔，当作为证明。大德讲经，什么人来作证明？”法灯和尚代为回答：“谢谢和尚的证明。”

僧问老宿

僧问老宿：“魂兮归去来，食我家园葚。如何是家园葚[1]？”玄觉代云：“是你食不得。”法灯别云：“污却你口。”

【注释】

[1] 葚——桑树的果实称桑葚，可吃。

【译文】

有僧人问一位老和尚道：“灵魂啊归去吧，吃我家园的桑椹。什么是家园的桑椹？”玄觉禅师代为回答：“是你吃不得到。”法灯和尚代为回答：“弄脏了你的口。”

官人问僧

官人问僧：“名什么？”曰：“无拣。”官人曰：“忽然将一椀沙与上坐，又作么生？”曰：“谢官人供养。”法眼别云：“此犹是拣底。”

【译文】

有个官员问一个僧人道：“叫什么名字？”那僧人回答：“无拣。”那官员便问道：“忽然把一碗沙交给上座，又怎么样呢？”那僧人回答：“谢谢官人的供养。”法眼和尚另外回答：“这还是拣的意思。”

国主出猎

广南[1]有僧住庵，国主出猎，人报庵主：“大王来，请

起。”曰：“非但大王来，佛来亦不起。”王问：“佛岂不是汝师？”曰：“是。”王曰：“见师为什么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注释】

[1] 广南——此指五代时期的南汉国。

【译文】

广南有一位僧人住持佛庵，南汉国主出城打猎，有人来报告那僧人道：“大王来了，快起身出迎。”那僧人说道：“不要说是大王来了，就是佛来了也不起身。”国主来后问道：“佛难道不是你的老师吗？”那僧人回答：“是的。”国主便说道：“看见老师为什么不起身？”法眼和尚代为回答：“不足以酬答佛的恩情。”

僧辞赵州和尚

僧辞赵州和尚，赵州谓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三千里外逢人莫举。”法眼代云：“恁么即不去也。”

【译文】

有僧人向赵州和尚辞行，赵州和尚对他说道：“有佛的地方不要居住，没有佛的地方急急地走过，三千里外遇到人不要举说。”法眼和尚代为回答：“这样说来就不离去了。”

泗州塔前一僧礼拜

泗州塔前一僧礼拜，有人问：“上坐日日礼拜，还见大圣[1]么？”法眼代云：“汝道礼拜是什么义？”

【注释】

[1] 大圣——指泗州僧伽大圣，其事参见本卷《泗州僧伽和尚章》。

【译文】

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宝塔前,有一位僧人在礼拜,有人就问道:"上座每天来礼拜,可曾看见大圣了吗?"法眼和尚代为回答:"你说礼拜是什么意思?"

僧问圆通和尚

僧问圆通和尚:"一尘才起,大地全收。还见禅床么?"圆通曰:"唤什么作尘?"又问法灯,曰:"唤什么作禅床?"东禅齐云:"此二尊宿语,明伊问处,不明伊问处?若明伊问处,还得尽善也未?试断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语,又作么生会?莫道又答一转子[1]。"

【注释】

[1] 一转子——即"一转语",禅门指以一语而转机锋。

【译文】

有僧人问圆通和尚道:"一尘才起,大地全部收下。可还看见禅床吗?"圆通和尚反问:"把什么叫作尘?"那僧人又问法灯和尚,法灯和尚反问道:"把什么叫作禅床?"东禅齐禅师说道:"这里说的都是尊宿的话,明白了他所问之处,还是没有明白他所问之处?如果明白了他所问之处,可是否已经尽善了吗?试着判断一下。忽然对他说要你指示,我还要答话,又怎样来领会呢?不要说又回答了一转语。"

玄觉和尚闻鸠子叫

玄觉和尚闻鸠子[1]叫,问僧:"什么声?"僧曰:"鸠子。"师曰:"欲得不招无间业[2],莫谤如来正法轮[3]。"东禅齐云:"上坐道是鸠子声,便成谤法。什么处是谤处?若道不是还得么?上坐且道玄觉意作么生?"

【注释】

[1] 鸠子——鸟名,形如鸽子。　[2] 无间业——五种大恶业,也称"五逆"。[3] 正法轮——如来所说的一乘教法。

【译文】

玄觉和尚听到鸠子在鸣叫,便问一位僧人道:"这是什么声音?"那僧人回答:"鸠子鸣叫。"玄觉和尚说道:"想要不招致无间业,就不要诽谤如来的正法轮。"东斋齐禅师说道:"上座说是鸠子的鸣叫声,就成了诽谤佛法。什么地方是诽谤之处?如果说不是还可以吗?上座姑且说一说玄觉和尚的意思是什么?"

保福僧到地藏院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问:"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时示众道:'塞却你眼,教你觑不见;塞却你耳,教你听不闻;坐却你意,教你分别不得。'"地藏曰:"吾问你:不塞你眼,见个什么?不塞你耳,闻个什么?不坐你意,作么生分别?"东禅齐云:"那僧闻了,忽然惺去,更不他游。上坐如今还得么?若不会,每日见个什么?"

【译文】

保福院的一个僧人来到了地藏院,地藏和尚问道:"那里的佛法怎么样?"那僧人回答:"保福和尚有一次指示众僧道:'塞住了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看不见;塞住了你们的耳朵,让你们听不见;障碍了你们的意识,让你们不能分别。'"地藏和尚便问道:"我来问你:我不塞住你的眼睛,你看见了什么?我不塞住你的耳朵,你听到了什么?我不障碍你的意识,你怎么样来分别?"东斋齐禅师说道:"那个僧人听了以后,忽然省悟了,再不到其他地方去行脚了。上座现今可还能得悟吗?如果不能领会,那每天看见个什么呢?"

洪塘桥上有僧列坐

福州洪塘桥[1]上有僧列坐，官人问："此中还有佛么？"法眼代云："汝是什么人？"

【注释】

[1] 洪塘桥——位于福建福州城西洪塘镇中。

【译文】

福州（今属福建）洪塘桥上有僧人分排坐着，有个官员便问道："这当中可还有佛吗？"法眼和尚代为回答："你是什么人？"

人 问 僧

人问僧："无为无事人，为什么却有金锁[1]难？"五云代云："只为无为无事。"

【注释】

[1] 金锁——佛教认为金锁与铁锁虽有优劣之别，但锁门之用却相同。以喻执著内心与执著外缘之过失是一样的。

【译文】

有人问一僧人道："无所作为、无所事事之人，为什么反而会有金锁之劫难呢？"五云和尚代为回答："就因为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

老 宿 问 僧

老宿问僧："什么处来？"曰："牛头山礼拜祖师来。"老宿曰："还见祖师么？"归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译文】

有位老和尚问一个僧人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僧人回答：

“从牛头山礼拜祖师而来。”老和尚便问道：“可看见祖师了吗？”归宗柔禅师代为回答：“你好像很不相信。”

有僧与童子上经

有僧与童子上经[1]了，令持经著函内。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里？”法灯代云：“汝念什么经？”

【注释】

[1] 上经——讲解经文。

【译文】

有个僧人给童子讲解经文完毕，让那童子把经书放入经函中。那童子便问道：“我所念的放入哪里去呢？”法灯和尚代为回答：“你念的什么经？”

一僧注道德经

一僧注《道德经[1]》，人问曰：“久向大德注《道德经》。”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2]？”法灯代云：“是弟子。”

【注释】

[1] 道德经——即《老子》，道家主要著作，共上下两篇五千余字。西汉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名《道经》，后四十四章名《德经》，故有《道德经》之名。因道教自称出自先秦道家老聃，尊为教主，故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2] 明皇——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曾注释过《道德经》。

【译文】

有一位僧人注释《道德经》，有人便说道：“早就仰慕大德注释《道德经》。”那僧人说道：“不敢。”那人问道：“与唐明皇相比怎么样？”法灯和尚代为回答：“他是弟子。”

云门和尚问僧

云门和尚问僧:“什么处来?”曰:“江西来。”云门曰:“江西一队老宿寱语住也未?”僧无对。五云代云:“兴犹未已。”后有僧问法眼和尚:“不知云门意作么生?”法眼曰:“大小云门被遮僧勘破。”五云曰:“什么处是勘破云门处?要会么?法眼亦被后僧勘破也。”

【译文】

云门和尚问一个僧人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僧人回答:“从江西来。”云门和尚便问道:“江西那一队老和尚,梦话可说完了没有吗?”那僧人无语以对。五云和尚代为回答:“说话的兴致还没有完了。”后来有僧人问法眼和尚道:“不知道云门和尚的意思是什么?”法眼和尚回答:“多少云门和尚被这僧人勘破了。”五云和尚说道:“什么地方是勘破云门和尚之处?可要领会吗?法眼和尚也被后来的僧人所勘破。”

法眼和尚问僧

因开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问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么物碍?”僧无对。师自代云:“被眼碍。”

【译文】

因为所开挖的井被沙子堵塞了泉眼,法眼和尚便问一个僧人道:“泉眼不通是被沙子所堵塞,道眼不通是被什么东西所障碍?”那僧人不能应答。法眼和尚便自己代为回答:“被眼睛所障碍。”

卷二十八　诸方广语

诸方广语

【**题解**】 是卷所载为南宗六祖慧能大师之门下十二位高僧大德演教说法之语，其诸人之得法、传法事迹参见本书前述诸卷之有关内容。

南阳慧忠国师语

南阳慧忠国师问禅客："从何方来？"对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知识[1]？"曰："知识颇多。"师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识直下示学人：即心是佛。佛是觉义。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瞬目[2]，去来运用，遍于身中，挃[3]头头知，挃脚脚知，故名正遍知[4]。离此之外，更无别佛。此身即有生灭，心性无始[5]以来，未曾生灭。身生灭者，如龙换骨，蛇脱皮，人出故宅[6]。即身是无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说，大约如此。"师曰："若然者，与彼先尼[7]外道无有差别。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痒。身坏之时，神则出去。如舍被烧，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审[8]如此者，邪正莫辨，孰为是乎？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9]，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以见闻觉知是佛性者，净名不应云'法离见闻觉知'。

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僧又问：“法华了义[10]，开佛知见。此复若为？”师曰：“他云开佛知见，尚不言菩萨二乘。岂以众生痴倒，便同佛之知见耶？”僧又问：“阿那个是佛心？”师曰：“墙壁瓦砾是。”僧曰：“与经大相违也。《涅槃》云：‘离墙壁无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审心之与性，为别不别？”师曰：“迷即别，悟即不别。”曰：“经云：‘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今云不别，何也？”师曰：“汝但依语，而不依义。譬如寒月，水结为冰。及至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成心。众生悟时，释心成性。若执无情无佛性者，经不应言‘三界唯心’。宛是[11]汝自违经，吾不违也。”问：“无情既有心性，还解说法否？”师曰：“他炽然常说，无有间歇。”曰：“某甲为什么不闻？”师曰：“汝自不闻。”曰：“谁人得闻？”师曰：“诸佛得闻。”曰：“众生应无分邪？”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圣人说。”曰：“某甲聋瞽，不闻无情说法，师应合闻。”师曰：“我亦不闻。”曰：“师既不闻，争知无情解说？”师曰：“我若得闻，即齐诸佛，汝即不闻我所说法。”曰：“众生毕竟得闻否？”师曰：“众生若闻，即非众生。”曰：“无情说法，有何典据？”师曰：“不见《华严》云：‘刹说[12]，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是有情乎？”曰：“师但说无情有佛性，有情复若为？”师曰：“无情尚尔，况有情耶？”曰：“若然者，前举南方知识云‘见闻是佛性’，应不合[13]判同外道。”师曰：“不道他无佛性，外道岂无佛性耶？但缘见错，于一法中而生二见[14]，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杀有情，即结业[15]互酬，损害无情，不闻有报。”师曰：“有情是正报[16]，计[17]我我所[18]，而怀结恨，即有罪报[19]。无情是其依报[20]，无

结恨心，是以不言有报。"曰："教中但见有情作佛，不见无情受记。且贤劫千佛，孰是无情佛耶？"师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时，唯一身尔。受位之后，国土尽属于王。宁有国土别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记作佛之时，十方国土悉是遮那佛[21]身，那得更有无情受记耶？"曰："一切众生尽居佛身之上，便利[22]秽污佛身，穿凿践蹋佛身，岂无罪耶？"师曰："众生全体是佛，欲谁为罪？"曰："经云：'佛身无罣[23]碍。'今以有为质碍之物而作佛身，岂不乖于圣旨[24]？"师曰："《大品经》云：'不可离有为而说无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诚言，那敢不信！"师曰："色既是空，宁有罣碍？"曰："众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应时解脱。今既不尔，同义安在？"师曰："汝不见《华严》六相[25]义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成、坏、总、别，类例皆然。'众生、佛虽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见他食我饱。"曰："有知识示学人：但自识性了，无常时抛却壳漏子[26]一边著，灵台智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此复若为？"师曰："前已说了，犹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厌离生死，欣乐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乃趣乎冥谛[27]。须陀洹[28]人八万劫，余三果人六、四、二万，辟支佛[29]一万劫，住于定中。外道亦八万劫，住非非想[30]中。二乘劫满，犹能回心向大[31]，外道还却轮回。"曰："佛性一种为别？"师曰："不得一种。"曰："何也？"师曰："或有全不生灭，或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孰为此解？"师曰："我此间佛性全不生灭，汝南方佛性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如何区别？"师曰："此则身心一如[32]，心外无余，所以全不生灭。汝南方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灭、

半不生灭。”曰：“和尚色身，岂得便同法身不生灭耶？”师曰：“汝那得入于邪道！”曰：“学人早晚[33]入邪道？”师曰：“汝不见《金刚经》‘色见声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见，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读大、小乘教，亦见有说‘不生不灭，中道[34]正性’之处，亦见有说‘此阴灭，彼阴生，身有代谢，而神性不灭’之文，那得尽拨同外道断常二见[35]？”师曰：“汝学出世无上正真之道，为学世间生死断常二见耶？汝不见肇公云：‘谭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无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顾。’汝今欲学下士笑于大道乎？”曰：“师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识亦尔，那有异同？师不应自是而非他。”师曰：“或名异体同，或名同体异，因兹滥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异体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体异。缘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认贼为子[36]，有取世智称为佛智，犹如鱼目而乱明珠，不可雷同[37]，事须甄别。”曰：“若为离得此过？”师曰：“汝但子细反观阴入界[38]处，一一推穷，有纤豪可得否？”曰：“子细观之，不见一物可得。”师曰：“汝坏身心相耶？”曰：“身心性离，有何可坏？”师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无外，宁有物耶？”师曰：“汝坏世间相耶？”曰：“世间相即无相，那用更坏？”师曰：“若然者，即离过矣。”禅客唯然[39]受教。

常州僧灵觉问曰：“发心出家，本拟求佛。未审如何用心即得？”师曰：“无心可用，即得成佛。”曰：“无心可用，阿谁成佛？”师曰：“无心自成，佛亦无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议，为能度众生。若也无心，阿谁度众生？”师曰：“无心是真度生。若见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灭。”

曰:“今既无心,能仁[40]出世说许多教迹[41],岂可虚言?”师曰:“佛说教亦无心。”曰:“说法无心,应是无说。”师曰:“说即无,无即说。”曰:“说法无心,造业有心否?”师曰:“无心即无业。今既有业,心即生灭,何得无心?”曰:“无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师曰:“心尚自无,谁言成佛?若有佛可成,还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处得无心?”曰:“既无佛可成,和尚还得佛用否?”师曰:“心尚自无,用从何有?”曰:“茫然都无,莫落断见否?”师曰:“本来无见,阿谁道断?”曰:“本来无,莫落空否?”师曰:“空既是无,堕从何立?”曰:“能所俱无,忽有人持刀来取命,为是有是无?”师曰:“是无。”曰:“痛否?”师曰:“痛亦无。”曰:“痛既无,死后生何道?”师曰:“无死无生亦无道。”曰:“既得无物自在,饥寒所逼,若为用心?”师曰:“饥即吃饭,寒即著衣。”曰:“知饥知寒,应是有心。”师曰:“我问汝:有心,心作何体段[42]?”曰:“心无体段。”师曰:“汝既知无体段,则是本来无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见虎狼,如何用心?”师曰:“见如不见,来如不来。彼即无心,恶兽不能加害。”曰:“寂然无事,独脱[43]无心,名为何物?”师曰:“名金刚大士。”曰:“金刚大士有何体段?”师曰:“本无形段。”曰:“既无形段唤,何物作金刚大士?”师曰:“唤作无形段金刚大士。”曰:“金刚大士有何功德?”师曰:“一念[44]与金刚相应,能灭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见殑伽沙诸佛。其金刚大士功德无量,非口所说,非意所陈,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说亦不可得尽。”曰:“如何是一念相应?”师曰:“忆智俱忘,即是相应。”曰:“忆智俱忘,谁见诸佛?”师曰:“忘即无,无即佛。”曰:“无即言无,何得唤作佛?”师曰:“无亦空,佛亦

空故，曰无即佛，佛即无。”曰：“既无纤豪可得，名为何物？”师曰：“本无名字。”曰：“还有相似者否？”师曰：“无相似者，世号无比独尊。汝努力依此修行，无人能破坏者。更不须问，任意游行，独脱无畏，常有河沙贤圣(45)之所覆护，所在之处常得河沙天龙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来护，永无障难，何处不得逍遥？”又问：“迦叶在佛边听，为闻不闻？”师曰：“不闻闻。”曰：“云何不闻闻？”师曰：“闻不闻。”曰：“如来有说不闻闻，无说不闻闻？”师曰：“如来无说说。”曰：“云何无说说？”师曰：“言满天下无口过(46)。”

【注释】

[1] 知识——朋友的异名，即我所知所识之人。其人善，即称善友、善知识。[2] 扬眉瞬目——即思考问题时的样子。 [3] 挃——刺。《广雅・释诂》曰：“挃，刺也。” [4] 正遍知——也作“正遍智”、“正遍觉”，指真正遍知一切法。 [5] 无始——即“无始旷劫”。谓生死无始，经往昔久远之劫。 [6] 故宅——此指尸骸。 [7] 先尼——又作“西你迦”、“霰尼”，义译曰“有军”、“胜军”，古印度修习外道之人名。《玄应音义》二十三曰：“西你迦，此云有军，外道名也，旧云先尼讹也。”《涅槃经》二十九曰：“尔时众中有梵志名先尼，复作是念：瞿昙有我耶？如来默然。” [8] 审——果然。[9] 目视云汉——即眼空一切的样子。 [10] 了义——谓显明说示究竟之实义，即“真实”的异名。 [11] 宛是——全然是；完全是。 [12] 刹说——谓草木、国土等的说法。 [13] 不合——不该；不宜。唐人杜荀鹤《投郑先辈》诗：“匣中长剑未酬恩，不遇男儿不合论。” [14] 二见——一有见，执著于实有物之见；二无见，执著于实无物之见。 [15] 结业——惑谓之结，由惑而起之善恶所作谓之业。 [16] 正报——二报之一，也称正果，即有情之身心，为依过去业因而感得之果报正体，故称正报。[17] 计——即计度，谓以妄念而推度道理。 [18] 我我所——我谓自身。我所为身外之事物是为我所有，故名。《维摩经注》曰：“离我众生空，离我所法空也。” [19] 罪报——依罪业而所感之苦果。 [20] 依报——二报之一。谓此身心所依止之身外诸物，而得之正实果报，故名依报。如世界、国土、家屋、衣食等皆是。 [21] 遮那佛——又作舍那佛，即毗卢遮那佛之略。毗卢遮那，意为遍一切处，谓烦恼体净，众德悉备，身土相称，遍一切处。能为色相所作依止，具无边际真实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

性,即此自性,亦名法身。 [22] 便利——大小便。 [23] 罣——即“挂”,妨碍、阻碍。 [24] 圣旨——此指佛之旨意。 [25] 六相——指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此六相属华严宗重要教义之一,其表达一切事物圆通无碍、互涉互入,说明一切矛盾对立着的事物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制约。故此六相既同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又同时表现在每一事物之上,即六相既相反又相成,圆通自在,无碍溶融。 [26] 壳漏子——壳谓蛋壳,漏谓泄漏污秽之物,子谓物体。此指人的身体。 [27] 冥谛——天竺外道数论师所立二十五谛之第一,因其为万物之本源,冥漠无谛,故称冥谛。《百论疏》曰:“旧云外道修禅得五神通,前后知八万劫内事,自八万劫外,不能了知,故云冥。”并言:“一切世间以此冥谛为其本性。” [28] 须陀洹——声闻四果中之初果之名,断三界之惑,即得此果。 [29] 辟支佛——即辟支迦佛陀的略称。辟支有独觉、缘觉二义。 [30] 非非想——即“非非想天”,为“非想非非想天”之略,为无色界四天中之第四天,三界之最顶,故亦曰“有顶天”。此天之定心,至极静妙,无如下地之粗想,故曰非想;非无细想,故曰非非想。《心地观经》五曰:“三界之顶非非想天,八万劫尽退生下地。” [31] 回心向大——又云“回小向大”,即把本来的小乘心回转过来以趣向于大乘的佛道。《菩提心论》曰:“若不定性者,无论劫限,遇缘便回心向大,从化城立以为超三界,谓信佛故。乃蒙诸佛菩萨加持力,而以方便遂发大心,乃从初十信下遍历诸位,经三无数劫难行苦行,然得成佛。” [32] 一如——不二不异,即真如之理。 [33] 早晚——何时;什么时候。 [34] 中道——谓不二绝待之理。 [35] 断常二见——五恶见中第二称边见。边见有二,一为断见,二为常见。 [36] 认贼为子——错把盗贼当作儿子,以喻本末倒置。 [37] 雷同——此指随声附和。 [38] 阴入界——指五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合称三科。 [39] 唯然——应诺的样子。 [40] 能仁——谓释迦牟尼。 [41] 教迹——教法之踪迹。《资持记》上曰:“圣人出现,为物垂范,谓之教迹。”《报恩经玄义》十下曰:“达磨多罗释教迹义云:教者谓佛被下之言,迹谓踪迹,亦应迹化迹,言圣人布教各有归从。” [42] 体段——身段;形状。 [43] 独脱——超脱貌。 [44] 一念——谓灵知之自性。《起信论》曰:“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即一念相应而使始觉与本觉冥然不二,而证得佛果。 [45] 贤圣——外典谓之圣贤,内典谓之贤圣。贤者和于善之义,和于善,虽离恶,而未发无漏智,不证理,不断惑,在凡夫之位者,谓之贤;见道前七方便之位,名为贤。圣者会于正之义,既发无漏智,证理断惑,次舍凡夫之性者,谓之圣;见道以上名为圣。《大乘义章》曰:“和善曰贤,会正名圣,正谓理也。理无偏邪,故说为正。证理舍凡,说为圣矣。……就位分别,见前已前调心离恶,名之为贤。见谛已上会正名圣,故《仁王》中,地前并名为三贤,地上菩萨说为十圣。” [46] 口过——言语过失。

【译文】

南阳(今属河南)慧忠国师问一位禅客道:"从什么地方而来?"那禅客回答:"从南方来。"慧忠国师问道:"南方有什么知识?"那禅客回答:"知识很多。"慧忠国师便问道:"怎样来指示人呢?"那禅客回答:"南方的知识直截指示学僧:即心是佛。佛是觉悟之义。你们现今完全具备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很能扬眉瞬目,来去运用,遍布于身中,触头头就知道了,触脚脚就知道了,所以称之为正遍知。离开这个以外,再没有别的所谓佛了。此身即有生与灭,但心性从无始旷劫以来,就从未曾有过生与灭。所谓身体的生与灭,就如同是龙换骨,蛇蜕皮,人出离故宅。即此身体是无常,其本性为常。南方知识所说的大约如此。"慧忠国师便说道:"像这样的观点,与那先尼外道所说的没有差别。他曾说:'我这身体中有一神性,此神性能知道痛痒。当身体毁坏之时,神就离开身体出去。这就如同房屋被火烧毁了,房屋的主人便出去了。那房屋就是无常,房屋的主人就是常啊。'果然如同此语所说的,则邪、正不能分辩,哪个才是对的呢?我从前云游四方时,多看见此类角色,近来尤其盛行了。他聚集了三、五百个人,眼睛瞅着云汉,说这即是南方禅宗的旨意,把那《坛经》的文字任意改换,添加杂糅进鄙陋的言谈,以消减掉圣人的意旨,来迷惑后学徒众,岂能成为言教啊!苦啊,我南宗就此沦丧了啊!如果认为见、闻、觉、知即是佛性,那净名居士就不会说'法离绝见、闻、觉、知'了。如果施行见、闻、觉、知是对的,那么这见、闻、觉、知就不是求佛法的手段了。"那禅客又问道:"法华了义,以开示佛的知见。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慧忠国师回答:"他只说开示佛的知见,尚且没有说菩萨二乘。难道可以因为众生痴惑颠倒,就等同于佛的知见吗?"那禅客又问道:"哪一个是佛心呢?"慧忠国师回答:"墙壁瓦砾即是。"那僧人便问道:"这与经文所说的大相背离。《涅槃经》中称:'离开墙壁等无情之物,所以称作佛性。'现在和尚却说这就是佛

性，不知道心与性，还有没有差别？”慧忠国师回答：“迷惑即有差别，彻悟就没有差别。”那禅客问道：“经文中说‘佛性是常，心是无常’。现在和尚说没有差别，又为什么呢？”慧忠国师回答：“你只是拘泥于经文之语句，而没有明了经文之意旨。譬如在寒冬腊月，水冻结成冰。等到天气暖和时，冰又融化为水。当众生迷惑之时，结性而成为心。当众生悟彻之时，释心而成为性。如若是执著于无情即无佛性的，那经文就不应说‘三界惟心’。全然是你自己违背了经文，我却没有违背。”那禅客问道：“无情既然具有心性，可还懂得说法吗？”慧忠国师回答：“他显然是在永远讲说，没有一歇歇消停之时。”那禅客问道：“我为什么没有听到？”慧忠国师回答：“是你自己没有听到。”那禅客问道：“哪一个人能听到？”慧忠国师回答：“诸佛能听到。”那禅客问道：“众生就没有份了吗？”慧忠国师回答：“我为众生说法，不为圣人说法。”那禅客便说道：“我耳聋眼瞎，不能听到无情说法，和尚应当听到。”慧忠国师说道：“我也没有听到。”那禅客问道：“和尚既然没有听到，怎么知道无情懂得说法呢？”慧忠国师回答：“我如若能听到，即与诸佛相等了，你就不能听到我所说的佛法了。”那禅客问道：“众生到底能听到吗？”慧忠国师回答：“众生如果能听到，即不是众生了。”那禅客问道：“无情说法，有什么出处根据吗？”慧忠国师回答：“你没看见《华严经》记载道：‘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是有情吗？”那禅客又问道：“和尚只是讲说了无情有佛性，那有情又怎么样呢？”慧忠国师回答：“无情尚且是这样的，何况是有情啊？”那禅客说道：“如果是这样的，则前面所举的南方知识说‘见闻是佛性’，则不应该判断其同于外道了。”慧忠国师说道：“不是说他没有佛性，外道难道就没有佛性啊？只是因为见解错了，在一法中生出二见，所以不对了。”那禅客便说道：“诚如有情、无情都具有佛性，但杀死有情，即结业互为报应，损害无情，却没听说过有报应。”慧忠国师解释道：“有情是正报，计度我与我所，而怀有结集

愤恨之心,故有罪报。无情是其依报,没有结集愤恨之心,所以不说有报应。”那禅客问道:“教义中只看见有情成佛,没有看见过无情接受成佛之预言。而且贤劫中的千佛,谁又是无情之佛啊?”慧忠国师回答:“就如同皇太子还没有继承皇位时,只有一身而已。等到他继承了皇位之后,国土都属于国王了。难道有国土另外继承了皇位吗?现今只要有情接受预言而成佛之时,十方国土都是遮那佛之身,哪里还有无情接受预言之事啊?”那禅客问道:“一切众生全都居住于佛身之上,大小便污秽了佛身,穿凿践踏着佛身,难道没有罪过吗?”慧忠国师回答:“众生的全体即是佛,还想成为谁的罪过呢?”那禅客问道:“经文上说:‘佛身没有阻碍。’现今把有为阻碍之物作为佛身,难道没有违乖圣人的旨意吗?”慧忠国师回答:“《大品经》说:‘不可离开有为而说无为。’你相信色即空吗?”那禅客回答:“佛的谆谆说教,我哪敢不相信!”慧忠国师说道:“色既然是空,难道还有阻碍吗?”那禅客又问道:“众生与佛之本性既然相同,那只要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就应该即刻解脱了。现今既然不是这样的,那相同之义又在哪里呢?”慧忠国师回答:“你没看见《华严经》六相之义中说:‘同相中有异相,异相中有同相。成相、坏相、总相、别相,其类别事例都是一样的。’众生与佛虽然同为一性,但不妨各自自修自得,并没有过看见他人吃东西而自已肚饱之事。”那禅客问道:“有位知识只是指示学僧道:只要自己认识本性完毕,无常到来时把壳漏子抛弃到一边去,灵台智慧之性便迥然而去,即名为解脱。这又是为什么呢?”慧忠国师回答:“前面已经说过了,这还是二乘、外道的见识。二乘厌恶、离绝生死,喜欢涅槃。外道也说过:我有大忧患,因为我有我的身体。于是趋向于冥谛。得须陀洹果之人需要八万劫,得其他三果的人各需要六万、四万、二万劫,辟支佛需要一万劫,而住在禅定中。外道也要八万劫,而住在非想非非想天中。二乘人待到劫难满了,还能回心向大道,外道则还入轮回之中。”那禅客问道:“佛性

是一种还是有区别的?”慧忠国师回答:“不得一种。”那禅客问道:“为什么呢?”慧忠国师回答:“有的完全没有生灭,有的半生半灭、且一半没有生灭。”那禅客问道:“为什么作这样的解释?”慧忠国师回答:“我这里佛性完全没有生灭,你南方佛性半生半灭、且一半没有生灭。”那禅客问道:“怎样来区别呢?”慧忠国师回答:“我这里则身心一如,心外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说完全没有生灭。你南方认为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称半生半灭、且一半没有生灭。”那禅客问道:“和尚的色身,难道能同法身一样没有生灭吗?”慧忠国师回答:“你怎么进入外道邪说了?”那禅客问道:“学生什么时候进入外道邪说了?”慧忠国师回答:“你没看见《金刚经》中说过‘用色来发见、用声音来寻求,皆是在行外道邪说’。现今你所持的见解,不就是那样的吗?”那禅客说道:“我曾经阅读过大乘、小乘的教义,也曾看到过有讲说‘不生不灭,即是中道正性’之处的,也有讲说‘此蕴灭,彼蕴生,身有代谢之变,而神性不灭’之文的,哪能都归入等同于外道之断常二见呢?”慧忠国师说道:“你是学出世间无上真正之大道,还是学世间生死断常二见啊?你没看见僧肇法师说过:‘谈论真法则违背了俗理,顺从俗理则违背了真法。违背了真法所以使本性迷茫而不知道返归本源,违背了俗理故言语浅淡而没有味道。中等根机之人如存若亡,下等根机之人拍手而不观看。’你现今想要学那些下等根机之人而被大道所嘲笑吗?”那禅客说道:“和尚也是说即心是佛,南方的知识也是这样说的,哪里有什么异同呢?和尚不应该自以为是而非议他人。”慧忠国师解释道:“有的名称相异而其本体相同,有的名称相同而其本体相异,由此而名称泛滥了。只如那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称虽相异而其本体实同。真心与妄心,佛智与世间之智,其心、智之名称虽相同而其本体实异。因为南方的知识错把妄心说成是真心,错认盗贼为儿子,又有人把世间之智当作佛智,就好像是用鱼的眼珠来混淆于明珠,此事不可以随声附和,需要加以甄

别。”那禅客问道：“怎样才能避免这种过错？”慧忠国师回答：“你只要仔细观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处，一一推究其至极处，可有一丝一毫能得到吗？”那禅客回答：“经仔细观察，没看见一物可以得到。”慧忠国师问道：“你毁坏身心之相了吗？”那禅客回答：“身心与性相分离，有什么可毁坏的？”慧忠国师问道：“身心以外可还有一物吗？”那禅客回答：“身心没有外缘，哪还会有一物？”慧忠国师问道：“你毁坏世间相了吗？”那禅客回答：“世间相即是无相，哪用得着再毁坏呢？”慧忠国师便说道：“如果是这样的，就能避免那过错了。”那禅客唯唯然接受了教诲。

常州（今属江苏）僧人灵觉问道：“我发信心出家，本为了求佛，不知道怎样用心才能够得到？”慧忠国师回答：“无心可运用，就能成佛。”灵觉问道：“无心可运用，谁能成佛呢？”慧忠国师回答：“无心自然成，因为佛也无心。”灵觉问道：“佛有大不可思议的神通，是因为能化度众生。如果也是无心，那谁来化度众生呢？”慧忠国师回答：“无心即是真正的化度。如果看见有众生可化度者，那就是有心了，宛然有生与灭了。”灵觉问道：“现今既然说是无心，那释迦牟尼佛出世，讲说了许多教迹，难道都是空言吗？”慧忠国师回答：“佛讲说教义也是无心。”灵觉说道：“说法无心，应该是无说。”慧忠国师解释道：“说即是无，无即是说。”灵觉问道：“说法无心，造业可还有心吗？”慧忠国师回答：“无心就无业。现今既已有业，心即有生灭，哪能无心呢？”灵觉问道：“无心即成佛，和尚现今已成佛了吗？”慧忠国师回答：“心况且没有，谁说成佛呢？如果有佛可成，还是属于有心。有心即有烦恼，什么地方还能得无心呢？”灵觉问道：“既然没有佛可成，和尚可还能得到佛之作用吗？”慧忠国师回答：“心尚且没有，从哪里得到此作用呢？”灵觉问道：“一切茫然都没有，莫非落入断见了吗？”慧忠国师回答：“本来就是无见，谁在说有断呢？”灵觉问道：“本来即无，莫非落入空见了吗？”慧忠国师回答：“空既然是无，堕落之说从哪里建立呢？”灵

觉问道:“能所都没有,忽然有人拿着刀来取性命,那是有还是没有呢?”慧忠国师回答:“是没有。”灵觉问道:“痛吗?”慧忠国师回答:“痛也没有。”灵觉问道:“痛既然没有,那死后生在六道中的哪一道?”慧忠国师回答:“无生无死也无道。”灵觉问道:“既然是无物自在,那饥寒逼迫之时,为什么还要有所用心呢?”慧忠国师回答:“感到饥饿了就吃饭,感到寒冷了就穿衣。”灵觉说道:“知道饥饿与寒冷,就应该是有心了。”慧忠国师问道:“我问你,既然有心,那心作什么体段?”灵觉回答:“心没有体段。”慧忠国师说道:“你既然知道心没有体段,即是本来无心了,为什么还说有心呢?”灵觉问道:“山林中遇见虎狼,怎样来用心呢?”慧忠国师回答:“遇见如同没有遇见,来也如同没来。他即是无心的,恶兽也不能加害他。”灵觉问道:“寂然无事,独脱无心,那叫作什么呢?”慧忠国师回答:“叫作金刚大士。”灵觉问道:“金刚大士有什么体段呢?”慧忠国师回答:“本来就没有形体身段。”灵觉问道:“本来就没有形体身段,那把什么叫作金刚大士呢?”慧忠国师回答:“就叫作无形体身段金刚大士。”灵觉问道:“金刚大士有什么功德?”慧忠国师回答:“使一念与金刚相契应,便能消灭如恒河中沙子数长劫之生死重罪,得以见到如恒河沙子数之诸佛。那金刚大士功德无法计量,不是嘴巴所能讲说的,不是语意所能陈述的,假使在如恒河沙子数之长劫中住于世上者也不能述说完毕。”灵觉问道:“什么是一念相契应?”慧忠国师回答:“记忆与智慧都忘记了,即是相契应。”灵觉问道:“记忆与智慧都忘记了,那谁见诸佛呢?”慧忠国师回答:“忘记即是无,无即是佛。”灵觉问道:“无就叫作无,为什么可以叫作佛呢?”慧忠国师回答:“无也即是空,空也即是佛,所以说无即是佛,佛即是无。”灵觉问道:“既然没有一丝一毫可得到,那又叫作什么物呢?”慧忠国师回答:“本来就没有名字。”灵觉问道:“可还有相似的呢?”慧忠国师回答:“没有相似的,世人就称之为无比独尊。你努力依照此修行,就没有人能破坏的。你不必再

参问，任意游行，独脱无畏，就常有如恒河沙子数的圣贤来保护守卫，所在之处常有如恒河沙子数的天龙八部来恭敬奉持，如恒河沙子数的善神来守护，永远没有障碍劫难，还有什么地方不能逍遥啊！”灵觉又问道：“迦叶尊者在佛身边听说法，是听还是没听呢？”慧忠国师回答：“不听之听。”灵觉问道：“为什么说是不听之听？”慧忠国师回答：“听不听。”灵觉问道：“是如来佛在说法而迦叶尊者不听之听，还是没在说法而不听之听？”慧忠国师回答：“如来佛没在说。”灵觉问道：“为什么说他没在说？”慧忠国师回答：“言语传布天下却没有口过。”

洛京荷泽神会大师语

洛京荷泽神会大师示众曰：“夫学者须达自源。四果[1]三贤[2]，皆名调伏[3]。辟支、罗汉，未断其疑。等妙二觉[4]，了达分明。觉有浅深，教有顿渐。其渐也，历僧祇劫犹处轮回。其顿也，屈伸臂顷便登妙觉。若宿无道种[5]，徒学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无别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无去来，前后际断[6]。故知无念[7]，为最上乘。旷彻清虚，顿开宝藏。心非生灭，性绝推迁。自净则境虑不生，无作乃攀缘自息。吾于昔日转不退轮[8]，今得定慧双修。如拳如手，见无念体。不逐物生，了如来常[9]。更何所起？今此幻质[10]，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来无相。既达此理，谁怖谁忧？天地不能变其体。心归法界，万象一如[11]。远离思量，智同法性。千经万论，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体真理都无所得。告诸学众，无外驰求。若最上

乘，应当无作。珍重！”

人问：“无念法有无否？”师曰：“不言有无。”曰：“恁么时作么生？”师曰：“亦无恁么时。犹如明镜，若不对像，终不见像。若见无物，乃是真见。”

师于《大藏经》内有六处有疑，问于六祖。

第一问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则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见自知深。”

第二问：“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12]。”答曰：“前念恶业本无，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后代人天不久。汝今正听吾言，吾即本无今有。”

第三问：“将生灭却[13]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义，所见似聋盲。”答曰：“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性。将灭灭却生，令人心离境。未若离二边，自除生灭病。”

第四问：“先顿而后渐？先渐而后顿？不悟顿渐人，心里常迷闷。”答曰：“听法顿中渐，悟法渐中顿。修行顿中渐，证果[14]渐中顿。顿渐是常因，悟中不迷闷。”

第五问：“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后初[15]，何生为正？”答曰：“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无先，双修自心正。”

第六问：“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起从何处出？”答曰：“说即先佛而后法，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

【注释】

[1] 四果——指声闻乘之四种圣果，一须陀洹果，二斯陀含果，三阿那含果，四阿

罗汉果。［2］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谓之三贤。［3］调伏——谓调伏身、口、意三业而制伏诸恶行。《探玄记》四曰："调者调和，伏者制伏。谓调和控御身口意业，制伏除灭诸恶行故。"［4］等妙二觉——大乘阶位五十二级中之第五十一位为等觉，第五十二位为妙觉，即佛果。［5］道种——处十回向之位始修中道观，故名为道；能生佛果，故名为种。［6］前后际断——谓有为法之前际与后际断绝而不常住。其观之似不断绝，为其前后相续之缘故。［7］无念——无妄念，即正念。［8］不退轮——"不退转法轮"之略。佛、菩萨之说法称法轮。菩萨得此法轮，愈增愈进，而不退失，故称不退转。使众生得不退转，故称不退转法轮。［9］如来常——即如来常住。《涅槃经》曰："师子吼之名决定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10］幻质——同"幻身"。［11］万象一如——意同"万法一如"。谓万法由因缘而生，为自然之法，而因缘所生之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故空，而以空为性。万法各有一空性，故称一如。［12］骑驴更觅驴——言不见己心之佛性而迷，以喻忘其本有而到处寻求。《大藏一览》曰："参禅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不肯下。"［13］灭却——泯灭；消除。［14］证果——谓正名无漏之正智。指小乘证得佛果、缘觉果及声闻四果，大乘证得初地乃至等觉十一地菩萨之分果、佛之满果。［15］后初——谓禅门后学及初入丛林之僧人。

【译文】

东京洛阳（今属河南）荷泽寺神会大师指示众人道："学法者必须晓达自己的本源。四果三贤，都称之为调伏。辟支、罗汉，未能断绝其疑惑。等觉、妙觉二觉，了然通达分明。觉有浅深之区分，教有顿渐之差别。其渐悟，历尽阿僧祇劫还依然处于轮回之中。其顿悟，在伸展弯曲手臂之间已经悟登妙觉了。如果宿世就没有道种，便学得了许多知识也徒然。一切都在于自心，是邪是正都在于自己。不思量一物，即是自心。此不是智力所能知晓的，更没有其他的修习方法。悟入这个的，即是真正的三摩提。佛法没有去与来，前际与后际断绝而不常住。所以知道无念，即是最上之宗乘。扩展澄澈清虚，顿时打开了宝藏。心不是生、灭之物，性断绝推移变化。自心清净则外境思虑不产生，无所作为则攀缘自然止息。我在过去曾转动不退转法轮，现今得以定慧双修。就如同是握紧拳头与展开手掌一样，由此观看见无念之本

体。不追逐外物而生心，就明了如来常住。再能从什么地方而起心呢？现今这虚幻之身，原本就是真常。自性如若是空，那本来即无相。既已晓达这道理，谁又能让你恐怖、让你担忧呢？天地都不能改变其本体。本心归于法界，万象一如。远远离开思量测度，智慧即同于法性。千卷经文，万篇论文，都只是为明了自心。既然不立心，即能体会真理全然无所得到。告诉诸位学法僧众，不要向心外追逐寻求。如最上之宗乘，应当无所作为。各自珍重！"

有人问道："无念之法有没有啊？"神会大师回答："不说有没有。"那人问道："当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神会大师回答："也没有这样的时候。犹如明镜，如果不对着物体，终究不能看见物像。如若看见了无物，那即是真正之见。"

神会大师在《大藏经》中发现了六处疑点，就向六祖大师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问戒、定、慧："戒、定、慧是什么？所用之戒是什么东西？定从什么地方修习？慧由什么地方产生？我所看见的都没能通达。"六祖大师回答："定就是要定其心，运用戒就是要戒其行，佛性中永远智慧映照，便深深地自见其心、自明其性。"

第二个问题是："本来没有而现今有了，是有什么东西？本来有的而现今没有了，是没有了什么东西？诵读经文而没有看见有与无之义，真的就像是骑着驴子还在寻找驴子。"六祖大师回答："前生所作的恶业记忆本来没有，生后所行之善业现在有了。念念常施行善行，后世人天将不久远。你现在正在听我讲说，我即是本来没有而现今有了。"

第三个问题是："将生来消泯灭？还是将灭来消泯生？不能明了这生与灭之义，所见所闻就如同是聋子、盲人。"六祖大师回答："将生来消泯灭，令人不要执著于性。将灭来消泯生，令人本心离开外境。不如离开那二边，自然消除了生与灭之迷惘。"

第四个问题是："是先顿悟而后渐修？还是先渐修而后再顿悟？没有领会顿悟与渐修之人，心里常常感到迷茫。"六祖大师回答："听讲佛法是顿悟中的渐修，悟彻佛法是渐修中的顿悟。修行是顿悟中的渐修，证明正果是渐修中的顿悟。顿悟与渐修只是不变之条件，领悟了就不再迷茫。"

第五个问题是："是先定而后慧？还是先慧而后定？对于此定、慧，初入禅林之后学，以什么作为正呢？"六祖大师回答："常生清净之心，即是定中而有慧。对于外境而无心，即是慧中而有定。定慧相等而没有先后之分，定慧双修自然就心正。"

第六个问题是："是先有佛而后有法？还是先有法而后有佛？佛、法本是同一根源，又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六祖大师回答："要论说法则是先有佛而后有法，要论听法当是先有法而后有佛。如果说佛、法则本是同一根源，一切众生都从心里产生。"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1]？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故号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理

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无若干，诸源水有若干，水性无若干，森罗万象有若干，虚空无若干，说道理有若干，无碍慧[2]无若干，种种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即真立处，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解脱。解脱者即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经云：'在在处处[3]，则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情[4]，能破一切众生疑网[5]，出离有无等缚。凡圣情尽，人法俱空。转无等[6]轮，超于数量，所作无碍，事理双通。如天起云，忽有还无，不留碍迹。犹如画水成文。不生不灭，是大寂灭。在缠[7]名如来藏，出缠名大法身。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8]运用，不立根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9]无所依[10]。心，生灭义。心，真如义。心，真如者。譬如明镜照像，镜喻于心，像喻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冥。智慧日出，不与烦恼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无生法忍[11]。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禅。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如今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钵，坐起相随，戒行增熏，积于净业[12]。但能如是，何虑不通？久

立，诸人珍重！”

【注释】

[1] 无尽灯——佛门谓以一人之法辗转开导百千人而至于无尽，譬如以一灯次序点燃百千盏灯，故称之为无尽灯。 [2] 无碍慧——即“佛无碍慧”，称如来之大空慧。《大疏》曰：“毕竟无相而具一切相，故名大空，住此三昧者，即是住佛无碍慧。” [3] 在在处处——到处；处处。 [4] 机情——人之根机性情。 [5] 疑网——疑惑交络如网。《法华经·方便品》曰：“无漏诸罗汉，及求涅槃者，今皆堕疑网。” [6] 无等——佛之尊号。《大日经疏》曰：“如来智慧，于一切法中无可譬类，亦无过上，故名无等。” [7] 在缠——即“在缠真如”。谓真如法性之理隐在烦恼缠缚之中。反之即名之为“出缠”。 [8] 滔滔——此谓不尽、无穷尽。 [9] 如空——如为平等之义，平等真空谓之如空。 [10] 无所依——《瑜伽经》云：“无所依者，不为利养恭敬名称故。”谓不依止衣服等事，亦不依止礼敬等事，唯欲令他悟入正法。 [11] 无生法忍——信难信之理而不惑称为忍。小乘之见道、信忍欲界苦谛之理谓之苦法忍，信忍道谛之理谓之道法忍，而大乘之菩萨于初地之见道、忍无生之理谓之无生法忍。 [12] 净业——清净之善业，又指往生西方净土之业因。《观无量寿经》曰：“此三种业：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译文】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指示众人说：“大道不用修行，只是不要被污染了。什么是污染呢？只要有生死之心、造作之趣向，都属于污染。如果想要直接领会其道，那平常心即是道。这是说平常心没有造作，不分是非，不分取舍，不分断常，没有凡人也没有圣人之区别。经文上说：‘不是凡人之行，也不是圣贤之行，即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全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于如恒河沙子数一样繁多的妙用，也皆不出于法界。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又为什么要讲说心地法门呢？为什么要讲说无尽灯呢？一切法都是心之法，一切名都是心之名。万法都从心而生，心为万法的根本。经文中说：‘认识自性，通达本源，故称之为沙门。’名字相等，意义相等，一切诸法都相等，纯一而没有混杂。如果在教门中得到随时之自在，如若建立法界，就全是法界，如若建立真如，就全是真如，如若建立理，则一切法全是理，如若建立事，

则一切法全是事,举出一千件东西,从理与事上看都没有分别,全都是妙用,再也没有别的理,都是通过此心而回转的。譬如月亮的影子有若干个,但真月亮并没有若干个,各有其源头的河流有若干条,但水之性并没有若干条,森罗万象有若干个,但虚空并没有若干个,所说的道理有若干条,但佛无碍智慧并没有若干条,那种种能成立者,都是由一心而生出的。建立也可以,扫荡也可以,全都是妙用。妙用都是自家的,不是离开真实而建立之处,这即是真正的建立之处,全都是自家之体。如若不是这样的,那还有什么人呢?一切法都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所谓解脱,即是真如,诸法皆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都是不可思议之妙用,并不需等待时节。经文中说:'在在处处,则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情,能破除一切众生的迷茫疑惑,超出离绝有、无等的束缚。凡人、圣人之情已完尽,人与法俱已空寂。转动无等之法轮,超越了能计算之数量,所作的都没有障碍,事与理双通。就如同天上起了云,忽然出现却转眼不见了,并没有留下痕迹。也如同在水面上绘画写字一样。不生不灭,即是大寂灭。在缠名之为如来藏,出缠名之为大法身。法身无穷,但其本体却并没有增减,能变大又能变小,能变方又能变圆,应物体之性而现形,就如同是水中之月。滔滔不尽之运用,不用立根栽培,不尽是有为,不住于无为。有为是无为自家之所用,无为是有为自家之所依,所以称之为如空无所依。心为生灭之义。心为真如之义。心即是真如。就譬如是用明镜映照物像,以明镜来譬喻心,以物像来譬喻诸法。如果心有所取法,即涉及外面之因缘,即是生灭之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之义。声闻听见了佛性,菩萨看见了佛性,明了通达而惟一无二,故名之为平等之性。性没有差异,运用却各有不同。在迷惑者为知识,在觉悟者为智慧,顺从理者为觉悟,顺从事者为迷惑。迷惑者即迷惑了自家之本心,觉悟者即觉悟了自家之本性。一旦领悟了就永远领悟了,不会再迷惑了。就如同是太阳升

起时，不再混同于黑暗。智慧之日出现，便不再与烦恼黑暗相伴。了悟自心与境界，妄想就不再产生。妄想既然不再产生，即是无生法忍。本来即有，现今也有，并不借助修道坐禅。不修道，不坐禅，即是如来清净禅。现今如若看见了此理，就上真正不造作诸业，随自己的本分度过此生，一衣一衲，坐下起身相随，戒行增加、熏陶修养，积聚净业。只要能够这样，什么思虑不能通达？久立了，诸位珍重！”

澧州药山惟俨和尚语

澧州药山惟俨和尚上堂曰：“祖师只教保护，若贪嗔起来，切须防御，莫教掙[1]直庚切。触。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担荷，实无枝叶可得。虽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绝却言语。我今为汝说遮个语，显无语底，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时有僧问云：“何有六趣[2]？”师曰：“我此要轮虽在其中，元来不染。”问：“不了身中烦恼时如何？”师曰：“烦恼作何相状，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纸背上记持言语，多被经论惑。我不曾看经论策子。汝只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学得一言半句，一经一论，便说恁么菩提、涅槃、世摄不摄？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系缚，便无生死。汝见律师说什么尼萨耆[3]、突吉罗[4]最是生死本，虽然恁么穷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诸佛，下至蝼蚁[5]，尽有此长短、好恶、大小不同。若也不从外来，何处有闲汉掘地狱待你？你欲识地狱道，只今镬汤煎煮者是。欲识饿鬼道，即今多虚少实、不令人信者是。欲识畜生道，见今不识仁义、不辨亲

疏者是。岂须披毛戴角[6]，斩割倒悬[7]！欲识人天，即今洗净[8]威仪、持瓶挈钵者是。保任免堕诸趣，第一不得弃遮个。遮个不是易得，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此处行不易，方有少相应。如今出头来，尽是多事人，觅个痴钝人不可得。莫只记策子中言语，以为自己见知，见他不解者，便生轻慢。此辈尽是阐提[9]外道，此心直不中[10]。切须审悉。恁么道犹是三界边事。莫在衲衣下空过，到遮里更微细[11]在。莫将等闲，须知珍重！”

【注释】

[1] 揨(chéng)——同“打”，撞击。《广韵·耕韵》曰：“揨，撞也，触也。”　[2] 六趣——即“六道”。　[3] 尼萨耆——为“尼萨耆波逸提”之略，戒律之罪名。尼萨耆意为尽舍，波逸提意为堕。此为聚敛衣钵等财物之罪，如以此财物舍于众中而忏悔之，即谓之尽舍；若不忏悔，则结堕狱之罪，故名堕。此罪总共有三十种，称为三十舍堕。《四分戒本定宾疏》曰：“谓犯此罪牵堕三恶，若犯此堕，要先舍财，后忏堕罪，故云舍堕。”[4] 突吉罗——戒律之罪名。《四分律》分之为身、口二业，即身业恶作与口业恶说。[5] 蝼蚁——蝼蛄与蚂蚁，比喻细小的东西。　[6] 披毛戴角——指牲畜。　[7] 倒悬——梵语作“盂兰盆”，意为人生前若作恶多端，死后魂魄便沉沦于暗道，有倒悬之苦。故天竺风俗，于众僧自恣之日盛设供具奉施佛僧，以救先亡倒悬之苦，此即名“盂兰盆”。　[8] 洗净——大小便时洗手之法，最为律家所重。　[9] 阐提——“一阐提”之略，不成佛之义，有两种，其一即指断善阐提，起大恶见而断绝一切善根。　[10] 不中——不能；不堪。　[11] 微细——因能入真实甚深义，故称微细。

【译文】

澧州(今湖南澧县)药山惟俨和尚上堂说法道：“祖师只教我们要保护持守自心，如果贪欲、忿恚起来，切须要防御制止，不要让它触及发展。你想要知道枯木、石头，就必须承担重任，实在没有什么枝叶末节可以得到的。虽然是这样的，你们还应该自己观察，不能断绝语言。我现在为你们讲说这个话语，显示那不可演说的道理，因为他那个本来没有眼睛耳朵等器官。”当时有僧人问道：“为什么有六趣呢？”惟俨和尚回答：“我此要轮虽然在其中，原

来没有污染。”那僧人问道：“不能了结身中烦恼时怎么办呢？”惟俨和尚回答：“烦恼作什么形状，我姑且要你考虑一下。还有一种人，只向纸张背面上记忆言语，大多被经论所迷惑。我不曾看过经论册子。你只因为被事所迷惑，迷失了自己而心神不定，所以便有了生死之心。没有学得一语半句，一经一论，便说什么菩提、涅槃、世间摄受不摄受的？如果作这样的见解，那就是生死之心。如果不被这得失所束缚，就没有了生死之心。你看那些律师说什么尼萨耆、突吉罗最是生死之根本，虽然他这样地穷尽生死却还是不能得到。上至诸佛，下至蝼蛄、蚂蚁，都有其各自之长短、好恶、大小的不同。如果不从外面而来，什么地方会有闲汉挖好地狱来等你？你想要认识地狱道，只现今被锅中煮沸的即是。你想要认识饿鬼道，即现今那多虚少实、不让人信奉者便是。你想要认识畜生道，那现在还不知道仁义、不能分辨亲疏者即是。哪里还须待到披毛长角、被斩首剖割倒挂之时啊！你想要认识人、天道，即现今具有洗净威仪、持净瓶托食钵者就是。保护自己免于堕落诸趣，第一不得抛弃这个。这个不是容易得到的，必须向高高的山顶上站立，深深的海底中行走才行。此处行走不容易，方才有少许相应的。如今出头来的，都是多事之人，寻觅一个痴钝的人也不能得到。不要只是记住经卷中的言语，便作为自己的见知，看见他不能理解的，就心中生出轻慢之意。这样的人都是阐提外道，其心简直不堪论说。切须审视明白。这样说还是三界边事。不要在衲衣下空度时日，到这里有更细微的道理在。不要等闲视之，须知要各自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语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苦死[1]造作，要担枷落狱[2]作么？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参

禅学道,解会佛法,如此转无交涉也,只是逐声色走,有何歇时?贫道闻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宝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从此一时休去,自己财宝随身受用,可谓快活。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遍十方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但自子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3],常自现前,无可疑虑。莫寻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净。故《华严经》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又《净名经》云:'观声实相,观佛亦然。'若不随声色动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无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众普集,久而不散。师曰:"诸人何故在此不去?贫道已对面相呈,还肯休么?有何事可疑?莫错用心,枉费气力。若有疑情,一任诸人恣意早问。"

时有僧法渊问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体三宝?愿师垂示。"师曰:"心是佛,不用将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将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为僧。即是一体三宝。经云:'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身口意清净,名为佛出世。三业不清净,名为佛灭度。'喻如嗔时无喜,喜时无嗔。唯是一心,实无二体。本智法尔[4],无漏现前。如蛇化为龙,不改其鳞。众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净,不待修成。有证有修,即同增上慢[5]者。真空无滞,应有无穷,无始无终,利根顿悟。用无等等,即是阿耨菩提[6]。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法身[7],性相[8]体空[9]即是虚空无边身,万行[10]庄严即是功德法身[11]。此法身者,乃是万化之本,随处立名。智用无尽,名无尽藏[12]。能生万法,名本法

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归如，名如来藏。经云：'如来者，即诸法如义。'又云：'世间一切生灭法，无有一法不归如也。'"

时有人问云："弟子未知律师、法师、禅师，何者最胜？愿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传寿命[13]之遗风。洞持犯[14]而达开遮[15]，秉威仪而行轨范。牒三番羯磨[16]，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17]，焉敢造次！夫法师者，踞师子之坐，泻悬河之辩[18]。对稠人[19]广众，启凿玄关[20]。开般若妙门，等三轮[21]空施。若非龙象蹴踏[22]，安敢当斯！夫禅师者，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咸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见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遮里总须茫然。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曰："和尚深达佛旨，得无碍辩。"又问："儒、道、释三教同异如何？"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

讲《唯识》道光坐主问曰："禅师用何心修道？"师曰："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曰："既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云何每日聚众，劝人学禅修道？"师曰："老僧尚无卓锥之地，什么处聚众来？老僧无舌，何曾劝人来？"曰："禅师对面妄语。"师曰："老僧尚无舌劝人，焉解妄语？"曰："某甲却不会禅师语论也。"师曰："老僧自亦不会。"

讲《华严》志坐主问："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

成形。般若无知，对黄华而显相。非彼黄华、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经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黄华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坐主会么？”曰：“不了此意。”师曰：“若见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随用而说，不滞是非。若不见性人，说翠竹著翠竹，说黄华著黄华，说法身滞法身，说般若不识般若，所以皆成争论。”志礼谢而去。

人问：“将心修行，几时得解脱？”师曰：“将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无生。大用现前，不论时节。”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师曰：“见性者即非凡夫。顿悟上乘，超凡越圣。迷人论凡论圣，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说事说理，悟人大用无方。迷人求得求证，悟人无得无求。迷人期远劫，悟人顿见。”

《维摩》坐主问：“经云：‘彼外道六师[23]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24]。谤于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请禅师明为解说。”师曰：“迷徇六根者，号之为六师。心外求佛，名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堕三恶道。汝若能谤于佛者，是不著佛求。毁于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众数者，是不著僧求。终不得灭度者，智用现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禅悦[25]之食。”

有行者问：“有人问佛答佛，问法答法，唤作一字法门，不知是否？”师曰：“如鹦鹉学人语话，自语不得，为无智慧故。譬如将水洗水，将火烧火，都无义趣。”

人问：“言之与语，为同为异？”师曰：“夫一字曰言，成

句名语。且如灵辩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机叠叠，如圆器之倾珠。所以郭象[26]号悬河，春鹦[27]称义海，此是语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内著玄微，外现妙相，万机挠而不乱，清浊浑而常分。齐王到此，犹惭大夫之辞。文殊到此，尚叹净名之说。如今常人，云何能解？”

源律师问：“禅师常谭即心是佛，无有是处。且一地[28]菩萨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禅师试现神通看。”师曰：“阇梨自己是凡是圣？”曰：“是凡。”师曰：“既是凡僧，能问如是境界。经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问：“禅师每云：‘若悟道现前，身便解脱。’无有是处。”师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贼否？”曰：“故知是也。”师曰：“如今了了见性，云何不得解脱？”曰：“如今必不可，须经三大阿僧祇劫[29]始得。”师曰：“阿僧祇劫还有数否？”源抗声曰：“将贼比解脱，道理得通否？”师曰：“阇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开，瞋一切人见物。”源作色而去，云：“虽老，浑无道。”师曰：“即行去者是汝道。”

讲《止观》慧坐主问：“禅师辨得魔否？”师曰：“起心是天魔[30]，不起心是阴魔[31]，或起不起是烦恼魔[32]。我正法中无如是事。”曰：“一心三观，义又如何？”师曰：“过去心已过去，未来心未至，现在心无住。于其中间，更用何心起观？”曰：“禅师不解止观。”师曰：“坐主解否？”曰：“解。”师曰：“如智者大师说止破止，说观破观，住止没生死，住观心神乱。且为当将心止心，为复起心观？观若有心，观是常见法。若无心，观是断见法。亦有亦无，成二见法。请坐主子细说看。”曰：“若如是问，俱说不得也。”

师曰："何曾止观！"

人问："般若大否？"师曰："大。"曰："几许大？"师曰："无边际。"曰："般若小否？"师曰："小。"曰："几许小？"师曰："看不见。"曰："何处是？"师曰："何处不是？"

《维摩》坐主问："经云：'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是究竟[33]否？"师曰："未是究竟。圣意若尽，第三卷更说何事？"坐主良久曰："请禅师为说未究竟之意。"师曰："如经第一卷，是引众呵[34]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诸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以言显于无言，文殊以无言显于无言，维摩不以言，不以无言故，默然收前言语故。第三卷从默然起说，又显神通作用。坐主会么？"曰："奇怪如是。"师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师曰："且破人执情作如此说。若据经意，只说色心空寂，令见本性，教舍伪行，入真行，莫向言语纸墨上讨意度。但会'净名'两字便得。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35]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虽殊，不思议一也。一亦非一。若识'净名'两字假号，更说什么究竟与不究竟？无前无后，非本非末，非净非名，只示众生本性不思议解脱。若不见性人，终身不见此理。"

僧问："万法尽空，识性亦尔。譬如水泡一散，更无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无，何处更有识性？"师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无水？身因性起，身死岂言性灭？"曰："既言有性，将出来看。"师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师曰："试将明朝来看。"曰："明朝实是有，如今不可得。"师曰："明朝不可得，不是无明朝。汝自不见性，不可是无性。今见著衣吃饭，行住坐卧，对面不识，可谓愚迷。汝

欲见明朝，与今日不异。将性觅性，万劫终不见。亦如盲人不见日，不是无日。”

讲《青龙疏[36]》坐主问：“经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禅师如何体会？”师曰：“为般若体毕竟清净，无有一物可得，是名无法。即于般若空寂体中具河沙之用，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故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讲《华严》坐主问：“禅师信无情是佛否？”师曰：“不信。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戒定慧生，从三明[37]六通生，从一切善法生。’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

有法师问：“持《般若经》最多功德，师还信否？”师曰：“不信。”曰：“若尔《灵验传》十余卷，皆不堪信也。”师曰：“生人[38]持孝，自有感应，非是白骨能有感应。经是文字纸墨，性空何处有灵验？灵验者，在持经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试将一卷经安著案上，无人受持，自能有灵验否？”

僧问：“未审一切名相及法相、语之与默如何通会，即得无前后？”师曰：“一念起时，本来无相无名，何得说有前后？不了名相本净，妄计有前后。夫名相关锁，非智钥不能开。中道者病在中道，二边者病在二边，不知现用是无等等[39]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灭，埋没正智，或断烦恼，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罗蜜。”

人问：“律师何故不信禅？”师曰：“理幽难显，名相易持，不见性者所以不信。若见性者，号之为佛。识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远人，而人远佛。佛是心作。迷人向

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无相。迷人执物守我为己，悟人般若应用见前。愚人执空执有生滞，智人见性了相灵通。干慧[40]辩者口疲，大智体了心泰。菩萨触物斯照，声闻怕境昧心。悟者日用无生，迷人见前隔佛。”

人问：“如何得神通去？”师曰：“神性灵通，遍周沙界。山河石壁，去来无碍。刹那万里，往返无踪。火不能烧，水不能溺。愚人自无心智，欲得四大飞空。经云：‘取相[41]凡夫，随宜为说。’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实相体空，唤作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万行之本，随用立名。实而言之，只是清净法身也。”

人问：“一心修道，过去业障得消灭否？”师曰：“不见性人未得消灭。若见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见性人，犹如积草等须弥，只用一星之火。业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业障尽？”师曰：“见前心通前后生事，犹如对见前佛后佛，万法同时。经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问云：“何得住正法？”师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无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师曰：“不用舍众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脱否？”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法过语言文字，不用数句中求。法非过、现、未来，不可以因果中契。法过一切，不可比对。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非离世间而求解脱。”

僧问：“何者是般若？”师曰：“汝疑不是者，试说看。”

又问云:“何得见性?”师曰:“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又问:“如何是修行?”师曰:“但莫污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诳,即是修行。大用现前,即是无等等法身。”又问:“性中有恶否?”师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恶俱不立,将心何处用?”师曰:“将心用心,是大颠倒。”曰:“作么生即是?”师曰:“无作么生,亦无可是。”

人问:“有人乘船,船底刺杀螺、蚬,为是人受罪,为复船当辜?”师曰:“人船两无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风折树损命,无作者,无受者。世界之中,无非众生受苦处。”

僧问:“未审托情势、指境势、语默势,乃至扬眉动目[42]等势,如何得通会于一念间?”师曰:“无有性外事。用妙者动寂俱妙,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为迷自性,万惑兹生。”又问:“如何是法有宗旨?”师曰:“随其所立,即有众义。文殊于无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虚否?”师曰:“汝怕同太虚否?”曰:“怕。”师曰:“解怕者不同太虚。”又问:“言方不及处,如何得解?”师曰:“汝今正说时,疑何处不及?”

有宿德十余人同问:“经云破灭佛法,未审佛法可破灭否?”师曰:“凡夫、外道谓佛法可破灭,二乘人谓不可破灭。我正法中无此二见。若论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恶人。”又问:“真法[43]、幻法[44]、空法[45]、非空法,各有种性[46]否?”师曰:“夫法虽无种性,应物俱现。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义不立。迷时人逐法,悟时法由人。如森罗万象,至空而极。百川众流,至海而极。一切贤圣,至佛而极。十二分经[47],五部

毗尼[48]，五围陀论[49]，至心而极。心者，是总持[50]之妙本，万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无住涅槃[51]。百千万名，尽心之异号耳。”又问：“如何是幻？”师曰：“幻无定相，如旋火轮[52]，如乾闼婆城[53]，如机关木人[54]，如阳焰[55]，如空华[56]，俱无实法。”又问：“何名大幻师[57]？”师曰：“心名大幻师，身为大幻城，名相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无有幻外事。凡夫不识幻，处处迷幻业。声闻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萨识幻法，达体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师，转大幻法轮成大幻涅槃，转幻生灭得不生不灭，转河沙秽土[58]成清净法界。”

僧问：“何故不许诵经，唤作客语？”师曰：“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曰：“不可离文字言语，别有意耶？”师曰：“汝如是说，亦是学语。”曰：“同是语言，何偏不许？”师曰：“汝今谛听。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越于浮言[59]，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60]也。”

有法师问：“念佛是有相大乘，禅师意如何？”师曰：“无相犹非大乘，何况有相！经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又问：“愿生净土，未审实有净土否？”师曰：“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譬如生国王家，决定绍王业，发心向佛道，是生净佛[61]国。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秽土。净秽在心，不在国土。”又问：“每闻说道，未审何人能见？”师曰：“有慧眼者能见。”曰：“甚乐大乘，如何学得？”师曰：

“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师曰：“但谛观。”曰：“似何物。”师曰：“无物似。”曰：“应是[62]毕竟空。”师曰：“空无毕竟。”曰：“应是有。”师曰：“有而无相。”曰：“不悟如何？”师曰：“大德自不悟，亦无人相障。”

人问：“佛法在于三际否？”师曰：“见在无相，不在其外。应用无穷，不在于内。中间无住处，三际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师曰：“汝正说‘混’之一字时，在内外否？”曰：“弟子究检内外无踪迹。”师曰：“若无踪迹，明知上来语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师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众生入地狱，佛性入否？”师曰：“如今正作恶时，更有善否？”曰：“无。”师曰：“众生入地狱，佛性亦如是。”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何？”师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贼用是贼性，作众生用是众生性。性无形相，随用立名。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僧问：“何者是佛？”师曰：“离心之外，即无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师曰：“心是法身。谓能生万法，故号法界之身。《起信论》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即依此心显示摩诃衍[63]义。”又问：“何名有大经卷[64]内[65]在一微尘？”师曰：“智慧是经卷。经云：‘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在一微尘中。’一尘者，是一念心尘也。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偈’。时人自不识。”又问：“何名大义[66]城？何名大义王？”师曰：“身为大义城，心为大义王。经云：‘多闻者善于义，不善于言说。’言说生灭，义不生灭。义无形相，在言说之外。心为大经卷，心为大义王。若不了了识心者，不名善义，只是学语人也。”又问：“《般若经》云：‘度九类众生[67]，皆入无余涅槃[68]。’又云：‘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此两段经文,如何通会?前后人说皆云:实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常疑未决,请师为说。"师曰:"九类众生,一身具足,随造随成,是故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69)浸润为湿生,欻(70)起烦恼为化生。悟即是佛,迷号众生。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若了念念心体空,名为度众生也。智者于自本际(71)上度于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僧问:"言语是心否?"师曰:"言语是缘,不是心。"曰:"离缘何者是心?"师曰:"离言语无心。"曰:"离言语既无心,若为是心?"师曰:"心无形相,非离言语,非不离言语。心常湛然,应用自在。祖师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问:"如何是定慧等学?"师曰:"定是体,慧是用。从定起慧,从慧归定。如水与波一体,更无前后,名定慧等学。夫出家儿,莫寻言逐语,行住坐卧,并是汝性用,什么处与道不相应?且自一时休歇去。若不随外境,风心性水(72),常自湛湛。无事,珍重!"

【注释】

[1] 苦死——再三;致意。 [2] 担枷落狱——唐、宋俗语,指囚犯。 [3] 一体三宝——谓佛、法、僧三宝,其本体和合无二,故称一体三宝。 [4] 法尔——与"自尔"、"法然"、"天然"、"自然"等义同。 [5] 增上慢——七慢之一。《俱舍论》曰:"于未证得殊胜德中,谓已证得,名增上慢。" [6] 阿耨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略,谓一切真理之无上正等智慧,即佛智。 [7] 实相法身——谓如来法身,离诸虚妄,会极真如,不生不灭,故名实相法身。 [8] 性相——性者为法之自体,在其内而不可改易;相者谓相貌,现示于外而可加分别。有为、无为相对而言,则无为之法为性,有为之法为相;而有为、无为皆有性相时,即自体称性,可认识者称相。 [9] 体空——经中所明之空理有二,一者体空,二者拆空。如分拆人而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分拆色而至于极微,分拆心而至于一念,因分拆之结果始观空,谓之拆空,是一切小乘教之空

理。体空谓无须分拆,真抵法之体而观如幻如梦是空,存体随显之空理,如《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喻之体空,是大乘之所明。 [10] 万行——一切之修行。 [11] 功德法身——谓如来以万行功德为因,而成法身之果,故名功德法身。 [12] 无尽藏——谓佛性广大无穷、妙用无边。隋慧远《大乘义章》卷十四曰:"德广难穷,名为无尽;无尽之德,包含曰藏。" [13] 寿命——《辅行论》曰:"一期为寿,连续曰命。一期连持,息风不断,名为寿命。" [14] 持犯——保持戒律称持,侵犯称犯。 [15] 开遮——戒律之名词。允许施作称开,禁止作为称遮。 [16] 三番羯磨——羯磨是举行授戒忏悔等业事的一种宣告仪式。其事须经三回羯磨始告完成。 [17] 白眉——三国汉之马良有兄弟五人,而马良之才名最盛,因其眉毛中有白毛,故后人以此称誉兄弟中才能最为突出者。 [18] 悬河之辩——同"口若悬河"。即形容能说会辨,滔滔不绝。唐韩愈《石鼓歌》曰:"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19] 稠人——即众人。 [20] 玄关——谓人道之关门。 [21] 三轮——佛以身、口、意三业碾摧众生之惑业,故称三轮:一为神通轮,二为记心轮,三为教诫轮。 [22] 蹤蹋——踏步,引申指足迹,以喻指高僧大德。 [23] 六师——即天竺外道六师。一名富兰那迦叶,谓一切法断灭性空,而无君臣、父子忠孝之道;二名末伽梨拘赊梨,认为众生之苦乐,非有因缘,惟为自然所至;三名删阇夜毗罗胝,认为不必求道,只要经生死劫数次,自然穷尽苦际,宛如线团从山顶上滚下,待到线尽时自然停止滚动;四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其身穿破衣,五热炙身,而以苦行闻名于世;五名迦罗鸠驮迦旃延,认为诸法有相、有无相,皆应物而起;六名尼犍陀若提子,主张苦乐罪福尽由前世而定,今世必当偿还,非现在行道所能断灭者。 [24] 三恶道——依恶业而往来的三个处所,名为三恶道:一为地狱道,成上品十恶业者往之;二为饿鬼道,成中品十恶业者往之;三为畜生道,成下品十恶业者往之。 [25] 法喜禅悦——闻佛法或体味佛法而生喜悦称法喜,进入禅定而快乐心神称禅悦。 [26] 郭象——西晋人,字子玄,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好老、庄之说,善清谈,人称其讲话"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其曾据向秀《庄子注》扩而述之,另成一书,以阐述老、庄思想。 [27] 春鹦——产于印度的一种鸟,音译作"舍利"、"奢利"、"奢梨迦"等,意译为"春鹦"、"春莺"、"鸲鹆"、"鹦鹆"、"鹙鹭"等,或称"百舌鸟"、"反舌鸟"等,全身黑色,唯颈部带黄色,嘴赤,有雀二倍大,如鹦鹉能暗诵人语,性极伶俐。因佛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以"智慧第一"著称。其母之眼似鹙鹭,故号为舍利弗,或称舍利子,义译作"鹙鹭子"。故此处以"春鹦"代指舍利弗。 [28] 一地——以地譬喻众生之佛性。 [29] 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义为无数长时,为菩萨成佛之时间。菩萨阶位共五十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之四十位,为第一阿僧祇劫;十地之中,自初地至第七地,为第二阿僧祇劫;自八地至十地,为第三阿僧祇劫。第十地过后,即证佛果。劫有大、中、小三种,此处所言的劫指大劫,故曰三大阿僧祇劫。

一阿僧祇劫的年数，若以万万为亿，万亿为一兆来计算，一阿僧祇劫等于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兆大劫。［30］天魔——“天子魔”之略，四魔之一，为第六天之魔王，名波旬，即释迦牟尼佛出世时之魔王。［31］阴魔——四魔之一。五阴能损害众生之佛性，故譬喻作魔。［32］烦恼魔——四魔之一。烦恼能恼乱身心，障碍菩提，故称之为魔。［33］究竟——谓事理之至极。［34］呵——即“呵责”，为治罚比丘的七种法之一，即于众僧面前宣告呵责并夺其三十五事之权利。［35］迹用——本体表现在外的痕迹与应用。［36］青龙疏——唐代青龙寺僧良贲奉敕撰造《新译仁王经殊》三卷，称《青龙疏》。又青龙寺僧道氤奉唐玄宗诏令撰造《金刚经疏》，也称《青龙疏》。［37］三明——证智慧之境而显了分明：一为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二为天眼明，知自身、他身未来世之生死相；三漏尽明，知现在之苦相，断一切烦恼之智慧。此三明即为六神通之宿命、天眼、漏尽三通。［38］生人——活人。［39］无等等——佛道及佛之尊号。佛道超绝无与等者，故云无等，唯佛与佛等，故曰等。《维摩经·佛国品》曰：“无等等佛自在慧。”《法华经·普门品》曰：“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40］干慧——智慧干燥而未淳熟，故称干慧。《大乘义章》曰：“虽有智慧，未得定水，故云干慧。又此事观未得理水，亦名干慧。”［41］取相——取执事理之相而生妄想迷惑。《观音玄义》曰：“见思取生死相，尘沙取涅槃相，无明取二边相。”［42］扬眉动目——同“扬眉瞬目”，即思考问题时的样子。［43］真法——真如实相之法。《华严经》曰：“正觉远离数，此是佛真法。”［44］幻法——幻化之法门。［45］空法——观我空、法空、空有为、空无为、空等、空理之法。《法华经·譬喻品》曰：“我悉除邪见，于空法得证。”［46］种性——种为种子，有发生之义。性为性分，有不改之义。［47］十二分经——即一切经分为十二种类，也称“十二部经”。［48］五部毗尼——即“五部律”。谓佛灭度后一百年，付法藏第五祖优婆毱多有五弟子，同时于律藏中分为五部门派。［49］围陀论——也作“韦陀论”、“吠陀论”等，为古印度最古之文献，讲论因明之学。［50］总持——梵语作“陀罗尼”，咒语之义。《维摩经注》曰：“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无所漏忌谓之持。”［51］无处涅槃——亦称“无住处涅槃”。指度脱一切众生，既不住生死亦不住于涅槃之一种涅槃，为大乘的最高佛果。《成唯积论》卷十曰：“无住处涅槃，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辅翼，由此不住生死、涅槃，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槃。”谓小乘只能达到无余涅槃，从“烦恼障”（我执）中得到自我解脱；大乘还要从“所知障”（法执）中得到解脱，大慈大悲，利乐有情；故虽已不再流转生死轮回，却亦不脱离世间。［52］旋火轮——将火把旋转而成圆轮之形，此轮形似有而非实有，用以譬喻一切事法之假象。［53］乾闼婆城——古印度称乐伎人或魔法师为乾闼婆，其能用幻术幻化作城楼，让人观看，故名之为乾闼婆城，也称幻城。［54］机关木人——设有机关而能活动的木偶，以喻五

蕴之假者。《智度论》六曰："都无有作者，是事是幻耶？为机关木人，为是梦中事。" [55] 阳焰——指太阳光照射下产生的一种光气，远望似水，渴者思饮，终不可得，以喻妄想之不实际。 [56] 空华——患眼病者于空中所看见的花。空中原无花，只是因眼病而有所见，以喻妄心所计之诸相并无实体。《圆觉经》曰："妄认四大为自身，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如彼病目见空中华及第二月。" [57] 大幻师——佛之德名。佛，说幻化之事，能为幻化之事，故云幻师。《大集经》十九曰："说一切法如水月，我今敬礼大幻师。" [58] 秽土——意同"浊世"，相对净土而言，即凡夫所居之娑婆世界。 [59] 浮言——谣言；空泛之语。 [60] 得兔忘蹄——意同"得鱼忘筌"。蹄，打猎的用具。 [61] 净佛——佛有浅深胜劣之别，究竟之真佛称净佛。《大日经疏》八曰："言净佛者，声闻法中，阿罗汉亦名为佛。诸余大乘未了义经亦有成佛义，然不得名为遮净。今正明本心常佛，故以净字甄之。" [62] 应是——恐怕是；可能是。 [63] 摩诃衍——"摩诃衍那"之略，即大乘。 [64] 大经卷——指心。 [65] 内——同"纳"字，纳人。 [66] 大义——为天竺国一童子之名。其欲拯救国人之贫穷，入海寻求宝藏，听说海底有明珠，即欲舀尽海水以探求之。天帝为其精诚所感动，来帮助他。海神害怕，便献出明珠。大义得明珠还，施给国人。大义即今世之释迦牟尼佛。 [67] 九类众生——《金刚经》曰："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68] 无余涅槃——二涅槃之一，为身、智皆灰灭无余之涅槃。 [69] 爱水——爱欲之烦恼，能润业而引未来之果，故譬之以水。《华严经》曰："业为田，识为种，无明暗覆，爱水为润。" [70] 欻(xū)——忽然；迅疾。 [71] 本际——谓至于穷处而始为修行。《圆觉经》曰："平等本际，圆满十方。" [72] 风心性水——谓心如风一样飘移不定，性如水波一样起伏不宁。

【译文】

越州(今浙江绍兴)大珠慧海和尚上堂说法道："诸位幸好还是个无事之人，却再三造作，要担着枷锁落入牢狱中去作什么呢？每天从早到夜奔波不息，说我在参禅学道，领会了佛法，这样反而与禅义没有关涉了，只是追逐着声色奔走，又有什么歇息的时候？贫道听到江西道一和尚曾说过：'你自家宝藏一切具备完足，使用自在，不需向外追求。'我从此一时便休歇去，将自家的宝藏随身受用，可谓快乐啊。没有一法可取，没有一法可舍，没有看见一法的生死之相，没有看见一法的来去之相，整个十方世界没有一粒

微尘东西不是自家的宝藏。只要自己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便常自显现在眼前，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不要去寻思，不要去追求。心性本来即是清净的，所以《华严经》中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如果能作这样理解的，诸佛便常显现于眼前。又《净名经》中也说：'观察自身之实相，观察佛也一样。'如果不随声色而变易心念，不追逐相貌以生出解释，就自然无事了。不用久立，各自珍重！"

当天大众聚集于一堂，过了许久还没散去，慧海和尚便说道："诸位为什么待在这里不离去呢？贫道已经面对面相传呈了，诸位可还许可吗？还有什么事可怀疑的吗？不要错用心了，枉自白费了力气。如果有疑问，就任凭诸位随己意快点提问。"当时有位叫作法渊的僧人问道："把什么叫作佛？把什么叫作法？把什么叫作僧？为什么说是一体三宝？愿和尚加以指示。"慧海和尚回答："心即是佛，所以不用以佛求佛。心即是法，所以不用以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而为僧。这即是一体三宝。经文上说：'心、佛与众生，虽是三事却没有差别。身、口、意清净，即称作佛出世。三业未能清净，就称作佛灭度。'譬如人发怒之时就不会开心，开心之时就没有怒气。惟有这一心，确实没有二体。本来即智法而已，无漏烦恼却显现于眼前。就如同是蛇化为龙，却没有把蛇鳞变化去。众生回心成佛，也不能改变其面貌。自性本来清净，不必待修行后才成。有证明有修行，就与增上慢者相等同。真空中没有滞留障碍，应用也无有穷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具有敏利之根机者顿时便悟彻。运用无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没有形相就是微妙法身，没有相就是实相法身。性相体空即是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即是功德法身。此所谓法身，乃是万千变化之本源，随其所处之地而建立名称。智慧运用没有穷尽，就称之为无尽藏。能产生万法，就称之为本法藏。具备一切智慧，即是智慧藏。万法归于真如，就称之为如来藏。经文上说：'所谓如来，即是诸

法如之义。'又说：'世间一切生灭之法，没有一法不归于真如。'"

当时有人问道："弟子不知道律师、法师、禅师，谁最为优胜？愿和尚慈悲指示。"慧海和尚回答："所谓律师，开启毗尼之法藏，传授寿命不断之遗风。洞悉持犯之戒而通达开遮之律，秉持威仪而施行规范。公开举行三番羯磨，而成为四果之初因。如若不是高僧大德中的白眉，怎敢轻率自居此任！所谓法师，踞坐在狮子法座上，言语如同悬河一样奔泻而出。面对稠人广众，开凿出进入佛法之玄关。打开般若之微妙之玄门，等同于佛陀以三轮平空施法。如若不具有法中龙象之神通，又怎敢担当此任！所谓禅师，谓撮集佛法的关键要旨，直接指达心源，出没舒卷，纵横于应接外物，全都均衡事理，顿时发见了如来。拔除生死之深根，获得现前之三昧。如若不是安心于禅定而息虑静修者，到这里总将会迷惑茫然。依随各人的根机以传授佛法，戒、定、慧三学虽然有所区别；得意而忘言，惟一宗乘又有何不同的？所以经文中说：'十方佛土之中，惟有一乘之法。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除去佛方便接引之说法。佛只是借助名字，以引导众生悟入大道。'"那人便说道："和尚深深地通达佛的要旨，获得了无障碍之辩才。"接着那人又问道："儒、道、佛三教有什么相同与相异之处吗？"慧海和尚回答："如是具大器量之人应用时即相同，而小根机之人拘执时就相异。虽然都是从同一性之上起用，但因根机见解的差别而成为三家。迷惑与悟彻都由自己所决定，并不在于教的相同与不相同。"

讲说《唯识论》的道光座主问道："禅师用什么心来修道？"慧海和尚回答："老僧没有心可施用，没有道可修行。"道光问道："既然没有心可施用，没有道可修行，那为什么还要每天聚集徒众，劝导人们学禅修道呢？"慧海和尚回答："老僧自己尚且没有立锥之地，什么地方曾聚集徒众了？老僧没长着舌头，什么时候曾劝导过人呢？"道光便说道："和尚当面说谎。"慧海和尚说道："老僧尚

且没有舌头来劝导人们，怎能够说谎话呢？”道光说道：“我实在不能领会禅师的话语。”慧海和尚说道：“老僧的眼睛也不能领会。”

讲论《华严经》的志座主问道：“禅师为什么不同意‘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说法呢？”慧海和尚回答：“法身没有相，因为翠竹而成形。般若没有知，对应黄花而显示相。并不是那黄花、翠竹具有般若、法身的缘故。经文中说：‘佛之真法身，犹如是虚空，应万物而显形，如同是水中之月。’黄花如若是般若，那般若即等同于无情了。翠竹如若是法身，那法身就能够应用了。座主领会了吗？”志座主说道：“没有明了其中的意思。”慧海和尚便说道：“如果是明心见性之人，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也可以，随其应用而讲说，并不滞留于是非。如果不是明心见性之人，谈论翠竹就执著于翠竹，论说黄花就执著于黄花，讲说法身就滞阻于法身，讲论般若却不认识般若，所以都成了争论。”志座主听完拜谢而离去。

有人问道：“带着心来修行，几时才能得到解脱？”慧海和尚回答：“带着心来修行，就譬如是用泥浆水来洗涤污垢一样无效。般若十分玄妙，本自是无生，大用显现于目前，并不管时节变化。”那人又问道：“凡夫也是否能这样？”慧海和尚回答：“明心见性者就不是凡夫。顿时悟彻了最上之宗乘，即超越了凡夫与圣人。迷惑之人议论凡夫与圣人的区别，悟彻之人已超越了生死涅槃的界限。迷惑之人讲说事与理的不同，悟彻之人的大运用并不限一定之法。迷惑之人追求得悟追求印证，悟彻之人没有悟亦没有求。迷惑之人期待于远劫修行得度，悟彻之人顿时即明心见性了。”

讲说《维摩经》的座主问道：“经文中说过：‘那外道六师等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因为他们而出家。那六师所堕入之处，你们也随之堕入。那施舍给你们的不叫作福田，供养你们的堕入三恶道。诽谤佛，诋毁法，不进入僧众之中，终究得不到灭度。你们如若是这样的，乃可以取食。’现在请禅师明白地给予解说。”慧海和

尚回答:“被六根所迷惑的,就称之为六师。于心外求道的,就称之为外道。有东西可以施舍的,就不称之为福田。生起心念来接受供养的,就堕入三恶道。你如果能诽谤于佛的,就是不执著于佛而求道。你如果诋毁于法的,就是不执著于法而求道。如果不进入僧众之中,就是不执著于僧而求道。终究得不到灭度,就是智用显形于眼前。如果有作这样解说的,便能得到法喜禅悦之食。”

有一位行者问道:“有人提问佛便回答佛,提问法便回答法,就叫作一字法门,不知道是不是啊?”慧海和尚回答:“这就如同是鹦鹉只能学人说话,而不能自主说话,这是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譬如用水来洗水,用火来烧火,全都没有义理趣向。”

有人问道:“言与语,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慧海和尚回答:“一个字称作言,组成句子就称作语。况且机灵的辩论滔滔不绝,就如同是大江的流水。峻峭的词锋层层叠叠,就如同是向圆形的器具中倾倒珍珠。所以郭象被号称如悬河,春鹦被号称似义海,这就是语。所谓言是用一个字来表达心意,在内显示出奥秘微细之义,在外呈现出玄妙之相,万机虽然纷杂却不紊乱,清浊虽然相混杂而常分明。齐王到了这里,还应该为大夫的言词而惭愧。文殊菩萨到了这里,尚且为净名居士的言词而叹赏。现在的平常之人,又怎么能分辩清楚啊?”

源律师说道:“禅师们常常论说即心是佛,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一地上的菩萨分身为一百个佛世界,在二地之上就增加了十倍。禅师就试着显示一下神通。”慧海和尚便问道:“阇黎自己是凡人还是圣人呢?”源律师回答:“是凡人。”慧海和尚说道:“你既然是凡人,却能询问这样的境界。经文中说:‘仁者之心有高下之分,不依据佛之智慧。’说的就是这个。”源律师又说道:“禅师们每每说道:‘如若领悟大道就在眼前,此身就能解脱了。’也没有这样的道理。”慧海和尚问道:“有一个人一生都作善事,忽然有

一次偷盗东西入手,此身便是盗贼吗?”源律师回答:“事先知道的就是盗贼。”慧海和尚问道:“现今能明了地明心见性,为什么不能解脱呢?”源律师回答:“现今一定不能够,必须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行。”慧海和尚问道:“阿僧祇劫可还能计数吗?”源律师高声反驳道:“把盗贼比拟解脱,这道理能解释得通吗?”慧海和尚回答:“阇黎自己不能懂得大道,不可以障碍一切人去明了。自己不开道眼,不能愤恨一切人能看见东西。”源律师怒形于色地离去,并说道:“虽然年岁老大了,却完全不具道行。”慧海和尚便说道:“那离去的即是你的道行。”

讲说《止观》的慧座主问道:“禅师能辨别出魔王吗?”慧海和尚回答:“起心即是天魔,不起心即是阴魔,或起心或不起心即是烦恼魔。我正法中没有像这样的事。”慧座主问道:“一心三观,其意思又怎么样呢?”慧海和尚回答:“过去心已经过去,未来心还没有到来,现在心无住。在这中间,还可用什么心来起观?”慧座主说道:“禅师不理解止观。”慧海和尚问道:“座主理解吗?”慧座主回答:“理解。”慧海和尚问道:“如智者大师说止来破止,说观来破观,住于止中而沉没于生死轮回,住于观中而心神散乱。而且是应当用心来止心,还是起心观察呢?观察如果是有心的,则此观察即是常见之法。如果是无心的,则此观察即是断见之法。也有心也无心,即成二见之法。还请座主仔细说一说。”慧座主说道:“如果是这样提问的,就都不能说了。”慧海和尚说道:“何止是止观!”

有人问道:“般若大吗?”慧海和尚回答:“大。”那人问道:“多少大?”慧海和尚回答:“没有边际。”那人又问道:“般若小吗?”慧海和尚回答:“小。”那人问道:“多少小?”慧海和尚回答:“看不见。”那人问道:“什么地方是般若?”慧海和尚反问:“什么地方不是?”

讲说《维摩经》的座主问道:“经文中说过:‘诸位菩萨各自进

入了不二法门,维摩诘居士却默然无语。'这就是究竟吗?"慧海和尚回答:"不是究竟。圣人的意思如果已说尽了,那第三卷又在说什么事呢?"那座主沉默了许久后说道:"请和尚为我讲说不是究竟之意。"慧海和尚说道:"如《维摩经》第一卷,是佛在众人面前呵责十大弟子,使其住心。第二卷是诸位菩萨各自讲说了进入不二法门之法,用言语显示无言,而文殊菩萨是用无言来显示无言,维摩诘居士因为不用言语,也不用无言,所以以沉默来收拾前面的言语。因此第三卷就从默然说起,又显示神通之作用。座主领会了吗?"那座主说道:"竟然这样的奇特。"慧海和尚说道:"也不是这样的。"那座主问道:"为什么不是呢?"慧海和尚回答:"这只是姑且为破除人的执著之情所作的说法。如果依据经文的意思,只是说色心空寂,令人明见本性,让人舍弃造作的行为,进入真行,不要到言语、纸墨文字中寻找意旨。只要能领会'净名'两个字即行了。净是本体,名是迹用。从本体产生迹用,从迹用回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也没有区别。所以古人说过:本、迹虽然有区别,但不可思议之玄妙却是一致的。一也就是非一。如果能认识到'净名'两个字只是假借的名称,那还要说什么究竟与不是究竟之类的话吗?没有前也没有后,不是本也不是末,不是净也不是名,只是指示了众生本性中所具有的不可思议之解脱。如若不是明心见性之人,终身不能发见这道理。"

有僧人问道:"万法皆空,识性也是这样的。譬如水泡一散,就不会再聚合。身死以后就不会再生,即是空无了,什么地方再有识性呢?"慧海和尚回答:"水泡因为有水才会有,水泡散了就没有水了?身因为有性而产生,身死岂能说是性灭了?"那僧人说道:"既然说有性,就拿出来看看。"慧海和尚问道:"你相信有明天吗?"那僧人回答:"相信。"慧海和尚问道:"你试着把明天拿来看看。"那僧人回答:"明天确实有,但现在不能得到。"慧海和尚说道:"明天不能得到,不是没有明天。你自己看不见性,并不是没

有性。现在看见穿衣吃饭，行、住、坐、卧，却对面不相识性，可说是愚蠢迷惑。你想要见的明天，就同今天没有差别。拿着性去寻找性，历尽一万劫也永远看不见。也就如同是盲人自己看不见太阳，而不是没有太阳。”

讲说《青龙疏》的座主问道：“经文上说：‘无法可说，所以称作说法。’禅师怎样来体会呢？”慧海和尚回答：“因为般若本体毕竟清净，没有一物可以得到，所以称作无法。即在般若空寂本体中具有如恒河沙子数一样繁多的运用，即没有事不知道，所以称作说法。因此说‘无法可说，所以称作说法。’”

讲说《华严经》的座主问道：“禅师相信无情是佛吗？”慧海和尚回答：“不相信。如果无情是佛，活人应该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也应该胜过活人了。经文上说：‘所谓佛身，即是法身，从戒、定、慧中产生，从三明六通中产生，从一切善法中产生。’如果说无情即是佛，大德现今就应该死了作佛去。”

有法师问道：“修持《般若经》的功德为最多，和尚可还相信吗？”慧海和尚回答：“不相信。”那座主便说道：“如果是那样的，则《灵验传》十多卷所载的事迹，都不可相信了。”慧海和尚说道：“活人持守孝心，自然会有所感应，但并不是白骨能有感应。佛经是文字纸墨，性空于什么地方会有灵验呢？所谓灵验者，在于修持经文之人有所用心，所以神通感动事物。你试着把一卷佛经放置在案桌上，没有人加以修持，其自己能有所灵验吗？”

有僧人问道：“不知道一切名相与法相、说话与沉默时，怎样来通达领会，才能没有前后的差别？”慧海和尚回答：“一念产生之时，本来即无相无名，怎样能说有前有后呢？不明了名相本来清净，妄想计算而产生了前后。那名相之门锁，不用智慧这把钥匙就不能打开。在中道的人，其疾病就生于中道，在两边的人，其疾病就生于两边，而不知道现在所运用的是无等等法身。迷惑领悟与得到失去，都属常人之法。自己产生了生灭，埋没了真正智慧，

有时断绝烦恼,有时寻求菩提,反而违背了般若波罗蜜。"

有人问道:"律师为什么不相信禅呢?"慧海和尚回答:"禅理幽奥而难以显现,而名相容易修持,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所以不相信。如果是明心见性者,就称之为佛。认识佛的人,方才能信心进入。佛并不远离世人,是世人自已远离了佛。佛是由心而成。迷惑之人到文字中去寻求,悟彻之人向自心中去觉悟。迷惑之人修习因而等待证果,悟彻之人明了心并没有相。迷惑之人拘泥于物、执著于我以为自己,悟彻之人即见般若应用就在眼前。愚蠢之人执著于空、执著于有而产生滞阻,有智慧之人明心见性、明了其相而得灵通。用干慧来辩论者口舌疲劳,用大智慧来体会者心情舒泰。菩萨接触事物即能映照,声闻人却怕外境蒙昧了其自心。悟彻之人日用即是无生,迷惑之人面对着佛也会被阻隔而看不见。"

有人问道:"怎样才能得到神通?"慧海和尚回答:"神通之性灵通,遍及世界,虽有山河石壁,都来去自如而没有障碍,刹那间远去万里之外,而往来没有踪迹,火不能烧毁他,水不能淹没他。愚蠢之人自己没有心智,却想要让四大之身飞行于虚空。经文中说:'取相凡夫,随着各人之根机而为其解说。'心没有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没有相即是实相,实相之体寂空,叫作虚空无边之身。万行庄严,所以说功德法身。即此法身,即是万行的根本,随其应用而建立名称。从其实质而言之,只是清净法身而已。"

有人问道:"一心修道,过去的业障能够消除吗?"慧海和尚回答:"没有明心见性之人不能消除。如果是明心见性之人,就如同是太阳照耀在霜雪上一样。另外明心见性之人,犹如把干草堆积得像须弥山一样高,却只需用一点火星就能烧毁。业障就像是干草,智慧就像是火星。"那人问道:"怎样才能得知业障已被消除尽了?"慧海和尚回答:"当前之心通达前世后生之事,就好像是对面看见了前佛与后佛,万法都已同时。经文上说:'一念知一切法即

是道场,而成就了一切智慧的缘故。'"

有一个行者问道:"怎样才能住持于正法?"慧海和尚回答:"寻求住持于正法者都是邪人。为什么呢?因为法没有邪与正的差别。"那行者问道:"那怎样才能成佛?"慧海和尚回答:"不用舍弃众生之心,只要不污染自性即行。经文上说:'心、佛与众生,虽是三个却没有差别。'"那行者问道:"如果作这样的解释,还能够解脱吗?"慧海和尚回答:"本来就没有束缚,不用求得解脱。法超过语言文字,所以不用在语句中去寻求。法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世,所以不可以在因果中契合。法超越一切,而不可以比拟。法身没有相,应万物而现形,所以不能离开世间而求得解脱。"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般若?"慧海和尚说道:"你怀疑不是的,试着举出来看看。"那僧人又问道:"怎样才能见性?"慧海和尚回答:"见即是性,没有性就不能见。"那僧人又问道:"什么是修行?"慧海和尚回答:"只要不污染自性,就是修行。只要不自我欺骗,就是修行。如此则大用出现在眼前,即是无等等法身。"那僧人又问道:"性中还有恶吗?"慧海和尚回答:"这当中善也不能建立。"那僧人便问道:"善与恶都不能建立,那心又怎样运用呢?"慧海和尚回答:"拿着心来用心,是大颠倒。"那僧人问道:"那怎么样做才对呢?"慧海和尚回答:"不用怎样做,也没有对的。"

有人问道:"有人乘船,船底碰死了螺蛳、蚬子,是人得报应受罪过,还是船应当承担罪责?"慧海和尚回答:"人与船都是无心的,罪过正落在你身上。譬如狂风吹折了树枝,砸死了人命,没有作业的人,也没有受业的人。世界之中,没有不是众生受苦之处。"

有僧人问道:"不知道依托心情的姿势、指示境界的姿势、说话与沉默的姿势,以及于扬眉动目等的姿势,怎样才能通达、领会这一念间?"慧海和尚回答:"没有性以外的事。应用微妙者其行动、寂静都微妙,心性真实者其说话、沉默都真实,领会大道者其

行、住、坐、卧都是道。因为迷失了自性，所以万种迷惑都产生了。”那僧人又问道：“怎样才是法所具有之宗旨？”慧海和尚回答：“随着其所建立的，即有众多的意义。文殊菩萨在无住之本中建立了一切法。”那僧人便问道：“莫非与太虚相同吗？”慧海和尚反问：“你担心与太虚相同吗？”那僧人回答：“担心。”慧海和尚说道：“知道担心的人就不与太虚相同。”那僧人又问道：“言语正好不能涉及的地方，怎样才能解释？”慧海和尚回答：“你现在正在说话之时，怀疑什么地方不能涉及？”

有十多位老僧大德同来问道：“经文中说破灭佛法，不知道佛法能不能被破灭？”慧海和尚回答：“凡夫、外道称佛法能被破灭，二乘人称不能被破灭。我正法中没有此二类见解。如果要说正法，不但是凡夫、外道那些没有抵达佛地的，就是二乘人也是恶人。”那些僧人又问道：“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自具有种性吗？”慧海和尚回答：“法虽然没有种性，但能应随万物而现形。心如若是幻，那一切皆幻。如果有一法不是幻的，那幻即是定。心如若是空，那一切皆空。如果有一法不是空的，那空之义就不能成立。迷惑的时候人追逐法，悟彻的时候法听从人。就如同是森罗万象，抵达于空而至其极处。如同是百川众流，抵达于大海而至其极处。一切圣贤，到成佛时而至其极处。十二分经，五部毗尼，五围陀论，抵达心而至其极处。所谓心，即是总持之玄妙根本，万法的大本源，也称作大智慧藏、无住涅槃。百千万种名称，都是心的别名而已。”那些僧人又问道：“什么是幻？”慧海和尚回答：“幻没有确定之相，就如同旋转的火轮，就如同是乾闼婆城，就如同是那些设有机关的木偶，就如同是阳焰，就如同是虚空中的花，都没有真实之相。”那些僧人又问道：“什么叫作大幻师？”慧海和尚回答：“心即称大幻师，身即是大幻城，名相即是大幻衣食。如恒河中沙子数一样繁多的世界里没有幻化外的事。凡夫不能识别幻化，到处被虚幻业障所迷惑。声闻人畏惧幻境蒙蔽自心而

进入了寂灭，菩萨识别了幻法，通达了幻体，所以不拘泥于一切名相。佛即是大幻师，转动大幻法轮而成就大幻涅槃，转动幻生灭而得到不生不灭，转变动如恒河沙子数一样繁多的秽土而成为清净法界。”

有僧人问道：“为什么不同意把诵经叫做作客之语？”慧海和尚回答：“如同鹦鹉只会学人说话，并不懂得人的话意。经文只是传达佛的意旨。不能得到佛的意旨，而只知道颂读经文，这就是个学说话的人，所以不许可。”那僧人问道：“不可离开文字语言，还有另外的意思吗？”慧海和尚回答：“你这样说话，也只是学人说话。”那僧人问道：“同样是言语，为什么偏偏不许可？”慧海和尚回答：“你现在仔细听好了。经中有明文，我所说的是表达意义之语而不是文字，众生所说的是表示文字之语而不是意义。得到意义的便超越了浮言，悟彻道理的便超越了文字。法超过了语言文字，为什么还要到语句中去寻求呢？所以发见菩提的，得到其意义而忘记了言辞，悟彻了道理而遗忘了教义。也就如同是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啊。”

有一位法师问道：“念佛是有相之大乘，禅师的意思怎么样？”慧海和尚回答：“无相还不是大乘，何况是有相！经文中说：‘取相凡夫，随着其根机而为他讲说。’”那法师又问道：“心愿往生净土，不知道真的还有净土吗？”慧海和尚回答：“经文上说：‘想要得到净土，就应当清净其心。随着其心清净，即是佛土清净。’如果心清净，那所在之处，皆成为净土。譬如出生在国王的家中，肯定要继承王业，但发信心皈向佛道，即是生活在净佛之国土。其心如果不清净，其所在之处，就全都是秽土。清净与污秽都决定于其心，不在于国土。”那法师又问道：“每每听到讲说佛道，不知道什么人能看见？”慧海和尚回答：“长有慧眼的人能看见。”那法师问道：“非常喜欢大乘佛法，怎样才能学得？”慧海和尚回答：“省悟了就能得到，没有省悟就不能得到。”那法师问道：“怎样才能省悟

呢?”慧海和尚回答:“只要仔细观听即行。”那法师问道:“与什么东西相似?”慧海和尚回答:“没有相似的东西。”那法师便说道:“那大概是毕竟空了。”慧海和尚说道:“空没有毕竟。”那法师说道:“大概是有的。”慧海和尚说道:“有而无相。”那法师问道:“没有省悟时怎么样?”慧海和尚说道:“大德自己没有领悟,并没有别人相障碍。”

有人问道:“佛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际吗?”慧海和尚回答:“现在没有相,却不在其外。应用无穷无尽,却不在其内。中间也没有住所,因而三际不可得到。”那人说道:“这话太混乱。”慧海和尚问道:“你正在说‘混’这一个字时,是在内还是在外啊?”那人回答:“弟子寻遍了内外却没见踪迹。”慧海和尚说道:“如果没有踪迹,就明白地知道先前所说的话不混乱。”那人问道:“怎样才能成佛呢?”慧海和尚回答:“是心是佛,是心成佛。”那人问道:“众生堕入地狱,佛性还堕入吗?”慧海和尚反问:“现在正作恶之时,可还有善吗?”那人回答:“没有。”慧海和尚便说道:“众生堕入地狱,佛性也一样。”那人问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时候怎么样?”慧海和尚回答:“作佛用的时候是佛性,作贼用的时候是贼性,作众生用的时候是众生性。性没有形相,随着其应用而建立名称。经文上说:‘一切圣贤,都以无为法而各有差别。’”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慧海和尚回答:“离开心以外,即没有佛。”那僧人问道:“什么是法身?”慧海和尚回答:“心即是法身。因为其能产生万法,所以称作法界之身。《起信论》说:‘所谓法,便是说众生之心,即依据此心显示出摩诃衍那的意义。’”那僧人又问道:“什么叫作有大经卷纳入于一粒微尘之中?”慧海和尚回答:“智慧即是经卷。经文上说:‘有大经卷,其大小等同于三千大千世界,纳入于一粒微尘之中。’一粒微尘,即是一念之心尘。所以说‘一念之微尘中,演绎出如恒河沙子数一样繁多的偈颂’。是当世之人自己不认识。”那僧人又问道:“什么叫作大义之城?什

么叫作大义之王?”慧海和尚回答:“身即是大义之城,心即是大义之王。经文上说:‘多听的人擅长于理会经义,而不擅长于言说。’言说有生灭,经义不会生灭。经义没有形相,并在言说之外。心为大经卷,心为大义之王。如果不能明白地识别心,就不能称作善长之义,只是一个学说话的人。”那僧人又问道:“《般若经》中说:‘化度九类众生,都令进入无余涅槃。’又说:‘实在没有众生得到灭度的。’这两段经文,怎样理解才能会通呢?前后之人的解释都说:实是在化度众生,但没有取众生之相。我常常怀疑而不能判决,请和尚为我作一解说。”慧海和尚说道:“九类众生,一身自己具足,随时造就随时成功,所以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欲之水浸润为湿生,忽然而起烦恼为化生。悟彻了即是佛,迷失了即是众生。菩萨只是以念念之心为众生。如若明了念念之心的本体为空,就叫作化度众生。智者从本际上化度于未形成之时。未形成之时既然为空,就可知道实在没有众生可得到灭度的了。”

有僧人问道:“言语是心吗?”慧海和尚回答:“言语是缘,不是心。”那僧人问道:“离开缘,什么是心呢?”慧海和尚回答:“离开言语即是无心。”那僧人问道:“离开言语既然是无心,那什么是心呢?”慧海和尚回答:“心没有形相,不离开言语,也不是不离开言语。心永远清净澄彻,应用自在。祖师说过:‘如若明了心不是心,方才能理会心心之法。’”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定慧等学?”慧海和尚回答:“定是本体,慧是应用。从定产生慧,从慧归于定,如同水与波为一体,更没有前后的区分,所以叫作定慧等学。出家人,不要去寻觅言词、追逐语句,行、住、坐、卧,都是你们的佛性应用,有什么地方与佛道不相应的?姑且一时自己休息去吧。如若不追随外境,不心风性水,其心自然永远清净澄彻。没有事了,各自珍重!”

汾州大达无业国师语

汾州大达无业国师上堂，有僧问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师东化，别唱玄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得世尊说法有所未尽？只如上代诸德高僧，并学贯九流[(1)]，洞明三藏，生、肇、融、睿[(2)]，尽是神异间生[(3)]，岂得不知佛法远近？某甲庸昧，愿师指示。"师曰："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将蜜果换苦葫芦，淘汝诸人业根，都无实事。神通变化及百千三昧门，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严[(4)]为破执有滞空之见。若不会道及祖师来意，论什么生、肇、融、睿？如今天下解禅解道如河沙数，说佛说心有百千万亿。纤尘不去，未免轮回。思念不亡，尽须沉坠。如斯之类，尚不能自识业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谓上流[(5)]，并他先德。但言触目无非佛事，举足皆是道场。原其所习，不如一个五戒十善[(6)]凡夫。观其发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萨。且醍醐上味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药。南山尚自不许呼为大乘，学语之流争锋唇舌之间，鼓论不形之事，并他先德，诚实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7)]，弃其利禄，亦有安国理民之谋，征而不赴。况我禅宗途路且别！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8)]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怀，财宝不为念，大忘人世，隐迹岩丛，君王命而不来，诸侯请而不赴，岂同我辈贪名爱利，汩没[(9)]世途[(10)]，如短贩人[(11)]有少希求而忘大果[(12)]。十地诸贤岂不通佛理，可不如一个博地

凡夫[13]？实无此理。他说法如云如雨，犹被佛呵，云见性如隔罗縠，只为情存圣量[14]，见在果因，未能逾越圣情，过诸影迹。先贤古德，硕学高人，博达古今，洞明教网[15]。盖为识学诠文，水乳难辨，不明自理，念静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16]，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伤哉！设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则，入理之门，便谓永出世利，巡山傍涧[17]，轻忽上流，致使心漏不尽，理地不明，空到老死无成，虚延岁月。且聪明不能敌业，干慧未免苦轮[18]。假使才并马鸣，解齐龙树，只是一生两生不失人身。根思宿净，闻之即解，如彼生公[19]，何足为羡！与道全远。共兄弟论实不论虚，只遮口食身衣，尽是欺贤罔圣求得，将来他心慧眼观之，如吃脓血[20]一般，总须偿他始得。阿那个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21]来不受者？学般若菩萨不得自谩，如冰凌[22]上行，似剑刃上走。临终之时，一豪凡圣情量不尽，纤尘思念未忘，随念受生[23]，轻重[24]五阴，向驴胎马腹里托质[25]，泥犁[26]镬汤里煮煠[27]一遍了，从前记持忆想见解、智慧都卢[28]一时失却，依前再为蝼蚁，从头又作蚊虻[29]。虽是善因，而遭恶果，且图什么？兄弟，只为贪欲成性，二十五有[30]向脚跟下系著，无成办[31]之期。祖师观此土众生有大乘根性，唯传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拣凡之与圣，愚之与智，且多虚不如少实。大丈夫儿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顿息万缘，越生死流，迥出常格，灵光独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独步，何必身长丈六[32]，紫磨金[33]辉，项佩圆光，广长舌相[34]！若以色见我，是行邪道。设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碍眼光。得大总持，一闻千悟，都不希求一飡[35]

之直。汝等诸人傥不如是，祖师来至此土非常有损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捞漉[36]一个半个，堪为法器。有损者，如前已明。从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贤，有进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

【注释】

[1] 九流——春秋战国时，学术发达，各成一家，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后世称作九流。此指各种学派。 [2] 生肇融叡——生指南朝宋时高僧竺道生。竺道生曾于庐山从西域沙门僧迦提婆学一切有部义，后又至关中向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叩问，再归江南，宋文帝十分敬重。其涉猎既广，潜思日久，创为顿悟成佛之说，耸动一时。肇指东晋时高僧僧肇。融指东晋高僧释道融，其学博通内外典，从鸠摩罗什游，每代为讲经。后住持彭城寺，学众千人，不期而至。叡指南朝宋时高僧慧叡，曾至南天竺，通梵文，归栖庐山，从高僧慧远游，后复至关中就鸠摩罗什修学，归止金陵乌衣寺说法，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字义字音，使经文昭然有据。 [3] 间出——更迭出现。 [4] 福智二严——谓福德庄严与智慧庄严。菩萨自初发心修六度万行，具足所有福德，能显现法身，谓之福德庄严。修习正知见，除尽无明，而能显现法身，谓之智慧庄严。福德属于利他，智慧属于自利。 [5] 上流——"上流般涅槃"之略，也名"上流不还果"，为声闻四果之一，即阿那含果。得此果者，断尽欲界九品之修惑，不再还生于欲界之圣者之位。 [6] 十善——不犯十恶之罪，即名十善。 [7] 枕石漱流——通作"枕石漱流"或"枕流漱石"。《世说新语·排调》曰："孙子楚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枕流漱石'。王曰：'流可漱，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枕流漱石"本是错言，但经孙子楚诡辩后，后世遂沿用。 [8] 茨——用茅草盖屋。此指草屋。 [9] 汩没——消灭；淹没。 [10] 世途——此指俗世利禄之途。 [11] 短贩人——从事短途贩卖以博取小利的小商贩。[12] 大果——对于等觉而谓为无上果，对于二乘小果而谓为大果，即佛果。《法华经》曰："久修梵行，今得无漏无上大果。" [13] 博地凡夫——指遍地皆是的普通平常之人。 [14] 圣量——即"圣教量"，因明三量之一，也称"正教量"。 [15] 教网——佛教以众生喻鱼，以佛之教喻鱼网。《华严经》："张佛教网，亘法界海，漉人天鱼，置涅槃岸。" [16] 爪甲上土——《杂阿含经》卷十六云："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以爪甲擎土已，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爪甲上土为多，此大地土多？'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少耳，此大地土甚多无量，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佛告

比丘：'如甲上土者，若诸众生，形可见者，亦复如是。其形微细，不可见者，如大地土。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学无间等。'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17] 巡山傍涧——此指僧人行脚云游与挂锡住寺。 [18] 苦轮——喻生死之苦果如车轮旋转，无有止息。《胜天王般若经》一曰："众生长夜，流转六道。苦轮不息，皆由贪爱。" [19] 生公——即东晋末、南朝宋初之高僧竺道生，尝在苏州虎丘山说法，聚石为徒，石皆点头。后世遂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语。 [20] 吃脓血——谓由宿世悭贪罪障深重，堕饿鬼道中，长劫不闻浆水之名；既因饥渴所逼，望见河水，意欲饮之，速趋岸边，却皆是脓血。 [21] 信施——谓信仰者所施舍之物。 [22] 冰凌——冰块；冰面。 [23] 随念受生——随念指追念过去之境。受生谓转世为生。 [24] 轻重——谓调节、决定。 [25] 托质——即"托胎"、"投胎"。 [26] 泥犁——梵语，意为"地狱"。 [27] 爍——即"炸"字。 [28] 都卢——统统；全部。唐人张文成《游仙窟》诗："遮三不得一，觅二都卢失。" [29] 虻——蝇一类的飞虫，长约五、六分，如牛虻。 [30] 二十五有——三界为二十五有：欲界为十四有，即四恶趣、四洲、六欲天；色界为七有，即四禅天加上初禅天之大梵天、第四禅之净居天与无想天；无色界为四有，即四空处。通三界而有二十五果报，称二十五有。 [31] 成办——完成；结束。 [32] 丈六——身长一丈六尺，为化身佛之身高。《佛说十二游经》曰："调达身丈五四寸，佛身长丈六尺，难陀身丈长五四寸，阿难身长丈五三寸，其贵姓舍夷一丈四尺，其余国皆长丈三尺。"《观无量寿经》曰："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 [33] 紫磨金——又称"紫磨黄金"，为金之成色最精者。东汉人孔融《圣人优劣论》曰："金之精者名为紫磨，犹人之有圣也。" [34] 广长舌相——佛陀三十二相之一。谓舌长而阔，柔软红润，伸出来能覆盖面孔，直至发际。 [35] 飡——同"餐"字。 [36] 滂漉——浸没；浸湿。

【译文】

汾州(今山西汾阳)大达无业国师，有一天上堂，有僧人问道："十二分教在此国土上传布，证地道果的人不止一、二个人，为什么又说达磨祖师东来化度，另外举唱玄妙的宗乘，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呢？难道说世尊所说的道法还有所未尽吗？只如上代诸位大德高僧，都是学问贯通九流，洞晓经、律、论三藏，如高僧竺道生、僧肇、道融、慧叡，都是神异间出，难道还会不知道佛法之远近吗？我资性平庸愚昧，还望和尚加以指示。"无业国师说道："诸佛不曾出世过，也没有一法传给世人，只是根据各人所患的病痛给

予相应的药方，于是有了十二分教。如同拿甜蜜的果实去换涩苦的葫芦，陶铸你们诸人的业根，却都是没有根据的事。神通变化与千百种三昧法门，用来化度那天魔外道，福德与智慧二庄严为你们破除执著于有、滞阻于空的见解。如若不能领会佛道及祖师西来的意旨，还议论什么竺道生、僧肇、道融、慧叡呢？现今天下诠解禅法、诠解佛道之人的数量多如恒河沙子数一样，论说佛、论说心的人也有百千万亿个。纤细的微尘没有去除，就不能避免于轮回。思维心念不能完全消失，都得沉溺堕落。像上述这些东西，尚且不能自己识别业果，却在妄言自利利他，自称是上流，与他古代大德并肩。只是说触目无非佛事，举足都是道场。但推原其所修习的，还不如一个五戒十善的凡夫。观察他所发的言论，却是欺瞒了那二乘十地菩萨。况且醍醐之类上等美味，虽然被世人当作珍奇之物，但遇到这等人，却反而变成了毒药。南山和尚尚且不允许人们称呼为大乘，那些学人说话之辈，在唇舌之间争斗，鼓扬没有形相之事，却自认为与古代大德并肩，实在太过痛苦啊！只如那些隐居林泉、言行飘逸的高士，尚且懂得枕石漱流，抛弃那名利仕禄，也有安国治民的谋略，但帝王征召而不前往。何况我禅宗追求的道路实有区别！且看他古代大德的人得悟佛意以后，住在草屋石室之中，在折断一脚的锅铛里煮饭吃，就这样度过了二十、三十年，名利不干扰胸怀，财宝不进入心念，完全忘记了人世，隐迹于岩崖丛林之中，君王有召命而不去，诸侯有邀请而不赴，哪里会与我辈相同！我辈贪名爱利，淹没于俗世利禄之途，就像是短途贩卖人一样有一点点小追求而忘记了无上大果。十地诸圣贤难道会不通达佛理，反而不如一个博地凡夫吗？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他们说法的场面盛大，如云如雨，但还是遭到佛的呵责，说见性就像是隔着罗纱看东西一样模糊不清，只是因为情存在于圣量中，显现在因果内，没能逾越圣人之情，越过各种形迹。古代的圣贤大德，硕学之士，隐逸高人，博识通达古今，贯通

教网。这是因为识别学问、诠释文字,如水与乳计一样难以识别,不明白要自我领会,才能念静以求真旨。呜呼!获得人之身体者就如同是手指甲中的土一样机会少少,失去人的身体者就如同是大地上的土一样比比皆是,确实可为悲伤啊!假使有悟彻道理的人,具有了一知半解,却不知道此只是领悟过程中的法则,进入佛理之门径,就说永远出离世间利禄之诱惑,巡山傍涧,轻视上流,致使心地烦恼不能尽断,理地不能明白,白白地活到老死而一无所成,虚度了岁月。而且聪明不能胜过宿业,干慧不能避免堕入苦轮。假使具有马鸣大士一样的才学,解释佛经与龙树菩萨一样通达,也只是一生两生不失去人身而已。六根思虑为宿世清净者,一听即能理解,如同那生公,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与佛道完全相离。我同众兄弟谈论实的,不谈论虚的,只是这个口中所吃的食品、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欺蒙他贤人、圣人才得到的,拿来他心慧眼观看,就如同在吃脓血一样,终究要偿还他才行。哪一个具备道眼,自然能招引他信施来而不接受者?修学般若菩萨而不许自我欺蒙,那就如在冰凌上行走,如在剑刃上行走一样危险。临终之时,一丝一毫的凡人、圣人之情量都不能断尽,纤微尘埃一般的思念都不能忘怀,随念而受生,为五阴所轻重左右,而到驴胎、马腹中去投胎,到地狱、汤锅里烹煮、油炸一遍了,那从前所记忆、修持、思考的见解、智慧统统都一齐忘掉了,依旧再去做蝼蛄、蚂蚁,从头又成为蚊子、蝇虻。虽然是善因,却遭受了恶果,还要贪图什么呢?兄弟,这只是因为贪欲成性,二十五有在你的脚跟下系着,没有完结的期限。达磨祖师看到此东土众生具有大乘根性,就只传授心印,指示迷惑之情。所得到的人即不挑拣凡夫与圣人,愚人与智者,而且许多虚的东西也不如一点点实的。大丈夫如今当下便休歇去了,顿悟止息万缘,超越了生死之河,迥然超出了平常之格调,灵光独自照耀,而不被事物被拘执拖累,巍巍堂堂,在三界中独步而行,又何必要身长一丈六尺,身上如紫磨黄金

散发出光辉，头顶上戴着圆光，有着广长舌相啊！如果以色相来看待我，就是施行邪道。假使有眷属庄严，不必追求自然就得到了。山河大地，并不能障碍眼光。得到了大总持，听到了一个就能领悟一千个，都不希求一餐之价值。你们诸人倘若不是这样做的，那祖师来到此国土上就有着非常严重的损害与利益。其所利益的，是千百个人中间浸着了一个半个，可以成为法器的。其所损害的，就如前面所明白述说的。依据他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得到个四果三贤，而具有进修之缘分。所以古代大德说道：'了却了业障即本来空，没有了却就必须偿还宿债。'"

池州南泉普愿和尚语

池州南泉普愿和尚上堂曰："诸子，老僧十八上[1]解作活计，有解作活计者出来，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顾视大众，合掌曰："珍重！无事，各自修行。"大众不去，师曰："如圣果[2]大可畏，勿量大人[3]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争奈我何！他经论家说法身为极则，唤作理尽三昧[4]、义尽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还源去，几恁么会祸事。兄弟，近日禅师太多，觅个痴钝人不可得。不道全无，于中还少。若有，出来共你商量。如空劫时，有修行人否？有无作么？不道阿你寻常巧唇薄舌[5]，及乎问著，总皆不道。何不出来？莫论佛出世时事。兄弟，今时人担佛著肩上行，闻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头拟推，老僧无你推处。你若束得虚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

时有僧问："从上祖师至江西大师，皆云'即心是佛'、

‘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学人悉生疑惑，请和尚慈悲指示。”师乃抗声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问。老僧何处有恁么傍家疑佛来？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见祖师。你恁么道，自觅祖师去！”曰：“和尚恁么道，教学人如何扶持得？”师曰：“你急，手托虚空著。”曰：“虚空无动相，云何托？”师曰：“你言无动相，早是动也。虚空何解道我无动相，此皆是你情见[6]。”曰：“虚空无动相尚是情见，前遣某甲托何物？”师曰：“你既知不应言托，拟何处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师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计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对物时，他便妙用。大德莫认心认佛。设认得是境，被他唤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后人恁么行履。今时学人披个衣服，傍家疑恁么闲事还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审若何？”师曰：“你不认‘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来，复何处著？”曰：“总既不得，何异太虚？”师曰：“既不是物，比什么太虚？又教谁异不异？”曰：“不可无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师曰：“你若认遮个，还成心佛去也。”曰：“请和尚说。”师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师曰：“教我作么生说？”曰：“可不许学人会道？”师曰：“会什么道？又作么生会？”曰：“某甲不知。”师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语唤作依通[7]人，设见弥勒出世，还被他焬[8]却头尾。”曰：“使后人如何？”师曰：“你且自看，莫忧他后人。”曰：“前不许某甲会道，今复令某甲自看，未审如何？”师曰：“冥会、妙会许你，你作么生会？”曰：“如何是

妙会?”师曰:“还欲学老僧语,纵说是老僧说,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会,即不须和尚,乞慈悲指示。”师曰:“不可指东指西赚人。你当哆哆和和时,作么不来问老僧?今时巧黠,始道我不会,图什么?你若此生出头来道我出家作禅师,如未出家时曾作什么来?且说看,共你商量。”曰:“恁么时某甲不知。”师曰:“既不知,即今认得可可[9]是耶?”曰:“认得既不是,不认是否?”师曰:“认不认是什么语话?”曰:“到遮里,某甲转不会也。”师曰:“你若不会,我更不会。”曰:“某甲是学人即不会,和尚是善知识合会。”师曰:“遮汉,向你道不会,谁论善知识?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学士问:‘如水无筋骨,能乘万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里无水亦无舟,论什么筋骨?’兄弟,他学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数数[10]向道佛不会道,我自修行,用知作么?”曰:“如何修行?”师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么修、恁么行大难。”曰:“还许学人修行否?”师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师曰:“要行即行,不可专寻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识指示,无以得会。如和尚每言修行须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无自由分。未审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师曰:“更不要商量。若论修行,何处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师曰:“你不可逐背寻得。”曰:“和尚未说,教某甲作么生寻?”师曰:“纵说何处觅去,且如你从旦至夜,忽东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别人不可知得你。”曰:“当东行西行,总不思量,是否?”师曰:“恁么时谁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于一切处而无所行,他拘我不得,唤作遍行三昧,普现色身’,莫是此理否?”师曰:“若论修行,何

处不去？不说拘与不拘，亦不说三昧。”曰：“何异有法，得菩提道？”师曰：“不论异不异。”曰：“和尚所说修行，迢然[11]与大乘别。未审如何？”师曰：“不管他别不别，兼不曾学来。若论看教，自有经论。坐主，他教家实大可畏，你且不如听去好！”曰：“究竟令学人作么生会？”师曰：“如汝所问，元只在因缘边，看你且不奈何。缘是认得六门[12]头事。你但会佛那边却来，我与你商量。兄弟，莫恁么寻逐不住，恁么不取古人语。行菩萨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领诸眷属，常随菩萨后，觅心行起处，便拟扑倒。如是经无量劫，觅一念异处不得，方与眷属礼辞，赞叹供养。犹是进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况绝功用处，如文殊、普贤，更不话他。兄弟，作么生道行是无？觅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时傍家从年至岁，只是觅究竟，作么生空弄唇舌生解？”曰：“当恁么时，无佛名，无众生名，使某甲作么图度？”师曰：“你言无佛名，无众生名，早是图度了也，亦是记他言语。”曰：“若如是悉属佛出世时事，了不可不言。”师曰：“你作么生言？”曰：“设使言，言亦不及。”师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语。你虚恁么寻逐，谁与你为境？”曰：“既无为境者，谁是那边人？”师曰：“你若不引教来，即何处论佛？既不论佛，老僧与谁论遮边那边？”曰：“果虽不住道，而道能为因如何？”师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异，即难为修行。”曰：“云何一念异，难为修行？”师曰：“才一念异，便有胜劣二根，不是情见，随他因果，更有什么自由分？”曰：“每闻和尚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未审如何？”师曰：“缘生故非。”曰：“报、化既非真佛，

法身是真佛否?”师曰:“早是应身也。”曰:“若恁么,即法身亦非真佛。”师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无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离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师曰:“遮汉共八、九十老人相骂[13]。向你道了也,更问什么离不离,拟把楔钉他虚空!”曰:“伏承《华严经》是法身佛说如何?”师曰:“你适来道什么语?”其僧重问,师顾视叹曰:“若是法身说,你向什么处听?”曰:“某甲不会。”师曰:“大难!大难!好去,珍重!”

【注释】

[1] 上——时间副词,指某一时刻。 [2] 圣果——即菩提涅槃,因依圣道所得,故曰圣果。《楞严经》一曰:“虽得多闻,不成圣果。” [3] 勿量大人——此谓佛。勿量,无法计量。 [4] 理尽三昧——照解极理之禅定。《仁王经》中曰:“为三界主,修不可称不可说法明门,得理尽三昧。” [5] 巧唇薄舌——比喻很善于说话、言辩。 [6] 情见——妄情之所见。 [7] 依通——依凭药力、咒术等显示神通之作用,即称依通。 [8] 焊(xún)——烤熟。《集韵·侵韵》曰:“燂,火熟物,或作焊。” [9] 可可——恰恰;正好。 [10] 数数——几次三番。 [11] 迢然——显然。 [12] 六门——指修行禅定而得世出世之果的六种方法:一为求脱之愿心,二为积集胜行之资粮,三使心善住于一处,四为资师圆满,五为所缘圆满,六为作意圆满。 [13] 相骂——吵架;怄气。

【译文】

池州(今属安徽)南泉普愿和尚上堂说法道:“诸位弟子,老僧十八岁时就懂得作活计了,现在有懂得作活计的人出头来,老僧同你商量商量,不过要住在山寺之人才行。”沉默了片刻,他回头向四周看了众人之后,双手合十又说道:“珍重!没有事了,各自修行去吧。”但众人并没有散去,普愿和尚便说道:“如此圣果太可畏惧了,无法计量其大的人尚且不能奈何,我又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那些讲说经、论的高僧说法身是至极的准则,叫作理尽三昧、义尽三昧。像老僧从前被人教诲要返本还源去,几乎就这样遇到了祸事。兄弟,近来禅师太多了,要寻觅

个痴呆愚钝的人也得不到，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当中很少。如果有，就站出来，老僧同你商量一下。如在空劫时，可还有修行的人吗？还有没有作为的吗？不用说你平常巧言善辩，可等到被问着了，却总是说不到点子上。为什么不出头来呢？不要论说佛出世时的事。兄弟，现在的人把佛扛在肩上到处走，听到老僧说'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就把头聚在一起打算推求，老僧这里没有你们推求之处。你们如若能收束虚空成一根棍棒，打得着老僧，就任凭你们推求。"

当时有一位僧人问道："从古代的祖师直至江西马祖大师，都说'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现在和尚说'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学生完全被迷惑了，请和尚发慈悲给予指示。"普愿和尚就高声说道："你如果是佛，就不会再涉及疑惑，反而来问老僧了。什么地方有这样的傍家挨户行脚而怀疑佛的？老僧况且不是佛，也不曾见过祖师。你既然这样说，就自己去寻找祖师去吧！"那僧人问道："和尚这样说，教学生怎么扶持呢？"普愿和尚回答："你如若发急，就用手托着虚空吧。"那僧人问道："虚空没有动相，为什么要说托着？"普愿和尚回答："你说到没有动相，早已经动了。虚空哪里懂得你说的没有动相，这都是你的情见。"那僧人便问道："虚空没有动相尚且是情见，刚才和尚让我托什么东西呢？"普愿和尚回答："你既然知道不应该说托，那你打算在什么地方扶持呢？"那僧人问道："即心即佛既然不对，那么是心作佛吗？"普愿和尚回答："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都是妄情计度，而作这样的思想。佛是智人之心，是采集之主，都在对物之时，他就产生了妙用。大德不要认心认佛。假设能认识是外境，就被他叫作所知愚。所以江西大师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即让你们后人就这样行动。现今的学僧披上个衣服，傍家挨户地行脚，却怀疑这样的闲事还行吗？"那僧人问道："既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现在却说'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普愿和尚回

答:“你既然不明白‘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忽然拿得心来,又放置在哪里呢?”那僧人问道:“既然总得不到,那又与太虚有什么差异呢?”普愿和尚回答:“既然不是物,又与太虚比什么? 又教谁说有没有差异?”那僧人说道:“不可以没有那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普愿和尚说道:“你如若认识了这个,就能成佛去了。”那僧人说道:“便请和尚讲说。”普愿和尚说道:“老僧自己也不知道。”那僧人问道:“为什么不知道?”普愿和尚回答:“教我怎么说呢?”那僧人说道:“可是不许学生领会大道?”普愿和尚问道:“领会了什么大道? 又怎样来领会的?”那僧人回答:“我不知道。”普愿和尚说道:“不知道正好。如果取来老僧的话语便称作依通之人,假设遇到弥勒佛出世,就要被他烤熟了头尾。”那僧人问道:“让后人怎么办呢?”普愿和尚回答:“你就观察你自己,不要担忧他后人。”那僧人问道:“刚才不许我领会大道,现在又让我自己观看,不知道为了什么?”普愿和尚便问道:“暗中契合、玄妙的领会都许可你,你又怎么来领会呢?”那僧人问道:“什么是玄妙的领会?”普愿和尚回答:“如果想学老僧的说话,纵然会说了,那还是老僧的话语,大德的又怎么样呢?”那僧人回答:“我如果自己领会了,就不麻烦和尚了,还请和尚大发慈悲加以指示。”普愿和尚说道:“不可以指东指西地欺骗别人。你正唠唠叨叨的时候,为什么不来问老僧呢? 现在却变乖巧了,才说我没有领会,又打算做什么呢? 你如果这一生出头来说我已出家做了禅师,那没有出家的时候又曾做什么来? 你姑且说说看,老僧同你一起商量。”那僧人说道:“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普愿和尚问道:“既然不知道,现今认得的可还对吗?”那僧人问道:“认得既然不对,那不认得可对吗?”普愿和尚问道:“认不认得是什么话语?”那僧人回答:“到了这里我反而不懂了。”普愿和尚说道:“你如若不懂,我就更不明白了。”那僧人问道:“我是学生所以不懂,和尚是善知识,应该懂得。”普愿和尚说道:“这家伙,对你说不懂,谁在说善知识啊? 不

要乖巧,且看他江西和尚在世之时,有一位学士问道:'如水没有筋骨,却能载起万斛重的船只。这是什么道理?'江西和尚回答:'这里没有水也没有船只,说什么筋骨?'兄弟,那学士就作罢了,可不省力啊。所以屡屡向佛说没有领会道,我自己修行,那还要知道作什么呢?"那僧人问道:"怎样修行呢?"普愿和尚回答:"不可思量的事,却向别人介绍怎样修、怎样行可是十分困难的。"那僧人问道:"可还许可学生修行吗?"普愿和尚回答:"老僧不可以障碍你。"那僧人问道:"我怎样修行呢?"普愿和尚回答:"要修行就修行,不可以专门寻找他的背面。"那僧人问道:"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指示,我就不能领会。如和尚每次说到修行必须领会了才行,如果没有领会,就堕入那因果中去了,没有自由之份。不知道怎样修行,才能避免堕入那因果中?"普愿和尚回答:"更不要商量。如果说到修行,什么地方不能去呢?"那僧人问道:"怎样去呢?"普愿和尚回答:"你不可以追逐他的背面才寻到。"那僧人问道:"和尚没有说,教我怎么去寻找?"普愿和尚回答:"纵然解释了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而且让你从早到晚、忽然向东忽然向西地寻找,你尚且不能判断出能去还是不能去,别人更不能知道你了。"那僧人问道:"当东走西走之时,是不是总不思量呢?"普愿和尚回答:"这样的时候,谁说是不是呢?"那僧人问道:"和尚每每说'我在一切地方都无所行,他拘束我不得,就叫作遍行三昧,普遍显现法身',莫非就是这个道理吗?"普愿和尚回答:"如果说到修行,什么地方不能去?不用说到拘束与不拘束,也不用说三昧。"那僧人问道:"这与有法有什么差异,而得到了菩萨道?"普愿和尚回答:"不说差异不差异。"那僧人便问道:"和尚所说的修行,显然与大乘教义相违背,不知道为了什么?"普愿和尚回答:"我不管他违背不违背的,而且也不曾学过。如果说到看教义,自然有经、论在。座主,那些教宗确实十分可畏惧的,你还不如去听听为好!"那僧人问道:"那究竟要学生怎样来领会呢?"普愿和尚回答:"就如同

你所提问的,原来只是在因缘一边,看来你也没办法。因此而认得了六门头事。你只要领会佛那边事回来,我就与你商量。兄弟,不要这样追寻个不停,这样不取古人的话语。施行菩萨之行,只有一个人施行。天魔波旬率领众多眷属,长久地跟随在菩萨后面,寻觅心行产生之处,就准备把他扑倒。像这样经历了无数的大劫,却不能寻觅到一个心念差异之处,方才与众眷属礼拜辞别,赞叹供养。这还是进修位中下之人,就无可奈何了,何况断绝功用之处如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就更不要说他了。兄弟,为什么要说修行是没有的呢？是想寻找一个太阳底下行走的人也找不到。现今人们都傍家挨户行脚,从年初到岁末,只是寻找一个究竟,为什么还要徒劳鼓弄嘴唇舌头作解释呢?”那僧人问道:“正当这样的时候,没有佛之名,也没有众生之名,教我怎样进行化度呢?”普愿和尚回答:“你说没有佛之名,没有众生之名时,早已是进行化度了,也还记得了他的言语。”那僧人说道:“如果像这样的都是属于佛出世时的事,当然不可以不说。”普愿和尚问道:“你怎么样说呢?”那僧人回答:“假使有言语,言语也及不上。”普愿和尚问道:“如果说言语也及不上,就是及得上之语了。你徒劳地这样的追寻,谁给你为境象呢?”那僧人问道:“既然没有人为境象,谁是那一边的人呢?”普愿和尚问道:“你如果不引出教义来,却在什么地方论说佛呢？既然不论说佛,老僧又跟谁论说这一边那一边呢?”那僧人问道:“果虽然不住在道中,但道却能成为因的时候怎么样?”普愿和尚回答:“这是那古人做的,现在的人却不可以不奉行戒律。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能做出他如狸奴、白牯牛一样的行为倒也快活。你如果有一念相异,就难以修行了。”那僧人问道:“为什么说有一念相异,就难以修行了?”普愿和尚回答:“刚有一念相异,就有胜、劣二根出现,不是情见,随着那因果而去,还有什么自由之份?”那僧人问道:“我每每听和尚说报身、化身不是真佛,也不是说法者,不知道为什么?”普愿和尚回答:“因为有生,所

以不是。”那僧人问道：“报身、化身既然不是真佛，那法身可是真佛吗？”普愿和尚回答：“早已是应身了。”那僧人便说道：“如若是这样的，即法身也不是真佛了。”普愿和尚说道：“法身是不是真佛，老僧没有舌头不能解说，你教我说就行了。”那僧人问道：“除去那三身外，什么法是真佛？”普愿和尚喝道：“这家伙同八、九十岁老人相骂。已经对你说了，还问什么除去不除去的，打算用木橛去钉那虚空啊！”那僧人问道：“承蒙说《华严经》是法身佛说的，又怎么样呢？”普愿和尚反问：“你刚才说什么话？”那僧人再问了一遍，普愿和尚看着他叹息道：“如果是法身在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听呢？”那僧人说道：“我没有领会。”普愿和尚说道：“太难了！太难了！好好去吧，珍重！”

赵州从谂和尚语

赵州从谂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不问即无烦恼。且实际理地什么处著得？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道，截取老僧头去。梦幻空华，何劳把捉！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既不从外得，更拘执作什么？如羊相似，乱拾物安向口里。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一似猎狗专欲吃物。佛法在什么处？遮里一千人，尽是觅作佛汉子。于中觅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为弟子。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间时，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从一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一个主人公。遮个更用向外觅物作什么？正恁么时，莫转头换脑[1]。若转

头换脑，即失却去也。”时有僧问：“承师有言：‘世界坏时，此性不坏。’如何是此性？”师曰：“四大五阴。”僧曰：“此犹是坏底，如何是此性？”师曰：“四大五阴。”法眼云：“是一个两个？是坏不坏？且作么生会？试断看。”

【注释】

[1] 转头换脑——指不断转换想法。

【译文】

赵州（今河北赵县）从谂和尚上堂说法道：“金做的佛过不了炼铁炉，木做的佛过不了火焰，土做的佛过不了水，真佛就在这里坐着。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全都如贴着身体穿的衣服，也称作烦恼。不提问就没有烦恼。而且实际理地什么地方才能放置着？一心不产生，万法都没有过错。你们只要推究道理，坐着观看三、二十年。如果还不能领会道理，就斩取老僧的头去。梦幻与虚空中花朵，又何须劳神去捕捉！心如若没有差异，即万法一如。既然不是从外得到的，那再拘泥执著作什么呢？就如同羊一样，乱拾一些东西往嘴里塞。老僧听到药山和尚说过：‘有人来询问，就教他闭上嘴。’老僧也教他闭上嘴。取我是污垢，不取我是清净，完全像那猎狗专想吃东西。佛法在什么地方？这里一千人都是寻觅做佛的汉子。要在他们中间找一个道人，那还不如给空王作弟子。不要让心得了病，心病最难医治。还没有世间时，早就有此性了。世界毁坏时，此性也不毁坏。自从一见老僧后，就再也不是别人，只是一个主人公。这个还要向外面寻找个什么呢？正这样的时候，不要转头换脑。如果转头换脑，就会失去了。”当时有僧人问道：“承蒙和尚有言：‘世界毁坏时，此性不毁坏。’什么是此性？”从谂和尚回答：“四大五阴。”那僧人便说道：“这还是毁坏的，什么是此性？”从谂和尚回答：“四大五阴。”法眼和尚说道：“是一个还是两个？是毁坏还是不毁坏？应该作怎样的理会？试着判断一下。”

镇府临济义玄和尚语

镇府[1]临济义玄和尚示众曰:“今时学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见解。若得自己见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胜[2]自备。如今道流[3],且要不滞于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处? 病在不自信处。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脱[4]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师不别。汝欲识祖师么? 即汝目前听法底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得者只是文字学,与他祖师大远在。莫错,大德,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徇好恶境,向驴、牛肚里去也。如今诸人与古圣何别? 汝且欠少什么? 六道神光[5],未曾间歇。若能如此见,是一生无事人。一念净光,是汝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光,是汝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听法底人。为不向外求,有此三种功用。据教三种名为极则约,山僧道三种是名言,故云身依义而立,土据体而论。法性身,法性土[6],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识取弄光影人是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归舍处。大德,四大身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汝目前历历孤明勿形段者解说法听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蕴身田内有无位真人[7],堂堂显露,无丝发许间隔。何不识取? 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心若不在,随处解脱。山僧见处,坐断[8]报化佛顶。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9],等、妙二觉如担枷带锁[10],罗汉、辟支[11]犹如粪土,菩提涅槃系驴马橛[12]。何以如斯? 盖为

不达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尽不如此。如今略为诸人大约话破，自看远近。时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注释】

[1] 镇府——即唐代镇州，因为成德军节度使之所在，故也称镇府。 [2] 殊胜——指事之超绝而世所希有者。 [3] 道流——同“道人”，此指僧人。 [4] 脱——倘若；或许。 [5] 神光——诸佛之光明，神变不可预测，离绝分别之相。《赞阿弥陀佛偈》曰：“神光离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称光。” [6] 法性土——指法身所住真如法性之土，亦即佛身所依之土，又作“法身土”。《大乘义章》卷十九曰：“法性土者，土之本性，诸义同体，虚融无碍，犹如帝网，亦如虚空，无碍不动，无所有等，同体义分，地经所说真实义相，即其义也。……彼土实性，显成我用，名法性土。”又法性土与法性身，其体本即一真如，但取所证之法体为法性土，取能证之觉相为法性身，而非法性身之外另有法性土。 [7] 无位真人——指不在诸佛之位的真佛，即人所本具之佛性。 [8] 坐断——占住；占尽。 [9] 客作儿——同“客作汉”，唐、宋时对出卖劳力者的称呼。唐代僧人拾得诗：“博钱沽酒吃，翻成客作儿。” [10] 担枷带锁——指囚犯。 [11] 辟支——“辟支迦佛陀”的简称，又称“辟支迦佛”、“辟支佛”等，义译为缘觉、独觉。因其观飞花落叶或十二因缘而开悟证道，故名“缘觉”；又因无师友之教导，全靠自己的觉悟而成道，故又名“独觉”。 [12] 系驴马橛——拴系马、驴子的木桩。

【译文】

镇府（今河北正定）临济义玄和尚指示众人道：“现在的学法僧，可要明白地取得自己真正的见解。如若获得了自己的见解，就不会被生死所污染，离去或居住都自由，而不要求他人的殊胜事物，所有殊胜事物自己都具备。现在的道人，可不要被疑惑所滞留，要应用就能应用。但现在却不能得到，毛病在什么地方呢？毛病就在不自信之处。自信尚不充足，就已匆匆忙忙地询问一切境界。倘若大德能够休歇那念念驰求之心，就与祖师没有差别了。你想要认识祖师吗？即你眼前听说法的就是。学僧自己信心还没充足，就向外驰求，所求得的只是一些文字学问，与祖师相隔得太遥远了。不要领会错了，大德，如果这时不能遇到，万劫千世，都要在三界中轮回，遍历好恶之境，投向驴子、牸牛的肚子里

去了。现在诸位与古代圣人有什么差别呢？你们还欠缺了什么？六道神光，未曾有间隙的休歇。如果能有这样的见解，那就是一生无事之人。一念净光，即是你们屋里的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光，即是你们的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光，即是你们的化身佛。这三身即是今天眼前听佛法的人。因为不向外追求，所以有这三种功用。根据教义，这三种名称是至极的法则规约，但山僧说这三种身只是名字而已，所以说此身依凭法义而建立，国土根据本体而议论。法性身与法性土，就能明白其如同是光与影子一样。大德还要认识到舞光弄影之人即是诸佛的本源，是一切道人回归家舍之处。大德，四大合成之身不懂得说法与听法，虚空不懂得说法与听法，只有你们眼前历历分明的孤独自明而没有形段者懂得说法与听法，所以山僧对你们说道：五蕴身田内有一位无位真人，堂堂正正地显露，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隔。为什么不去认识呢？心法没有形状，晓达贯通十方世界，在眼睛中称见，在耳朵里称听，在手中称抓住，在脚下称运动奔走，心如果不存在，就到处都可解脱了。山僧所见之处，占尽了报身、化身佛顶。十地圆满之心犹如是客作汉，等、觉二妙犹如是披挂着木枷、铁锁的囚徒，罗汉、辟支佛犹如是粪土，菩提、涅槃犹如拴系驴、马的木桩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没有通达三僧祇劫，徒然有这样的障碍阻隔。如果是真正的道人，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现今稍微为诸位大概说破，由你们自己去观看远近。光阴可惜，还要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师备大师语

玄沙宗一师备大师上堂曰：“太虚日轮，是一切人成立。太虚见在，诸人作么生满目覰不见，满耳听不闻？此两处不省得，便是瞌睡汉。若明彻得，坐却凡圣，坐却三

界。梦幻身心，无一物如针锋许，为缘为对，直饶诸佛出来，作无限神通变现。设如许多教网[1]，未曾措着一分豪，唯助初学诚信之门，还会么？水鸟、树林，却解提纲。他甚端的，自是少人听，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负义。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诳。如今沙门不荐此事，翻成弄影汉，生死海里浮沈，几时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广大门风，不能绍继得，更向五蕴身田里作主宰，还梦见么？如许多田地，教谁作主宰？大地载不起，虚空包不尽，岂是小事！若要彻，即今遮里便明彻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尘大，不教仁者舍一法如豪发许，还会么？”

时有僧问：“从上宗旨如何？”师默然。僧再问，师乃叱之。

僧问：“从何方便门，令学人得入？”师曰：“入是方便。”

僧问：“初心人来，师如何指示？”师曰：“什么处得初心来？”

僧问：“学人创入丛林，乞师提接。”师以杖指之，僧曰：“学人不会。”师曰：“我恁么为汝，却成抑屈于人。如今若的自肯当人分上，不论[2]初学入丛林，可谓共诸人久践，与过去诸佛无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鱼龙，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发心者，与古佛齐肩。奈何汝无始积劫，动诸妄情，结成烦恼，如重病人，心狂热闷，颠倒乱见，都无实事。如今所睹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对汝诸根，尽成颠倒。古人以无穷妙药医疗对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3]，将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丧考妣，如今兄弟见似等闲。何处别有人为汝了得？可惜时光虚

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细观寻，至无著力处，自息诸缘去。纵未发萠，种子犹在。若总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饭气力，将此造次排遣[4]生死，赚汝一生，有何所益？应须如实知取好。无事，珍重！”

【注释】

［1］教网——以众生譬鱼，佛之教譬网。《华严经》曰："张佛教网，亘法界海，漉人天鱼，置涅槃岸。”［2］不论——不分；不管。［3］惺惺——聪明；明白。［4］排遣——排除；消遣。

【译文】

玄沙宗一师备大师上堂说法道："太虚与日轮，是一切人所得以成立的。太虚现今正在这里，你们诸人为什么满眼却看不见，满耳却听不到呢？这两个地方都不能领悟，真是一个瞌睡汉。如果能明白彻悟，就消去了凡人与圣人的差别，消去了三界的差别。梦幻一般的身心，没有一物如针尖一样，为缘起，为对治，直待诸佛出世来，作出无限的神通变化。假使这许多的教网，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措施，只是帮助初学者增添诚心之门，你们可还领会吗？水鸟、树林，却懂得提示纲领。他确实十分明确，只是很少有人听，这可不是件小事。天魔外道，是辜负恩义之语。天人六趣，是自我欺蒙之语。现今沙门没有领会这事，反而成了舞光弄影汉，在生死海里沉浮，几时才能得到休息啊？自家幸亏有这样广大的门风，却不能承继得，再要向五蕴身田里作主宰，可还梦见吗？这许多天地，让谁来作主宰呢？大地不能承载起，虚空不能覆盖尽，难道会是小事！如果要明白悟彻，就现今在这里便明白悟彻去，不教仁者取得如微尘大的一法，不教仁者舍弃如丝毫小的一法，可还领会了吗？”

当时有一位僧人问道："从上至极玄妙的宗旨怎么样呢？”师备大师沉默不语。那僧人再次提问，师备大师就呵斥他。

有僧人问道："从什么方便法门，可让学生得以进入？”师备大

师回答:“进入即是方便法门。”

有僧人问道:“初心人来参拜,和尚怎样指示呢?”师备大师反问:“什么地方得到初心来?”

有僧人说道:“学生初入丛林,乞请和尚提示接引。”师备大师就用拄杖指着他,那僧人说道:“学生没有领会。”师备大师说道:“我这样地接引你,反而遭人抑屈了。现今如果确实许可本人的份上事,不管是初学始入丛林的,还是诸位久践丛林的,与过去诸佛相比都没有缺少的。就如同是大海中的水,所有的鱼、龙,从初生到老死,所吞吐受用的,都是平等一般的。所以说初发心之人,与古佛相齐肩。怎奈你们从无始积劫就产生了诸种妄情,结成烦恼,就如同是重病人,心中狂乱,高烧闷倒,产生了颠倒妄见,却都不是实有之事。如今所看见的一切境界,也都是这样的,面对着你们的诸根性,都成了颠倒妄见。古人用无穷妙药来医疗对治,直至十地,却未能惺惺,就知道太不容易了。古人思量此事就如同是丧失了父母亲一样悲哀,可如今的兄弟看见了却似等闲。什么地方另外有人为你们了结了?可惜时光虚度,何妨隐秘地自我探究,仔细观察寻觅,直至无从着力之处,自然就止息了诸缘。纵然没有发芽,但种子依然存在。如果总是取我傍家挨户打鼓集众、弄粥饭之气力,并想以此消遣生死,只能骗了你一生,又有什么益处啊?应该如实知道所取为好。无事了,各自珍重!”

漳州罗汉桂琛和尚语

漳州罗汉桂琛和尚上堂,大众立久。师曰:“诸上坐不用低头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拣择,委得下口处么?汝向什么处下口?试道看,还有一法近得汝,还有一法远得汝么?同得汝,异得汝么?既然如是,为什么却特地艰

难去？盖为不丈夫男子，儱儱偠偠[1]，无些子威光，戚戚地[2]遮护个意根，恐怕人问著。我常道汝若有达悟处，但去却人我，披露将来，与汝验过，直下作么不肯？莫把牛迹[3]里水以为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错向肉团心[4]上妄立知见，以为疆界。此见闻、觉知、识想、情缘然非不是，若向遮里点头，道我真实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还识得么？莫是汝见我，我见汝，便是么？莫错会。若是遮个我我随生灭，身有即有，身无即无。所以古佛为汝今日人说，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尽。莫将为等闲。生死事大，此一团子消杀[5]不到，在处乖张[6]不少。声色若不破，受想行识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阴本来空，也不由汝口便解空去。所以道须得亲彻，须真实。也不是今日老师始解恁么道，他古圣告报汝唤作金刚秘密不思议光明藏，覆荫乾坤，生凡育圣，亘古亘今，谁人无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诸佛慈悲，见汝不奈何，开方便门，示真实相。我今方便也，汝还会么？若不会，莫向意根下捏怪[7]。"

僧问："从上宗门，乞师方便。"师曰："方便即不无，汝唤什么作宗门？"曰："恁么即学人虚施此问。"师曰："汝有什么罪过？"

问："佛法还受雕琢也无？"师曰："作么不受？"曰："如何雕琢？"师曰："佛法。"

问："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如何是不生不灭法？"师曰："用不生不灭作么？"

问："才拟是过，不拟时如何？"师曰："拟有什么过？"曰："恁么即便自无疮也。"师曰："合取口！"

问："诸境中以何为主？"师曰："那个是诸境？"曰："莫是疑处是么？"师曰："把将疑处来。"

问："正恁么时是什么？"师曰："不恁么时是什么？"曰："学人道不得。"师曰："口里是什么塞却？"

师又曰："诸人朝晡[8]恁么上来下去，也只是被些子声色惑乱身心不安。若是声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么？若是佛法，不是声色名字，汝又作么生拟把身心凑泊[9]伊？若是声色名字，总是声色名字。若是佛法，总是佛法。会么？异声无声，异色无色，离字无名，离名无字。试把舌头点看，有多少声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为名？三界如是峥嵘，尚觅出头不得，因什么却特地难为去？只为诸人自生颠倒，以常为断，悟假迷真，妄外驰求，强捏异见。终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与人商量，便是世间闲人。话到遮里才举著佛法，便道拟心即差，动念即乖，寻常诸处，元无口似纺车，总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疟[10]，皆由汝狂识凡情作差与不差解。忽然见我拈个槌子槌背，便作意度顾览。不然见我把个帚子扫东扫西，便各照管。是汝寻常打柴，何不顾览招呼便悟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里作则度。汝成自赚，我不敢网绊初心，笼罩后学。各自究去。无事，珍重！"

【注释】

[1] 儚(méng)儚偰(xiè)偰——昏庸唠叨的样子。 [2] 戚戚地——小心翼翼的样子。 [3] 牛迹——指牛在泥土上行走时留下的蹄迹。佛教谓佛为牛王，佛之教法为牛迹。《维摩经·弟子品》曰："无以大海内于牛迹。" [4] 肉团心——即人之心脏，古人认为此为义根之所托。 [5] 消杀——消灭。 [6] 乖张——脾气或行为恶劣。 [7] 捏怪——作怪；行为怪异不端。 [8] 朝晡——早晨、下午。晡，下午三时至五时。 [9] 凑泊——凑近；停留。 [10] 隔日疟——由疟蚊传染的寒热病，每天

或隔一两天按时发作。此隔天发作的即称隔日疟。

【译文】

漳州(今属福建)罗汉桂琛和尚上堂,大众站立了很久,桂琛和尚才说道:“诸位上堂不用低头思量,思量不能达到,就说不要选择,这样就获得了下口之处吗?你们向什么地方下口?试着说说看,可有一法能接近你们,可有一法能远离你们吗?可有一法能与你们相同,或相异吗?既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却更加艰难了呢?这是因为不似大丈夫的男子,昏庸唠叨,没有一点点威光,戚戚地遮护着这个意根,恐怕被人问着。我常常说你们如果要有悟达之处,只要除去人我之见,展现将来,给你们验证过,为什么不当即同意呢?不要把牛的蹄迹中的一点点水当作了大海。佛法遍及了沙界,不要错向肉团心上妄立知见,而当作疆界。这见闻、觉知、识想、情缘并非不是,但如果向这里点头,说我是真实的却是不行的。只如古人说这事只有我能知道,那是什么境界啊!你们可还能认识吗?莫非是你们看见了我,我看见了你们,就是那事吗?不要领会错了。如果是这个我我即随着生灭,身有即有,身无即无。所以古佛为你们今天之人说道,异法有所以异法产生,异法无所以异法灭尽。不要等闲视之。生死之事重大,这一团子不能加以消灭,到处会留下不少乖张,声色也不能被破除,受想行识也一样,使你们忙碌得骨头也突了出去。不要说五蕴本来即空,也不是因为你们说说就能懂得空的。所以说必须亲自悟彻,必须真实。也不是今天老师才开始懂得这样说的,那些古代圣人就曾告诉你们,这就叫作金刚秘密不可思议之光明藏,能覆盖乾坤,诞生凡人,养育圣人,贯通古今,哪一个人没有份啊?既然是这样的,还要依靠什么人啊!所以诸佛大发慈悲,看见你们没有办法,就大开方便法门,指示真实之相。我今天即方便接引了,你们可还领会了吗?如果没有领会,就不要在意根下作怪。”

有僧人请道:“从上至极玄妙的宗门,乞请和尚方便接引。”桂

琛和尚问道:“方便倒也不是没有,只是你把什么叫作宗门?”那僧人说道:“这样的话则学生虚提了这个问题。”桂琛和尚问道:“你有什么罪过?”

有僧人问道:“佛法可还接受雕琢吗?”桂琛和尚回答:“为什么不接受?”那僧人问道:“怎样雕琢呢?”桂琛和尚回答:“佛法。”

有僧人问道:“诸行无常,是生灭之法。什么是不生不灭之法?”桂琛和尚反问:“用不生不灭之法做什么?”

有僧人问道:“才有拟议即是过失,没有拟议的时候怎么样呢?”桂琛和尚回答:“拟议有什么过失?”那僧人便说道:“这样说来则自然没有疮疤了。”桂琛和尚喝道:“闭上嘴!”

有僧人问道:“诸境界之中以什么为主人?”桂琛和尚反问:“哪一个是诸境界?”那僧人问道:“莫非是有疑惑之处便是吗?”桂琛和尚说道:“把那个疑惑之处拿来。”

有僧人问道:“正这样的时候怎么样?”桂琛和尚反问:“不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僧人说道:“学生说不得。”桂琛和尚问道:“嘴巴里是什么东西塞住了?”

桂琛和尚又说道:“诸位早晨、下午就这样上来下去,也只是被一些声色惑乱得身心不安宁。如果声色名字不是佛法,你们又疑惑它作什么呢?如果是佛法,而不是声色名字,你们又为什么准备把身心去凑近它?如果是声色名字,总归是声色名字。如果是佛法,终归是佛法。可还领会了吗?与声相异就没有声,与色相异即没有色,离开字即没有名,离开名即没有字。试着用舌头点点看,有多少声色名字?从什么地方而起为色,用什么作为名?三界是这样的峥嵘,尚且不能寻觅个出头处,因为什么而更加难为了?只因为诸位自己产生了颠倒知见,把常当作断,把假的当作省悟,而迷失了真实,妄自从外驰求,强自作成异见。整天同别人商量,便有佛法了。不同人商量,就是世间闲人的话语。到这里才举到佛法,就说一起心即已是差错了,一动念即违背了,而平

常的诸处，原来却没有口而像是纺车，总没有差错了。佛法之事不是隔日疟，都是由你们的狂乱认识、凡世情见而作出有差错或没有差错的解释。忽然看见我拿起了一柄小槌子槌背，就专心致志地观看。不然看见我拿着一把扫帚在扫东扫西，就各自照管。你们平常打柴，为什么不观看招呼而得省悟呢？上座，佛法不要向意根下、皮袋里作测度。你们自己骗了自己，我却不敢网罩、系绊初心之人，笼罩后学。各自推究去吧。无事了，珍重！”

大法眼文益禅师语

大法眼文益禅师上堂曰："诸上坐，时寒何用上来！且道上来好，不上来好？或有上坐道不上来却好，什么处不是，更用上来作什么？更有上坐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须到和尚处始得。诸上坐，且道遮两个人于佛法中还有进趣也未？上坐，实是不得，并无少许进趣。古人唤作无孔铁锤，生盲生聋[1]无异。若更有上坐出来道彼二人总不得。为什么如此？为伊执著，所以不得。诸上坐，总似恁么行脚，总似恁么商量，且图什么？为复[2]只要弄唇嘴，为复别有所图？恐伊执著，且执著什么？为复执著理，执著事，执著色，执著空？若是理，理且作么生执？若是事，事且作么生执？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寻常向诸上坐道，十方诸佛、十方善知识时常垂手，诸上坐时常接手。十方诸佛垂手时有，也什么处是诸上坐时常接手处？还有会处，会取好。若未会得，莫道总是都来圆取。诸上坐，傍家行脚，也须审谛，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过却时光。山僧在众，见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坐，自己东

西犹未知，向遮边那边东听西听，说得少许，以为胸襟，仍为他人注解，将为自己眼目。上坐，总似遮个行脚自赚，亦乃赚他。奉劝诸上坐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饭智慧[3]不足可恃。若是世间造作种种非违之事，入地狱犹有劫数，且有出期。若是错与他人开眼目，陷在地狱，冥冥长夜，无有出期，莫将为等闲。奉劝且依古圣慈悲门好。他古圣所见诸境，唯见自心，祖师道：'不是风动幡动，仁者心动。'但且恁么会好，别无亲于亲处也。"

师良久又云："诸上坐，贬也得，剥也得。"时僧问："学人不为别事，请师直道。"师曰："汝是不为别事。"

问："如何是不生不灭底心？"师曰："那个是生灭底心？"僧曰："争奈学人不见？"师曰："汝若不见，不生不灭底也不是。"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便会取。"

问："古人才见人恁么来，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师曰："汝不信，但问别人。"

问："维摩与文殊对谈何事？"师曰："汝不妨聪明。"

问："法同法性，入诸法故。古意如何？"师曰："汝是行脚僧。"

问："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师曰："汝是什么人？"曰："恁么即不落因果也。"师曰："莫作野干鸣。"

问："识本还源时如何？"师曰："谩语。"

问："明暗不分时如何？"师曰："道什么？"

问："如何是对境数起底心？"师曰："恰道著。"

问："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师曰："谢指示。"

问："决择之次，如履轻冰[4]。如何决择？"师曰："待

汝疑即道。"曰:"学人即今疑。"师曰:"吓阿谁?"

问:"从上宗乘,如何履践?"师曰:"雷声甚大,雨点全无。"

问:"如何是末后句?"师曰:"苦。"

问:"如何是玄言妙旨?"师曰:"用玄言妙旨作什么?"

问:"如何是直道?"师曰:"恐难副此问。"

问:"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么?"师曰:"如何得恁么。"

问:"教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学人如何解?"师曰:"汝甚解。"师又曰:"此问已是不会古人语也,因什么却向伊道'汝甚解'? 何处是伊解处? 莫是于伊分中,便点与伊么? 莫是为伊不会问,却反射伊么? 且素非此理,慎莫错会。除此两会,别又如何商量? 诸上坐,若会得此语,也即会得诸圣总持门。且作么生会? 若也会得一音演说,不会随类各解,恁么道莫是有过无过说么? 莫错会好。既不恁么会,作么生说一音演说、随类得解? 有个去处始得。每日空上来下去,又不当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么会取?"

僧问:"远远寻声,请师一接。"师曰:"汝寻底是什么声? 是僧声,是俗声,是凡声,是圣声? 还有会处么? 若也实不会,上坐吵吵是声,吵吵是色,声色不奈何,莫将为等闲。上坐,若会得即是真实,若不会即是幻化。若也会得,即是幻化。若也不会,即是真实。他古人亦向上坐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别无作计校处。上坐,成不成从何而出? 是不是从何而出? 理无事而不显,事无理而不消。

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么注解与上坐,若更不会,不如且依古语好。他古人见上坐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将闻持[5]佛佛,何不自闻闻?无事,珍重!"

【注释】

[1] 生盲生聋——谓一出生即为盲人、聋子,即先天性的。 [2] 为复——用于选择句的连词,可单用,也可多次重复使用。 [3] 粥饭智慧——只知谋取粥饭以度生的小智慧。 [4] 轻冰——谓冰层轻薄如纸。 [5] 闻持——即"陀罗尼"。即闻教法而忆持不忘。《华严经》曰:"闻持无量诸佛正法。"《法华经·分别功德品》曰:"菩萨摩诃萨得闻持陀罗尼门。"

【译文】

大法眼文益禅师上堂说法道:"诸位上座,天气寒冷,何用上堂来!你们姑且说说是上堂来好,还是不上堂来好?或者有的上座说不上堂来好,那什么地方不是啊,再用上堂来做什么?还有的上座说其他地方不行,一向又要到和尚这里才行。诸位上座,就说说这两个人在佛法中可还有进入之趋向吗?上座,实在说是不行,并没有半点进入之趋向。古人就把这叫作没有孔眼的铁锤,与天生的盲人、聋子没有差别。如果还有上座出来说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他们执著,所以不能得到。诸位上座,总是这样的行脚,总是这样的商量,可还能希图个什么呢?是只要鼓弄一下嘴唇呢,还是别有所图谋?恐怕他执著,那是执著什么呢?是执著理,还是执著事,执著色,执著空?如果是理,理怎样来执著呢?如果是事,事怎样来执著呢?执著色、执著空也是同样的。山僧所以平常对诸位上座说,十方诸佛、十方善知识时常垂下双手,诸位上座要时常接手。十方诸佛垂下双手之事时常发生,那什么地方是诸位上座时常接手之处?如有领会之处,还是领会了好。如果没能领会,不要说总都是来圆通取得。诸位上座,傍家挨户去行脚,也应该仔细观看,放一些精彩,而不要只凭借着一点点智慧,而虚度了时光。山僧在众人中,看见这样的人多了。还有一种上座,自己的东西还不知道,就向

这边那边东听西听，说得着一点点，就以为是自己的胸襟，还是把他人的注解，拿来当作自己的眼目。上座，总是这样的行脚，既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他人。奉劝诸位上座明白地悟取道眼为好，一点点粥饭智慧不足以凭持。如果世间造作种种非法、违背之事，堕入地狱还有劫数可尽，而且还有出地狱之期限。如果是为他人开错眼目，就陷入在地狱，冥冥长夜，再也没有出头之期，可不要等闲视之。奉劝诸位还是依附古代圣人的慈悲法门为好。他古代圣人所看见的诸境界中，只看见了自心。祖师说：'不是风在动、旗幡在动，而是仁者的心在动。'还是这样地领会为好，别的就无法接近那亲近之处了。"

文益禅师过了片刻又说道："诸位上座，贬责也行，反驳也行。"当时有一位僧人请道："学生不为了其他的事，请和尚直截讲说。"文益禅师说道："你不是为了其他的事。"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不生不灭的心？"文益禅师反问："哪个是生灭的心？"那僧人问道："怎奈学生没有看见？"文益禅师回答："你如果看不见，那不生不灭的也不是。"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佛法大意？"文益禅师回答："便领会去。"

有僧人问道："古人才看见有人这样来，就叫作错失了，古人的意思是什么？"文益禅师回答："你不相信，就去问别人。"

有僧人问道："维摩诘居士与文殊菩萨对面谈论什么事？"文益禅师回答："你十分聪明。"

有僧人问道："法与法性相同，是进入诸法的缘故。古人的意思是什么？"文益禅师回答："你是行脚僧。"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懂得修行的人？"文益禅师反问："你是什么人？"那僧人说道："这样说来就不堕入因果了。"文益禅师说道；"不要作野狐狸叫。"

有僧人问道："识本还源时怎么样？"文益禅师回答："鬼话。"

有僧人问道："明暗不分时怎么样？"文益禅师反问："说什么？"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对外境数度兴起的心？"文益禅师回答："恰好问着。"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学生的本分事？"文益禅师回答："谢谢你的指示。"

有僧人问道："抉择的时候，就如同行走在薄冰上一样危险。什么是抉择？"文益禅师回答："等到你有疑惑时就说。"那僧人说道："学生现在就有疑惑。"文益禅师说道："吓唬谁？"

有僧人问道："从上至极玄妙的宗乘，怎样来践履呢？"文益禅师回答："雷声很大，雨点却完全没有。"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最末后的一句话？"文益禅师回答："苦。"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玄言妙旨？"文益禅师反问："用玄言妙旨做什么？"

有僧人问道："什么是直道？"文益禅师回答："恐怕难以与这问题相符。"

有僧人问道："承蒙教义上说过：'佛真法身，犹如是虚空，随万物而现形，如同是水中之月。'如何能这样？"文益禅师回答："如何能这样。"

有僧人问道："教义上说：'佛用一音演讲教法，众生随其类而各自得到解释。'学生怎样来理解呢？"文益禅师回答："你很能理解了。"文益禅师接着又说道："这提问已是不领会古人的话语了，因为什么却对他讲说'你很能理解了'？什么地方是他理解之处？莫非在他的份内，就点明给他吗？莫非是因为他不懂得提问，就反击他吗？况且平常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小心不要领会错了。除去这两种领会，另外又怎么样来商量呢？诸位上座，如果能领会这话，也就能领会诸圣人的总持法门了。该作怎样的领会呢？如

果能领会一音演说，而没有领会随其类而各自得到解释，这样说莫非就是有过错或没有过错之说吗？不要领会错了为好。既然不是这样领会的，那为什么还要说一音演说、随其类而各自得到解释呢？要有一个去处才行。每天徒然地上堂来、下堂去，又不能当作人事。还要推究道眼才行。他古人说过：‘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为什么不这样去领会呢？”

有僧人请道：“从远方来寻觅声音，请和尚接引一下。”文益禅师说道：“你寻觅的是什么声音？是僧人之声，还是俗人之声，是凡夫之声，还是圣人之声？可还能领会吗？如果实在不能领会，那上座吵闹即是声，吵闹即是色，声色且不能奈何，不要认为是等闲之事。上座，如果能领会即是真实之相，如果没有领会即是幻化之相。如果也能领会，即是幻话之相。如果也没有领会，即是真实之相。他古人也向上座说只有我能够知道，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计较之处。上座，成不成从哪里出去？是不是从哪里出去？理无事就不显明，事无理即不能消除。事理不二，没有事即没有理，没有理即没有事。这样的注解交予上座，如果还不能领会，不如就依据古人的话语为好。他古人看见上座百般不能领会，所以大发慈悲对你讲说：将闻持诸佛，为什么不自己闻听？无事了，各自珍重！”

卷二十九　赞颂偈诗

赞颂偈诗

【题解】 是卷与下卷所载录者，为历代高僧大德及居士所撰述的悟道偈颂、诗文、记铭等，其作者之言语、事迹参见本书前述之相关各卷各章所载。

大乘赞十首　宝志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若欲悟道真体，莫除声色言语。言语即是大道，不假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若欲作业求佛，业是生死大兆。生死业常随身，黑闇[1]狱中未晓。悟理本来无异，觉后谁晚谁早？法界量同太虚，众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2]常饱。

【注释】

[1] 黑闇——没有智慧之光。《止观》曰："此黑闇人，岂可论道？" [2] 法食——佛法之食物有法制，依其法制之食，即称法食。

【译文】

大道永远在眼前，虽然眼前难以看见。如若想要悟彻大道之真体，就不要除去声色与言语。言语即是大道，并不要借助断除烦恼。烦恼本来即空寂，妄情不断地相缠绕。一切都如同影子与回声，不知道什么为恶、什么为好？有心认取物相为真实，肯定知晓其见性

没有了然。如若想要作业以求佛，那业即是生死之大预兆。生死之业永远伴随其身，黑暗地狱之中也未能晓达。悟彻道理本来没有差异，觉悟之后又是谁晚谁早？法界之量同于太虚，众生智慧之心自是太小。只要能不起我之心，那涅槃的法食即能永远饱食。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虚。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真理相疏。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烦恼因心有故，无心烦恼何居？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动静两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众生异佛，迢迢与佛常疏。佛与众生不二，自然究竟无余[1]。

【注释】

[1] 无余——谓事理之至极而无余蕴，如无余涅槃、无余修等。

【译文】

虚妄之身临镜子以映照身影，影子与虚妄之身没有差别。只想要除去影子而留下身子，却不知道此身本来就与虚空相同。此身本就与影子没有差异，不能一个称有、一个称无。如果想要保存一个、舍弃一个，就永远与真理相疏远。如果还要起爱慕圣人、憎恨凡夫之心，即会在生死海中沉浮。烦恼因心而产生，无心则烦恼居住在哪里？不用烦劳分别取相，自然即刻获得大道。做梦时在梦中造作，醒来时觉悟之境都没有了。反过来思量醒来时与梦中时，颠倒二见并没有区别。改变迷惑获取觉悟以求得利益，又与倒卖货物的商人有什么相异！动与静两都消亡则常寂寂，自然契合了真如。如果说众生与佛相异，那就与佛相隔得十分遥远了。佛与众生是一不二，自然就究竟无余了。

法性本来常寂，荡荡无有边畔。安心取舍之间，被他二境回换[1]。敛容[2]入定坐禅，摄境安心觉观[3]。机关木人修道，何时得达彼岸？诸法本空无著，境似浮云会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热病[4]得汗。无智人前莫说，打你色身星散[5]。

【注释】

［1］回换——改换；调换。 ［2］敛容——同“正容”，表示肃静。唐人白居易《琵琶行》诗：“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3］觉观——粗思称觉，细思称观。二者皆为妨碍定心者。因而以觉观之有无，而判定心之浅深。 ［4］热病——人生九病之一，谓发高烧等疾病，一般于发汗后即得痊愈。 ［5］星散——仿佛星星散布在天空中一样，以形容四面散开。

【译文】

法性本来常寂静，浩浩荡荡没有边际。安心于取舍之间，而被他二境所改换。正容坐禅而入定，摄提境界以安心觉观。设有机关的木偶人在修道，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彼岸？诸法本来即空而无从安放，境象恰似浮云正好散去。忽然悟彻本性本来即空，恰似热病得以发汗而痊愈。在没有智慧的人面前不要讲说，将打得你那色身如星星散开。

报你众生直道，非有即是非无。非有非无不二，何须对有论虚？有无妄心立号，一破一个不居。两名由尔情作，无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觅佛，将网山上罗鱼。徒费功夫无益，几许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一切不憎不爱，遮个烦恼须除。除之则须除身，除身无佛无因。无佛无因可得，自然无法无人。

【译文】

告诉你众生之直道，非有即是非无。非有非无是一不二，又何须对着有论说虚无呢？有、无只是妄心所立之名称，一个破除

了另一个就不能成立。此两个名称都是由你的情所造作，无情即是本来真如。如果想要存着情来寻觅佛，就如同拿着渔网到山顶上去捕鱼。徒然费去了功夫而没有益处，枉费了多少功夫！不明白即心即佛，真的好像是骑着驴子在找驴。一切都不憎恨不爱怜，这个烦恼就全部消除了。消除它则必须先消除此身，消除了此身则没有了佛、没有了因。没有了佛、没有了因可以得到，自然就没有了法、没有了人。

大道不由行得，说行权为凡愚。得理返观于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圆通大理，要须言行相扶。不得执他知解，回光返本全无。有谁解会此说？教君向己推求。自见昔时罪过，除却五欲[1]疮疣[2]。解脱逍遥自在，随方贱卖风流[3]。谁是发心买者？亦得似我无忧。

【注释】

[1] 五欲——色、声、香、味、触五境，为起人之欲心者，故名五欲，也名五尘。[2] 疣——一种发生在皮肤浅表的良性赘生物。[3] 风流——荣耀。唐人张说《奉和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诗："路上天心重豫游，御前恩赐特风流。"

【译文】

大道不由修行而得到，讲说修行是权且为了接引凡夫愚人。在修行中得到理以返观，这才知道枉费了功夫。未能悟彻圆通之大道理，关键在于言行相互扶持。不能执著那知见解说，回光以返照本源却全然没有。有谁能领会这个道理？让你向自身推求。自己发见了从前的罪过，而除去了五欲之类疮疣小疾。解脱后便逍遥自在，到处贱卖着风流。谁是发心要买者？也得似我无忧无虑。

内见外见总恶，佛道魔道俱错。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厌苦求乐。生死悟本体空，佛魔何处安著？只由妄情分

别，前身后身孤薄[1]。轮回六道不停，结业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横[2]生经略。身本虚无不实，返本是谁斟酌[3]？有无我自能为，不劳妄心卜度。众生身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著？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

【注释】

[1] 孤薄——即“孤独”。 [2] 横——非理而来曰横。 [3] 斟酌——料想；估计。唐人杜甫《月》诗：“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

【译文】

内见外见总是恶，佛道魔道俱是错。遭受此两大天魔波旬，便即厌恶痛苦而寻求快乐。由生死而悟彻本体是空，佛与魔又安放在哪里？只是由妄情加以分别，前身、后身都孤独。轮回六道不停流，结业也不能被除去。所以流浪于生死之界，都因其横身所经营。此身本来虚无不实，返回本源又由谁来斟酌？有无我都自己能做，不劳烦妄心来预测猜度。众生之身如同太虚，烦恼又在什么地方安放？只要没有了一切希求，烦恼自然就消除。

可笑众生蠢蠢[1]，各执一般异见。但欲傍鏊[2]求饼，不解返本观面。面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变。所须任意纵横，不假偏耽[3]爱恋。无著即是解脱，有求又遭罗罥[4]。慈心[5]一切平等，真即菩提自现。若怀彼我二心，对面不见佛面。

【注释】

[1] 蠢蠢——虫爬行的样子。 [2] 鏊（ào）——烙饼用的平底锅。 [3] 偏耽——偏爱、嗜好。 [4] 罥（juàn）——捕取鸟兽的网。 [5] 慈心——谓人不杀众生，爱惜物命，令众得安，是名慈心。

【译文】

可笑众生蠢蠢而动，各自执著一般异见。只是想靠近鏊锅寻求大饼，却不懂得返回本源去观察面粉。面粉是正、邪的本源，因

人为造作而有百般变化。所必需的任意纵横，并不用假借偏耽爱恋。无执著即是解脱，有追求又遭受罗网。慈心视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然显现。如果怀着彼、我之二心，便对面也不能看见佛面。

世间几许痴人，将道复欲求道。广寻诸义纷纭，自救己身不了。专寻他文乱说，自称至理妙好。徒劳一生虚过，永劫沉沦生老。浊爱缠心不舍，清净智心自恼。真如法界丛林，返生荆棘荒草。但执黄叶为金，不悟弃金求宝。所以失念[1]狂走，强力装持相好[2]。口内诵经诵论，心里寻常枯槁。一朝觉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注释】

[1] 失念——同“失心”，指狂乱失智。　[2] 相好——谓一切佛身诸相现示。《观无量寿佛经》曰：“见眉间白毫相者，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

【译文】

世间有多少痴人，守着道却还在求道。广泛寻求诸种教义而纷纷不定，自救己身却不能了结。专门寻找其他的文字与杂乱的说法，却自称是至理妙言。徒劳地一生虚度，永劫而沉沦于生死间。独自爱怜缠绕心中而不能舍弃，清净的智心亦自我烦恼。使真如法界之丛林，反而成为荆棘荒草之地。只是手持黄叶当成了黄金，却没有领悟弃去黄金去寻求宝物。所以失心而狂乱地奔走，用尽气力来装饰相好。口内诵念着经论，心里却寻常地枯槁。一朝觉悟本心空寂，即具足真如实不少。

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贼贼递相除遣，何时了本语默？口内诵经千卷，体上问经不识。不解佛法圆通，徒劳寻行数黑[1]。头陀阿练若行[2]，希望后身功德。

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度过河北。忽觉床上安眠，失却度船轨则。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不相识。众生迷倒羁绊，往来三界疲极。觉悟生死如梦，一切求心自息。

【注释】

[1] 寻行数黑——行谓身、口、意之造作；黑指黑白，即善恶之异名。 [2] 阿练若行——阿练若行指比丘居住于寺院内，而不居住于寺外，为十二头陀行之一。阿练若又作"阿兰若"，为寺院之总名。

【译文】

声闻之心心断绝了疑惑，能断绝之心即是贼。众贼相继被遣除了，什么时候才能明了话语与沉默之本义？口内诵念了千卷经文，从本体上询问经义却不能识别。没理解佛法本自圆通，而徒劳地寻行数黑。头陀修习阿练若行，希望能获得后身的功德。有所希望即已与圣人相阻隔，大道怎样才能得到？譬如在睡梦中渡河，船家已撑船渡过了河北。忽然醒来发觉仍在床上安眠，而失去了渡船的轨则。船家与所渡的人，两个都不相识。众生迷惑颠倒而生羁绊，往来三界极其疲惫。觉悟生死宛如梦，一切追求之心便自然止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无有阶梯[1]。堪叹凡夫伛偻[2]，八十不能跋蹄[3]。徒劳一生虚过，不觉日月迁移。向上看他师口，恰似失奶孩儿。道俗峥嵘集聚，终日听他死语[4]。不观己身无常，心行贪如狼虎。堪嗟二乘狭劣，要须摧伏六府[5]。不食酒肉五辛[6]，邪[7]眼看他饮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气[8]不食盐醋[9]。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别男女。

【注释】

[1] 了本无有阶梯——即主张顿悟佛心，而否认有渐修之阶梯。 [2] 伛(yǔ)偻(lǚ)——弯腰曲背的样子。宋人欧阳修《醉翁亭记》曰："伛偻提携。" [3] 跋蹄——马匹狂奔的样子。 [4] 死语——同"死句"。禅林中把意路不通而无意味之句称作活

句，把有意味而通意路之句称作死句。［5］六府——中医学名词，指胆、胃、小肠、大肠、三焦、膀胱六个体内与消化、吸收、排泄有关的脏器。“府”一般作“腑”。［6］五辛——指葱、薤、韭、蒜、兴蕖等五种具辛味之菜。［7］邪——通“斜”。［8］修气——气功修炼之一种。［9］盐醋——此以盐与醋泛指日常饮食。

【译文】

领悟了即是菩提，明了根本而没有阶梯。可叹那凡夫伛偻着身躯，年已八十岁了已不能驰骋。徒劳地一生虚度，不知不觉中日月已迁移。向上观看他老师的嘴巴，恰似丢失奶子的幼童。道人俗士峥嵘来聚集，整天听他讲说死语。没有看到自己之身即是无常，其心行却似虎狼一样贪婪。可叹那二乘人意性狭劣，要须摧服那六腑。不吃酒肉与五辛之物，斜着眼睛看他饮食咀嚼。还有邪恶之行更为猖狂，因修气而不吃盐与醋。如果悟彻了最上乘至极玄妙之真旨，就不须再分别男与女。

【说明】

大乘指大乘佛法。此诗赞中阐述了包括无为、平常、明心见性等一系列成熟之禅理。

十二时颂十二首　宝志和尚

平旦寅[1]，狂机[2]内有道人身。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3]。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纤豪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4]，外求知识也非真。

【注释】

［1］平旦寅——天始亮的时候，为寅时，即清晨三时至五时。［2］狂机——狂迷者；未悟的学人。［3］如意珍——喻指自身具备的真如佛性。［4］不住旧时无相貌——佛法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皆不能久住不变，都处于生灭成坏之中，故也就没有固定之相貌。

【译文】

平旦为寅时，狂迷根机之人身中也有悟道人之真如佛性。穷

苦已经历了无数长劫，仍不相信永远擎举着如意珍宝。如果去追逐外物，就进入了迷津，只要有一丝一毫即是尘。不住于过去故而没有固定之相貌，向外所求得的知识也不是真实的。

日出卯，用处[1]不须生善巧。纵使神光照有无，起意便遭魔事挠。若施功[2]，终不了，日夜被他人我[3]拗[4]。不用安排只么从，何曾心地生烦恼？

【注释】

[1] 用处——此指禅法的日常运用。 [2] 施功——此指有意识地下功夫去修炼。 [3] 人我——即我执。佛教认为"人"原无真性实体，而世人不知此理，执著于"我"，称"我执"，成为烦恼的根源。 [4] 拗——侵扰。

【译文】

太阳升起为卯时，日常用处不须产生善巧之方便法门。纵然使得神光照耀着有与无，一起动意念便将遭到天魔的阻挠。如若有意施加功夫，终究亦不能了结，反而日夜遭受人我所侵扰。不用刻意安排就这样随从自然，哪里会在心地上生出烦恼？

食时辰，无明本是释迦身[1]。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认声色，觅疏亲[2]，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拟将心求佛道，问取虚空始出尘。

【注释】

[1] 无明本是释迦身——无明为烦恼的异名。释迦身即佛身。此句体现了禅家的无分别心和人人具有佛性的思想。 [2] 疏亲——远离佛道称作疏，契合道法称作亲。

【译文】

吃早饭之时为辰时，无明原本就是释迦佛身。坐卧不知原来即是道，只这样忙碌而遭受辛苦。识别声色，寻觅亲疏，这只是他人在污染人。如若打算用心去求佛道，问到虚空方才出离世尘。

禺中[1]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饶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头安了义。只守玄，没文字，认著依前还不是。暂时自肯不追寻，旷劫不遭魔境[2]使。

【注释】

[1] 禺中——太阳将近中午时分，约上午九时至十一时。《辽史・食货志下》曰："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 [2] 魔境——魔障之境界。《智度论》十二曰："堕魔境界。"

【译文】

禺中为巳时，未能了悟之人教旨也不能通达。假使通达了祖师的言语，就不要向心头安放了义。只要守护着玄旨，不再需要文字，认得的依旧还是不对。暂时自我许可而不去追寻文句之意义，经历旷劫也不会遭受魔境役使。

日南[1]午，四大身中无价宝[2]。阳焰空华不肯抛，作意[3]修行转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阳几回暮。有相身[4]中无相身，无明路上无生路。

【注释】

[1] 日南——古人认为太阳运行至南方昆吾山时，是谓正中，故以"日南"指正午时分。 [2] 无价宝——此指众生具有的真如本心。 [3] 作意——特意；刻意。[4] 有相身——即色身、形质之身，以区别于无相身，即无形质的佛性、本心。

【译文】

太阳至正南为午时，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人身中具有无价之宝。阳焰与虚空之花影不肯抛弃，刻意修行反而更加辛苦。从来不曾迷失过，也不要追求省悟，任凭你朝阳几回转换成暮日。此即是有相身中的无相身，无明之路上的无生之路。

日昳[1]未，心地何曾安了义？他家文字没亲疏，莫起工夫求的意。任纵横，绝忌讳，长在人间不居止[2]。运用

不离声色中,历劫何曾暂抛弃?

【注释】

[1] 昳(dié)——过了正午的太阳。 [2] 长在人间不居止——"在人间"与"不居止"反义相成,谓不离绝声色而能超脱于人世间。

【译文】

太阳过了正午为未时,心地哪里曾安放过了义?他的文字没有亲疏之分,不必起用功夫来寻求确切的意思。任随你纵横驰行,断绝了忌讳之语,长久在人间却能不居止。运用而不能离开声色之中,历尽劫难又何曾暂时相抛弃?

晡[1]时申,学道先须不厌贫。有相本来权积聚[2],无形何用要安[3]真?作净洁,却劳神,莫认愚痴作近邻。言下不求无处所,暂时[4]唤作出家人。

【注释】

[1] 晡(bū)——指午后三时至五时这段时间。 [2] 权积聚——谓暂且积聚成相。 [3] 安——安排;坐实。 [4] 暂时——当时;立刻。

【译文】

晡时为申时,参学大道首先要不厌恶贫穷。有相本来只是暂且积聚,无形又何用要坐实真体?有意去做清净之善业,却徒劳地花费了精神,不要招认愚痴作近邻。言语之下并不追求而没有安置之处所,当时就叫作出家人。

日入酉,虚幻声音终不久。禅悦珍羞[1]尚不飧[2],谁能更饮无明酒[3]?没可抛,无物守,荡荡逍遥[4]不曾有。纵你多闻达古今,也是痴狂外边走[5]。

【注释】

[1] 珍羞——珍贵精美的食物。羞,通"馐"。 [2] 飧(sūn)——同"飧",晚饭,引申为食之义。《周礼·秋官·司仪》曰:"致飧,如致积之礼。"注:"飧,食也。" [3] 无

明酒——无明能昏迷人之本心，故以酒为譬。又酒为诱无明闇心之缘，故云无明酒。《妙法圣念处经》七曰："勿饮无明酒。"［4］荡荡——空阔无碍、往来自由的样子。［5］外边走——谓不明自心是佛，而盲目地向外求佛。

【译文】

太阳入山为酉时，虚幻的声音终究不能长久。禅悦如同珍馐尚且不贪吃，谁又能再去饮那无明酒？没有可抛弃的东西，也没有可守护的宝物，荡荡之逍遥从来不曾有过。纵然你因博闻而通达古今，也只是痴狂地在外边行走。

黄昏戌，狂子(1)兴功投暗室(2)。假使心通无量时(3)，历劫何曾异今日？拟商量，却啾唧(4)，转使心头黑如漆。昼夜舒光(5)照有无，痴人唤作波罗蜜。

【注释】

［1］狂子——谓执迷不悟的疯子。［2］暗室——指密室、幽静之室。［3］无量时——此指无限常的时间，即亘古至今。［4］啾唧——虫鸟细杂的鸣叫声，此喻吵闹、喧嚷。［5］舒光——展放光芒，比喻参禅悟道。

【译文】

黄昏时分为戌时，狂妄之人下功夫在密室中修持。假使心已通达于无量之时，历尽长劫又何曾与今天相异？想要商讨禅法，却啾唧喧嚷，反而使得心头如漆一样黑。昼夜展放出光芒照亮了有与无，痴人且把它叫作波罗蜜。

人定(1)亥，勇猛精进成懈怠。不起纤豪修学心，无相光(2)中常自在。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还窒阂(3)。廓然无事顿清闲，他家自有通人爱。

【注释】

［1］人定——指夜深人静之时。［2］无相光——即佛性之光。［3］阂(hé)——阻隔不通。

【译文】

夜静人定为亥时,勇猛精进变成了懈怠。不兴起丝毫的修学之心,便于无相光中常得自在。超过了释迦牟尼,越过了历代祖师,心头如有微尘仍旧是阻隔不通。廓然无事便顿时得到清闲他也自有通达禅法之人爱怜。

夜半子,心住无生即生死[1]。生死何曾属有无?用时便用没文字。祖师言,外边事,识取起时[2]还不是。作意搜求实没踪,生死魔来任相试。

【注释】

[1] 心住无生即生死——无生即无死,此本是省悟者之认识,倘若执著于此,则与俗家生死观念没有差异了。 [2] 起时——此指对祖师言句产生理解、领悟的一瞬间。

【译文】

夜半更深为子时,心若执著于无生即是生死之俗念。生死又何曾属于有与无?要运用时就运用而不可用言语文字来表述。祖师的话语,还是佛教外边的事,领悟之心兴起之时还是不对。刻意搜求却实无踪迹,生死之恶魔来时任凭其验试。

鸡鸣丑,一颗圆珠[1]明已久。内外推寻觅总无,境上施为[2]浑[3]大有。不见头,又无手,世界坏时渠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遮如今谁动口?

【注释】

[1] 圆珠——心中宝珠,喻指佛性。 [2] 境上施为——此指人的日常行为、运用。施为,举动、作为之义。 [3] 浑——真;甚。唐人郑谷《兵部卢郎中》诗:“叶公好尚浑疏阔,忽见真龙几丧明。”

【译文】

公鸡开始鸣叫之时为丑时,一颗圆珠明亮已很久了。内外推

寻却全然找不到，境上施为却真的有很多。没有看见头，又没有手，世界毁坏之时它终究不朽败。未能了悟之人听我说一言，只有这个如今谁又动口？

【说明】

“十二时颂”为当时一种俗曲之名，每曲分十二则歌词，每则歌词按序以一天十二个时辰之名为起头，如“平旦寅”、“日出卯”等等。此类俗曲体裁因为世人，尤其是下层百姓所喜闻乐见，故常为僧人用来讲说佛法教义，以便于向下层民众传教布道。

十四科颂　宝志和尚

菩提烦恼不二

众生不解修道，便欲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寻讨？大道晓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不识三毒[1]虚假，妄执浮沈生老。昔时迷日为晚，今日始觉非早。

【注释】

[1] 三毒——即贪毒、瞋毒、痴毒。又称“三根”。《智度论》曰：“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

【译文】

众生不懂得修行大道，便想要断除烦恼。烦恼本即是空寂，却还想用大道来寻觅大道。一念之心即是，又何必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大道明白地显现在眼前，迷惑颠倒的愚人自不能明了。佛性天真而自然，也没有因缘可加修造。不能识别三毒之虚假，妄心执著而浮沉于生死轮回。从前迷惑之日已为晚，而今天方才觉悟也不为早。

持犯不二

丈夫运用无碍，不为戒律所制。持犯本自无生，愚人被他禁系。智者造作皆空，声闻触途为滞。大士肉眼圆通，二乘天眼(1)有翳。空中妄执有无，不达色心无碍。菩萨与俗同居，清净曾无染世。愚人贪著涅槃，智者生死实际(2)。法性空无言说，缘起略无些子。百岁无智小儿，小儿有智百岁。

【注释】

〔1〕天眼——五眼之一。《智度论》曰："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净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 〔2〕生死实际——即"生死际"，相对于"涅槃际"而言。即生死、涅槃之二际，无二又无别。

【译文】

大丈夫日常运用而没有阻碍，并不为戒律所抑制。持与犯本即来自无生，愚人却被它所禁止、绾系。智者所造作的皆为空，声闻所接触之途便成为窒碍。菩萨大士的肉眼自然圆通，而二乘人的天眼却被薄翳所障蔽。于空中妄自执著于有无，不能毫无障碍地通达色心。菩萨与俗人同居，清净之心却从未曾被世俗所污染。愚人贪心执著于涅槃，智者已明了生死实际。法性空寂而无法言说，缘起也没有一点点。百岁老人如没有智慧就等同于小孩，小孩有智慧就胜过了百岁老人。

佛与众生不二

众生与佛无殊，大智不异于愚。何须向外求宝，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圣同途。迷悟本无差别，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缘空寂，惟求意想清虚。无有一法可得，翛然(1)自入无余。

【注释】

〔1〕翛(xiāo)然——无拘束、超脱之貌。《庄子・大宗师》曰："翛然而往，翛然而来矣。"

【译文】

众生与佛没有区别，大智也与愚蠢没有差异。何须要向外面寻求宝物，身田之中自有明珠。正道、邪道是一不二，了然知晓凡夫与圣人毕竟同途而行。迷茫与省悟本来就没有差别，涅槃与生死亦是不二不异。究竟攀缘于空寂，只是求得意想清虚。没有一法可以得到，翛然自入于无余涅槃。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无十缠[1]。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智者无心可得，自然无争无喧。不识无为大道，何时得证幽玄？佛与众生一种，众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别，无中执有迷奔。了达贪嗔空寂，何处不是真门[2]！

【注释】

[1] 十缠——有十种妄惑缠绕众生，不使出离生死、证得涅槃，故名十缠：一无惭、二无愧、三嫉、四悭（吝啬）、五悔、六睡眠、七掉举（心不安静）、八昏沉、九瞋忿、十覆。

[2] 真门——对方便之教道，称真实之证道曰真门。《行愿品疏》二曰："总为迷真，故示真门。"

【译文】

心王自在而翛然，法性本就没有十缠。一切无非是佛事，又何须摄住心念以坐禅呢？妄想本来即空寂，不用断绝、除去攀缘。智者无心可得到，自然就没有争吵与喧哗。不能认识无为之大道，什么时候才能证得幽奥玄妙之真旨？佛与众生本为一种，众生即是世尊。凡夫妄心加以分别，从无之中执著于有从而迷惑、奔驰不息。明了通达贪欲、嗔忿本来即空寂，何处不是悟入真门！

静乱不二

声闻厌喧求静，犹如弃面求饼[1]。饼即从来是面，造

作随人百变。烦恼即是菩提[2]，无心即是无境。生死不异涅槃，贪嗔如焰如影[3]。智者无心求佛，愚人执邪执正。徒劳空过一生，不见如来妙顶[4]。了达淫欲[5]性空，镬汤炉炭自冷[6]。

【注释】

[1] 弃面求饼——不用面粉而要做面饼，比喻不可能。 [2] 烦恼即是菩提——此为禅家常语，体现了对万事万物不加区分的“万法一如”思想，是南禅顿悟学说的理论根据。 [3] 如焰如影——比喻虚妄不实。 [4] 妙顶——如来佛的头顶上有肉髻，一切人天均不能见，故名无见顶相，也称妙顶。 [5] 淫欲——即色欲。《圆觉经》曰：“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 [6] 镬汤炉炭自冷——此以锅中热水与炉中炭火比喻世俗爱欲等烦恼，如寂然无心自然冷却。

【译文】

声闻人厌恶喧闹而追求静谧，犹如是抛弃面粉而要做面饼。面饼即是以前的面粉，随着人的制作而有了百般变化。烦恼即是菩提，无心即是无境。生死与涅槃没有差异，贪欲、瞋恚还如同火焰和影子一样相随。智者无心追求成佛，愚人执著于邪道与正道。徒劳地虚度了一生，而没有发见如来之妙顶。了然通达淫欲即是性空，锅中之热汤与炉中的烧炭全都自行冷却了。

善恶不二

我自身心快乐，翛然无善无恶。法身自在无方[1]，触目无非正觉。六尘本来空寂，凡夫妄生执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谁厚薄？无为大道自然，不用将心画度。菩萨散诞[2]灵通，所作常含妙觉。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法性本来圆明，病愈何须执药！了知诸法平等，翛然清虚快乐。

【注释】

[1] 无方——方谓方所、方法。佛之设化自在，而没有一定之方所与方法。《三论

玄义》曰："适化无方，陶诱非一。" [2] 散诞——闲悠；逍遥自在。义通"散淡"。

【译文】

我自是身心快乐，翛然没有善也没有恶。法身自在而无方，触目无非都是正觉。六尘本来自空寂，凡夫妄自生出执著。涅槃、生死自然平等无差，四海谁又有厚薄之分？无为大道本自然，不须用心来筹划猜度。菩萨逍遥自在而又灵通，所作所为常常含有妙觉。声闻执著于佛法而坐禅，如同春蚕吐丝以自缚。法性本来圆明，病愈之后又何须再执著于方药！了然知晓诸法皆平等，便翛然清虚而快乐。

色空不二

法性本无青黄，众生谩造文章。吾我说他止观，自意扰扰颠狂。不识圆通妙理，何时得会真常？自疾不能治疗，却教他人药方。外看将为[1]是善，心内犹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狱，智者不异天堂。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佛与众生不二，众生自作分张[2]。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离[3]灾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乐往西方。

【注释】

[1] 将为——以为；认为。唐人聂夷中《杂兴》诗："理身不知道，将为天地聋。" [2] 分张——分离；分辨。 [3] 离——通"罹"，遭受。

【译文】

法性本来没有青黄之分，众生虚妄而造作文章。我已论说他的止观，自己产生骚扰、颠倒之意。不认识圆通之妙理，什么时候才能领会真常之妙道？自己有疾病还不能治疗，反而为他人开出药方。从外面看时还认为是善业，内心却犹如是豺狼一样凶险。愚人畏惧那地狱，智者认为与天堂没有差异。对境此心常不起动，举步到处都是道场。佛与众生是一不二，众生自己强作分张。如若想要除去三毒，远远地不遭受灾祸。智者知道此心是佛，愚

人却以往生西方为快乐。

生死不二

世间诸法如幻，生死犹若雷电。法身自在圆通，出入山河无间。颠倒妄想本空，般若无迷无乱。三毒本自解脱，何须摄念禅观！只为愚人不了，从他戒律决断。不识寂灭真如，何时得登彼岸？智者无恶可断，运用随心合散。法性本来空寂，不为生死所绊。若欲断除烦恼，此是无明痴汉。烦恼即是菩提，何用别求禅观？实际无佛无魔，心体无形无段。

【译文】

世间诸法都如同梦幻，生死犹如雷电一样迅疾出现、消失。法身自在而圆通，出入山河并没有间隔。颠倒妄想本来空，般若既没有迷茫也不散乱。三毒本来自解脱，又何须摄住心念以观禅！只因为愚人不能了悟，所以依从那戒律来决断。不认识寂灭与真如，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智者没有恶可截断，运用随心而聚合、离散。法性本来空寂，并不为生死所绊系。如若想要断除烦恼，那就是无明之痴汉。烦恼即是菩提，又何用另外去寻求禅观？实际并没有佛与魔，心之体也并没有形与段。

断除不二

丈夫运用堂堂，逍遥自在无妨。一切不能为害，坚固犹若金刚。不著二边中道，翛然非断非常。五欲贪嗔是佛，地狱不异天堂。愚人妄生分别，流浪生死猖狂[1]。智者达色无碍，声闻无不恛惶[2]。法性本无瑕翳，众生妄执青黄。如来引接迷愚，或说地狱天堂。弥勒身中自有，何须别处思量！弃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颠狂。声闻心中

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转加斗争刚强[3]。心里蚖[4]蛇蝮蝎，螫[5]著便即遭伤。不解文中取义，何时得会真常？死入无间地狱，神识[6]枉受灾殃。

【注释】

[1] 猖狂——通"张狂"，忙乱、慌张的意思。 [2] 恛(huí)惶——惶恐不安。恛，昏乱的样子。《集韵·灰韵》曰："恛，昏乱貌。" [3] 刚强——勉强。 [4] 蚖(wán)——古书上记录的一种毒蛇。 [5] 螫——毒虫或毒蛇刺咬称螫。 [6] 神识——有情之心识灵妙不可思议，故曰神识，犹言灵魂。

【译文】

大丈夫运用道法堂堂正正，逍遥自在而没有妨碍。一切都不能为害，坚固得如同是金刚。不执著于二边与中道，悠悠然既不是断也不是常。五欲贪嗔即是佛，地狱也与天堂没有差异。愚人妄想而生出分别，慌张地流浪于生死轮回。智者通达色相而没有障碍，声闻之人却没有不昏乱惶恐的。法性本来是没有瑕翳的，众生妄想执著而分出青黄不同。如来佛为了接引迷惑愚痴之人，有时讲说了地狱与天堂。弥勒菩萨身中自拥有，又何须向别的地方去思量！弃去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颠倒狂妄。声闻之人心中不能了然，只能追逐言语辞章。言语辞章本来不是真正的大道，转而增加了争斗勉强。心里的蚖蛇蝮蝎，螫着即遭到伤害。不懂得从文字中悟取旨意，什么时候才能领会真常之道？死去后进入了无间地狱，神识枉自遭受灾殃。

真俗不二

法师说法极好，心中不离烦恼。口谈文字化他，转更增他生老。真妄本来不二，凡夫弃妄觅道。四众云集听讲，高座[1]论义浩浩。南座北座相争，四众为[2]言为好。虽然口谈甘露，心里寻常枯燥。自己元无一钱，日夜数他珍宝。恰似无智愚人，弃却真金担草。心中三毒不舍，未

审何时得道？

【注释】

[1] 高座——为讲法之导师所登之法座。又法华大会上，其左右置有讲师之高座。 [2] 为——“会”字同音假借，懂得的意思。

【译文】

法师所说之法极好，心中却不离烦恼。口内谈论文字以化度他人，反而增添了他的生死之业。真与妄本来是一不二，凡夫弃去妄见来寻觅大道。四众云集听他讲说，高座上讲论教义浩荡不绝。其南座与北座互相争议，四众懂得其言语为好。虽然他口中谈论甘露，心里却常常枯燥。自己原本没有一文钱，却日夜在数着他人的珍宝。恰似那没有智慧的愚人，弃去真金却挑回了一担青草。心中三毒未能舍去，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证得大道？

解缚不二

律师持律自缚，自缚亦能缚他。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似洪波。不驾生死船筏，如何度得爱河[1]？不解真宗正理，邪见言辞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问优波[2]。优波依律说罪，转增比丘网罗。方丈室中居士，维摩便即来诃。优波默然无对，净名说法无过。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内外娑婆。劝除生灭不肯，忽悟还同释迦。

【注释】

[1] 爱河——爱欲溺人，故譬之为河。《华严经》曰：“随生死流，入大爱河。” [2] 优波——即优波离，也作“优婆离”等，罗汉名，为佛弟子中持律第一之比丘。《维摩诘经》云：佛告优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言：“义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为其如法解说，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否？’我言：‘不

也。'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其二比丘疑悔即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译文】

律师持守戒律反而自我束缚，自我束缚故也能束缚他人。外表大作威仪而面容恬静，但内心恰如洪水奔腾。不驾驭生死之船筏，怎么能渡越爱河？没有悟解真宗正理，却产生了繁多的邪见言辞。如有两个比丘犯了戒律，就同去询问优波离。优波离依据戒律讲说罪过，转而给比丘增添了网罗。方丈室中的维摩诘居士，即刻过来呵责。优波离默然无言以对，维摩诘讲说佛法没有过失。但他的戒性如虚空，不在内外娑婆世界。劝导除去生灭还不肯，忽然领悟了就同释迦牟尼相等。

境照不二

禅师体离无明，烦恼从何处生？地狱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无贪嗔可断，亦无佛道可成。众生与佛平等，自然圣智惺惺。不为六尘所梁，句句独契无生。正觉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翛然真入圆成。绝此四句百非，如空[1]无作无依[2]。

【注释】

[1] 如空——如者平等之义，平等真空谓之如空。　[2] 无作无依——无作，无因缘之造作，如言"无为"。无依，如言"无著"，谓虽接于万境而一无所依。

【译文】

禅师之体已离绝无明，烦恼再从什么地方产生？地狱与天堂同为一相，涅槃与生死皆为空之名号。也没有贪嗔可以断绝，也没有佛道可以成就。众生与佛陀平等，自然圣人之智聪慧明白。不被六尘所污染，每一句话独独契合无生。正觉一念之玄妙悟解，三世全都坦然平直。不用法不用律以自制，悠悠然真正进入了圆成境界。断绝那四句与百非，即如虚空一样没有造作、没有所依。

运用无碍

我今滔滔[1]自在，不羡公王卿宰。四时犹若金刚，昔乐心常不改。法宝喻于须弥，智慧广于江海。不为八风[2]所牵，亦无精进懈怠。任性浮沈若颠，散诞纵横自在。遮莫[3]刀剑临头，我自安然不采。

【注释】

[1] 滔滔——水盛大貌，此喻佛法运用没有阻碍。 [2] 八风——也称八法。世有八法，为世间所爱憎，能扇动人心，故名八风：一利、二衰、三毁、四誉、五称、六讥、七苦、八乐。 [3] 遮莫——尽管；纵然。唐人李白《少年行》诗："遮莫亲姻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

【译文】

我现今正滔滔自在，不羡慕王侯公卿与宰相。四时犹如金刚一样刚强，从前的快乐永常没有改变。用须弥山来比喻法宝，智慧比那江海还要宽广。不被八风所牵动，也没有精进、懈怠的差别。任随此性浮沉若癫狂，散淡人天、纵横八方而自在。纵然刀剑架在了头顶上，我自安然不理睬。

迷悟不二

迷时以空为色，悟即以色为空。迷悟本无差别，色空究竟还同。愚人唤南作北，智者达无西东。欲觅如来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阳焰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匆匆。自身虚假不实，将空更欲觅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叿叿[1]。

【注释】

[1] 叿(hōng)叿——同"轰轰"或"哄哄"。大声；声音嘈杂。

【译文】

迷惑时错把空当成了色，悟彻时即把色视作空。迷惑与悟彻本来就没有差别，色与空毕竟还相同。愚人把南叫作北，智者晓

悟并没有东、西之区别。想要寻觅的如来佛玄妙道理，即常在一念之中。阳焰本来就不是水波，饥渴的小鹿匆匆忙忙地狂奔着赶去。自身虚假而不真实，却想用空来寻觅空。世人迷惑颠倒得十分严重了，如同群狗随着轰轰的雷声而汪汪吠叫。

【说明】

宝志和尚的偈颂之大旨多出于《维摩经》，如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众生与佛不二，迷悟不二，心即佛，触目是道，色空一如，心境平等，真妄一如之类即是；其排斥持律、坐禅、往生西方等观点，与六祖慧能大师之说并无大异。而如“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等语，却为慧能大师以后南宗禅师之常用套语，可见于宝志和尚的偈颂中，至少有部分内容出自后人之依托。

颂一首　归宗智常至真禅师

归宗事理绝，日轮正当午。自在如师子，不与物依怙[1]。独步四山顶[2]，优游三大[3]路。欠去[4]飞禽坠，嚬呻[5]众邪怖。机[6]竖箭易及，影没手难覆。施张[7]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镂万般名，归宗还似土。语默音声绝，旨妙情难措。弃个眼还聋，取个耳还瞽。一镞破三关[8]，分明箭后路。可怜[9]大丈夫，先天为心祖[10]。

【注释】

[1] 依怙——依靠；凭持。　[2] 四山——生、老、病、死四相。《涅槃经》曰：“有四大山从四方来，欲害人民。四大山者，即生、老、病、死也。”　[3] 三大——《起信论》以众生心为大乘之法体，名之为大乘之义理，分为三种之大义：一体大，指真如之体性；二相大，指真如之德相；三用大，指真如之作用。　[4] 欠去——即“欠呿(qū)”，即打呵欠。《灵枢·本输》曰：“刺上关者，呿不能欠。”张景岳注曰：“呿，张口也；欠，张而复合也。”　[5] 嚬呻——即“颦呻”、“嚬伸”，即打呵欠。　[6] 机——此指箭靶。[7] 施张——发挥能力。　[8] 一镞破三关——“镞”一般作“箭”。禅家称机锋问答中

的紧要处为玄关，而玄关往往凑成三句，即所谓“三关”，如著名的“黄龙三关”。“破三关”是学僧参禅的切实工夫，而“一箭破三关”喻指机锋迅疾。［9］可怜——可羡；可贵。唐人白居易《长恨歌》诗：“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10］先天为心祖——有人认为“心祖”指六祖大师，而六祖死于唐代先天年间，故以为“先天”为年号名，代指六祖。恐怕不然，此“先天”当为天地生成以前之义。

【译文】

我归宗断绝了事理，日轮恰好是正午。自由自在如同是狮子，不与万物相互凭持、牵连。独自步行在四山之绝顶，悠游在三大之路上。打个呵欠则飞鸟会坠落，伸个懒腰而使众邪魔恐怖。靶子竖立后箭就容易射中，影子没了手也难以覆盖。如同工匠一样施展技艺，如用尺度进行裁剪。巧妙地镂刻出万种名称，我归宗和尚还似那泥土。说话沉默时声音就断绝了，宗旨微妙得性情难以措置。抛弃了这个以后眼睛便聋了，获取了这个以后耳朵便瞎了。一箭破去了三关，分明是箭射过后的道路。可羡那大丈夫，在天地之前即为心之祖宗极则。

【说明】

智常禅师法号曰至真禅师，为马祖道一大师的弟子，住持庐山归宗寺。

颂十九首　香严袭灯大师智闲

授指

古人骨(1)，多灵异。贤子孙，密安置(2)。此一门，成孝义。人未达，莫差池(3)。须志固，遣狐疑(4)。得安静，不倾危。向即远，求即离。取即急，失即迟。无计校，忘觉知。浊流识，今古伪。一刹那，通变异。嵯峨(5)山，石火(6)气。内里发，焚巅嵲(7)。无遮栏(8)，烧海底。法网(9)疏，灵焰(10)细。六月卧，去衣被。盖不得，无假伪。达道

人,唱祖意。我师宗,古来讳。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财[11],具惭愧。不虚施,用处谛。有人问,少呵气[12]。更审[13]来,说米贵。

【注释】

[1] 古人骨——喻指历代祖师传下的禅法要旨。 [2] 安置——安放;搁置。 [3] 差池——错讹;不齐整。 [4] 狐疑——传说狐狸多疑,故叫"狐疑"。《汉书·文帝记》:"朕心狐疑。"唐人颜师古注曰:"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 [5] 嵯(cuó)峨——山势高峻貌。 [6] 石火——用火石击打出的火花,譬喻起灭之迅疾。 [7] 嵬(wěi)——同"嵬",山高不平貌。 [8] 遮栏——也作"遮拦",遮挡保护、庇荫的意思。 [9] 法网——也作"梵网",谓外道种种邪见,有六十二种,谓之"六十二见"。 [10] 灵焰——通"灵光",指人人固有的佛性。 [11] 法财——佛法能利益众生如钱财,故名。《维摩经·佛国品》曰:"常以法财施一切。" [12] 呵气——即"呵责"。 [13] 审——即"不审"之略,问候语。

【译文】

古人之遗骨,确实多灵验。贤良的徒子徒孙,要牢靠地加以安置。这一个门派,成为孝义之渊源。如人没有通达,就不要差错了。必须使意志坚固,遣除狐疑不决之心念。从而得以安静,没有倾侧之危险。趋向它则愈加遥远,寻求它便分离了。取得很急促,失去颇迟缓。不用加以计较,也忘记了觉悟知识。浊流之见识,亘古至今皆为伪。就在一刹那间,通达与变化已相异。嵯峨之高山,石火之气息。从里面发出,焚毁了峰巅。没有遮挡保护,一直烧到了海底。法网稀疏,灵焰细微。六月中睡觉,去掉了衣服被子。不能覆盖,也不用假借。通达大道之人,正在举唱祖师的意旨。我所师从的宗乘,自古以来就有人讳言。惟有这个人,善于作安置。法财十分充足,而具反省惭愧。不虚作施行,日常用处自慎密。有人来询问,颇少作呵责。更有人来问候,就说米价很贵。

最后语

有一语,全规矩。休思惟,不自许。路逢达道人,扬

眉[1]省来处。蹋不著,多疑虑。却思看,带伴侣。一生参学事无成,殷勤[2]抱得旃檀树[3]。

【注释】

[1] 扬眉——思考问题的样子。 [2] 殷勤——辛勤;频繁。唐人柳宗元《零陵早春》诗:"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3] 旃檀树——产于古印度摩罗那山的香木名。释迦牟尼佛涅槃时,即以旃檀木火化。此以喻佛法真谛。

【译文】

有一句话语,完全符合规矩。休要思量,也不自我许可。路上遇到通达大道之人,扬眉省悟他的来历处。踩踏不到,有很多疑惑。反过来再思量着,却带着伴侣。一生都在参学却一事无成,只是殷勤抱得了旃檀树。

畅玄[1]与崔大夫

达人多隐显[2],不定[3]露形仪。语下不遗迹,密密潜护持。动容扬古路,明妙乃方知。应物但施设,莫道不思议。

【注释】

[1] 畅玄——畅论玄妙之旨意。畅,舒畅、痛快,此用作动词。 [2] 隐显——此为隐居之义。 [3] 不定——不同。

【译文】

通达之人大多已隐居,不定露出形体。言语之下不留遗迹,秘密地加以护持。神色飞动以发扬古人之大路,这才知晓明白其中的奥妙。随机应物只管施设接引,不用说其中不可思议。

达道场与城阴行者

理奥绝思量,根寻径路长。因兹知隔阔,无那[1]被封疆[2]。人生须特达,起坐觉馨香[3]。清净如来子,安然坐道场。

【注释】

[1] 无那——即“无奈”。 [2] 封疆——疆界。此谓被封疆所局限。 [3] 馨香——以喻比丘戒德芬馥。

【译文】

道理奥妙而断绝了思虑，从根上寻觅的道路很悠长。因为这个而知道了阻隔、疏阔，无奈却被封疆所局限。人生必须特地通达，起身坐下都感觉到了馨香。清净如来佛之徒子徒孙，安然地端坐在道场中。

与薛判官[1]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饮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饮不向，无复安卧。失却弓箭，蹋却[2]射垛。若人要知，先去钩[3]锥。人须问我，我是阿谁？快道！快道！

【注释】

[1] 判官——官名。唐代特派担任临时职务之大臣，皆得自选中级官员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中唐以后，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长官也可选任判官，以备差遣。 [2] 射垛——练习射箭的靶子。 [3] 钩——即铁钩，为千手观音四十手中左一手所持之物，表召集之义。

【译文】

一滴滴水，一堆堆火。饮水的人醉了，烤火的人老了。不饮水不烤火，便不再安然躺卧。抛弃了弓箭，踏倒了箭垛。如若有人想要知道，就先除去铁钩与锥子。有人必定要问自己，我又是谁？快说！快说！

与临濡县[1]行者

丈夫咄哉[2]，久被尘埋。我因今日，得入山来。扬眉示我，因兹眼开。老僧手风[3]，书处龙钟[4]。语下有意，的出烦笼[5]。

【注释】

[1] 临濡县——当作“临汝县”,在今河南省汝州临汝镇,因临近北汝河而得名。[2] 咄哉——呵斥、惊叹声。 [3] 手风——手下生风,形容书写迅疾。 [4] 龙钟——当作“躘踵”,行不进之貌。 [5] 烦笼——《法事赞》下曰:“万中无一出烦笼。”《般舟赞》曰:“独超三界出烦笼。”又作“樊笼”。木作曰樊,竹作曰笼,可容纳禽兽,以喻业烦恼之系缚及三界之苦域。《宝积经》曰:“是人多爱染,往来淫女家,如鸟入樊笼。”《大日经义释》曰:“为业烦恼之所樊笼,系属生死,不能得自在之力。”

【译文】

大丈夫“咄哉”呵叹,早就被尘埃所掩埋。我因为今天,才得以进入山中来。扬起眉毛来指示我,我因此而得以张开法眼。老僧手下生风,笔到之处却龙钟难行。言语之下如有意,便确实出离了樊笼。

显旨

思远神仪奥,精虚履践通。见闻离影像,密际语前踪。得意尘中妙,投机露道容。藏明[1]照警觉[2],肯可[3]达真宗。

【注释】

[1] 藏明——藏指佛经中所蕴涵的文义,明即智慧的别名。 [2] 警觉——警醒心之昏沉。《俱舍论》四曰:“作意谓能令心警觉。”《宝箧印陀罗尼经》曰:“从佛身出种种光明,间错妙色,照触十方,悉皆警觉一切如来。” [3] 肯可——谓禅师对学僧参禅所得见解之肯定、许可。

【译文】

思虑深远则神采仪表幽奥,精神冲虚则践履行为通达。见闻离开了影像,密密参禅之际讲说从前的踪迹。获得玄意则显现了尘埃中之妙义,投合机缘则露出了大道的真容。因藏明映照而警觉,加以肯可而通达真宗之玄旨。

三句[1]后意

书出语多虚,虚中带有无。却向书前会,放却意

中珠。

【注释】

[1] 三句——《大日经·住心品》曰:"佛言: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此三句《大日经》之大宗也。"

【译文】

经书中所说出的话语多为虚妄,虚妄中又带着有、无之见。还向经书之前领会,放去了意中之宝珠。

答郑郎中问二首

语中埋迹,声前露容。即时妙会,古人同风。响应机宜[1],无自他宗。诃起骇蟒,奋迅成龙。

【注释】

[1] 机宜——众生有善根之机,而宜于布教。《玄义》六上曰:"机是宜义,如欲拔无明之苦,正宜于悲。欲与法性之乐,正宜于慈。故机是宜义。"《唯识述记》曰:"如来设机,随教所宜。"

【译文】

言语之中掩埋了痕迹,声音之前显露了真容。当下即刻巧妙地领会,古人也同此风采。如响声之回应地随各人根机以施设接引,此并不从其他宗门中传来。呵斥声惊起了骇人的大蟒蛇,奋起迅疾而变成了骄龙。

语里埋筋骨,音声染道容。即时才妙会,拍手趁乖龙[1]。

【注释】

[1] 乖龙——传说中雷公行雨的助手。《太平广记》云:"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人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

【译文】

言语里掩埋了筋骨,声音中沾染了大道之真容。当时才是巧

妙领会，拍手追赶那乘龙。

谭道

的的无兼带[1]，独运何依赖？路逢达道人，莫将语默对。

【注释】

[1] 兼带——即“兼但对带”之略，为天台宗所提出的，于五时中的前四时所说之相。第一华严时圆教兼别教而说，故称兼；第二阿含时但说藏教，故称但；第三方等时，藏、通、别、圆四教，彼此对望而说，故称对；第四般若时，圆教挟对藏、通、别三教而说，故称带。

【译文】

确切的意旨没有兼带之语，独自运用什么可依赖的？路上遇到通达大道之人，不要用言语和沉默来对待。

与学人玄机

妙旨迅速，言说来迟。才随语会，迷却神机。扬眉当问，对面熙怡[1]。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注释】

[1] 熙怡——和乐愉悦。

【译文】

玄妙的旨意十分迅疾，言语说来已经迟了。刚刚随着言语而领会了，却已经迷失了神机。扬起眉毛直对提问，当面承接了禅机而精神和悦。这是什么境界？同道之人方能知道。

明道

思思似有踪，明明不知处。借问示宗宾，徐徐暗回顾。

【译文】

思虑中似有踪迹，显明地却不知其处所。询问那指示宗乘的

贵宾，徐徐地暗中回头张望。

玄旨

去去无标的[1]，来来只么来。有人相借问，不语笑咳咳[2]。

【注释】

[1] 标的——目标；目的。　[2] 咳咳——欢笑貌。咳，婴儿之笑声。

【译文】

去去而没有目的，来来就这样而来。如若有人来相问，不说话而笑咳咳。

与邓州行者

林下觉身愚，缘不带心珠[1]。开口无言说，笔头无可书。人问香严旨，莫道在山居。

【注释】

[1] 心珠——因众生之心性为本来清净之佛性，故喻为明珠。

【译文】

林泉之下觉察到此身愚痴，是因为没有带着心珠。开口却没有话可说，笔头也没有可书写的。有人问起香严的宗旨，不要说居住在山中。

三跳[1]后

三门前合掌，两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2]，后门外摇头。

【注释】

[1] 三跳——《百丈怀海禅师语录》云："教家举喻，如鹿三跳出网，唤作塵外佛。"[2] 作舞——谓起伏礼拜如同在舞蹈。

【译文】

在山门前合掌施礼，在两廊下行道烧香。在中庭上虔诚礼

拜，在后门外摇头摆手。

上根

咄哉莫错，顿尔无觉。空处[1]发言，龙惊一著[2]。小语呼召，妙绝名邈。巍巍道流，无可披剥。

【注释】

[1] 空处——无色界总无形色，故称空处。 [2] 一著——即"一事"，《宗论》三曰："向上一著，千圣不传。"

【译文】

呵责咄哉并没有错，顿时当下也未觉悟。在空处发出一言，使飞龙惊了一著。轻声来招呼，玄妙离绝了名称实辽远。巍巍堂堂的道流之辈，没有可披上脱下的。

破法身见[1]

向上无父娘，向下无男女[2]。独自一个身，切须了却去。闻我有此言，人人竞来取。对他一句子，不话无言语。

【注释】

[1] 破法身见——以邪见破斥如来之正法称破法，于身执著实我之邪见称身见。[2] 男女——谓儿女。

【译文】

向上没有爹娘，往下没有儿女。独自一个身躯，一定要了却了去。听到我有这话，人人都竞相来获取。对答他的向上一句话，不说亦没有言语。

独脚

子啐母啄[1]，子觉无壳。母子俱亡，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脚。

【注释】

[1] 子啐母啄——鸡蛋将孵化时，小鸡在卵中之吮声，谓之啐；母鸡欲令出而啮壳，谓之啄。以譬禅人之机锋相据。《禅林宝训音义》曰：“啐啄，如鸡抱卵。小鸡欲出以嘴吮声曰啐，母鸡忆出以嘴啮之曰啄。作家机缘，相投而解，亦犹是矣。”

【译文】

小鸡发生啐声故母鸡来啄壳，小鸡觉悟了即没有了蛋壳。母鸡与小鸡都消亡了，那应缘并没有错。同道之人来唱和，微妙地称作独脚之人。

【说明】

智闲禅师为沩山灵祐禅师的弟子，得法后住持邓州（今河南邓县）香岩山，谥曰袭灯禅师，有偈颂二百余首盛行于诸方。

无心合道颂一首　筠州洞山良价和尚

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个中意，一老一不老。

【译文】

道无心而契合人，人无心而契合道。想要认识其中的意旨，一个会老另一个却不会老。

颂十八首　潭州龙牙居遁和尚

龙牙山里龙，形非世间色。世上画龙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识龙人，一见便心息[1]。

【注释】

[1] 心息——指领悟道法，而不向外驰求。

【译文】

龙牙山里的一条龙，其形体并不是人世间之色身。世上画龙的

人，就是手灵心巧也画不出来。只有认识龙的人，一见便心思止息。

唯念门前树，能容鸟泊飞。来者无心唤，腾身不慕归。若人心似树，与道不相违。

【译文】

只思量门前的大树，能让鸟停泊与飞去。来的都无心呼唤，腾身而去却不再羡慕归来。如若人心似此树，就与大道不相背离了。

一得无心便道情[1]，六门休歇[2]不劳形。有缘[3]不是余朋友，无用双眉却弟兄。

【注释】

[1] 道情——相对世俗人情而言。 [2] 六门休歇——六门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祖坛经》(敦煌写本)曰："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休歇，谓六门不再发挥其功用。 [3] 有缘——谓与佛道有因缘关系。《观无量寿经》曰："有缘众生，皆悉得见。"

【译文】

一得到无心便是道情，在六门中休歇并不烦劳形神。与佛道有缘并不是我的朋友，无用之双眉却是我的弟兄。

悟了还同未悟人，无心胜负自安神。从前古德称贫道，向[1]此门中有几人？

【注释】

[1] 向——在。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曰："仁相曰：'谁能向狗尾底避阴凉？'"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曰："若不得王陵入楚来，常向此间为受苦。"

【译文】

领悟了却还与未领悟的人相同，无心争胜负自然心神安宁。

从前的古德都自称贫道，在这门中又有几人？

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1]。虽然旧阁[2]于空地，一度赢来方始休。

【注释】

［1］快龙舟——春秋战国时楚国大夫屈原于端午日投汨罗江而死，后人便于此日在江上赛龙舟以为纪念。此后赛龙舟成为南方许多地方的端午节之风俗。［2］阁——同“搁”，放置。唐人张文成《游仙窟》诗：“与少府脱靴履，叠袍衣，阁幞头，挂腰带。”

【译文】

学道先要有领悟之由头，就像是曾经进行过的龙舟比赛。虽然龙舟平日里搁置在空地上，一朝胜出方才罢休。

心空[1]不及道空[2]安，道与心空状一般。参玄不是道空士，一乍[3]相逢不易看。

【注释】

［1］心空——谓心之本性广大，能容纳万象，如虚空一般。《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曰：“空慧寂然无缘观，还观心空无量报。”［2］道空——《镡津文集》卷二曰：“夫验空莫若审有形，审有形莫若知无形。知无形则可以窥神明，窥神明始可以语道也。道也者，神之蕴也，识之所自出也。识也者，大患之源也。谓圣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3］一乍——一旦；一下子。

【译文】

心空不及道空来得安宁，道空与心空的形状本一样。参问玄旨的不是道空之士，一旦相逢自不容易看出。

【说明】

据《祖堂集》卷二十，此偈颂是龙牙和尚响应隐山和尚、洞山和尚之偈而作。

自小从师学祖宗[1]，闲华犹似缠人蜂。僧真不假[2]

居云外[3],得后知无色自空。

【注释】

[1] 祖宗——谓禅宗祖师所传宗旨。 [2] 不假——不必,不须。敦煌变文《降魔变文》曰:"不假我大圣天师,最小弟子,亦能抵敌。" [3] 云外——此指禅僧通常居住的山林,因其远离于尘世而喻之云外。

【译文】

从小就跟从禅师学习祖师之宗旨,闲花却还像那缠绕人的蜜蜂。真僧不必要居住在白云外,得道之后就知道万物虚无而色自空。

学道无端[1]学画龙,元来未得笔头踪[2]。一朝体得真龙后,方觉从前枉用功。

【注释】

[1] 无端——不料。唐人韩愈《落花》诗:"无端又被春风误,吹落西家不得归。" [2] 笔头踪——指真谛。

【译文】

修学道法却无端而去学习画龙,原来还是没能得到笔下之真迹。一朝体会得真龙以后,方才省悟从前枉自用错功。

【说明】

禅宗认为其为佛法心髓之学,而所谓宗旨者,犹为画龙而非点睛之事。

成佛人希[1]念佛多,念来岁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无念之人不较多。

【注释】

[1] 希——通"稀"。

【译文】

成佛的人稀少而念佛的人多,念佛的岁月久了反而变成了

魔。君现今想要自己成佛，不念佛的人还差不多。

【说明】

此诗偈反映了龙牙和尚反对一味念佛的观点，认为“念来岁久却成魔”，想自成佛道，还是“无念之人不较多”。此实际上承六祖大师以下的一贯作派。

在梦那知梦是虚，觉来方觉梦中无。迷时恰是梦中事，悟后还同睡起夫[1]。

【注释】

[1] 睡起夫——睡醒之人。

【译文】

在梦里岂能知道梦是虚妄的，醒来才会知晓梦中本虚无。迷茫之时恰好如梦中之事，省悟之后还如同从睡醒之人。

学道蒙师指却闲，无中有路隐人间。饶[1]君讲得千经论，一句临机下口[2]难。

【注释】

[1] 饶——尽管，纵使。唐人杜牧《咏猿》诗：“三声欲断肠疑断，饶是少年今白头。” [2] 下口——张开，开口。敦煌变文《降魔变文》曰：“须达欲直申说，下口稍难，权设诡诈之词。”

【译文】

修习道法承蒙老师指示而得闲暇，无中有路隐居在人间。纵使君能讲说千卷经论，面临机锋却是一句话也难以开口。

【说明】

据《祖堂集》载，此偈是龙牙和尚在洞山时所作，然文字稍有异。

菩萨声闻未尽空，人天来往访真宗。争如[1]佛是无

疑[2]士，端坐无心只么通。

【注释】

[1] 争如——即“怎如”。《唐摭言》卷十二曰：“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 [2] 无疑——闻法信而不疑。

【译文】

菩萨乘、声闻乘都没能完全空寂，人天间往来以访问真宗。怎如佛是无疑的人，端坐无心就这样地通悟。

此生不息息何时? 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缘无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时。

【译文】

此生不止息则止息在什么时候? 止息在今生全都要知晓。心念止息只是因为没有妄想，妄想除去、心念止息便是休歇之时。

迷人未了劝盲聋，土上加泥[1]更一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注释】

[1] 土上加泥——比喻更加不明禅机而纠缠不清。

【译文】

迷茫之人未能了悟大道却在劝导盲人、聋子，如同土上加泥其迷茫更增添一分。悟道之人如果有意即与迷惑之意相同，只在迷茫之中因为迷惘而不相逢。

夫[1]人学道莫贪求，万事无心道合头[2]。无心始体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亦休。

【注释】

[1] 夫——发语词，无义。 [2] 合头——愚笨，不开窍。禅林有“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之语。或作“合头痴”。敦煌变文《燕子赋》曰：“燕子语雀儿：好得合头痴。

向吾宅里坐，却捉主人欺。”

【译文】

世人学道可不要贪求，万事都无心执著则道亦不开窍。无心才能体会那无心之道，能体会无心则道也就没有了。

眉间豪相[1]焰光身[2]，事见争如理见亲。事有只因于理有，理权[3]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为无事人[4]。

【注释】

[1] 眉间豪相——即“眉间白毫相”，为佛的三十二相之一。 [2] 焰光身——为光焰所围绕的佛身。 [3] 理权——即“事理权实”之略。谓一切差别之事相，悉为权法，以常住不变之真理为实法。 [4] 无事人——谓已经悟见佛性、达到解脱境界之人。

【译文】

眉间白毫相、周身放光焰，由事而见怎如以理而见更为亲近。事有只是因为其理有，理权方便以度化天人。一朝大悟大彻便全都消除了，方才能称之为无事人。

人情浓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岂知？空有人情无道用，人情能得几多时？

【译文】

人情浓厚而道情微薄，道用人情世人岂能知晓？空有人情而没有道用，那人情又能延续到多少时候？

寻牛须访迹，学道访无心。迹在牛还在，无心道易寻。

【译文】

寻找牛必须先寻访它留下的足迹，学习佛道要先寻访无心。

足迹存在则牛还存在，无心则佛道容易寻到。

【说明】

龙牙居遁禅师为洞山良价禅师的弟子，住持湖南潭州龙牙山妙济禅院。居遁认为“学道”之关键在于“无心”，因禅家常用“牧牛”、“寻牛”来开示学人见性证悟，故其也以循迹寻牛来比喻通过“无心”来契合佛道。而其主张“自成佛”以反对念佛修行之方法，更体现出禅宗的自主创新精神。

据《祖堂集》谓，龙牙和尚“出世近四十年，凡歌行偈颂，并广行于世，此不尽彰”。此处所录龙牙和尚颂十八首，或五言或七言，或四句或六句，辞句顺畅，文采飞扬。宋代《禅门诸祖师偈颂》卷上载龙牙和尚诗颂达九十余首，为现存收罗龙牙和尚诗偈最完备者。又敦煌写本中也留存龙牙偈语，如“斯 2165 号”上即有“龙牙祖偈”三首，七绝体，描写隐居山林之生活，如“山门有路人皆去，我户无门那畔行”之类，颇含蓄隽永。

颂三首　玄沙师备宗一大师

玄沙游径别[1]，时人切须知。三冬阳气盛[2]，六月降霜时。有语非关舌，无言切要辞。会我最后句，出世少人知。

【注释】

[1] 别——非同一般。 [2] 三冬阳气盛——三冬时阳气全无，但自禅悟者眼中，祛除了一切情想知见，故所有矛盾皆泯灭，而展示一片奇特之境界。下句“六月降霜时”之义相同。

【译文】

玄沙和尚行走的路径非同一般，世人切切要知晓。三冬之际正是阳气大盛，六月时分却是降霜之时。有语却与舌头不相关，无言切记要说话。领悟了我的最后之句，便超脱了尘世而很少有

人知道。

奇哉一灵叟[1]，那顿[2]许[3]吺吺[4]。音兜。风起引箜篌[5]，迷子争头[6]凑。设使[7]总不是，虾蟆大张口[8]。开口不开口，终是犯灵叟。欲识个中意，南星[9]真北斗。

【注释】

[1] 灵叟——作者自称。灵指灵智，暗指领悟微妙禅法。　[2] 那顿——那一次；那一回。　[3] 许——如此；这样。　[4] 吺(dōu)吺——啰嗦；言多而不精练。[5] 箜篌——古代一种弦乐器。此以箜篌声比喻作者自己的话语。　[6] 争头——纷纷；争相。　[7] 设使——纵然。　[8] 大张口——讥讽迷子话语啰嗦而不得要领。[9] 南星——即"南斗星"。南斗即二十八宿中之斗宿，因与北斗星相对，故名南斗星。《星经》云："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亦主宰相爵禄之位。"后民间有"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的说法。

【译文】

真奇特啊这一位灵叟，那一次是这样地多言多语。风起引动了箜篌声，沉迷不悟者争相来凑近。纵然全都不是，蛤蟆还是张开了大口。开口的与没有开口的，终究都已触犯了灵叟。想要认识此中的真意，南斗星真的就是北斗星。

万里神光顶后相，没顶之时何处望？事已成，意亦休，此个从来触处周。智者聊[1]闻猛提取[2]，莫待须臾失却头。

【注释】

[1] 聊——依托。　[2] 提取——此指领悟禅法。

【译文】

万里神光佛头顶后之相，没有头顶后之时到什么地方去张望？事已成就，意义也已休歇，这个从来就处处周备。智者依托听闻而猛然领悟，不要等到片刻之后迷失了头。

【说明】

师备禅师为雪峰义存禅师的弟子，住持福建玄沙山，法号宗一大师。

颂二首　招庆省僜真觉大师

示执[1]坐禅者

大道分明绝点尘[2]，何须长坐始相亲？遇缘傥解无非是[3]，处愦[4]那能有故新？散诞肯齐支遁[5]侣，逍遥曷[6]与慧休[7]邻？或游泉石或阛阓，可谓烟霞物外人[8]。

【注释】

［1］执——执著。［2］点尘——尘点之数量。对于恒河沙之数而曰点尘。《性灵集》七曰："点尘身云，恒沙心数。"［3］非是——即"是非"。因诗律之原因而倒置。下文"故新"为"新故"之倒置，原因同此。［4］愦（kuì）——昏乱。《广韵·队韵》曰："愦，心乱。"［5］支遁——东晋名僧，字道林，俗姓关，隐居浙江余杭山，年二十五出家，精通《庄子》与《维摩经》等。世称支公。［6］曷——何。［7］慧休——初唐时名僧，俗姓乐，河北瀛州人，戒行清苦，住相州慈润寺。［8］烟霞物外人——指眠烟宿霞、超脱物外之仙人。

【译文】

大道分明隔绝了点尘，又何须长坐才得以亲近？遇到因缘倘能理解就没有是与非，处于昏乱之中又岂能区别新与旧？散诞怎肯成为支遁的伴侣，逍遥为何要与慧休为邻居？有时游览林泉山岩之间、有时行走在市肆之中，可称得上是眠烟宿霞、超脱物外之人。

示坐禅方便

四威仪内坐为先，澄滤身心渐坦然。瞥尔有缘随浊界，当须莫续是天年[1]。修持只话从功路，至理宁论在那

边！一切时中常管带，因缘相凑豁通玄。

【注释】

[1] 天年——谓人的自然年寿。

【译文】

四威仪中以打坐为先，使身心澄滤而渐趋坦然安宁。一瞥之间即有缘而随从浊世境界，当下承当却不续接的是天年。修持只说依从用功之路径，至极玄妙之理难道还讲论在那一边！一切时中常常管领携带，因缘相凑合便豁然通达玄妙之道法。

【说明】

省僜禅师为玄沙师备禅师的弟子，住持泉州招庆院，号真觉大师，有诗名，偈颂传诵于禅林。

明道颂一首　漳州罗汉桂琛和尚

至道渊旷[1]，勿以言宣。言宣非指[2]，孰云有是？触处皆渠[3]，岂喻真虚[4]？真虚设辨，如镜中现。有无虽彰，在处无伤。无伤无在，何拘何阂[5]？不假功成，将何法尔[6]？法尔不尔，俱为唇齿。若以斯陈，埋没宗旨。宗非意陈，无以见闻[7]。见闻不脱，如水中月。于此不明，翻为剩法[8]。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峥嵘。我宗奇特[9]，当阳[10]显赫。佛及众生，皆承恩力。不在低头，思量难得。拶[11]破面门[12]，覆盖乾坤。快须荐取，脱却根尘。其如不晓，谩[13]说而今。

【注释】

[1] 渊旷——深远空阔之意。　[2] 指——通“旨”。　[3] 渠——此指佛法真谛，即禅宗之“性”。　[4] 真虚——即“真妄”。真实和虚妄，又真法与妄法。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即妄法，不生不灭之真如即真法。　[5] 何拘何阂——“拘阂”即拘碍。

《瑜伽论》卷八曰："能令众生乐着种种妙欲尘故，能障证得出世法故，名为拘碍。" [6] 法尔——意同"天然"、"自然"，不假他造作的自然之法，如火之热、水之湿等。《宗圆记》卷四曰："法尔者，尔，此也。谓不构造，其法自如此，犹云自然也。" [7] 见闻——目见佛、耳闻法之意。《法华经·序品》曰："见闻若斯。" [8] 剩法——谓思惟不断时所见所闻之万法。 [9] 奇特——即梵语"阿阇理贰"之意译，谓独一不偶。《大唐西域记》卷一曰："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佛所行赞》卷四曰："知得未曾法，而起奇特想。"《贤愚经》卷八曰："如来出世，实复奇特。" [10] 当阳——谓向明而动作。阳者明也。 [11] 拶(zā)——逼迫；压迫。 [12] 面门——有三释：一指口，二指面脸面，三指鼻下、口上之中间。《华严经》卷一曰："即于面门众齿之间，放佛刹微尘数光明。"《涅槃经》卷一曰："从其面门放种种光。"此指凡人之肉身。 [13] 谩——空；徒然。

【译文】

至极的大道深远空阔，不能用言语来宣说。言语宣说的并不是佛旨，谁又说有那个呢？处处皆有那个佛性，难道能够喻指其真实与虚妄？真实与虚妄假设能分辨，就如同镜中显现之物像。有与无虽然已经彰显，到处都没有伤缺。没有伤缺也不存在，有什么可拘执、又有什么隔碍的？不假借修行善业而成就大道，将拿什么来效法自然？效法自然与不效法，都如唇齿相依相存之事。如若以这个来陈述，就埋没了玄妙的宗旨。宗旨不是用意识所能陈述的，也不能用来见佛闻法。见佛闻法亦不能解脱，就如同是水中之圆月。至此如果还不能领悟，就反而成了剩法。如若有一法具有形状，就障碍了你的眼睛。眼睛不明亮，世界便峥嵘不平了。我禅宗很奇特，当阳而显赫。佛陀与众生，都承受它的恩力。并不在于低头思虑，思虑也难以得到。压破了面门，覆盖了乾坤。快点领会吧，而从根尘之中解脱自己。他如若还不知晓，便徒然说到而今。

【说明】

桂琛禅师为玄沙师备禅师的弟子，住持漳州罗汉院。

觉地颂一首　南岳般舟道场惟劲和尚

略明觉地[1]名同异，起复[2]初终[3]互换生。性海首建增名号，妙觉[4]还依性觉[5]明。体觉[6]俱含于明[7]妙，明觉妙觉并双行。妙觉觉妙元明[8]体，全成无漏一真[9]精。明觉觉明明所了，或因了相失元明。明妙二觉宗体觉，体觉性觉二同明。湛觉圆圆[10]无增减，此中无佛与众生。不觉始终非了了[11]，不闻迷悟岂惺惺[12]？是称心地如来藏，亦无觉照[13]及无生。非生非灭真如海[14]，湛然常住[15]名无名。太虚未觉生霞点，岂闻微尘有漏声！空沤匪离于觉海[16]，动寂元是一真明。觉明体尔含灵焰，觉明逐焰致亏盈。差[17]之不返名无觉，会之复本始觉[18]生。本觉[19]由因始觉生，正觉[20]还依合觉明。由他二种成差互，遂令浑作赖耶[21]名。具[22]含染净双岐路，觉明含处异途萌。性起[23]无生不动智，不离觉体本圆成。性起转觉翻生所，遂令有漏堕迷盲。无明因爱相滋润，名色根本渐次生。七识[24]转处蒙圆镜[25]，五六生时蔽觉明。触受有取[26]相依起，生老病死继续行。业识[27]茫茫没苦海，徇流浩浩逐飘零。大圣慈悲兴救济，一声用处出三声。智身[28]由从法身起，行[29]身还约[30]智身生。智行二身融无二，还归一体本来平。万有齐含真海印[31]，一心普现惣[32]圆明。湛光焰焰[33]何依止？空性[34]荡荡无所停。处处示生无生相，处处示灭无灭形。珠镜顿印无来往，浮云聚散勿常程。出没任真同水月，应缘如响化群情。众生性地元无染，只缘浮妄翳真精。不了五阴如空

聚，岂知四大若乾城[35]？我慢[36]痴山[37]高屹屹[38]，无明欲海杳溟溟[39]。每逐旃陀[40]憍[41]诳友，常随猛兽作悲鸣。自性转识[42]翻为幻，自心幻境自心惊。了此幻性同阳焰，空华识浪[43]复圆成。太虚忽觉浮云散，始觉虚空本自清。今古湛然常皎莹，不得古今凡圣名。

【注释】

[1] 觉地——即“妙觉地”，证得妙觉的地位，即佛之地位。 [2] 复——即“隐复”、“隐覆”，谓常隐覆自善法故。 [3] 终——即“终教”。谓此教言定性声闻、无性阐提悉当成佛，方尽大乘至极之说，名之为终，以称实理，亦名为实。于其中少说法相，多说法性，虽说法相，亦归于性，是大乘之终极，名为终教。 [4] 妙觉——即佛果上之无上正觉。 [5] 性觉——真如之体不由于他体自觉、自明，故称性觉。《楞严经》曰：“性觉妙明。” [6] 体觉——体达真如之觉。 [7] 明——即“明觉”，同“智慧”。 [8] 元明——真如之觉体本来明照，故曰元明。《楞严经》六曰：“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又以本觉之自性清净心而名曰本明。 [9] 一真——唯一真实的意思，又名“一如”、“一实”，与“真如”同义。 [10] 圆圆——圆满；圆成。 [11] 了了——清楚；明白。唐人李白《秋浦歌》云：“桃波一席地，了了语声闻。” [12] 惺惺——聪明。 [13] 觉照——用觉悟的心来观照一切。 [14] 真如海——真如法性具无量之功德，故称海。《起信论·归敬颂》曰：“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 [15] 常住——法无生灭变迁称常住。 [16] 觉海——佛以觉悟为宗旨，故以海譬喻其教义之深广。 [17] 差——区别。 [18] 始觉——由本觉之内薰与教义之外缘，而始起厌求之心，顺本觉而渐渐生觉悟之智，便称之为始觉。《起信论》曰：“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 [19] 本觉——一切众生本性之自性清净心，离一切妄相，昭昭灵灵，有觉知之德，故称作本觉，即如来之法身。 [20] 正觉——如来之实智称正觉，梵语称“三菩提”。 [21] 赖邪——“阿赖耶”之略。心识名，为八识中之第八识，为有情根本之心识，执持其人可受用一切事物而不没失。 [22] 具——即“性具”，谓本觉之性具菩萨界以下九界恶法及佛界善法，即总具十界善恶诸法。 [23] 性起——相对于缘起而言。缘起谓真妄和合而起之诸法，故有污染、清净之差别，为因位之如来藏。性起则惟真如法性自起而为诸法，故惟有清净之法，为果海之法身。 [24] 七识——眼、耳、鼻、舌、身、意之六识加末那识、阿赖耶识合称八识。七识即末那识，为意识之梵语之名。 [25] 圆镜——即大圆镜智。凡夫之第八识至于如来，为大圆镜智。其智体清净，离有漏杂染之法，自众生善恶之业报显现万德之境界，如同大圆

镜映照万物一样,故名大圆镜智。　[26]触受有取——触谓身根所接触之境之心所法,受谓领受所触之境之心所法,有谓执著有色界、无色界之定而以为解脱,取谓取著所对之境界。　[27]业识——谓有情流转之根本识。　[28]智身——谓以圆明智慧为佛身者。　[29]行身——与智身相对者。行,指身、口、意之造作。　[30]约——依据;依凭。　[31]海印——又名"海印定",为佛所得之三昧之名。如同于大海中印现一切事物,湛然的佛之智海也印现一切之法,故名。　[32]惣——"摠"之讹字,即"总"。　[33]焰焰——光明貌,同"炎炎"。　[34]空性——依空而显的实性,即"真如"之别名。　[35]乾城——即"乾闼婆城"之略。　[36]我慢——自高自大而轻慢他人。　[37]痴山——痴即无明、烦恼,此以高山形容无明、烦恼之极重。　[38]屹屹——高耸不动貌。　[39]杳溟溟——沉寂渺茫貌。　[40]旃陀——谓古天竺国之贱民,在四种姓之外,以屠宰为业,男曰旃陀罗,女曰旃陀利。天竺人视旃陀罗为恶人,其居于城外,如入城,则击木以自我区别,人们由此而相辩避,不相接触。　[41]憍(jiāo)——放纵。《广韵·宵韵》曰:"憍,恣也。"　[42]转识——业识之根本无明,一转而为能见之识,谓之转识。　[43]识浪——以心体之真如譬之为海,以诸识之缘动譬之为波浪。

【译文】

略微明确觉地之名的同与异,由起信、隐复、初心、终教之名互相转换而产生。性海首先建立而增添了名号,妙觉还要依从性觉而显明。体觉蕴涵有明觉和妙觉,明觉与妙觉成双并行。妙觉觉悟了玄妙即是元明之本体,全部圆成那无漏一真之精华。明觉觉悟了明慧即为明所了然,有时因为了然之相而失去了元明。明觉、妙觉二觉都以体觉为宗旨,体觉、性觉两者同归于明慧。清澄之觉悟圆满而没有增减,这当中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不觉悟始终之义即不能了了,不听闻迷悟之区别难道能惺惺?因此所称说的心地如来藏,也没有觉照也没有无生。不是生不是灭即是真如海,湛然常住而无从命名。太虚未觉悟时生出了云霞点点,难道听到了微尘有漏之声!空水泡不能离开觉海,行动、寂静原本是一真之明。觉、明之体都蕴涵有灵光,觉、明追逐灵光而致使有亏盈。有所区别而不返回就叫作无觉,会合而还复本源才生出始觉。本觉成为因所以始觉产生,正觉还依据、契合着觉与明。因

为二种地而有了差别，于是便都作为阿赖耶之名。性具含有污染、清净两条不同之路径，觉、明蕴含之处则歧义萌发。性起无生即为不动之智，不离开觉体本来即圆成。性起转为觉反而成为生起之所，于是让有漏堕落于迷茫中。无明因为爱欲而相滋润，名、色、根本依次逐渐产生。第七识迁转之处承蒙大圆镜智，第五、第六两识产生时遮蔽了觉、明。触、受、有、取相依而兴起，生、老、病、死顺次而进行。业识茫茫淹没于苦海，顺着浩浩荡荡的生死之河流以追逐飘零。大圣人慈悲为怀而发起救济，一声之运用处显出了三声之用。智身依凭着法身而兴起，行身还依据着智身而产生。智、行两身融合不二，还归于一体本来即平等。万物全都含有真实之海印，一心普遍显现总圆明。清湛的灵光炎炎何所依止？空性荡荡而无所停留。到处显示生之义却没有生之相，到处显示灭之义却没有灭之形。宝珠、明镜顿时印现而没有来往，浮云的聚散并没有长久的程式。出没任随自然而如同水中之月，接引众缘如同回响来化度众有情。众生之性地本来没有污染，只因为浮念妄想而障碍了一真精华。不能明了五蕴如同虚空会聚，岂能知道四大如同虚幻的乾闼婆城？我慢之痴山如大山高耸不动，无明之欲海自是沉寂而渺茫。每每追逐旃陀罗之类放纵、诓骗之朋友，常常跟随猛兽发出悲哀的鸣叫声。自性转识反而成为幻境，自性之幻境让自心惊骇。明了此幻性如同阳焰一般，虚空之花影与识浪又重归于圆成。太虚忽然觉悟浮云即散去，方才觉悟虚空原本自清净。亘古至今湛然而永远皎洁晶莹，从未得到古今凡夫、圣人之名称。

【说明】

惟劲禅师为雪峰义存禅师的弟子，住持南岳衡山般舟道场，著述甚多，其七言《觉地颂》用以阐明诸教之缘起。

入道浅深颂五首　郢州临溪敬脱和尚

露柱声声唤，猢狲绳子绊。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1]。

【注释】

[1] 看——参究。

【译文】

露柱一声声呼唤，猿猴被绳索所绊束。中下根机之人不知道来由，上等根机之士方才可以参究。

露柱不声唤，猢狲绳子断。上士笑呵呵，中流[1]若为见？

【注释】

[1] 中流——中等根器者。

【译文】

露柱不再出声呼唤，绊束猿猴的绳索亦断了。上等根机之士笑呵呵，中等根器者怎样来参见？

猢狲与露柱，未免东西步。任唱太平歌，徒话超佛祖。

【译文】

猿猴与露柱，不免向东向西行脚去。任随你唱颂太平歌，徒劳地讲说超越佛祖的话。

我见匠者夸，语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园[1]事。

【注释】

[1] 祇园——"祇树给孤独园"之略，在天竺舍卫城外，释迦牟尼曾于此说法。

【译文】

我看见大匠夸言，说话、沉默都是玄妙之句子。不善本是根源，巧妙地布置祇园之事。

少室[1]与摩竭[2]，第代[3]称扬许。我今问汝徒，谁作将来主？

【注释】

[1] 少室——即少室山，北魏孝文帝于此建少林寺，初祖菩提达磨曾住此寺，面壁坐禅，因而著称于世。此代指达磨祖师。 [2] 摩竭——即古印度摩竭陀国。释迦牟尼出家前为摩竭陀国之太子。此代指释迦牟尼。 [3] 第代——即"递代"，历代之义。

【译文】

少室山与摩竭陀国，历代都加称扬赞许。我现在来问你们，谁将成为将来的主人？

【说明】

敬脱禅师，一作"竟脱"，云门文偃禅师的弟子，住郢州临溪（一作林溪）。

颂十四首 大法眼文益禅师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1]，万法唯识[2]。唯识唯心，眼声耳色。色不到耳，声何触眼？眼色耳声，万法成办[3]。万法匪缘，岂观如幻？大地山河，谁坚谁变？

【注释】

[1] 三界唯心——谓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切皆由心造，心为万物之本体。《华

严经·十地品》曰："三界所有，唯是一心。"〔2〕万法唯识——《成唯识论》曰："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谓诸法随人之情识设置而非有，识依因缘而生故非无，所缘之境，唯识所现，万法皆不离心。〔3〕成办——完成；办到。

【译文】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心与唯识，即眼中之声、耳中之色。色不到耳中，声怎么会被眼所接触？眼中之色与耳中之声，万法都完成了。万法并不关缘起，岂能如观察幻境？大地与山河，谁坚固不动而谁又变迁呢？

华严六相义

华严六相[1]义，同中还有异。异若异于同，全非诸佛意。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绝名字，万象明明无理事。

【注释】

〔1〕华严六相——指华严宗所提出的总、别、同、异、成、坏六相。

【译文】

华严六相的意义，同当中还有异。异如果与同相异，就完全不是佛的旨意。诸佛的意旨有总有别，哪里有同与异的差别？男子身中进入禅定之时，女子身中一点也不曾留意。不曾留意，离绝了名字，万象显明而没有理与事。

赡须菩提

须菩提，貌古奇。说空法[1]，法不离。信不及，又怀疑。信得及，复何之？倚筇杖[2]，视东西。

【注释】

〔1〕空法——观我空、法空、有为空、无为空等空理之法。〔2〕筇(qióng)杖——产于四川西部一带的筇竹，实心，节高，宜于作拐杖，称筇杖。

【译文】

须菩提居士，相貌古拙又奇特。讲说空法，而法不相离。信心不及，又产生怀疑。信心能及，又到哪里去？倚靠着筇杖，环视着四周。

街鼓鸣

鼓冬冬，运大功。满朝人，道路通。道路通，何所至？达者莫言登宝地[1]。

【注释】

[1] 宝地——谓佛地。

【译文】

鼓声咚咚敲响，运用着大功力。满朝之人，道路通达。道路通达，要抵达哪里？抵达的人不要说登上了宝地。

示舍弃慕道

东堂不折桂[1]，南华[2]不学仙。却来乾竺寺，披衣效坐禅。禅若效坐得，非想[3]亦何偏？经劫守闲，不出生死。为报参禅者，须悟道中玄。如何道中玄？真规自宛然。

【注释】

[1] 东堂不折桂——西晋郤诜博学多才，曾举贤良对策为上第，当迁雍州刺史时，晋武帝于东堂会送，问："卿自以为何如？"郤诜答："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世以"东堂桂"形容文士才华广博出众。 [2] 南华——唐玄宗封先秦道家思想家庄周为南华真人，尊其所撰之《庄子》为《南华真经》，成为后世道教之重要典籍。 [3] 非想——无色天之第四天之定心，至极静妙，不像下界之粗想，故曰非想。

【译文】

不学儒士在东堂折桂，不学道士阅读《南华真经》以求成仙。却来到乾竺寺，披上衲衣效仿坐禅。禅如果效仿长坐即能得到，

非想又有什么偏颇？历经旷劫守持此等闲之物，而不能出离生死轮回。为此告诉参禅者，必须觉悟大道中的玄旨。什么是大道中的玄旨？真实之规则自是宛然显现。

金刚经为人轻贱章诠[1]云：持经者证佛地[2]也。

宝剑不失，虚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则。鸟迹虚空，有无弥忒[3]。思之。

【注释】

[1] 诠——诠释经文的文字。 [2] 佛地——为通教十地之第十位。谓第九地之菩萨最后顿断烦恼、所知二障之习气而成道之位。 [3] 忒——疑惑。《玉篇·心部》曰："忒，疑也。"

【译文】

宝剑没有丢失，就不会在空船上刻划。没有丢失则不刻划，那人即有所得。倚靠、等待皆不可，孤独地仍作为准则。鸟飞过虚空中的踪迹，有、无都更为疑惑。思虑之。

僧问随色摩尼珠

摩尼[1]不随色，色里勿摩尼。摩尼与众色，不合不分离。

【注释】

[1] 摩尼——梵语称宝珠。摩尼宝珠没有颜色，随所对之物色而显现色相。

【译文】

摩尼宝珠不随所对之物而显现色相，色相之中即没有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与众色相，不融合也不分离。

牛头庵[1]

国城[2]南，祖师庵。庵旧址，依云岚。兽驯淑[3]，人相参。忽有心，终不堪。

【注释】

［1］牛头庵——隋、唐之际牛头法融禅师所住之佛庵，在江苏南京城外牛头山上。法融禅师为牛头宗的创始人。［2］国城——此指五代南唐国都金陵。［3］驯淑——驯服、温和。

【译文】

京城之南，祖师之庵寺。庵寺的遗址，依傍着白云、山岚。野兽驯服、温和，人们互相参礼。忽然起了心，终究不能堪。

乾闼婆城

乾闼婆城，法法皆尔。法尔不尔，名相真轨[1]。日煖月凉，海深山起。乾闼婆城，是非亡矣。

【注释】

［1］轨——即规范，谓以法为规范，而使人起领悟之心。

【译文】

虚妄的乾闼婆城，诸法皆是这样的。以这为法或不以这为法，名相即为真正的规范。太阳暖和、月亮清凉，海洋深广、高山耸立。乾闼婆城，是与非都亡失了。

因僧看经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

【译文】

今天的人来看古代圣人的教义，不免心中喧闹。想要避免心中的喧闹，只有去看那古代圣人的教义。

问僧云会么对不会

会与不会，与汝面对。若也面对，真个不会。

【译文】

领会与没有领会，都与你面对面。如果正面对面，那是真的

没有领会。

庭柏盆莲

一朵菡萏莲，两株青瘦柏。长向僧家庭，何劳问高格！

【译文】

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两株青翠而清瘦的柏树。长在僧人的庭院中，何须劳烦人们来问其高雅的风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顺时节。情有无，皆含悦。君要知，得谁力？更问谁？教谁决？

【译文】

正月春天到，自顺应了时节。有情与无情，都蕴含着欢悦。你要知道，得到了谁帮助？再要参问谁？让谁来决断？

寄钟陵[1]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耸碧，漳水澄澄[2]兮练[3]色，对现分明有何极？

【注释】

[1] 钟陵——县名，初置于晋代，后废置不一，唐代复置，不久又废，归于南昌。故城在今江西进贤县西北。　[2] 澄澄——河水澄清貌。　[3] 练——白绢。

【译文】

西山巍巍啊耸立着青碧之色，漳水澄清啊如白练之色，对现分明啊有什么极致？

八渐偈并序　白居易

唐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师曰凝公，迁化于东都圣

善寺钵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东来客白居易作《八渐偈》，偈六句，句四言赞之。初，居易尝求心要于师，师赐我言焉：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繇是入于耳，贯于心。呜呼！今师之报身则化，师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实无生忍[1]观之渐门[2]也。故自"观"至"舍"，次而赞之，广一言为一偈，谓之《八渐偈》。盖欲以发挥师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坠也。既而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注释】

[1] 无生忍——即"无生法忍"。远离生灭之真如实相理体称无生法，而真智安住于此理而不动，称之为无生法忍，即于初地或七、八、九地所得之悟。《智度论》曰："无生忍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何况大？是名无生。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诸业行，是名得无生法忍。" [2] 渐门——渐悟之教门。

【译文】

唐代贞元十九年(803年)秋八月，有一位大师名叫凝公，在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圣善寺钵塔院中圆寂。到了明年春二月，有一个来东方的客人叫白居易者，撰写了《八渐偈》，每偈六句，每句四字，以赞颂他。当初，居易曾经向凝公大师求问心要，凝公大师赐予了八字要言，为：观、觉、定、慧、明、通、济、舍。由此进入居易的耳朵内，贯穿于心中。呜呼！现今大师的报身已经迁化了，大师所说的八个字却没有化灭。此真至极玄妙啊！这八个字实在是无生法忍观之渐门。所以从"观"至"舍"，依次而加以赞颂，扩充一字为一偈，称之为《八渐偈》。这是想以此来发挥凝公大师的心教，而且表明居易不敢丢失此教诲。随即登上了大师的禅堂，向禅床礼拜，跪拜而唱颂，悲泣着离去。八偈曰：

观

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

又观，则辨真妄。

【译文】

用心中的眼睛，来观察心外之相。从什么地方而产生？又从什么地方而丧失？观察了又观察，就能分辨真与妄。

觉

惟真常[1]在，为妄所蒙。真妄苟辨，觉生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注释】

[1] 真常——谓如来所得之法真实常在。

【译文】

惟有真常存在，却被妄念所蒙蔽。真、妄如能被分辨，正觉就产生在当中。不离开妄、有之境，而得到了真空。

定

真若不灭，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

【译文】

真实如若不灭绝，妄念就不会兴起。六根之渊源，就如同止水一样清澄。这就是禅定，即脱离了生死轮回。

慧

专之以定，定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

【译文】

专注于禅定，那定就如同是绊系的绳索。用慧来相拯济，慧则没有滞碍。如明珠在玉盘中，以盘譬之为定、以珠譬之为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后明。照彼万物，物无遁形。如大圆镜，有应无情。

【译文】

定与慧相和合，和合之后即为明。映照那万物，万物都无处遁形。就如同是大圆镜，有回应而无情。

通

慧至乃明，明则不昧。明至乃通，通则无碍。无碍者何？变化自在。

【译文】

慧至随即为明，明则不会被蒙蔽。明至随即为通，通则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者是什么？即千变万化而逍遥自在。

济

通力不常，应念而变。变相非有，随求而见。是大慈悲，以一济万。

【译文】

通之力不常在，随应其心念而变化。变化之相不是有，随应需求而显现。这即是大慈大悲，用一言来拯济万人。

舍

众苦既济，大悲亦舍。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度者。

【译文】

众多之苦既已得到拯济，大慈大悲也就可以舍弃了。苦既然不是真实的，大慈大悲也同样是假的。所以那众生，实在并没有被度化者。

【说明】

白居易为唐代著名诗人,《旧唐书》本传称其于"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并"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师从马祖道一大师的门人如满禅师参问心要,晚年究心于念佛,祈得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八渐偈并序》为白氏早年论佛法之著。

诗八首　同安禅师

心印

问君心印[1]作何颜?心印何人敢授传?历劫坦然无异色,呼为心印早虚言。须知本自虚空性,将喻红炉焰里莲[2]。莫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

【注释】

[1] 心印——指通过心心相印之法传承的微妙禅法。　[2] 红炉焰里莲——也作"火里红莲",禅家奇特之语。谓真如佛性,因通常语言无法表述,故以此类矛盾语来警发学僧。

【译文】

问君心印作什么颜色?心印谁又敢来传授?坦然历尽劫数没有其他颜色,称呼作心印早已是虚言了。必须知道本来就是虚空之性,用来譬喻红炉火焰里生长的莲花。不要以为无心即是道,无心犹自相隔着一重关隘。

玄机

迢迢空劫[1]勿能收,岂为尘机作系留?妙体本来无处所,通身何更有踪由[2]?灵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修。撒手那边千圣外,回程堪作火中牛。

【注释】

[1] 空劫——谓世界空虚,有二十小劫。四劫之一。坏劫之后,自初禅梵世以下,世界空虚,犹如墨穴,无昼夜日月,唯大黑暗,名为空劫。《俱舍论》曰:"谓此世间,灾所

坏已。二十中劫,唯有虚空。” [2] 纵由——缘由;根由。

【译文】

遥远的空劫也不能收留,难道能被尘世根机所绊系、停留?玄妙之体本来就没有处所,通达之身更向何处询问根由?灵验的一句话超越众境象,远出三界并不凭借修行。撒手离开那一边诸圣人之外,回程真可作火中之牛。

尘异

浊者自浊清者清,菩提烦恼等空平。谁言卞璧[1]无人鉴?我道骊珠[2]到处晶。万法泯时全体现,三乘分别强安名。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

【注释】

[1] 卞璧——即“卞氏璧”。 [2] 骊珠——传说为海中骊龙颔下的宝珠。

【译文】

浑浊之人自浑浊而清净之人自清净,菩提、烦恼都是空虚而平等。谁说卞氏璧没有人能鉴赏?我说骊珠到处放光彩。万法泯灭之时全体显现,三乘分别之处要凭借所立的名称。大丈夫都具有冲天之志,不到如来佛行走之处去行走。

佛教

三时[1]次第演金言[2],三世如来亦共宣。初说有空人尽执,后非空有众皆缘。龙宫[3]满藏医方义[4],鹤树[5]终谈理未玄。真净[6]界中才一念,阎浮[7]早已八千年。

【注释】

[1] 三时——即“三时教”,第一时教是佛成道最初为破外道、凡夫之实我执,而说四大、五蕴等诸法,以明人我之为空无,即为小乘经;第二时教是佛为破小乘众之实法执,而说一切诸法皆空之理,即诸部《般若经》;第三时教是佛为破菩萨之空执与小乘之有执,而说心内之法非空、心外之法非有,而明非空非有之中道,即《法华经》等。前二

时教为佛说之方便,第三时教为佛说之真实。［2］金言——如真金一样宝贵的言语,此指佛于三时所演说之时教。［3］龙宫——佛经中谓海龙王在灵鹫山闻佛说法,信心欢喜,便请佛至龙宫供养,佛许之。龙王即入大海化龙宫,无量珠宝,种种庄严。佛与诸比丘、菩萨共至龙宫受诸龙王供养,为说大法。［4］医方义——此喻指可医治世人痴执之佛经。［5］鹤树——同"鹤林",释迦牟尼于娑罗双树间涅槃时,树花齐放,使林色变白,如白鹤群居,故称鹤林。［6］真净——谓如来所证之法,真实清净。对于二乘之伪,故云真实;无累不脱,故云清净。《法华经·如来神力品》曰:"我等亦自欲得是真净大法。"［7］阎浮——即南赡部洲,四大部洲之一,在须弥山之南。

【译文】

三时依次而演说金言,三世如来也共同宣扬。起初讲说有、空之理而世人都加以执著,此后呵斥空、有之义而众生都由此缘起。龙宫满载着医方义,鹤林中结束讲论而其理并非玄奥。真净世界中方才产生一个念头,南赡部洲已经过去了八千年。

【说明】

《大正藏》本所载此诗颂之文字稍异:"佛教"作"演教","三时"作"三乘"。

还乡(1)曲

勿于中路(2)事空王,策杖咸须达本乡(3)。云水隔时君莫住,雪山深处我非忙。寻思去日颜如玉(4),嗟叹回来鬓似霜。撒手到家(5)人不识,更无一物献尊堂(6)。

【注释】

［1］还乡——禅家常以还归家乡喻回归本心,认识自己所具之佛性。［2］中路——半路;途中。［3］本乡——此喻指本心。［4］颜如玉——容颜滋润如玉,喻少年之时。［5］撒手到家——喻指摆脱尘俗挂碍而达本性。［6］尊堂——义同"高堂",即父母双亲,此喻佛祖。

【译文】

不要在半路上侍奉空王,拄着禅杖者都必须还归各自家乡。云水相隔绝之时君不要居住,雪山深处我并没有忙碌。思量去的

时候容颜滋润如玉，感叹回转家乡时鬓发斑白如霜雪。撒手回到家中乡人却都不相识，更没有一件礼物来献给高堂。

【说明】

《大正藏》本所载此诗颂之文字稍异："还乡曲"作"达本"，"威须"作"还须"，"非忙"作"非忘"。

破[1]还乡曲

返本还源[2]事亦差，本来无住[3]不名家。万年松径雪深覆，一带峰峦云更遮。宾主默时全是妄，君臣[4]道合正中邪。《还乡曲》调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木华[5]。

【注释】

[1] 破——破除。 [2] 返本还源——转迷而入于悟。《止观》五下曰："还源反本，法界俱寂，是名为止。" [3] 无住——法无自性，故无所住着，随缘而起，故称无住。无住为万有之本。 [4] 君臣——曹洞宗洞山和尚以真理立为正位，以事物立为偏位，其偏正二位作交互，以质学者之修证。此后曹山和尚譬之于君（正位）、臣（偏位）之二位，而阐明其理者。 [5] 枯木华——苦树开花，即"枯木逢春"之意，比喻从绝望中重获生机。

【译文】

返本还源之事也已差错了，本来无住就不称为家。万年松树下的小路被寒雪深深地覆盖，那一带的峰峦更被浓云所遮掩。宾主沉默之时都是妄执，君臣之道契合时正好中了邪见。《还乡曲》的曲调怎样来唱举？明月堂前枯树盛开的花朵。

【说明】

《大正藏》本所载此诗颂之文字稍异："破还乡曲"作"还源"，"亦差"作"已差"，"道合"作"合处"，"枯木"作"枯树"。

转位[1]归

涅槃城[2]里尚犹危，陌路相逢没了期。权挂垢衣云

是佛，却装珍御复名谁？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归。万古碧潭空界[3]月，再三捞漉始应知。

【注释】

［1］转位——转于正位。正位谓小乘之涅槃。《维摩经·问疾品》曰："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慧远疏曰："声闻见证无为涅槃为入正位。" ［2］涅槃城——涅槃为证得佛道之圣者所居，故譬之为宫城。《智度论》曰："诸法实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门：空、无相、无作。" ［3］空界——六界之一，谓无边之虚空。

【译文】

涅槃城里尚且有危险，陌路相逢没有一个了结之期。权且挂起污垢之衲衣而称是佛，却装饰着珍宝又称之为谁？木头人半夜穿着靴子离去，石头女人天亮时分戴着帽子归来。万古之碧潭中的空界之明月，再三打捞始应该知晓。

【说明】

《大正藏》本所载此诗颂之文字稍异："转位归"作"回机"，"了期"作"定期"。

正位前[1]

枯木岩前差路[2]多，行人到此尽蹉跎[3]。鹭鸶立雪非同色，明月芦华不似他。了了了时无所了，玄玄玄处亦须呵。殷勤为唱玄中曲，空里蟾[4]光撮得么？

【注释】

［1］正位前——谓小乘涅槃之前的参修。 ［2］差路——通"岔路"。 ［3］蹉跎——虚度光阴，而一事无成。 ［4］蟾——指月亮。

【译文】

枯木岩前的岔路众多，行人到这里全都蹉跎了。鹭鸶站立在雪地上但其颜色并不相同，明月与芦花的颜色也与它不相似。明白地欲加了结之时却没能了结，至极玄妙的玄妙之处也必须要加呵责。殷勤为你举唱旨意玄妙之曲，虚空里的月光可还能捉住吗？

【说明】

《大正藏》本所载此诗颂之文字稍异："正位前"作"一色"，"无所"作"无可"。

同安禅师即常察禅师，为九峰道虔禅师的弟子，住持江西洪州(今江西南昌)凤栖山同安院，故名同安禅师。平日常用诗句示机，破具文采。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寂灭，终年九十余岁。此处所载诗八首，《大正藏》本称"同安察禅师《十玄谈(并序)》"，除此八诗外，尚有《序》及《祖意》、《转位》二诗，并有《卿公事苑》载录其异同之原因云："丛林所行《十玄谈》皆无序引。愚囊游庐阜，得其序于同安影堂，今录之云耳。"今将《十玄谈序》及《祖意》、《转位》二诗引录并译注如下：

《十玄谈序》云：

> 夫玄谈妙句，迥出三乘。既不混缘，亦非独立。当台[1]应用，如朗月以晶空；转影泯机，似明珠而隐海。且学徒[2]有等，妙理无穷。达事者稀，迷源者众。森罗万象，物物上明。或即理事双祛，名言俱丧。是以殷勤指月，莫错端倪[3]。不迷透水之针[4]，可付开拳之宝[5]。略序微言，以彰事理。

【注释】

[1] 当台——当下；当面。　[2] 学徒——与"学生"同。《俱舍论》一曰："教诫学徒，故称为论。"　[3] 端倪——事情的眉目；头绪。《庄子·大宗师》曰："反复终始，不知端倪。"　[4] 透水之针——西天十五祖迦那提婆谒见龙树大士时，以一针投入钵水中而进，欣然契会。参见本书卷二《迦那提婆尊者章》。　[5] 开拳之宝——西天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生下即拳曲左手，遇二十四祖师子比丘而展开拳头，将所握之宝珠还之。参见本书卷二《师子比丘尊者章》。

【译文】

那玄妙谈论之妙句，迥然超出于三乘之外。既已不混同于外缘，亦不是独立存在。当下加以应用，就如同是明朗圆月照耀在长空；转过影子而泯灭机心，又好似那明珠隐藏于大海。而且学徒根机各有不同，但其微妙之理旨却无有穷尽。明达大事者稀

少，迷惑本源者众多。森罗万象，即在千物万物上显明。或者将理、事两者全都除去，使名、言一起丧亡。由此人们殷勤指示明月，而不要错认了端倪。不被投水之针所迷惑，可咐嘱开拳之宝珠。稍微述说一些言语作为序言，来彰明佛法事理。

《祖意》云：

祖意如空不是空，灵机争堕有无功。三贤[1]固未明斯旨，十圣那能达此宗？透网金鳞犹滞水，回途石马出沙笼[2]。殷勤为说西来意，莫问西来及与东。

【注释】

[1] 三贤——大乘修道的过程，从凡至圣的五十二位中，其中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诸位菩萨，但断见思惑，尚有尘沙无明惑在，未入十地圣位，所以只称为“三贤”，或“地前菩萨”。又称初地乃至十地为十圣。《仁王经》上曰：“三贤十圣忍中行，唯佛一人能尽原。”《俱舍论宝疏》曰：“依《仁王经》，地前为贤，地上名圣。经云三圣十圣故。”

[2] 沙笼——一种透气而能遮隔沙土的日常用具，古代一般以竹条制作。

【译文】

祖师的旨意如空却不是空，灵动之根机竞相坠入于有、无之功用中。三贤固然未能明了这一意旨，十圣怎能通此宗乘？逃脱鱼网的金鱼还滞留水中，已在归途的石头马却奔出了沙笼。殷勤为众人解说祖师西来之意，不须再问他是西来还是东去。

《转位》云：

披毛戴角[1]入廛[2]来，优钵罗华[3]火里开。烦恼海[4]中为雨露，无明山上作云雷。镬汤炉炭吹教灭，剑树刀山[5]喝使摧。金锁玄关留不住，行于异类且轮回。

【注释】

[1] 披毛戴角——此指畜生。　[2] 廛(chán)——市场中的店肆。　[3] 优钵罗华——青莲花。其花叶似梨，而果大如拳，其味甘，无花而结子，或有花而难遇，故佛经中以喻希见者。　[4] 烦恼海——众生之烦恼深广，故譬喻为海。《华严经》二曰：“众生没在烦恼海，愚痴见浊甚可怖。”　[5] 剑树刀山——《菩萨处胎经·行定不定品》谓造邪淫、杀生等恶业的罪人，死受极苦“报应”，直入阿鼻地狱，其中有一山，以刀为树，以剑为树叶，密密麻麻。罪人穿行刀山剑树间，忍受剖腹刳心、割截肢解之剧苦。也作

“刀山剑树”。

【译文】

披毛戴角进入了市肆，优钵罗花盛开在猛火里。烦恼海中为雨露，无明山上作云雷。猛吹镬汤炉炭使它变冷、熄灭，喝令剑树刀山使它摧折断毁。金锁玄关都不能留住，而行入异类且不住轮回。

诗十首 云顶山僧德敷

语默难测

闲坐冥然[1]圣莫知，纵言无物比方[2]伊。石人把板[3]云中拍，木女含笙水底吹。若道不闻渠未晓，欲寻其响你还疑。教君唱和仍须和，休问宫商[4]竹与丝[5]。

【注释】

[1] 冥然——此谓沉默不语貌。 [2] 比方——比拟；比较。 [3] 板——拍板，古代一种打节拍的乐器。 [4] 宫商——古代五音之二，此泛指五音。 [5] 竹与丝——即丝竹，弦乐、管乐的统称。

【译文】

闲坐冥然圣人也不能测知其心思，纵然说话可没有物品能与他相比方。石头人手拿拍板在白云中打拍，木头女人口含竹笙在水底下吹奏。如若说没有听到是他未能知晓，想要寻找其乐声却是你还有疑惑。让你唱和那就去唱和，而不要询问那是宫音、商音还是弦乐、管乐。

祖教迥异

祖意迥然传一句，教中广布引三乘。净名倒岳雷声吼，鹙子[1]孤潭月影澄。廛市卖鱼忘进趣[2]，岩林饲虎望超升。虽知同体[3]权方便，也似炎天日里灯。

【注释】

［1］鹙子——即"鹙鹭子"，也作"鹙露子"、"秋露子"，舍利弗的译名。其本为外道，后皈依佛，为智慧第一。　［2］进趣——精进趣向。　［3］同体——即"同体之惑"，谓根本无明，而为真如自体所迷惑，故名。

【译文】

祖师的意旨只悠远地传授了一句，教门之中却广泛传播教义以接引三乘人。净名居士之沉默似山岳推倒一般声如响雷，鹙鹭子之智慧如孤潭中的月影一样澄清。闹市中卖鱼而忘记了精进趣向，岩林上饲养猛虎而期望得到超升。虽然知晓同体之惑而权行方便法门，但也像大白天太阳底下的灯火一样无济于事。

学虽得妙

栖心学道数如尘，认得曹溪有几人？若使圣凡无罣碍，便应砖瓦是修真[1]。瞥然一念邪思起，已属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师亲指的，临机开口卒难陈。

【注释】

［1］修真——通"修道"。

【译文】

栖心学道的人数多如微尘，能认得曹溪大师的又有几个人？如若使圣人、凡夫都没有阻碍，那砖瓦相应的亦都在修道了。瞥然之际一念产生了邪思，已成为许多世放旷逸散的原因。没有遇到祖师亲自指示确切的意旨，面临机缘开口也终究难以陈述。

问来祇对不得

莫夸祇对句分明，执句寻言[1]误杀卿。只合文殊便是道，亏他居士杳无声[2]。见人须弃敲门物，知路仍忘堠子[3]名。傥若不疑言会尽，何妨默默默浮生？

【注释】

[1] 执句寻言——谓执著于语句以追究文词意义。禅家强调“不立文字”，而认为“执句寻言”之修持法，反而有碍悟觉本性。 [2] 杳无声——此以文殊向维摩诘居士问法，维摩诘沉默不语，文殊称赞“善哉”之典故，来譬喻微妙佛法难以言传。 [3] 堠(hòu)子——古代路边记里程的土堆。此与“敲门物”同用来譬喻取得领悟之手段，即得意须忘言。

【译文】

不要自夸对答的语句很分明，执著于语句以追究文词意义终究误煞了你。只有文殊菩萨才是言说，幸亏他维摩诘居士沉默无声。见到了人就必须抛弃掉敲门的物品，知晓路途后自当忘记堠子的名称。倘若不怀疑言语与理会之法都已用尽，又何妨默默地度过浮生？

无指的

不居南北与东西，上下虚空岂可齐？现小毛头犹道广，变长天外尚嫌低。顿干四海红尘起，能竭三涂[1]黑业[2]迷。如此万般皆属坏，更须前进问曹溪。

【注释】

[1] 三塗——一火途，地狱道猛火所烧之处；二血途，畜生道互相噬食之处；三刀途，饿鬼道用刀剑相逼迫之处。 [2] 黑业——即恶业。《智度论》曰：“黑业者，是不善业果报地狱等受苦恼处，是中众生以大苦恼闷极，故名黑业。”

【译文】

不居住在南北与东西方向，上下虚空难道能等量齐观？显现微小则毫毛的尖端还称广大，变化长大则云天之外还嫌低矮。顿时弄干了四海而红尘掀起，能断竭三途之黑业迷失。像这样的万物都被毁坏后，还必须向前询问曹溪大师。

自乐僻执

虽然僻执[1]不风流[2]，懒出松门数十秋。合掌有时

慵[3]问佛，折腰[4]谁肯见王侯？电光[5]梦世非坚久，欲火苍生早晚休。自蕴本来灵觉性，不能暂使挂心头。

【注释】

[1] 僻执——偏僻而执著。 [2] 风流——荣耀。 [3] 慵——懒散。 [4] 折腰——东晋诗人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有上司来，要其整好衣裳去拜见，陶渊明便叹息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而去。后以"折腰"比喻卑躬屈膝。 [5] 电光——闪电之光，形容时间极其短暂。

【译文】

虽然偏僻执著但不风流，懒得走出松木板门已有数十年了。合十施礼有时却懒得参问佛，谁又肯折腰去拜见王侯？如同电光一样短暂的梦幻世界并不坚固久远，充满利欲之火的苍生早晚已休歇。自蕴本来即是灵觉之性，不能暂时使它悬挂在心头。

问答须知起倒

问答须教知起倒[1]，龙头蛇尾自欺谩。如王秉剑犹王意，似镜当台待镜观。眨眼参差千里莽，低头思虑万重滩，各于此道争深见，何啻[2]前程作野干！

【注释】

[1] 起倒——起来与睡下，泛指一切行动。 [2] 何啻——不但；不仅。

【译文】

问答必须要让人知道起倒，龙头蛇尾只是自我欺骗。如同国王手持宝剑那只是国王的意思，好像明镜当台还须等待明镜来观察。眨眼之际其参差已是千里遥远，低头思虑之时已过了万重险滩。各自在这道路上争得深奥之见解，就不仅是在前途发出鸣叫的野狐狸！

言行相扶

言语行时不易行，如乌如兔[1]两光明。宁关昼夜精

勤得？非是贪嗔懈怠生。菩萨尚犹难说到，声闻焉敢拟论评！然无地位长闲坐，谁料龙神来捧迎[2]？

【注释】

[1] 如乌如兔——乌兔即金乌、玉兔，指太阳、月亮。 [2] 龙神来捧迎——龙神即龙王。《佛说海龙王经·请佛品》中云，佛在灵鹫山，无量之众围绕时，忽海龙王率无数眷属诣佛处，佛为说深法，则大欢喜，请佛降海底龙宫，以受供养说法，佛许之。时龙王化作大殿，以绀琉璃、紫磨黄金庄严，宝珠璎珞七宝为栏楯，极为广大。又自海边通金、银、琉璃三道宝阶，使至于龙宫，以请世尊及大众。世尊乃率无量之大众至龙宫，坐大殿之狮子座，更说妙法，以化龙属。

【译文】

言语欲实行之时并不容易实行，如同太阳如同月亮两大光明。难道是因为昼夜精进勤奋而得到？不是由于贪欲嗔怒而生出了懈怠。菩萨尚且难以说到做到，声闻之人怎敢横加议论评说！但是因为没有地位而长久地闲坐，谁能料到龙王会来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尽，飒然[1]会了奈渠何？非干世事成无事，祖教心魔[2]是佛魔。贫子喻[3]中明此理，献珠偈[4]里显张罗[5]。空门[6]有路平兼广，痛切相招谁肯过？

【注释】

[1] 飒然——清风爽然吹过，引申为忽然、顿然之意。战国时楚人宋玉《风赋》曰："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 [2] 心魔——十魔之四。谓我慢之心障蔽正道，而伤害慧命，故名。 [3] 贫子喻——譬如贫穷家，其屋宅内地藏有珍宝，却了无所知，待发掘后始得用处。以贫家比喻众生，珍宝比喻如来藏性，地比喻无明烦恼。谓众生虽具如来藏性，然为无明烦恼所覆，了不自知。 [4] 献珠偈——《法华经·提婆品》载：龙女向佛前诵念深达罪福相等之三行半之偈，然后再献上宝珠，以宝珠显示偈颂中所表述的自己已证得圆果之意。 [5] 张罗——喻指筹划生计。 [6] 空门——为佛教的总名，因佛教阐扬空的道理，并以空法作为进入涅槃之门之故。

【译文】

一句话中之玄妙不能说尽，飒然领会了又能对你怎么样？与

世事不相关涉反而没有事，祖师教说心魔即是佛魔。在贫子的譬喻中明白了这一道理，于献珠之偈颂里显示了张罗之意。空门中有路平坦而且广阔，痛切地相召唤谁又肯来行走？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东南，大意幽微肯易参？动指掩头元是一，斜眸拊掌固非三。道吾舞笏[1]同人会，石巩弯弓[2]作者谙。此理若无师印授，欲将何见语玄谈？

【注释】

[1] 道吾舞笏——笏，为古代官吏朝见时拿着的手版，上面可记事。唐代圆智禅师，为药山和尚之弟子，住持长沙道吾山。有人问法，其便舞笏作答。　[2] 石巩弯弓——唐代慧藏禅师原为猎户，后为马祖道一和尚的弟子，后住石巩山，人称石巩和尚。凡有参问者，其即以弓箭对之，却罕有契合机缘者。

【译文】

古今都用拂尘来指示东南佛子，其中大意幽秘而微妙又怎能容易参得？举动手指、护住头颅本是一个意思，斜转目光、拍手而笑当然没有三种含义。道吾和尚舞动笏版之意同道之人都能领会，石巩和尚挽起弓箭之禅机行家自然能深知。这个道理如若没有老师来印证传授，又想用什么见解来谈论玄妙之禅机？

【说明】

德敷禅师为随州护国寺知远禅师的弟子，属清原行思禅师的第八世法嗣，五代时住持河北怀安云顶寺，称云顶山僧。

诗三首　僧润

因览宝林传[1]

祖月禅风集宝林，二千余载道堪寻。虽分西国[2]与东国，不隔人心到佛心。迦叶最初传去盛，慧能末后得来

深。览斯顿悟超凡众，嗟彼常迷古与今。

【注释】

[1] 宝林传——书名，唐德宗贞元年末，建康僧慧炬与天竺三藏胜持编撰禅宗诸祖师传法之谶记及诸宗师之机缘，名作《宝林传》。 [2] 西国——指天竺，因位于中国之西而得名。故由此而以东国指称中华。

【译文】

祖师之月、禅门之风被撰集成《宝林传》，二千余年的禅道由此可加寻访。虽然分成西国与东国，但却不隔离人心向佛心。迦叶尊者起初所传的日趋盛大，慧能大师最后所得到的极为深远。阅览这个顿时彻悟而超越了凡夫众生，感叹他们亘古至今却常迷惑不明。

赠道者

一语真空出世间，可怜迷者蚁循环。此生胜坐[1]三禅[2]乐，好句长吟万事闲。秋月圆来看尽夜，野云散去落何山？到头自了方为了，休执他经扣祖关。

【注释】

[1] 胜坐——此指禅坐。 [2] 三禅——谓色界第三禅天，此天名定生喜乐地，由深妙之禅定而生身心之快乐。三界九地之中，以此地为乐受之限，而此上之天处惟有舍受，故此地之乐受为三界中之第一。《悲华经》曰："身心快乐，无有疲极，譬如比丘入第三禅。"

【译文】

一说真空便出离世间，可怜迷茫的人却如同蚂蚁在圆球上循环走个不停。此生禅坐而得第三禅天之快乐，好句常常吟哦而万事悠闲。秋月十分圆满所以整夜赏看，平野之行云散去以后又落向哪个山峰？到头来只有自己了悟方才算是了结，更不要手持那经文去叩问祖师之关门。

赠禅客

了妄归真万虑空，河沙凡圣体通同。迷来尽似蛾投

焰，悟去皆如鹤出笼。片月影分千涧水，孤松声任四时风。直须密契心心地，休苦劳生睡梦中。

【译文】

荡除妄情、还归真实而万虑皆空，如同恒河中沙子数一样繁多的凡夫、圣人之本体都相通相同。迷茫之时都好像是飞蛾自投入火焰里，领悟后全都如仙鹤离开了牢笼。天际一轮月影分别映现在千条涧水中，山上一株孤松随四时之风吹而发出松涛声。必须秘密地契合心心地，而不要劳苦此生于睡梦中。

【说明】

僧润禅师的事迹不详。

卷三十　铭记箴歌

铭记箴歌

心王铭 傅大士

观心[1]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2]，心戒[3]传经。水中盐味，色里胶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4]。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5]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6]净心[7]，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虽空，贪嗔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真士，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沈。诸佛菩萨，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无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离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自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沈。清净心智[8]，如世黄金。般若法藏[9]，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10]。

【注释】

[1] 观心——心为万法之主，无一事于心外，故观察心即观察一切，而凡究事观理者即称为观心。 [2] 法将——以军中大将以譬喻护持佛法之高僧大德。 [3] 心戒——指制止心念邪非之戒，为大乘戒之通义。 [4] 居停——居住。“停”也作“亭”。 [5] 念念——即“刹那”。 [6] 净律——清净之戒律。 [7] 净心——谓人本来即具有自性清净之心。 [8] 心智——心为体，智为用，体用并举而称心智。 [9] 法藏——又名“佛法藏”，或称“如来藏”，即法性的道理，因法性含藏无量的性德，故名。 [10] 去来今——谓过去、现在、未来。《圆觉经》曰：“无起无灭去来今。”

【译文】

观心之空王，玄妙难以测知。无形又无相，具有巨大之神力。能除灭千种灾祸，能成就万般福德。体性虽为虚空，却能施行法则。观看虽然没有形质，呼唤却有声响。作为大法将，心戒传承经文。就如水中的盐味，颜料中的清胶水。虽然肯定是有的，却不能看见其形状。心王也是这样的，在身体内居住。它在面门上出入，随应物与情而显现。其自在而没有障碍，所作的都能成功。明了其本而识其心，识其心即见佛。是心即是佛，是佛即是心。念念即佛心，佛心即念佛。如想要早成佛，戒心及自律。净律又净心，此心即是佛。除此心王之外，再没有其他佛。想要求成佛，不要被一物所污染。心性虽是虚空，贪欲、嗔怒之体却是实的。进入此法门内，端坐自成佛。到达彼岸之后，即获得波罗蜜。仰慕佛道之真士，自当观察自己之心。知道佛在心内，所以不向外寻求。即心即是佛，即佛即是心。心明即能识佛，明白了悟才能识心。离开心即不是佛，离开佛也不是心。不是佛即不能测知，无事能胜任。执著于虚空而滞留于寂灭，到此处而飘浮沉沦。诸佛与菩萨，非此才得安心。明心之大士，能领悟此玄妙声音。身心之性微妙，运用则不必更改。因此那智者，放心而自得大自在。不要说心王，虚空而没有体性。能够使色身，作邪又作正。不是有也不是无，隐秘、显现不定。心性离绝了虚空，就能成为凡夫、也能成为圣人。所以我才来相劝，要好好地自我小心防护。刹那

间的造作，就会再飘浮沉沦。清净的心智，就如世间的黄金一样宝贵。般若之法藏，并在此身心中。无为之法宝，不是浅也不是深。诸佛与菩萨，了悟此本心。有缘相遇者，不在过去、现在与未来。

【说明】

傅大士即傅翕，与僧宝志并称为南朝梁之二大士。此《心王铭》阐述了“即心即佛，即佛即心”与“知佛在内，不向外求”之思想，从而对后世禅宗之发展产生了相当之影响。

信心铭 三祖僧璨大师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豪厘[(1)]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2)]。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住空忍[(3)]。一种[(4)]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5)]随境灭，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6)]？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劳神，何

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浪[7]由斟酌。梦幻虚华，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一如体玄，兀尔[8]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9]调直[10]。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11]，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注释】

[1] 豪厘——即"毫厘"，为极小的数目名，十毫为一厘。 [2] 念静——指入禅定以息心。 [3] 空忍——十忍之六。谓观三界之苦果无实体、因生死之苦谛性本空寂而得空忍。 [4] 一种——一样；同样。唐人刘长卿《喜晴》诗："湖天一种色，林鸟百般声。" [5] 能——相对于境而言，自动者称能。 [6] 偏党——结成党派而有所偏袒。 [7] 浪——空；徒然。唐人王维《疑梦》诗："莫惊宠辱空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 [8] 兀尔——浑然貌。 [9] 正信——信正法之心，相对于邪信而言。[10] 调直——即"调直定"，即"三昧"之异译，谓调心之暴、直心之曲、定心之散。[11] 促延——短暂与长久。

【译文】

至极之道并不艰难，只是嫌弃拣择。只要没有憎恶与爱怜，便洞然明白。如若有毫厘的差别，就会像天地一样相隔遥远。想要显现在眼前，就不要存顺逆之心。违逆与顺从相争，即成为心

病。不认识玄妙的意旨,徒劳念静坐禅。圆成如同太虚,没有欠少与多余的。完全是因为有取舍之心,所以就有所不如了。不去追逐有缘,也不持守空忍。一种平静的胸怀,默默地度尽了天年。制止运动而归于静止,径直以后却更加运动了。只是滞留在两边,宁可知道这一种!这一种都不能通达,那两处一定不会成功。如要有即没有,顺从空即违背了空。多说话多思虑,反而不相应。断绝了言语与思虑,就无处不通达。返归根本而获得宗旨,随处映照而失去宗旨。一时间的返照根本,也要胜过此前的虚空。此前的虚空之转变,都是由于妄见造成。不用寻求其真,只须要止息妄见。有无二见都不执著,而且谨慎地不要去追寻。一有是非之心,便纷纷然而失去了本心。二由一而产生,一也不能执守。一心不产生,万法都没有过失。没有过失也没有法,便不是生也不是心。能随着境而寂灭,境追逐能而沉沦。境因为能而成为境,能因为境而成为能。要知道这两个,原本是一空。一空实同于两,一齐包含有万象。并没有看见精与粗,难道会有所偏党?大道之体宽广,不容易也不艰难。小见识多狐疑,反而急促和迟缓。执守它而失去了限度,必定堕入邪路。放心归入自然,本体即没有离去与住留。顺从本性而契合大道,自是逍遥而断绝烦恼。动念而违背真义,昏昏沉沉自然不好。不好而烦劳心神,那亲疏又有什么用呢?想要得到一乘之法,就不要厌恶六尘。不厌恶六尘,就等同于正觉。智者无所作为,愚人自我束缚。法并没有不同之法,妄想自爱执著。持心来运用心,难道不是大错!迷惑产生寂静与混乱,彻悟没有好恶之分。一切二边之见,徒然自我斟酌。梦幻之境与空中之花影,何须烦劳去抓握?得失与是非,一齐都抛弃。如若睁着眼睛不睡觉,各种梦境自然消除了。如若心底没有别的思虑,万法便一如。一如之体玄妙,浑然忘记了因缘。万法一齐观想,又回归于自然。泯灭其所以这样的原因,便没有可用作比拟的。止住运动即没有运动,运动止住即没

有了静止。两端既然不能成立，一端又有什么呢？归根到底而言，并不存在法轨。心契合于平等，所造作的都得以平息。狐疑都被消除尽，恰是正信调直定。一切都无所留，也没有可记忆的。虚明而自我映照，便不须烦劳心力。不可思量之处，识情难以测知。真如法界之中，没有他也没有自己。要急切地相契应，只有讲说不二之真义。不二之义都相同，没有不被包容的。十方世界中的智者，都归入此禅宗。此宗旨没有短暂与长久，一念即是一万年。也没有在与不在的分别，十方世界就在眼前。极小的等同于极大，便忘记、截断了境界。极大的也等同于极小，并没看见其边际与表象。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如果不是这样的，一定不须持守。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只要能这样，还担心什么不能穷尽呢？信法之心不二，即是不二之信心。言语之路已断绝，不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

【说明】

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于起首两句“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即揭示出禅者的最大信心，肯定了禅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前提。达磨禅法是基于般若“缘生性空”之认识论上，对自然、社会与生理、心理的一切境物，不是加以否定，而是以性空之“如”加以统一，即将客观之境与主观之心统一于必然的规律与普遍的真理“如”之中，亦即所谓“心若不异，万法一如”。而皆“如”之“至道”，其在一切境物上现成存在，故称之为“无难”；如一旦落入主观偏执的“拣择”，便不能反映境物的真相，所以称“唯嫌拣择”。为此僧璨认为：佛道洞然明白，不容一点拟议，其在佛而无余，在众生而无缺；故荡尽一切二见，则万法一如、真妄无别，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小圆融，古今泯绝。并指出如此妙境非言语思量之所及。同时，《信心铭》中还透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华严法界缘起思想，从而对此后禅与华严两系思想交流融合的影响甚大。

心铭 牛头山初祖法融禅师

心性不生，何须知见？本无一法，谁论熏炼[1]？往返无端，追寻不见。一切莫作，明寂自现。前际[2]如空，知处迷宗。分明照境，随照冥蒙。一心有滞，诸法不通。去来自尔，胡假推穷？生无生相[3]，生照一同。欲得心净，无心用功。纵横无照，最为微妙。知法无知[4]，无知知要。将心守静，犹未离病。生死忘怀，即是本性。至理无诠，非解非缠[5]。灵通应物，常在目前。目前无物，无物宛然。不劳智鉴，体自虚玄。念起念灭，前后无别。后念不生，前念自绝。三世无物，无心无佛。众生无心，依无心出。分别凡圣，烦恼转盛。计校[6]乖常，求真背正。双泯[7]对治[8]，湛然明净。不须功巧，守婴儿行[9]。惺惺了知，见网转弥。寂寂无见，暗室不移。惺惺无妄，寂寂明亮。万象常真，森罗一相。去来坐立，一切莫执。决定[10]无方[11]，谁为出入？无合无散，不迟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无异心，不断贪淫。性空自离，任运浮沈。非清非浊，非浅非深。本来非古，见在非今。见在无住，见在本心。本来不存，本来即今。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四德[12]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对境，分别非识。一心无妄，万缘调直。心性本齐，同居[13]不携。无生顺物，随处幽栖。觉由不觉，即觉无觉。得失两边，谁论好恶？一切有为，本无造作。知心不心，无病无药。迷时舍事，悟罢非异。本无可取，今何用弃？谓有魔兴，言空象

备。莫灭凡情,唯教息意。意无心灭,心无行绝。不用证空,自然明彻。灭尽[14]生死,冥心[15]入理。开目见相,心随境起。心处无境,境处无心。将心灭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随心灭,心随境无。两处不生,寂静虚明。菩提影现,心水[16]常清。德性如愚,不立亲疏。宠辱不变,不择所居。诸缘顿息,一切不忆。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顽嚚[17],内心虚真。对境不动,有力大人。无人无见,无见常现。通达一切,未尝不遍。思惟转昏,汩乱[18]精魂[19]。将心止动,转止转奔[20]。万法无所,唯有一门。不入不出,非静非喧。声闻缘觉,智不能论。实无一物,妙智独存。本际[21]虚冲,非心所穷。正觉无觉,真空不空。三世诸佛,皆乘此宗。此宗豪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顾,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明自露。寂静不生,放旷纵横。所作无滞,去住皆平。慧日[22]寂寂,定光[23]明明[24]。照无相苑,朗[25]涅槃城。诸缘忘毕,诠神定质。不起法坐,安眠虚室。乐道恬然,优游[26]真实。无为无得,依无自出。四等[27]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无差互。知生无生,现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诠悟。

【注释】

[1] 熏炼——通"薰修"。薰为薰习,如给衣裳薰香;修为修行,以德薰身修行。[2] 前际——指过去世。 [3] 生无生相——《摄大乘论世亲释》云:又由十因,应知诸佛,生无生相。一、与愚痴不同法故。二、与差别不同法故。三、于摄受得自在故。四、于住持得自在故。五、于弃舍得自在故。六、无二相故。七、唯似光影故。八、同幻化故。九、住无住故。十、成大事故。生相为四相之一,谓使未起之有为法产生现在之法。 [4] 无知——真智寂静而不动,断绝一切分别,谓之无知。 [5] 缠——烦恼的别名,以烦恼能缠缚人心,故以名。《大乘义章》曰:"能缠行人,目之为缠。又能缠心,亦名为缠。" [6] 计校——即"计较"。计算;谋划。 [7] 泯——此指"泯权归实",谓泯灭方便之教而使归入真实之教。 [8] 对治——谓断绝烦恼。 [9] 婴儿行——

《涅槃经》所说五行之一。《大乘义章》曰:"婴儿行有二种,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若论自利,从喻为名,行离分别,如彼婴儿无所辨了,名婴儿行。若论利他,从所化为名,如经中说,凡夫二乘始行菩萨如似婴儿,化此婴儿,名婴儿行。" [10] 决定——谓事定而无动。《无量寿经》曰:"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1] 无方——佛之化度自在,没有一定之方所,也没有一定之方法,故称无方。 [12] 四德——大乘大般涅槃所具之德,一为常德,二为乐德,三为我德,四为净德。 [13] 同居——即"凡圣同居土"之略,天台宗所立四土之一。 [14] 灭尽——即"灭尽定",又名"灭尽三昧",为灭尽六识心、心所而不使兴起之禅定。不还果以上之圣者,为假人涅槃之想而入于此禅定。[15] 冥心——隐幽不显之心。 [16] 心水——心之影现或动摇万象,又有污染、清净,譬之于水,故称心水。《华严经》曰:"菩萨心水现其影。" [17] 顽嚣——顽冥嚣张。 [18] 汩乱——淹没、淆乱。 [19] 精魂——即心。 [20] 转——愈加;更加;益。唐人白居易《赠皇甫宾客》诗:"始信淡交宜久远,与君转老转相亲。" [21] 本际——谓穷极之始修。《圆觉经》曰:"平等本际圆满十方。"《胜鬘经》曰:"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 [22] 慧日——佛智能照世人之盲冥,故比之为日。 [23] 定光——即定光佛,也称燃灯佛。 [24] 明明——分明;显明。[25] 朗——照亮。 [26] 优游——即"悠游"。 [27] 四等——一为字等,即三世诸佛同等称作佛;二为语等,即三世诸佛同等以六十四种梵音演说;三为法等,即三世诸佛同等得到三十七菩提分法;四为身等,即三世诸佛同等具有法、报、化之三身。以此四等显示佛佛之道等同。

【译文】

心性没有产生,何须还要知见?本来没有一法,谁又论说薰修?往返没有一定,追寻却不能看见。一切都不作为,明、寂自然显现。前际一如虚空,知处迷失宗旨。明白地去照镜子,随着映照而昏暗不明。一心有所滞留,诸法便不通达。来去自是这样的,又何必依赖探究呢?生无生相,生与照完全相同。想要获得心清净,无明正用功。纵横不加映照,即为最微妙之处。知法即称为无知,无知而知道真要。将心持守寂静,还是没有远离病症。生死都已忘怀,即是本来之性。至极玄妙之理无法诠释,不是解开也不是缠缚。灵通随应万物而显现,常常在眼前。眼前没有物,没有物却宛然存在。不用烦劳智慧鉴别,其本体自然空虚玄妙。一念兴起一念寂灭,前后并没有区别。后念没有产生,前念

自已绝灭。三世之中没有物，也没有心没有佛。众生没有心，依报自无心而出。如果分别凡夫与圣人，烦恼反而更严重。有所计划而违背了常理，追求真要而背弃了正法。两边都泯权归实而对治，便湛然澄明清净。不须施加功用机巧，而要护持婴儿之行。惺惺了然知晓，遇见罗网反而被束缚得更紧。寂寂而无见解，在暗室里也不能移动。惺惺而无妄念，寂寂则明亮照耀。万象永远真实，森罗惟有一相。去来与坐立，一切都不要执著。决定而无方，谁又为出入呢？没有聚合也没有散去，不迟缓也不疾速。明、寂纯属自然，不是言语所能企及的。心底没有差异之心，而不用断绝贪、淫。性空自然离绝，一任运命沉浮。不是清也不是浊，不是浅也不是深。本来即不是过去，现在也不是今天。现在既无住，现在即是本心。本来不存在，本来即是今天。菩提本来具有，不须加以持守。烦恼本来没有，不须加以消除。灵知自我映照，万法归于真如。没有归向也没有接受，断绝了观想而忘记了持守。四德没有产生，三身本来具有。六根皆对外境，分别并非心识。一心如若无妄，万缘即进入调直定。心性本来相等，同居土上亦不携带。无生顺从万物，随处而幽幽栖息。觉悟由不觉悟而来，那觉悟即是不觉悟。得与失之两边，谁来议论好恶呢？一切有为法，本来就没有造作。知道心不是心，没有病也没有药。迷惑时舍弃事，觉悟后就没有不同。本来没有可取的，现今为什么要抛弃呢？称说有魔王兴起，称说空象已具备。不要寂灭凡夫之情，只是教人止息其意。意无心即寂灭，心无行即断绝。不用证明空，自然得以明悟。灭尽三昧灭尽了生死，冥隐之心契入禅理。开眼即看见相，心便随着境而兴起。心之处没有境，境之处没有心。用心来灭境，彼此既相依凭又相侵犯。心寂灭则境一如，既不遣散也不拘执。境随着心而寂灭，心随着境而消失。两处都不产生，便寂静又虚明。菩提之影显现，心水常得清净。德性好似愚昧，没有亲疏之分。宠辱不能改变，也不抉择所居之地。诸缘

顿时止息，一切都不记忆。长昼如同黑夜，长夜如同白昼。外表似乎顽冥嚣张，内心却虚明真实。面对境象而不动心，即是有力量之大人。没有人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便长久显现。通达一切法，未曾不周遍的。思虑反而昏惑，埋没、淆乱了内心。用心来制止运动，愈制止愈奔竞相。万法都无居所，惟有一个法门。不进入也不出去，不静谧也不喧哗。声闻与缘觉二乘，其智慧不能议论。实在并没有一物，无上妙智独自存在。本际虚明冲淡，不是心所能穷尽的。正觉即没有觉，真空则不空。三世之诸佛，皆属此宗乘。此宗乘之毫末，为恒河沙子数的世界所含容。一切都不顾及，安心却没有处所。没有处所安心，虚明即自己显露。寂静不产生，便纵横放旷。所作都没有滞留，离去、留住都一样。慧日自寂寂，定光佛亦明明。光耀着无相之苑，照亮了涅槃之城。诸缘都已忘记，诠释心神以确定形质。不从法座起身，安眠在虚室。恬然地以大道为快乐，于真实中悠游。无所作为即无所得，依止于无而自出世。四等与六度，同为一乘之路。心如若不产生，法便没有差别。知道生即是无生，眼前就得以常住。智者方才知道，不是用言语、诠释所能领悟的。

【说明】

在中国禅宗史上，法融禅师之禅法即建立于般若空观思想即中道观之上。其于《心铭》中指出："菩提若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将本有与无觉、空与不空等概念在中道观之基础上得以统一，从而在四祖道信大师门下别开一宗，独树一帜，创立了禅宗中的重要派别牛头宗。虽然南宗诸师对牛头一派禅风颇有异词，但其所受之影响还是颇为明显的。如《心铭》主张："心性不生，何须知见；本无一法，谁论熏炼?"又说："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这一观点显然为此后南宗所倡导的领悟说之先声。

息心铭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宝[1]，人焉久缄[2]其身，铭其膺[3]，曰：

古之摄心[4]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虑，无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虑多失，不如守一。虑多志散，知多心乱。心乱生恼，志散妨道。勿谓何伤，其苦悠长。勿言何畏，其祸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将盈。纤尘不拂，五岳将成。防末在本，虽小不轻。关尔七窍[5]，闭尔六情[6]。莫视于色，莫听于声。闻声者聋，见色者盲。一文一艺[7]，空中小蚋[8]。一伎一能，日下孤灯。英贤才艺，是为愚蔽。舍弃淳朴，耽溺淫丽。识马[9]易奔，心猿难制。神既劳役，形必损毙。邪行[10]终迷，修途永泥。莫贵才能，日益惛瞢[11]。夸拙羡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内怀憍伐[12]，外致怨憎。或谈于口，或书于手。邀人令誉，亦孔之丑[13]。凡谓之吉，圣谓之咎。赏玩暂时，悲哀长久。畏影畏迹，逾远逾极。端坐树阴，迹灭影沈。厌生患老，随思随造。心想若灭，生死长绝。不死不生，无相无名。一道虚寂，万物齐平。何贵何贱？何辱何荣？何胜何劣？何重何轻？澄天愧净，皎日惭明。安夫岱岭[14]，同彼金城[15]。敬贻[16]贤哲，斯道利贞[17]。

【注释】

［1］如意宝——即如意珠，有所求皆如意，故名。出自龙王或摩竭鱼之脑中，或云为佛舍利所变成。［2］缄——收藏；封闭。［3］膺——胸部。［4］摄心——摄聚散乱之心归于一处。［5］七窍——人之头上有眼、鼻、耳、嘴，共七个孔，总称七窍。［6］六情——即“六根”。以意根为心法，他五者生情识，故从所生之果而名为情。《金光明经》曰：“心处六情，如鸟投网。常处诸根，随逐诸尘。”《智度论》曰：“眼等

五情名为内身，色等五尘名为外身。" [7] 一文一艺——文艺指学问与技艺。[8] 蚋(ruì)——小蚊子，又名"沙蚊"。《通俗文》曰："小蚊曰蚋。" [9] 识马——心识动乱如奔马，故名。也作"心马"、"意马"。下文"心猿"之义同。唐代《维摩诘经变文》曰："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赵州录遗表》曰："心猿罢跳，意马休驰。" [10] 邪行——六十九种外道的统称。 [11] 惛(hūn)瞢(méng)——迷糊不清；认识不明。 [12] 憍(jiāo)伐——骄慢、自夸。 [13] 亦孔之丑——《诗·小雅·十月之交》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孔，甚也。丑，恶也。 [14] 岱岭——此指泰山。 [15] 金城——比喻坚固无比、防守严密的城市。东汉班固《西都赋》曰："建金城而万雉。" [16] 贻(yí)——赠送。《诗·邶风·静女》曰："贻我彤管。" [17] 利贞——"元亨利贞"之略，为《周易·乾卦》之卦辞。传统释"元"为始或大，"亨"为通，"贞"为正。许慎《说文解字》训"贞"为"卜问"。甲骨文"贞"字，正为卜问之义。故近人以为"元亨"即"大亨"，古人举行大亨之祭礼，筮得此卦，记载于卦辞，用来表示吉利。

【译文】

法界中有如意宝，有人将它久久地收藏，并在其胸部刻写铭文，云：

古代的摄心之人，可要戒备啊！可要戒备啊！不要多思虑，不要多知识。多知识便多事，不如止息心意为好。多思虑则多过失，不如持守一心为好。思虑多则其志散失，知识多则其心紊乱。其心紊乱则产生烦恼，其志散失则妨碍行道。不要说有什么可伤害的，其苦痛悠悠绵长。不要说有什么可畏惧的，其灾祸如鼎沸而不止。滴水不停止，四海都将盈溢。纤细的灰尘不拂去，将会堆成五岳高山。预防其末是为了其根本，虽然微小却不能轻视。关闭你的七窍，封闭你的六情。不要去观色，不要去听声。听声的人耳聋，观色的人眼盲。一文与一艺，都如天空中的小蚋一样渺小。一技与一能，都如太阳底下的孤灯一样无足道。精英贤人的才干技艺，反而成为愚昧、障碍。舍弃了淳朴，沉溺于淫侈奢丽。识马容易奔驰，心猿难以制止。神既然被劳役，形必定有所损害颓毙。邪行终究将迷失，修行之途将永远拘执。不要以才能为宝贵，那将会日益昏聩糊涂。自夸拙朴而羡慕机巧，其德不得

弘扬。名号贵显而行为浅薄，其名越高则崩溃越迅速。内怀傲慢而自伐，外面就将招致怨怒憎恨。有人用口谈说，有人用手书写。邀求人们给予良好称誉，也是一件大丑事。凡夫称之为吉利，圣人却称之为过错。赏玩只是暂时的，悲哀却是长久的。畏惧影子并畏惧足迹，奔走得愈遥远则愈明显。端坐在树荫底下，没有了足迹也消失了影子。厌恶新生而担忧老死之想法，随着思量而产生。心想如若寂灭，生死即永远离绝。没有死即没有生，无相也即没有名称。一道空虚寂静，万物便相同平等。以什么为贵重、又以什么为卑贱呢？以什么为耻辱、又以什么为荣耀呢？以什么为优胜、又以什么为低劣呢？以什么为重、又以什么为轻呢？澄明之天亦惭愧清净，皎洁之月亦惭愧明亮。如同泰山一样安稳，如同金城一样坚固。恭敬地赠送给贤士哲人，此大道既利而贞。

【说明】

亡名禅师为南朝梁人，俗姓宗氏，南郡人。家世清贵，世称望族。以能文著名，事从梁元帝，深见礼待。梁亡后出家为僧，投兑禅师剃度受戒，后入北周长安，与士大夫游，均惊其才华。常行游于终南山诸寺。除《息心铭》外，又著《至道论》、《淳德论》、《遣执论》、《去是非论》、《影喻论》、《修空论》、《不杀论》等，其文多清素，语恒劝善。有集十卷，盛重于世。后不知所终。有弟子僧琨，性沉审，善音调。

菩提达磨略辩大乘入道四行　弟子昙琳序

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1]，闻皆晓悟。志存摩诃衍[2]道，故舍素从缁，绍隆圣种[3]。冥心虚寂，通鉴世事。内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边隅[4]正教[5]陵替[6]，遂能远涉山海，游化

汉、魏[7]。忘心之士莫不归信，存见[8]之流乃生讥谤。于时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咨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发行[9]，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10]，如是发行者四行[11]，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12]，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尔。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者，谓藉教悟宗[13]，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14]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之行。

云何报冤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15]，多起冤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也。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

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16]。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也。

四称法行，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17]无悭[18]于身命财，行檀舍[19]施，心无悋[20]惜，达解三空[21]，不倚不著，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注释】

[1] 踈朗——通"疏朗"，洒脱明朗。 [2] 摩诃衍——即大乘。 [3] 圣种——圣人之种性，谓入道而修三学者为三宝中之僧宝，能行诸圣人之行法，故名圣种。[4] 边隅——边远地区。此相对以天竺国而言，而以中华为边隅。 [5] 正教——指大乘佛法。 [6] 陵替——谓纲纪不能维持，上下不思振作。《梁书・武帝纪中》曰："晋氏陵替，虚诞为风。" [7] 汉魏——中国古代两个朝代名，此以代指中国。[8] 存见——有恶见者。 [9] 发行——即发行人进路心，谓月满之时，一切道路邪正夷险，悉皆明白，故行者欢喜前进，以比喻如来说法开示明了，令诸众生勇猛进修，趣向大涅槃之道。 [10] 壁观——达磨祖师抵达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称壁观婆罗门。故后世便谓禅门之观法为壁观。 [11] 四行——即报冤、随缘、无所求、称法之四行。 [12] 讥嫌——被别人说坏话，又作"机嫌"。不为他人讥嫌之事，谓之"护机嫌"。《起信论》曰："当护讥嫌，不令众生妄起过罪故。"《楞严经》九曰："诽谤比丘，骂詈徒众，许露人事，不避讥嫌。" [13] 藉教悟宗——谓假借教义以领悟禅旨。[14] 客尘——用以形容烦恼。因烦恼不是心性固有之物，为迷于理而起者，故称之为客；因为其污染心性，故名之为尘。《维摩经・问疾品》曰："菩萨断除客尘烦恼。"[15] 诸有——众生之因果，有因有果，故称之为有，有三有、四有、七有、九有、二十五有等分别，故通称为诸有。 [16] 火宅——失火的房屋。此为法华七喻之一。据《法华经・譬喻品》载，火宅喻又作"火宅三车喻"，譬如家宅遭遇大火，幼儿仍在宅中游玩，不知脱离危险，长者乃施设方便，告以门外有幼儿所期望之羊车、鹿车、牛车等三车，藉

以诱出门外，遂共乘大白牛车脱离火宅。佛教用火宅比喻三界，谓三界为五浊、八苦等苦恼所聚，无法安住；幼儿比喻众生，谓众生贪着三界，耽于享乐之生活，不知处境之危险；长者比喻佛，羊车比喻声闻乘，鹿车比喻缘觉乘，牛车比喻菩萨乘，大白牛车比喻一佛乘。 [17] 法体——有为、无为诸法之体性。 [18] 悭——吝啬。《法蕴足论》称悭有二种，一财悭，二法悭。谓于自所有可爱资具，不施、不遍施、不随遍施，不舍、不遍舍、不随遍舍，心吝惜性，是名财悭。谓于自所有诸法，不授予他，亦不为说，不施、不遍施、不随遍施，不舍、不遍舍、不随遍舍，心吝惜性，是名法悭。 [19] 檀——梵语，译曰施，为"舍"之义，故称檀舍。《寄归传》一曰："由行檀舍自可越度贫穷。" [20] 恡(lìn)——凡贪而不施，即谓之恡，同"吝"。 [21] 三空——谓布施行，称受施者、布施者、布施物之三相皆空，故名。

【译文】

菩提达磨法师是西域南天竺国人，为大婆罗门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他幼年聪慧，神采洒脱明朗，一听即能晓悟。他志向大乘之道，所以舍弃俗世而皈依僧法，承继发扬圣种。其冥心空寂虚灵，通达明鉴世事，内心外缘都明悟，德行超越了世人。因为悲哀边远地方正教陵替，于是他远涉高山大海，行游中国教化。忘记心识之士没有不皈依信慕的，存有恶见之辈却生出了讥讽诽谤之言。当时只有道育、慧可这两个沙门，虽然还是后生青年，却志向高远，庆幸自己遇到了达磨法师，侍奉了数年，虔诚恭敬地咨询参请，善于承奉老师的意旨。达磨法师为他们的精诚所感动，就把一真之道教诲给他们，让他们如此安心，如此发精进之行，如此顺应万物，如此方便接引，这即是大乘安心之法，而不要有所错谬。如此安心的便是壁观，如此发精进之行便是四行，如此顺应万物的便是防护被别人说坏话，如此方便接引的便是让他们不执著。这即是对四行略加序说之原因。

入道有很多途径，简要地说来，不出于如下两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所谓理入，是说藉教悟宗，深信含生都具有同一真性，只是因为被客尘妄想所覆盖，所以不能显明了断。如果舍弃妄想而归于真性，凝住壁观，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凡夫与圣人等同齐一，坚

决住持而不移动，更不随从文字教义，那就与理冥然相符，没有分别，寂然无为，便称之为理入。

所谓行入，是说四行，而其余诸行都归入了这当中。四行指什么？一为报冤行，二为随缘行，三为无所求行，四为称法之行。

什么叫作报冤行？谓修习道行的人，如果受苦之时，应当自己思量，我从往昔无数旷劫中来，舍弃根本而追寻末节，在诸有之中漂泊，产生了很多冤屈憎恨，造成了无数违戾危害，现在虽然没有违犯，但还是因为我的前世罪过，恶业之果报已成熟，不是天也不是人所能给予的，所以甘心忍受，完全没有怨恨哭诉。经文中说："遇到苦难而没有忧愁。"为什么呢？这是心识通达的缘故。此心产生之时，与理相契应，体验冤屈而进入大道，所以称之为报冤行。

二为随缘行，众生无我，都为缘业所转动，苦乐一齐承受，都从缘而产生。如果得到胜报荣誉等事，都是我过去宿因所感应的，现在方才获得，缘尽而消失，又有什么可欣喜的！得失都因为缘，心并没有增减，喜风吹不动，冥然顺应大道，所以称之为随缘行。

三为无所求行，因为世人长久迷惑，到处贪图执著，而称之为求法。智者省悟真性，以理来反俗，安心于无为，形随着运命而转动，万有由此为空，无所愿乐。功德与黑暗常相随追逐，久居的三界就如同是火宅。有身都苦，谁又得以安宁？了悟这道理，所以舍弃诸有，止息观想而无所求。经文中说："有所求都是痛苦，无所求才快乐。"显示判别知识而无所求，才真正为道行，所以称之为无所求行。

四为称法之行，心性清净之理，就称之为无法。此理众多之相皆为空，没有污染也不执著，没有此也没有彼。经文中说："法没有众生，是离绝众生污垢之缘故。法没有我，是离绝我之缘故。"智者如果能信心理解这一道理，就应当称法而行。法体对身

命财从不吝啬，而大行檀施舍，心中没有吝啬，而悟达通解三空，不倚靠也不执著，只是为了去除污垢之称名、度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己所行，又能利他，也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然这样，其余五个也相同，为了去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所以叫作称法之行。

【说明】

这一段文字亦称《达磨二入四行观》。菩提达磨在北朝魏地所传授的是以《楞伽经》为依据的大乘禅法，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径。“理入”即“壁观”，其内容特重心性，主要是喻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从认识上舍伪（抛弃现实世界）、归真（追求超现实的真如世界）、无自（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他（否认他人以致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排除一切执见。行入指万行同摄的“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着重于劝导世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佛教教义苦下功夫。理入属宗教理论，行入属宗教实践，由此结合禅法的理论和实践之教义，即菩提达磨的简易禅法。

为《达磨二入四行观》作序的僧昙琳之事迹不详。据《续高僧传》卷一称，北朝东魏元象元年至兴和末（538～542 年），有沙门昙琳于河北邺都帮助天竺僧人般若流支翻译佛经。可推知昙琳当是于北地向达磨祖师问法者，故称弟子。

显宗记 荷泽神会大师

无念[(1)]为宗，无作[(2)]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3)]。夫真如无念，非想念而能知；实相无生，岂色心而能见？无念念者即念真如，无生生者即生实相。无住而住，常住涅槃。无行[(4)]而行，即超彼岸[(5)]。如如不动，动用无穷。

念念无求，求本无念。菩提无得，净五眼[6]而了三身；般若无知，运六通而弘四智[7]。是知即定无定，即慧无慧，即行无行。性等虚空，体同法界。六度自兹圆满，道品[8]于是无亏。是知我法[9]体空，有无双泯。心本无作，道常无念。无念无思，无求无得。不彼不此，不去不来。体悟三明[10]，心通八解[11]，功成十力[12]，富有七珍[13]。入不二门，获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刚慧[14]。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诃般若，真空即清净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无见，能见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异体同。随义立名，故云法无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号如来知见。知即知心空寂，见即见性无生。知见分明，不一不异，故能动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处处能通达，即理事无碍。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识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谢，境灭心空。心境双亡，体用不异。真如性净，慧鉴无穷。如水分千月，能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而常空寂。空即无相，寂即无生。不被善恶所拘，不被静乱所摄。不厌生死，不乐涅槃。无不能无，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动摇。一切时中，获无所得。三世诸佛，教旨如斯。即菩萨慈悲，递相传受。

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至于达磨，届此为初，递代相承，于今不绝。所传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15]，终不妄与。福德、智慧二种庄严，行解[16]相应，方能建立。衣为法信，法是衣宗。

唯指衣法相传，更无别法。内传心印，印契本心。外传袈裟，将表宗旨。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受于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无生之法。无生即无虚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脱。

【注释】

[1] 无念——无妄念，即"正念"之异名。《传心法要》曰："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华果，即心便是灵智，亦云灵台。"又曰："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无一念，便是境忘心自灭，无复可追寻。" [2] 无作——无因缘之造作，即心无造作物之念。 [3] 真空为体妙有为用——对于非有之有而称妙有，而谓非空之空为真空，为大乘至极之真空。《济缘记》曰："妙有则一毫不立，真空乃因果历然。" [4] 无行——即"无行般"，为五种不还之一。有一种不还果，生于色界，不加功力，经久自然断绝上地之惑而入涅槃。 [5] 彼岸——梵语"波罗"之义译。《智度论》曰："波罗，秦言彼岸。"又曰："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 [6] 五眼——一肉眼，为肉身所有之眼；二天眼，为色界天人所有之眼；三慧眼，谓二乘之人照见真空无相之理之智慧；四法眼，谓菩萨为度引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五即为佛眼。 [7] 四智——一为道慧，知一道之智；二为道种慧，一一通达无量种之道之智；三为一切智，知一切法寂灭一相之空智；四为一切种智，知一切法一相寂灭，并识一切种种行类差别，有空双照之实智。 [8] 道品——道法之品类，有三十七道品。其为至涅槃之道法，故称道；其品类有所差异，故称品。 [9] 我法——对同道者而称呼佛法。《楞严经》曰："佛告阿难，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胜相。" [10] 三明——在佛称三达，在罗汉称三明：一为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二为天眼明，知自身、他身未来世之生死相；三为漏尽明，知现在世之苦相，而断绝一切烦恼之智。 [11] 八解——即"八解脱"：一为内有色想观外解脱，二为内无色想观外解脱，三为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四为空无边处解脱，五为识无边处解脱，六为无所有处解脱，七为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为灭受想定身作证具足。 [12] 十力——即佛之十力：一为知觉处非处智力，即知事物理与非理之智力；二为知三世业报智力，即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之智力；三为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即知诸禅定及八解脱、三三昧之智力；四为知众生上下根智力，即知一切众生能力与性质之智力；五为知种种解智力，即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之智力；六为知种种界智力，即知一切众生素质与境界之智力；七为知一切至处道智力，即知转生人天及达到涅槃诸因果之智力；八为知天眼无碍智力，即以天眼见知众生之生死及善恶业缘之智力；九为知宿命无漏智力，即知众生宿命与无漏涅槃之智力；十为知永断习气智力，即知永断烦恼惑业不再流转生死之智力。 [13] 七珍——即"七宝"。诸经所说略有不同，《般若

经》称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渠、玛瑙，《法华经》称金、银、琉璃、砗渠、玛瑙、珍珠、玫瑰，《阿弥陀经》称金、银、琉璃、玻璃、砗渠、赤珠、玛瑙。　[14] 金刚慧——达实相之理而破诸相之智，即称为金刚慧。　[15] 髻珠——轮王髻中之宝珠。《法华经·安乐行品》曰："譬如强力转轮圣王，欲以威势降伏诸国，而诸小王不顺其命。时转轮王，起种种兵，而往讨伐。王见兵众战有功者，即大欢喜，随功赏赐。或与田宅聚落城邑……奴婢人民，唯髻中明珠，不以与之。所以者何？独王顶上有此一珠，若以与之，王诸眷属，必大惊怪。"此以轮王喻如来，以髻喻二乘权教，以珠喻一乘实理。[16] 行解——即修行与知解。

【译文】

以无念作为宗旨，以无作作为根本，以真空作为本体，以妙有作为运用。真如即无念，不是想、念所能知晓的；实相即无生，难道是色、心所能看见的？无念之念者即是念真如，无生之生者便是生实相。无住而住者，即是常住于涅槃。无行而行者，便超越了彼岸。真如不动，动则运用无穷。念念无所求，求则其本无念。菩提无所得，以清净五眼而了达三身。般若无所知，以运用六神通而弘扬四智。因此知道即定便是无定，即慧便是无慧，即行便是无行。性与虚空相等，体与法界相同。六度从此得以圆满，道品于是无所亏欠。因此知道我法之本体空虚，有、无双双泯灭，心中原本无作，大道永恒无念。无念而无思，无所求而无所得。不是彼也不是此，没有去也没有来。本体了悟三明，其心通达八解脱，圆成十力之功德，拥有七宝之财富。进入不二之法门，获得了一乘之妙理。妙中之妙，便是妙法身。天中之天，即是金刚慧。湛然常得寂静，应用没有限制。应用而常空，空而常得应用。应用而不具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是无，便成为妙有。妙有即是摩诃般若，真空即为清净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无见，故能见涅槃。涅槃无生，故能生般若。涅槃与般若，其名称虽然相异，但其本体实同。随其理义而建立名称，所以说法没有一定之相。涅槃能生般若，即称之为真佛法身。般若能建立涅槃，所以称之为如来知见。知即是知道本心之空寂，见即是识

见本性之无生。知与见皆分明,不为同一也非异别,所以能行动与寂静常玄妙,理与事都如如。于是即处处都能通达,即理事没有障碍。六根不被污染,即是定慧之功德。六识不产生,即是真如之功力。心如同境消谢,境灭即心空。心与境双双泯灭,体与用没有差异。真如之性清净,智慧之鉴别没有穷尽。且如众河水分映千轮明月,而都能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而常得空寂。空即无相,寂即无生,不被善恶所拘束,不被寂静、散乱所摄取,不厌恶生死,不喜爱涅槃,无不能成为无,有不能成为有,行、住、坐、卧,心都不会有所动摇,一切时间中,心都无所获得。三世诸佛的教义宗旨皆是这样的,即菩萨之大慈大悲,世代承继相传授。

自从世尊寂灭之后,西天二十八祖师共同传授无住之心,共同演说如来知见,传至于达磨祖师,来到东土成为中华初祖,世代相传授,至于现今而不断绝。佛祖所传授的秘密教义,关键在于所传得人,如同国王发髻上面的宝珠,终究不可妄为传与。福德与智慧两种庄严,修行与知解相契应,方才能够建立。袈裟作为传法之凭信,法作为传袈裟之宗旨。只有指示袈裟、法相传授,再没有其他之法。内传心印,以印契合本心。外传袈裟,用来表述宗旨。没有此袈裟便不传授法,没有法便不接受袈裟。此袈裟即是证明传法凭信之法衣,法即是无生之法。无生即没有虚妄,乃是空寂之心。知道空寂之义而了断法身,了断法身而为真解脱。

【说明】

荷泽神会大师的《显宗记》,二十世纪初于敦煌石窟中所发现者题作《顿悟无生般若颂》。神会大师于《显宗记》之中详细地叙述其禅法宗旨,且以暗示六祖慧能大师之南宗为佛祖世代相传承之正宗嫡传。

参同契 南岳石头希迁大师

竺土大仙[1]心,东西[2]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

北祖[3]。灵源[4]明皎洁，枝派[5]暗流注。执事元是迷[6]，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7]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8]。色本殊质象[9]，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10]：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11]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12]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13]人，光阴莫虚度。

【注释】

[1] 竺土大仙——此谓释迦牟尼佛。 [2] 东西——泛指西土与东土。 [3] 南北祖——此称主张顿悟之南宗大师慧能与主张渐悟之北宗大师神秀。 [4] 灵源——此喻禅宗所传之"心"本体。 [5] 枝派——指由心本体派生之万事万物。 [6] 执事元是迷——事物之共性称理，若就事而论，不见其理即为迷，若只契合其理，而不识事相差别，也不名"悟"。 [7] 回互——万事万物由理之同一性所体现之相互联系称"回互"，而不回互即表现为个性之自住于己性。 [8] 依位住——为小乘说一切有部术语，谓"有"于特定位次上之实现而成为现实之具体事物。譬如麦种于一定水土温度下生成为一麦粒，即是麦种之"依位住"。 [9] 质象——此指赤黄青白黑等具体物象。 [10] 子得其母——此以母譬喻四大之性，以子譬喻火、风、水、地，谓性理派生事相而为事相隐奥不露之本质。 [11] 根叶——以根譬喻性理，以叶譬喻事相。 [12] 尊卑——义同"轻重"。 [13] 参玄——即参禅。

【译文】

天竺国大仙之心印，西土、东土都秘密相传付。人的根器有利钝之分，佛道却没有南祖、北祖之别。灵源明白而皎洁，枝派却暗中相流注。执著于事原本是迷惑，只契合于理却也不是悟彻。每一门派之一切境界，是回互又不是回互。回互则更加相关涉，不回互便依位住。色原本为了区分具体物象，声原来亦为了分别

苦与乐。其奥义契合上中根器之人之言语，而显明清浊之语句。四大之性自会回复，就如同因其子女而得到其母：火性为热而风性动摇，水性为湿而地性坚固。眼中之色彩与耳中之声音，鼻中之香气与舌上之咸酸滋味。这些都可依据一一之法而观想，可根据根、叶之特性而罗列分布。以心为本、以物为末而都必须回归自家宗旨，运用语句需要轻重得当：面对显明的却还含有暗之义，而不要认为遇到了暗之相；面对隐暗的却还蕴有明之义，而不要认为看见了明之相。明与暗各自相对而运用，就如同走路有前步、后步一样不可偏废。万物各有其自身功用，言说也应当视其效用与处所而定。佛事存在于函、盖、盒之中，禅道印证于飞箭、剑锋、拄杖之下。承受语句必须领会宗旨，而不要自我建立规矩。触目而不能领会大道，移动脚步怎么能知道路径？进步不分远近，迷惑则相隔如山河一样牢固。谨告参问玄法之人，切不要虚度了光阴。

【说明】

《五灯会元》卷五载有南岳石头希迁大师撰作《参同契》之缘起：希迁因观僧肇《肇论》，至“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一句而有所得，便撰此《参同契》。《参同契》之名借用东汉道教徒魏伯阳所撰者《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主要为调和儒、道之对立而作，而希迁大师的《参同契》主要为调和禅宗内部南顿、北渐之对立，并由此集中表述其禅学思想：以灵知之“心”为世界万有之本原，而遍彻于一切现象，成为万有共同之“性”、“理”、“道”，并由此陈述“理”、“事”之关系。即理为一般，事为个别，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以一般为本质，故事理既有差别又相互关联。如不明于此，便不能领悟宗旨。可见其说渗透着华严宗“理事圆融”的思想。

答皇太子问心要　五台山镇国大师澄观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无住。无住心体灵知，不昧性相[1]寂然。包含德用，该摄内外。能深能广，非有非空。不生不灭，无终无始。求之而不得，弃之而不离。迷现量[2]则惑苦纷然，寤真性则空明廓彻。虽即心即佛，唯证者方知。然有证有知，则慧日沉没于有地；若无照无悟，则昏云[3]掩蔽于空门。若一念不生，则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无智无得。不取不舍，无对无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犹弃影劳形；若体妄即真，似处阴影灭。若无心忘照，则万虑都捐；若任运[4]寂知，则众行[5]爰[6]起。放旷任其去住，静鉴觉其源流。语默不失玄微，动静未离法界。言止则双亡知寂，论观则双照寂知，语证则不可示人，说理则非证不了。是以悟寂无寂，真知无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双融之中道[7]。无住无著，莫摄莫收。是非两亡，能所双绝。斯绝亦寂，则般若现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来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现，实由般若之功。般若之与智性，翻覆相成。本智[8]之与始修，实无两体。双亡正入[9]则妙觉圆明，始末该融[10]则因果交彻。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处处成道，无一尘而非佛国。故真妄物我，举一全收。心佛众生，浑然齐致。是知迷则人随于法，法法万差而人不同；悟则法随于人，人人一智而融万境。言穷虑绝，何果何因？体本寂寥，孰同孰异？唯忘怀虚朗，消息[11]冲融[12]。其犹透水月华，虚而可见；无心鉴象，照而

常空矣。

【注释】

[1] 性相——法之自体,在内不可改易者称性,现于外而可加分别者称相。 [2] 现量——心识三三量之一,谓向色等诸法,现实量知其自相,而毫无分别推求之念者。 [3] 昏云——此喻烦恼、妄想。 [4] 任运——同"自然"。任随法自己运动而不加人为之造作。 [5] 行——指身、口、意之造作。《俱舍论》曰:"行名造作。" [6] 爰(yuán)——于是;因此。 [7] 中道——中者,不二之义,绝待之称,双非双照之目。法相宗以"唯识"为中道,三论宗以"八不"为中道,天台宗以"实相"为中道,华严宗以"法界"为中道。《中论偈》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 [8] 本智——即"根本智",又名"如理智"、"无分别智"、"正智"、"真智"等,即符合真理的无分别之真智,因它能生一切法乐,出一切功德大悲之根本,所以叫做"根本智"。 [9] 正人——悟彻佛法真理称正人。 [10] 该融——详备融合。 [11] 消息——消,尽也;息,生也。谓可加即加,可减即减。 [12] 冲融——淡泊恬适。唐杨炯《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曰:"志惟谨洁,每怀冲融之道。"

【译文】

至极之道以心为根本,心法以无住为根本。无住之心体灵动知道,不昧之性相寂然不动。包含着德与运用,总括摄取心内与身外。既能深远又能广泛,不是有也不是空,不产生也不寂灭,没有终结也没有开始。欲加以寻求而不能得到,要抛弃它也不能离绝。迷失于现量之中则疑惑、苦楚纷然而至,悟彻真性则空明澄澈。虽然说是即心即佛,却只有证悟者才能知道。但是有证明有知识,则慧日沉没在"有"地;如果没有映照也没有省悟,则昏云掩蔽了空门。如果一念不产生,则前后际断绝。映照之体独立,物我都归一如。直达本心之源,没有智慧也没有得到的,没有摄取也没有舍弃的,没有对治也没有修行。但是迷惑与彻悟相互依存,真实与虚妄相互映照。如果追求真实而去除虚妄,就如同是为了舍弃影子而快速地奔跑一样徒劳无用;如果体会到虚妄即是真实,即如同待在阴暗之处其影子自然就消失。如果无心于忘机与映照,则万般思虑都除去了;如果任运于寂定与知识,则众行由此兴起。放旷而任随其离去、留住,静静地鉴别而察觉其源流。

言语与沉默都不迷失玄微之机，动与静都没有离开法界。言语止息则知识与寂定双双泯灭，议论观想则寂定与知识双双映照，言语证明则不可以示人，讲说道理则非证明不能了达。所以领悟空寂则不是寂，真正的圣知亦没有知。因此以知识、寂定不二之一心，来契合空、有双融之中道，则不要摄取也不要收拾，是与非两消亡，能与所双断绝。此断绝亦已寂灭，则般若显现于前。般若不是由心外新产生的，智性却是本来就具足的。但是根本之寂灭不能自己显现，故其显现实是因为般若的功力。因此般若相对于智性，翻覆而相成；根本智相对于始初之修行，其实并没有两体。能与所双双消泯而正入则妙觉圆满清明，始末详备融合则因果交互渗透。心心皆作佛，则没有一心而不是佛心；处处都成道，则没有一尘而不是佛国。所以真与妄、物与我，举出一个便全部收摄了。心、佛与众生，便浑然一齐来到。因此知道迷惑则人随法而转移，万法皆有差异而人人不同；悟彻则法随人而映现，人人均具一智而融合了万般境象。言语穷尽、思虑断绝，什么是果什么是因？性体本来寂寥，谁相同谁又相异？只有忘怀虚明清朗，消息冲淡恬适，犹如是穿透水波的月影，虽然是虚象却可看见；就如是明镜中无心之影像，虽然能映照而常是空虚。

【说明】

澄观大师(737～838年)，为唐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俗姓夏侯。十一岁时于宝林寺出家，至德二载(757年)从妙善寺常照受具足戒。学无常师，遍参南北耆宿，律、禅、三论、法华诸宗无不深入堂奥，并兼通因明咒仪、子史经传之学，后又入天竺山向诜法师学华严宗旨，随登五台山而撰作《华严随疏演义》四十卷，于贞元四年(788年)讲说于大华严寺，七年再讲说于河东太原崇福寺，于是名震京师。八年，唐德宗征入长安，召入内殿讲经。元和五年(810年)任为僧统，号清凉国师。后加授镇国大师号，进加天下大僧录。唐顺宗为太子时，曾遣人向其问法，澄观述《心要》作答。

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诸朝，备受尊敬。其寂化之岁，《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五载于文宗开成三年(838 年)三月圆寂，年一百零二岁，腊八十三；《宋高僧传》卷五则说圆寂于元和年中，年七十余。被尊为华严宗四祖。

坐禅箴 杭州五云志逢和尚

坐不拘身，禅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则非静。不涉不拘，真光迥孤。六门[(1)]齐应，万行同敷[(2)]。嗟尔初机，未达玄微。处沈随掉[(3)]，能所支离。不有权巧，胡为对治？驱策抑按，均调惛乱[(4)]。息虑忘缘，乍同死汉。随宜合开，靡专壁观。达磨大师正付法眼外，委示初机修心之要，启四门四行[(5)]，匪专一也。驰想颇多，安那钵那[(6)]。或掉举、猛利[(7)]及惛住等，宜易观修于数息，或出或入，不得交互。沿流剑阁，无滞木鹅[(8)]。如火得水，如病得医。病瘳[(9)]医罢，火灭水倾。一念清净，体寂常灵。是灵是寂，非灵非寂。是非迭生，犯过无极。前灭后兴，还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则无咎。日由背夜，镜奚照后？此则不然，圆明通透。照而不缘，寂而谁守？万象瀛[(10)]沤，太虚闪电。摧坏魔宫，冲倒佛殿。跛者得履，瞽者发见。法界尘寰[(11)]，齐轮顿现。旷荡郊廛，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号金仙[(12)]。吾虽强说，爰符圣言。圣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动不禅，是无生禅。

又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坐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故知历代祖，唯传此一心。祖光既远大，吾子[(13)]幸堪任。聊述无言旨，乃曰《坐禅箴》。

【注释】

[1] 六门——一曰求解脱之愿心，二曰积集胜行之资粮，三曰使心善住于一处，四曰资师圆满，五曰所缘圆满，六曰作意圆满。此六门习修禅定而得世出世之果。[2] 敷——敷设；敷陈。[3] 掉——也作"掉举"，即令心高举而不安静，为烦恼之异名。[4] 惛乱——使心昏沉散乱。[5] 四门四行——四门：一有门，二空门，三亦有亦空门，四非有非空门。依据此四者而得入真性实相之地，故称为门。四行即指菩提、福德、智慧与羯磨之四行。[6] 安那钵那——也称"阿那波那"、"安那般那"等，即数息观，默数出息入息以停止心想散乱之观法名。五停心观之一。[7] 猛利——即"猛利烦恼"，二烦恼之一，如因果拨无之邪见，即上品之烦恼。[8] 沿流剑阁无滞木鹅——相传剑水崄隘迅流，如两船相触必碎，故先斫木浮下，谓之木鹅。[9] 瘳——疾病痊愈。[10] 瀛——大海。[11] 尘寰——即尘世。[12] 金仙——佛家称外道仙人修行坚固者为金仙。此指佛。[13] 吾子——对人相亲爱的称呼。

【译文】

坐禅并不拘束身体，禅定也不关涉境象。拘束必定会疲倦，关涉则不能寂静。不关涉又不拘束，真性之光迥然独照。六门一齐响应，万行同时敷陈。嗟叹你们初机后学者，未能通达玄微之旨意。入处沉没而随之掉举，能、所支离散分。没有权巧方便，怎能对治修习？驱策抑止按息，均衡调理昏沉散乱。止息思虑、忘记尘缘，忽然如同死人一样。随宜而开合，并不专意于壁观。达磨大师于正付法眼之外，还传示初机后学者修心之要旨，启发四门四行，并不专一于壁观。驰奔之想很多，故行数息观法。或者掉举、猛利烦恼及昏沉、执著等，应该把观修改作数息，或者出或者入，不可交叉参杂。沿河流于剑阁，而没有滞留木鹅。就如同失火而得到了水，如同疾病而得到了医治。疾病痊愈则医治结束，火熄灭则水被倾倒。一念得以清净，即本体寂静而常灵动。此即是灵动即是寂静，而不是灵动不是寂静。是与非迭相转生，侵犯、过失没有穷极。前面寂灭而后面兴起，就如同是步行有前、后步一样。因为不知而产生忧患，知道则没有过错了。白昼是因为背离了黑夜，镜子又怎样映照身后呢？这里却不是这样的，圆满明澄而通达透彻。映照而不缘起，寂静而谁来持守？万象如大海中的浮沤，如同太虚中的闪电。摧毁了魔宫，冲

倒了佛殿。瘸子得到了鞋子，瞎子能看到了东西。法界与尘世，齐轮顿时显现。空旷的郊野与市镇，有时打坐有时睡眠。既然明悟了方便法门，就号称为金仙。我虽然强为众人解说，却也符合圣人之言。圣人之言是什么？还要假借反复宣讲。不运动又不禅定，就是无生之禅。

又说道：如果修学诸三昧，即是运动而不是坐禅。心随着境界而流淌，把什么称之为禅定？所以知道历代祖师，只传授此一心。祖师之光既然远大，吾子幸可担负此重任。聊为叙述无言说法之旨意，乃称之为《坐禅箴》。

【说明】

志逢禅师为德韶国师之法嗣，北宋初住持杭州五云山华严院，故人称五云和尚。当唐末五代之时，因法眼文益禅师的大力举扬，使一贯呵祖骂佛、轻视经教之禅风大为转变，禅林由此对研习“古教”及坐禅等修行之法大为关注。志逢禅师的《坐禅箴》正因为此而撰作。

证道歌 永嘉玄觉真觉大师

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1]，不除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2]即佛性，幻化空身[3]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4]天真佛[5]。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6]水泡虚出没。证实相，无人法[7]，刹那灭却阿鼻[8]业。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9]尘沙劫[10]。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11]中莫问觅。比来[12]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13]成？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

中随饮啄[14]。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15]。决定说，表真乘[16]，有人不肯任情征[17]。直截根源[18]佛所印，摘叶寻枝[19]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六般神用[20]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21]。净五眼，得五力[22]，唯证乃知难可测。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常独行[23]，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24]骨刚人不顾。穷[25]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贫则身常披缕褐[26]，道即心藏无价珍。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时终不吝。三身四智[27]体中圆，八解[28]六通心地印。上士[29]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30]顿入不思议。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吾善知识。不因讪谤[31]起怨亲，何表无生慈忍[32]力？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非但我今独达了，河沙诸佛体皆同。师子吼，无畏[33]说，百兽闻之皆脑裂[34]。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35]。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入深山，住兰若，岑崟[36]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37]安居实潇洒。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住相[38]布施生天[39]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40]。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41]含宝月[42]。既能解此如意珠[43]，自利

利他终不竭。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珠[44]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降龙钵[45]，解虎锡[46]，两股金镮[47]鸣历历[48]。不是摽[49]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心镜[50]明，鉴无碍[51]，廓然莹彻[52]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明非内外。豁达空，拨[53]因果，漭漭荡荡[54]招殃祸。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学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认贼将为子。损法财[55]，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56]。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智见力。大丈夫，秉慧剑[57]，般若锋兮金刚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振法雷[58]，击法鼓[59]，布慈云[60]兮洒甘露。龙象蹴蹋润无边，三乘五性[61]皆惺悟。雪山肥腻[62]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一性圆通一切性[63]，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64]。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还共如来合。一地[65]具足一切地[66]，非色非心非行业。弹指圆成八万门[67]，刹那灭却阿鼻业。一切数句[68]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不离当处[69]常湛然，觅则知君不可见。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70]天莫测。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建法幢[71]，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磨为初祖。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二十空[72]门元不著，一性[73]

如来体共同。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亡性即真。嗟末法[74]，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75]人。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旃檀林，无杂树，郁密深沉师子住。境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师子儿，众随后，三岁即能大哮吼[76]。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圆顿教[77]，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不是山僧逞人我[78]，修行恐落断常[79]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是即龙女顿成佛，非即善星[80]生陷坠。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81]徒自困。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从来蹭蹬[82]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83]。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二乘精进勿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亦愚痴，亦小騃[84]，空拳指上生实解。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85]法中虚捏怪[86]。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87]争得差？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88]终不坏。勇施犯重[89]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师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靼[90]。音折。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91]。有二比丘[92]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93]。维摩大士顿除疑，还同赫日[94]销霜雪。不思议，解脱力，此即成吾善知识。四事[95]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销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法中王，最高胜，河沙如来同共证。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世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96)。象驾(97)峥嵘漫进途，谁见螗螂(98)能拒辙(99)？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莫将管(100)见谤苍苍(101)，未了吾今为君决。

【注释】

[1] 闲道人——习道之人。《诗经》毛注曰："闲，习也。" [2] 实性——真如之异名。《仁王经》曰："诸法实性，清净平等，非有非无。" [3] 空身——即"虚空身"，谓非众生国土诸有量身，乃是无名无相之虚空身。菩萨随彼心之所乐，即以虚空身作自身，亦作众生身，乃至法身。 [4] 自性——诸法各自有不变不改之性，即名自性。[5] 天真佛——法身佛之异名，指众生本具之理性天真独明者。《宗镜录》曰："祖佛同指此心而成于佛，亦名天真佛、法身佛、佛性如如佛。" [6] 三毒——一为贪毒，二为瞋毒，三为痴毒。亦称三根，为一切烦恼之根本。 [7] 人法——人即是接受佛教之众生，法即是佛之教法。 [8] 阿鼻——受苦无间之义，指无间地狱，为八大地狱之最苦者，极恶之人堕于其中。 [9] 拔舌——即"拔舌地狱"之略，为作口业者所堕入之地狱。 [10] 尘沙劫——即"尘点劫"，譬喻极久长之时间。 [11] 寂灭性——即佛性。 [12] 比来——往昔；先前。 [13] 早晚——何时；何日。多问将来之事。唐人白居易《种柳三咏》诗："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阴。"[14] 随饮啄——此喻一切自然，不矫揉造作。 [15] 大圆觉——广大圆满之觉，即佛智。《圆觉经》曰："一切众生欲泛如来大圆觉海，先当发愿勤修二障。" [16] 真乘——即真实之教法。 [17] 征——证明。《广韵·释诂》曰："征，明也。" [18] 直截根源——即单刀直入、直了自心之义，为主张顿悟的六祖慧能禅师一系禅宗的主要特征。 [19] 摘叶寻枝——其义与"直截根源"相反，谓只知于经文中寻章摘句，而不能直了自心。 [20] 六般神用——传说摩尼珠有种种神异，其五色辉耀，能夜明，能浊水澄清，能不假柴火而煮熟饭菜，能映照一切宝物等等。佛经中多用摩尼珠比喻人人具足之清净佛性，即佛性不可作"有"、"无"见，而妙用无穷。 [21] 一颗圆光色非色——摩尼珠本无固定之色，随方而现诸色。宋僧宝臣《注楞伽经》曰："如摩尼珠，不作心而随色变，以譬如来不作意，能随众生善根心水大小而变。" [22] 五力——一为信力，使信根增长而破诸邪信；二为精进力，使精进根增长而破除身之懈怠；三为念力，使念根增长而破除诸邪念；四为定力，使定根增长而破除诸乱想；五为慧力，使慧根增长而破除三界诸惑。 [23] 行——行走。《释名·释姿容》曰："两足进曰行。"相对于

"行","步"有徐行、缓行之义。《释名·释姿容》曰:"徐行曰步。" [24] 悴——憔悴,面黄肌瘦、衰弱不振的样子。 [25] 穷——贫困。《荀子·大略》曰:"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 [26] 缕褐——僧人所穿之衲衣由黑褐色之布条缝制而成,故也称缕褐。 [27] 三身四智——《顿悟入道要门论》曰:"问:束四智成三身者,几个智共成一身,几个智独成一身?答:大圆镜智独成法身,平等性智独成报身,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共成化身。此三身亦假立名字分别,只令未解者看。若了此理,亦无三身应用。何以故?为体性无相,从无本而立,亦无无住。" [28] 八解——"八解脱"之略,亦称"八背舍",为弃舍三界染法系缚之八种禅定:一内有色相观外色解脱,二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三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四空无边处解脱,五识无边处解脱,六无所有处解脱,七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灭受想定(灭尽定)身作证具足住。其中四、五、六、七四种解脱,皆无色界之修定人,各在其修定时,观想苦、空、无常、无我,使心愿意舍弃一切,故叫解脱。《维摩经·佛道品》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 [29] 上士——具上等根器之人,即上文所言的"绝学无为闲道人"。 [30] 销融——销毁、融解。 [31] 讪谤——说人坏话。 [32] 慈忍——慈悲与忍辱,为三轨之二。 [33] 无畏——也作"无所畏",谓佛于大众中说法,具泰然无所畏惧之德。 [34] 脑裂——义同"心胆俱裂"。 [35] 忍辱仙——释迦牟尼于因位为忍辱仙,修忍辱之行,而其身为歌利王所支解。 [36] 岑崟(yín)——山石高峻奇特貌。西汉人司马相如《子虚赋》曰:"岑崟参差,日月蔽亏。" [37] 阒寂——寂静;杳无人声。 [38] 住相——四相之一。谓使法体于现在暂时安居而各行自果。自果指三乘各自之圣果。 [39] 生天——四种天之一。如四天王直至非想天,为众生可生之天处,故称生天。 [40] 如来地——即佛之位。 [41] 净琉璃——即"净琉璃世界",为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居之净土。 [42] 宝月——即"宝月智严音自在王如来"之略称,为东方七佛药师之一,曾发八大愿。 [43] 如意珠——即摩尼宝珠,能使人所求皆如意,故名。 [44] 戒珠——戒律清洁,能庄严人身,故譬喻为珠玉。 [45] 降龙钵——如来降伏毒龙,收入钵中。事见《佛本行集经·迦叶三兄弟品》,云:"佛初转法轮,降三迦叶于火神堂,放威火,灭彼火龙毒。火四面一时洞然炽盛,唯有如来所坐之处,寂静不见火光,火龙见已渐向佛所,便即踊身入佛钵中。尔时世尊手擎于钵,至频螺迦叶所。" [46] 解虎锡——《续高僧传·僧稠传》载:北朝齐高僧僧稠曾于王屋山见两虎交斗,便以锡杖从中分解,各散而去。 [47] 金镮(huán)——指锡杖上的金属圆环,振动锡杖时能发出声响。 [48] 历历——声音清晰貌。 [49] 摽(biāo)——高举。 [50] 心镜——心如明镜,能照万像,故称心镜。 [51] 无碍——自在通达而无碍,也作"无阂"。 [52] 莹彻——明洁透彻貌。 [53] 拨——绝;除。 [54] 漭漭荡荡——广远、浩渺的样子。 [55] 法财——佛法能如财物利益众生,故称法财。《维摩经·佛国品》曰:

"常以法财施一切。" [56] 心意识——《六波罗蜜经》曰:"集起说为心,思量性名意,了别义为识,是故说唯心。" [57] 慧剑——智慧能断烦恼,故名慧剑。 [58] 法雷——佛说法之法音雄猛,能发动无明之识,如震雷骇动众物之情,故名。《无量寿经》曰:"震法雷,曜法电。" [59] 法鼓——古代作战时以鼓声诫示军兵进击,故以此譬喻佛之说法为诫众生进善。《法华经·序品》曰:"吹大法螺,击大法鼓。" [60] 慈云——慈心广大,覆盖一切,故譬之为云。 [61] 五性——法相宗认为一切众生之机分为五性,以此定其能否成佛:一为定性声闻,有可开阿罗汉果之无漏种子者;二为定性缘觉,有可开辟支佛果之无漏种子者;三为定性菩萨,有可开佛果之无漏种子者;四为不定性,有两种或三种无漏种子者;五为无性,无三乘之无漏种子,而有可开人天果之有漏种子者。 [62] 雪山肥腻——草名。《涅槃经》八曰:"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纯得醍醐。" [63] 一切性——通善、恶、无记三性称一切性。 [64]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此语形象揭示了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思想。此圆通一切、遍含一切之思想,是佛教中最为究极根本之说,因为一切法在真如法界中虽显现种种差别之相,但其本体中并无丝毫差异。《传心法要》曰:"诸佛圆通,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65] 一地——以大地譬喻众生之佛性。谓一切草木种子皆因大地而生,一切善根功德皆依一佛性而生,故以名。[66] 一切地——通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称一切地。有寻有伺为三三昧之一,即有寻之心所、有伺之心所;无寻唯伺为色界之中间禅,即无寻之心所、唯有伺之心所;无寻无伺为色界二禅已上,即无寻之心所、无伺之心所。 [67] 八万门——"八万四千法门"之略。佛经中称收有教义之法藏与解释教义之法门各有八万四千之数。 [68] 一切数句——"数"为"智"之异名,"句"为住处之义。故"一切数句"即"一切智句",指佛之住处。 [69] 当处——本处;当下。 [70] 逆行顺行——违逆真理谓之逆行,随顺真理谓之顺行。 [71] 法幢——古代战将当战胜敌人后,便建立旗幢以示意。因佛菩萨所说法玄妙高耸,能降伏魔军而得胜,故譬喻为法幢。 [72] 二十空——出《般若经》,一内空、二外空、三内外空、四空空、五大空、六小空、七胜义空、八有为空、九无为空、十毕竟空、十一无际空、十二散空、十三无变异空、十四本性空、十五自相空、十六共相空、十七一切法空、十九无性空、二十自性空。 [73] 一性——即正因、佛性。谓一切众生皆具此性,但背觉合尘,常为烦恼之所覆障。若顺性而修,则能超脱生死,悟入涅槃,与佛所证无二无别。 [74] 末法——因离佛寂灭之时长短而分作正法、像法、末法三时。即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75] 尤——怨恨。 [76] 三岁即能大哮吼——《涅槃经》云:"犹如野干,虽学师子,至百千年,终不能作师子之吼。若师子子,三岁则能哮吼。"野干,狐狸一类野兽。 [77] 圆顿教——

即天台宗所称之“圆教”。　[78] 逞人我——意同“争人我”,即有胜负心,要与人分出高低。　[79] 断常——五恶见之第二谓边见。边见有二,一为断见,二为常见。[80] 善星——为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所生之子,出家诵十二部经而能断欲界烦恼,发得第四禅定,自谓已得真涅槃,但因亲近恶友而丧失所得之解脱,便认为无涅槃之法,起因果拨无之邪见,且向佛起恶心,而生堕无间地狱。　[81] 入海算沙——因佛法深广难测,喻为“法海”、“义海”等。经中又常以“恒河沙”比喻极多的数目。当年释迦佛常在恒河流域说法,即指河岸沙滩为譬喻。如说无数世界,即称为“恒河沙数世界”。如《华严经・入法界品》载,有幼童聚沙为戏,习“算沙法门”,获得“工巧神通”。佛经卷帙浩繁,义理深奥,如只在文字、名相上作功夫,分别计较,而不融会悟入,就难获实益。[82] 蹭(cèng)蹬(dèng)——遭遇挫折;不顺利。此指坎坷经历。　[83] 风尘客——此喻僧人四处行脚参学,而不明自心所具足之佛性。　[84] 騃(ái)——愚痴。[85] 根境——也名“根尘”。即色之所依而能取境者称根,根之所取者称境。[86] 捏怪——作怪;行为怪异不端。　[87] 医王——医生中之王,用以譬喻佛陀。[88] 火里生莲——“火”喻世间种种烦恼。火里生莲,比喻从世间之烦恼中获得清净解脱,犹如从火中生出莲花一样希见。《维摩经・佛道品》曰:“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　[89] 犯重——谓犯小乘戒之四重罪与大乘劫之十重罪。　[90] 顽皮靼(zǔ)——顽皮,即厚皮。靼,带嚼口的马笼头。　[91] 秘诀——秘密之口诀。　[92] 二比丘——《维摩诘经》云:佛告优波离(又作“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言:“义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为其如法解说,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否?’我言:‘不也。’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其二比丘疑悔即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93] 结——烦恼的异名。谓为烦恼因而结集于生死,故称之为结;又指束缚众生不使解脱,故称作结。　[94] 赫日——红日。　[95] 四事——谓衣服、饮食、卧具、汤药。　[96] 真说——此指如来所说之真法。　[97] 象驾——譬喻佛法东传,为象驮经卷而来。《华严玄谈》曰:“鹫岩西峙,象驾东驱。”　[98] 螗蜋——即“螳螂”。　[99] 辙——车辙,此代指车轮。　[100] 管——竹管。　[101] 苍苍——即“苍天”。

【译文】

君不见,绝学无为的修道之人,不除去妄想也不寻求真实。

无明之实性即是佛性，幻化之空身便是法身。法身觉悟了即没有一物，证得本源自性的即是天真佛。五阴如浮云白白地来来往往，三毒如水泡徒然地产生消失。印证了实相理体时，便没有了人与法，刹那间灭掉了阿鼻之恶业。如果用妄语来诳骗众生，则自己招致于尘沙劫中堕入拔舌地狱之罪恶。顿时觉悟了，即是如来禅法，六度、万行于本体中圆满。睡梦里明明有六趣，醒来后却空空如也并无有大千世界。没有罪恶与福德，没有损失与增益，寂灭性中不要去访问、寻觅。从前明镜被尘埃所蒙蔽而未曾拂拭，今天分明还须加以剖析。谁无念？谁又无生？如果确实是无生即无不生。呼唤内设机关的木偶人来询问，恳求佛施行功力何时才得以成功？放弃四大，不要把捉，寂灭性中任随你自在地饮水啄食。诸行无常一切皆空，即是如来大圆觉智。决断地讲说，以表述惟一之真乘，有人不许可便任随你设法来证明。直截根源为佛所印证，摘叶寻枝我却不能够做的。摩尼宝珠，世人皆不认识，如来藏里却亲自收得。如意珠具有六种神用说空却又不是空，一颗光明圆珠说是色却又非色。使五眼得以清净，即获得了五力，只有证明了才知道其难以预测。镜子里观看形像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水中捞月又怎么能捞上呢？常独自而行，常独自缓缓而步，达悟者一同登上涅槃之路。曲调古拙、神情清朗故其风致自高雅，容貌憔悴、骨气刚毅而不顾视世人。穷释子，口中自称贫道，实是身上贫困而道行并不贫困。贫困则身上常披着衲衣，怀道则心中深藏着无价珍宝。无价之珍宝，应用没有穷尽，利益万物、回应时机而终究不吝惜。三身、四智于本体中圆成，八解脱、六神通于心地上印证。上士一旦觉悟便一切了断，中下根器之人虽然多闻见却多不崇信。只要从怀中解去污垢之衣，谁又能向外夸耀精进不已？听从他诽谤，任随他非议，拿火把去烧天徒然使自己疲劳。我听闻之后恰似饮下了甘露，消融疑惑、顿时悟彻而进入了不可思议之境界。观听恶言，即是功德，此便成为我

的善知识。不因为有讪谤而兴起怨怼、亲近之心，怎么来表现无生慈悲忍辱之力？宗乘也通达，讲说也通达，定、慧皆圆明而不滞留于虚空。不但我现今独自通达了悟，如同恒河沙子数一样繁多的诸佛之体也相同。狮子吼，无畏说法，百兽听到后都心胆俱裂。香象四处奔波而失去了威仪，天龙静静地听闻而生出欣喜之情。游历江海，跋涉山川，寻师访道是为了参禅。自从认得了曹溪之路，了然知道生与死原不相干。行走也是禅，打坐也是禅，言语与沉默、行动与寂静其心体都安然如一。纵然遇到刀锋相逼也常怀坦然，即使是毒药也等闲视之。我师如来得以在过去世遇见了燃灯佛，三大阿僧祇劫中曾为忍辱仙。几回生，又几回死，生死悠悠没有定止。自从顿悟而了达无生之旨，在这些荣辱中又有什么忧患与喜悦呢？进入深山，居住在兰若内，就在那山石岑崟、枝叶幽邃的古松之下。悠游静坐于山野僧家，阒寂地安居确实潇洒。觉悟即了断，不用施用功力，一切有为之法皆不相同。住相布施而欲得生天之福，就像是仰面向着虚空射箭。等到力道已尽，此箭还得坠落，并招得来生之不如意。怎么能比那无为实相法门，一旦超越即径直进入如来地。只要获得其根本，就不要忧愁其末节，就如净琉璃世界所含之宝月如来。既然能明白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究不会竭尽。江月映照，松风吹拂，长夜清宵想要做什么？佛性戒珠心地上印证，雾露云霞为身上之衣裳。降龙之钵，解除双虎争斗之锡杖，两股金环历历鸣响。并不是高举锡杖空作出奉持的样子，实在是如来宝杖亲自留下的踪迹。不追求真实，不断绝虚妄，了然知道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而无不空，即是如来的真实之相。心镜澄明，鉴别无碍，廓然明洁透彻而周遍了无穷世界。万象森罗皆影现于其中，一颗圆明之珠不分别内外。豁达空无，拨除因果，漭漭荡荡招致了灾祸。舍弃有、执著空之病也一样，还如同是为了躲避溺水而投身入火中。舍弃妄心，摄取真理，因取舍之心而形成了巧伪。学人不能了悟而去修行，真的成

了认贼作子的人。损减法财,灭除功德,没有不依从这心、意、识的。所以禅门了却了心,顿时悟入无生知见力。大丈夫秉持着慧剑,以般若为剑锋啊以金刚为光焰。此慧剑不但能摧破外道之心,而且早就震落了天魔之胆。震动法雷,击打法鼓,布起了慈云啊洒下了甘露。龙、象蹴踏而滋润了无边世界,三乘五性都得以省悟。雪山肥腻之草完全没有杂质,所以大白牛吃了以后,清纯流出的醍醐我常收纳。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于一切水中,一切水中之月由一月所统摄。诸佛之法身进入我之性中,我之性还与如来相契合。一地具足一切地,不是色不是心也不是行业。弹指之际圆成了八万四千法门,刹那间除灭了阿鼻恶业。一切数句不是数句,与我灵觉又有什么交涉?不可毁坏,不可赞美,本体如同虚空而没有际岸。不离当下本处而常湛然清净,寻觅则知道君不可看见。摄取不得,舍弃不得,不能获得中就这样获得。沉默时讲说,讲说时沉默,大施舍之门敞开而没有壅塞。有人问我懂得什么宗旨?告诉他这就是摩诃般若之力。有的是、有的不是而人们都不认识,逆行与顺行连天都不能测知。我从前曾经众大劫修行,并不是等闲来诳骗大众。建起了法幢,树立了宗旨,曹溪大师显明所说的即是佛旨。第一世迦叶尊者首先传法灯,西天二十八代祖师相继传承。佛法向东而行,传入此中土,菩提达磨成为了初祖。六世承传衣钵为天下所传闻,后代得道之人无穷数!真实不用建立,虚妄本来即空,有与无皆遣去即为不空之空。二十空门原本不执著,一性如来之体自相同。心即是根,法即是尘,此两种犹如是明镜上的污痕。垢痕全都除去则光明始显现,心、法双亡而性即真实。感叹末法,厌恶时世,众生福德浅薄而难以调伏制御。离开圣人很久远了啊邪见日深,魔法强、佛法弱而产生了很多怨怼危害。闻听有如来顿教之法门,他恨不得如同粉碎瓦片一样将其灭除。作业在心,祸害在身,不须恨恨地诉说而怨怒别人。想要不招致无间恶业,就不要诽谤如

来之正法轮。旃檀林中没有杂树，郁郁苍苍而深密的为狮子之住处。于境象静谧的林间独自漫游，走兽飞禽都远远避去。狮子儿，众兽都追随其后，三岁就能作大声哮吼。如若是狐狸追逐法王，百岁妖怪就白白地张开了口。圆满之顿教，没有人情可说，有疑问不能决断就必须争论。不是山僧在争人我胜负，是因为担心修行落入了断常之陷坑中。非亦不是非，是亦不是是，差之毫厘即相去千里。如是则龙女顿时成佛，若非则善星生生堕入了无间地狱。我早年也曾积累过学问，也曾研讨过疏义、讲寻过经论。为分别名相而不知道休歇，如同跳入大海计算沙粒一样徒然自困。反而被如来痛加呵责，计算他家珍宝有什么益处？从前的坎坷经历现今觉得都是虚劳苦行，多年来枉自作了风尘客。种性已邪，错作知解，未能通达如来的圆顿教旨。二乘精进并不是道心，外道聪明也不是智慧。也属愚痴，也属小騃，妄想在空拳、指头上获得真实之悟解。执著地以手指为月而枉自用功，根境法中徒劳作怪。没发见一法即是如来，方才能称作观自在。了悟则业障本来空，未了悟则还必须偿还宿债。饥饿时遇到国王的膳食却不能吃下，生病时遇见了医王又怎能痊愈？在欲望中施行禅定知见之力，就好像是火焰里生出的莲花终究不会败坏。勇猛施行而犯重戒因此悟彻了无生，从前成佛至今仍存在。狮子吼，无畏讲说，深深感叹懵懂如同顽皮靼。只知道犯重戒障碍菩提，而不看见如来正在开示秘诀。有两位比丘犯了淫戒、杀戒，优波离如若萤火之光，为他俩说戒法反而增添了罪结。维摩诘大士顿时除去了他俩的疑惑，还如同红日消融了霜雪一样。不可思议的解脱之力，此即成为我的善知识。四事供养怎敢以辛劳推辞，万两黄金也完全消受得。如未悟得则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恩，一句下顿悟便超越了百亿众。法中之王，最为高胜，如恒河中沙子数一样繁多的如来一同来证明。我现今领会此如意宝珠，信受之人都得到了回应。了了知见，没有一物，也没有人，也没有佛。大千世界如同大

海中的浮沤一样渺小，一切圣贤如同电光闪过无痕迹。假使在铁轮山顶上盘旋，定慧圆明也终究不会失去。太阳可以冷却，月亮可以发热，众魔却不能毁坏真法。象驾前进在峥嵘高山、漫漫长途中，谁又见过螳臂能阻挡车轮？大象不会从兔子出没的小路上来往，大彻悟便不再拘泥于小节。不要用竹管来窥视而谤诬苍天非常狭小，还未能了悟则我来为君作决断。

【说明】

永嘉玄觉禅师为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谥真觉大师。玄觉禅师生前主要在江、浙地区传法，“三吴硕学，辐辏禅阶”，其弟子“为时所推”，但其禅法却远传至西北的河西等地及海外的高丽、新罗等国。玄觉禅师传世之著作有《证道歌》与《永嘉集》，但两者表达了两种不甚相同的禅观。《永嘉集》编集得极有顺序，为早期禅论中所罕见，且内容矛盾之处颇多，时有抨击荷泽、保唐等主张的言论；《证道歌》自称宗旨曹溪，且提及“六代传衣”与西天二十八祖之说，这些都不是玄觉禅师在世时可能涉及的论题。因此可断定，此两部著作大都经过后人的增删修饰。《证道歌》以“摩诃般若”为指导原则，以“无生”为般若的核心范畴，以“悟无生”为成佛的根本标志。为此，《证道歌》重视把握“本”，即“但得本，莫愁末”。“本”为处于“无生”状态下的至极智慧，即“灵觉”、“灵知”，“末”即是修行。故一旦成就灵觉，一通百通，万事自了，而一切现象为灵觉所知，便都成了佛性之表现。这种“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圆通一切、遍含一切之思想，在此后宋代理学的氛围中，更易引起回响，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证道歌》曾于远离江、浙地区的西北敦煌石窟中发现；另据《大慧普觉禅师普说》载，《证道歌》还曾流传至印度，被当地僧人翻译成梵文以作研习，可证其影响之广泛。

了元歌 腾腾和尚

修道道无可修，问法法无可问。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无逆顺。八万四千法门，至理不离方寸[1]。识取自家城郭[2]，莫谩寻他乡郡[3]。不用广学多闻，不要辩才聪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岁之余闰[4]。烦恼即是菩提，净华[5]生于泥粪。人来问我若为？不能共伊谈论。寅朝[6]用粥充饥，斋时更飧一顿。今日任运腾腾[7]，明日腾腾任运。心中了了总知，且作佯痴缚钝[8]。

【注释】

［1］方寸——指心。［2］自家城郭——此喻自身本性，也即佛性。［3］寻他乡郡——此喻向外寻求成佛之法。［4］余闰——即闰年。［5］净华——即莲花。［6］寅朝——凌晨三时至五时。［7］任运腾腾——听其自然、随性任意、不加拘束即称任运。“腾腾”与“任运”之义相同。［8］佯痴缚钝——假装痴呆愚钝的样子。

【译文】

修道则道不可修习，问法则法不可参问。迷惑之人不能明了色与空，悟彻者本来就没有逆与顺。八万四千法门，至极之理不离开方寸之地。要认识自家之城郭，不要徒劳地寻求他人的乡郡。不用广泛学习多方听闻，不要辩才聪颖俊秀。不知道月亮的大小，不用管那年岁的余闰。烦恼即是菩提，莲花生长在粪土之上。有人来问我怎么样？不能同他一起谈论。凌晨用薄粥来充饥，中午斋饭时再吃一顿。今天是任运腾腾，明日即腾腾任运。心中了了都已知晓，姑且作出痴呆愚钝的样子。

【说明】

仁俭禅师为嵩山慧安禅师的弟子，因其放旷郊野，故人称腾腾和尚。《了元歌》为腾腾和尚唯一现存的诗歌，当时曾广为传布。题目一作《乐道歌》，字句略有出入。

南岳懒瓒和尚歌

兀然[1]无事无改换，无事何须论一段？直心[2]无散乱，他事不须断。过去已过去，未来犹莫算。兀然无事坐，何曾有人唤？向外觅功夫，总是痴顽汉。粮不畜[3]一粒，逢饭但知嗎[4]。陟立切。世间多事人，相趁浑不及。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裤[5]。多言复多语，由来[6]反相误。若欲度众生，无过[7]且自度。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妙性[8]及灵台[9]，何曾受熏炼？心是无事心[10]，面是娘生面[11]。劫石[12]可移动，个中[13]无改变。无事本无事，何须读文字？削除人我本[14]，冥合个中意。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15]。举头见日高，乞饭从头[16]摔[17]。将功用功，展转[18]冥蒙[19]。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绝虑亡缘。巧说不得，只用心传。更有一语，无过真与。细如豪末，大无方所。本自圆成，不劳机杼[20]。世事悠悠，不如[21]山丘。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22]。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注释】

[1] 兀然——浑沌无知的样子。 [2] 直心——正直而无谄媚之心。《维摩经·佛国品》曰："直心是菩萨净土。" [3] 畜——通"蓄"字。 [4] 嗎(chī)——吃。 [5] 娘生裤——生下就穿着的裤子。 [6] 由来——算来。 [7] 无过——比不上；

不如。［8］妙性——即佛性。［9］灵台——本指心，此指本心，即佛性。［10］无事心——此指清净无染之本心。［11］娘生面——生来即有的面孔，即本来面目。［12］劫石——即“磐石劫”。传说有周长达四十里之石山，有长寿人每百岁一来，用衣袖拂拭此磐石，石尽而劫未尽。佛教以此喻示劫时之长久。［13］个中——此中；这当中。此指本心。［14］人我本——即“人我执”，佛教所要破除的一种妄念。［15］兀兀——同“兀然”。［16］从头——此指挨家挨户。［17］捭(lǜ)——捋。此指径直地去做。［18］展转——反而。［19］冥蒙——糊涂。［20］机杼——织布机，此喻运用智识机巧。［21］不如——即“如”，“不”字无义。［22］只宁——如此；这样。

【译文】

兀然无事也不用改换，无事何须再论上一段？直心没有散乱，其他事也不须断绝。过去世已经过去，未来世也不要测算。兀然无事打坐，何曾有人呼唤？向外寻觅功夫，总是痴顽汉子。粮食不曾贮蓄一粒，遇到饭只知吃。世间多事之人，相互追赶却浑然不及他。我不喜欢升上生天，也不贪爱福田。饥饿了就吃饭，困倦了就睡觉。愚人嘲笑我，智者才知我心。这不是痴愚鲁钝，本体即是如此。要离去就离去，要住下就住下。身上披着一件破衲衣，腿上穿着娘生裤。多言又多语，算来反而自误。如要度化众生，还不如姑且自度。不要徒然寻求真佛，真佛并不能见到。妙性与灵台，何曾受到过熏陶、修炼？心是无事之心，面孔是娘生之面孔。劫石可以被移动，此中却没有改变。无事本自无事，何须诵读文字？消除了人我执，暗中契合此中真意。种种烦劳筋骨的修行，还不如于树林下兀然大睡。举头看见太阳已高升，便挨家挨户径直去乞讨饭吃。拿功去用功，反而更加糊涂。索取即不能得到，不索取却自然通达。我有一句话，即绝思虑、忘因缘。不能机巧方便地解说，只能用心传授。还有一句话，比不上直截传授。细小如同毫末，广大而没有方所。本来自是圆成，不用烦劳机杼。世事本自悠悠，恰如此山丘长在。青松遮蔽了骄阳，青碧的溪水长流。把山顶的云霞当作幕帐，把一弯夜月当作

挂钩。躺卧在藤萝之下，把头枕在块石上。不去朝拜天子，难道会羡慕王侯！生死都不思虑，还会有什么忧愁？水中之月没有形状，我便常如此。万法皆是这样的，本来自无生。兀然无事独坐，春天来了草色自青翠。

【说明】

懒瓒和尚本名明瓒，不知其俗姓、籍贯，为北宗嵩山普寂禅师的弟子，因其行为举止脱拔不拘，性懒，常食众僧残汤剩饭，故人称“懒瓒”，也称“懒残”。居南岳衡山为僧众执役，纵然被诋诃，亦无愧耻，但时出言语，皆契佛理；并屡现异迹。卒后，敕谥曰大明禅师。此歌为懒瓒和尚的传世之作，据《祖堂集》题《乐道歌》。此歌宣称“向外觅功夫，总是痴顽汉”、“本自圆成，不劳机杼”，更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大似南宗六祖大师后辈嘴边常语，可见懒瓒当与六祖一派不无关系，此或许是因为懒瓒长住南岳，故其禅法也深受住锡此山的怀让和尚等人的影响。

草庵歌 石头希迁和尚

吾结[1]草庵无宝贝，饭了从容图睡快。成时初见茅草新，破后还将茅草盖。住庵人，镇常[2]在，不属中间与内外[3]。世人住处我不住，世人爱处我不爱。庵虽小，含法界，方丈老人[4]相体解。上乘[5]菩萨信无疑，中下闻之必生怪。问此庵，坏不坏？坏与不坏主元在。不居南北与东西，基上坚牢以为最。青松下，明窗内，玉殿朱楼未为对。衲帔[6]幪[7]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住此庵，休作解，谁夸铺席图人买？回光返照[8]便归来，廓达[9]灵根[10]非向背。遇祖师，亲训诲，结草为庵莫生退。百年抛

却任纵横，摆手便行[11]且无罪。千种言，万般解，只要交[12]君长不昧。欲识庵中不死人[13]，岂离而今遮皮袋[14]！

【注释】

[1] 结——搭建；构建。 [2] 镇常——永远；久长。也作"镇长"。 [3] 不属中间与内外——此指法身并无固定处所，也寓含"不落是非"、"不居两边与中间"之禅理。 [4] 方丈老人——此指住庵者。 [5] 上乘——即"大乘"之异名。 [6] 衲帔(pī)——即"衲被"，补缀过的被子。 [7] 幪(méng)——《说文解字》曰："幪，盖衣也。"此通"蒙"，即覆盖。 [8] 回光返照——此谓收回向外寻找的目光，而观照自身本心。 [9] 廓达——通透豁达。 [10] 灵根——灵慧的根性，即智慧心。 [11] 摆手便行——犹言"掉臂而行"，即甩动手臂行走，为一种自在洒脱的姿态。 [12] 交——通"教"。 [13] 不死人——此指省悟者。 [14] 皮袋——喻指身体、肉身。

【译文】

我搭建的草庵里也没有宝贝，希图吃饭了能从容睡觉快活。刚建成时初次看见那茅草很新，残破后还是用茅草来修补遮盖。住庵之人，永远都在，不属于中间与内外。世人的住处我不居住，世人的喜爱之处我不喜爱。草庵虽然狭小，却蕴含着法界，方丈老人自己能领会。上乘之菩萨信心没有疑惑，中下根器之人听到后必定会生出惊疑。询问此草庵，会不会毁坏？毁坏与不毁坏那庵主原本都存在。也不居住在南北与东西，基础坚牢以这里为最。青松之下，明窗之内，玉殿朱楼都不能与它相比对。衲被蒙着头睡觉则万事都作休，此时山僧全都不加理会。居住在此草庵，休要作知解，谁在夸耀铺下草席而希望别人来购买？回光返照便回归自我本心，通透豁达的灵根并没有向背之区别。遇到祖师，亲自作训诲，结草为庵不要产生退悔之心。百年抛却任意纵横，摆手便行却没有罪过。千种言语，万般解释，只是让你永远不要愚昧。想要认识此草庵中的不死人，岂能离开现在这皮袋！

【说明】

唐代禅林风规，得法僧人常选择合适地点搭建草庵，即所谓“把茅盖头”，一则用以参禅修道，二则接引四方云游僧人。石头希迁和尚于南岳石岩上筑建草庵，即用此意。

乐道歌 道吾和尚

乐道山僧纵性多，天回地转任从他。闲卧孤峰无伴侣，独唱无生一曲歌。无生歌，出世乐，堪笑时人和不著。畅情乐道过残生，张三李四浑忘却。大丈夫，须气概，莫顺人情无妨碍。汝言顺即是菩提，我谓从来自相背。有时憨[1]，有时痴，非我途中争得知？特达[2]一生常任运，野客无乡可得归。今日山僧只遮是，元本山僧更若为？探祖机，空王子[3]，体似浮云没限倚。自古长披一衲衣，曾经几度遭寒暑。不是真，不是伪，打鼓[4]乐神施拜跪[5]。明明一道汉江云[6]，青山绿水不相似。禀性成，无揩改[7]，结角罗纹[8]不相碍。或运慈悲喜舍心，或即逢人以棒闿[9]。慈悲恩爱落牵缠，棒打教伊破恩爱。报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为改。

【注释】

[1]憨——痴呆。 [2]特达——奇特放旷。 [3]空王子——即僧人。空王为佛的称号之一。 [4]打鼓——道吾和尚经常击鼓宣示徒众。 [5]拜跪——极恭敬地施礼。 [6]汉江云——道吾和尚自喻。因其住襄州(今湖北襄樊)关南寺，地近汉江，故有此喻。 [7]揩改——消除；更改。 [8]结角罗纹——唐、宋时口语，意为处处、到处。 [9]闿(kǎi)——开；启。此指开悟。

【译文】

乐道的山僧多放纵任性，天回地转全都任从他。闲卧孤峰而

没有伴侣，独自吟唱一曲无生之歌。无生之歌，得出世之快乐，堪笑时人都唱和不了。顺畅心情乐道以度过残生，张三李四全都忘记了。大丈夫，须有气概，不要依顺人情也不要有妨碍。你说顺从佛旨即是菩提，我谓从来就是相违背。有时候憨，有时候痴，不与我同道怎么能知道？奇特放旷的一生常任运，野客没有家乡可以归去。今日山僧只是这样了，原本的山僧还要怎么样呢？探寻祖师禅机的空王之子，其体如浮云而没有依偎。自古长披一件衲衣，曾经几度遭受了寒暑的变化。不是真实，也不是虚伪，击鼓娱乐神灵而施行拜跪之礼。明明一道汉江云，青山绿水都不相似。禀性已成，不能更改，结角罗纹都不相妨碍。有时运用慈悲欢喜施舍之心，有时则逢人就用棍棒来开悟。慈悲则因恩爱而陷于牵绕纠缠，棒打就让他破除世俗恩爱。告诉那在月光下行旅途中之人，如果有恩情则我来为你纠正。

【说明】

道吾和尚为关南道常禅师的法嗣，又曾因游德山宣鉴和尚的门下而法味弥著。关南道常惯用棒喝打趁接引学人，德山宣鉴则以痛骂释迦牟尼佛为"干屎橛"而闻名禅林。道吾和尚颇以此二师为楷模，常曰"打动关南鼓，唱起德山歌"，平日上堂示徒，戴莲花笠，披襕舞剑，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行为特怪异。

一钵歌　道吾和尚

遏剌剌[1]，闹聒聒[2]，总是悠悠造抹挞[3]。如饥吃盐加得渴，枉却一生头㮇㮇[4]。究竟不能知始末，抛却死尸何处脱？劝君努力求解脱，闲事到头须结撮[5]。火落身上当须拨，莫待临时叫菩萨。丈夫语话须豁豁[6]，莫学痴人受摩捋[7]。趁时[8]结裹[9]学摆拨[10]，也学柔和也粗犷。

也剃头，也披褐[11]，也学凡夫作生活。直语向君君未达，更作长歌歌一钵。《一钵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钵，曾将一钵度娑婆。青天寥寥[12]月初上，此时影空含万象。几处浮生自是非，一源清净无来往。更莫将心造水泡，百毛[13]流血是谁教？不如静坐真如地，顶上从他鹊作巢[14]。万代金轮圣王[15]子，只遮真如灵觉是。菩提树下度众生，度尽众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无形无相大毗卢。尘劳灭尽真如在，一颗圆明无价珠。眼不见，耳不闻，不见不闻真见闻。从来一句无言说，今日千言强为分。强为分，须谛听，人人尽有真如性。恰似黄金在矿中，炼去炼来金体净。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无人。真心莫谩生烦恼，衣食随时养色身。好也著[16]，弱[17]也著，一切无心无染著。亦无恶，亦无好，二际[18]坦然平等道。粗也餐，细也餐，莫学凡夫相上观。也无粗，也无细，上方[19]香积[20]无根蒂[21]。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树下菩提果。亦无坐，亦无行，无生何用觅无生？生亦得，死亦得，处处当来[22]见弥勒。亦无生，亦无死，三世如来总如此。离则著，著则离，幻化门[23]中无实义。无可离，无可著，何处更求无病药？语时默，默时语，语默纵横无处所。亦无语，亦无默，莫唤东西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转法轮。亦无嗔，亦无喜，水不离波波即水。悭时舍，舍时悭，不离内外及中间。亦无悭，亦无舍，寂寂寥寥无可把。苦时乐，乐时苦，只遮修行断门户。亦无苦，亦无乐，本来自在无绳索。垢即净，净即垢，两边毕竟无前后。亦无垢，亦无净，大千同一真如性。药是病，病是药，到头两事须拈却。亦无药，亦无病，正是真如灵觉性。魔

作佛，佛作魔，镜里寻形水上波。亦无魔，亦无佛，三世本来无一物。凡即圣，圣即凡，色里胶清水里咸。亦无凡，亦无圣，万行总持(24)无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尘(25)。亦无真，亦无假，若不唤时何应喏？本来无姓亦无名，只么腾腾信脚行。有时廛市并屠肆，一朵红莲火上生。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云无定著。幻化由来似寄居，他家触处更清虚。若觅戒，三毒疮痍几时瘥？若觅禅，我自纵横汨碖眠(26)。大可怜，不是颠，世间出世天中天。时人不会此中意，打著南边动北边。若觅法，鸡足山中问迦叶。大士持衣在此中，本来不用求专甲(27)。若觅经，法性真源无可听。若觅律，穷子(28)不须教走出。若觅修，八万浮图(29)何处求？只知黄叶止啼哭(30)，不觉黑云遮日头(31)。莫怪狂言无次第(32)，筛罗(33)渐入粗中细。只遮粗中细也无，即是圆明真实谛。真实谛，本非真，但是名闻即是尘。若向尘中解真实，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独行独步空索索(34)。无生无死无涅槃，本来生死不相干。无是非，无动静，莫谩将身入空井。无善恶，无去来，亦无明镜挂高台。山僧见解只如此，不信从他造劫灰(35)。

【注释】

[1] 遏剌剌——象声词，状物体转动声。　[2] 聒(guō)聒——象声词，形容声音杂乱喧噪。　[3] 抹挞——怠慢；懒散。也作“抹搭”、“抹剌”、“没答”等。　[4] 栺(niè)栺——此喻梗直不弯曲的样子。栺，树木砍伐后留下的木桩子。古同“櫱”字。[5] 结撮——了结；收拾。　[6] 豁豁——豁达；胸怀磊落。也作“豁落”。　[7] 摩捋(luō)——摆布；支使。　[8] 趁时——此指追逐时尚。　[9] 结裹——穿着；打扮。[10] 摆拨——摇摆；摆动。引申为不受拘束、潇洒。　[11] 褐——此指褐色的僧衣。[12] 寥寥——辽阔貌。　[13] 毛——毛孔。　[14] 顶上从他鹊作巢——坐禅而身

不动，至鸟巢于其头顶上。《观音玄记》下曰："尚阇梨，得第四禅出入息断。鸟谓为木，于髻生卵，定起欲行，恐鸟母不来，即更入禅，鸟飞方起，是禅满相。" [15] 金轮圣王——感得金轮宝之转轮圣王，即金轮王。 [16] 著——即"染著"，谓爱欲之心于外物浸染执著而不离绝。 [17] 弱——不好；坏。 [18] 二际——一为涅槃际，二为生死际。视生死与涅槃为有别之际界者是小乘，大乘则认为生死即涅槃，本无际界。[19] 上方——称呼建筑在山上的佛寺。后又以称呼住持之人为上方，因其所居在寺之最高深处。 [20] 香积——众香世界之佛名。《维摩经·香积佛品》载，维摩诘居士曾自香积佛世界以香饭供斋一法会之大众。故寺院中之食厨或食物也称香积，即取香积世界香饭之意。 [21] 根蒂——指事物的本源。 [22] 当来——应来之世，即来世。 [23] 幻化门——幻化之法门，即菩萨现种种幻力变化以度化众生，断烦恼而入寂灭。 [24] 总持——《注维摩经》曰："肇曰：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无所漏忌谓之持。" [25] 妄尘——妄为虚妄，尘为尘埃。谓一切世间之事物，体性虚妄，且污染圣道，犹如尘埃，故称妄尘。 [26] 汩(gǔ)硿(lún)眠——即"囫囵睡"，美美地睡觉。 [27] 专甲——同"某甲"，即某人、某某人之义。 [28] 穷子——《法华经·信解品》云：有一长者子，幼年离家，生活贫穷，某日徘徊于长者家附近，长者见之，知为己子，遂遣家人追回，然其子恐惧而逃。长者用计雇之为佣，并逐渐重用之，最后告之实情，且予以万贯家财。此穷子以喻二乘人，家财喻大乘教，谓二乘人无大乘功德法财，犹如穷子之缺乏衣食资具。 [29] 八万浮图——即"八万四千塔"之略数。《法华经·药王品》曰："火灭已后，收拾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以起八万四千塔。"浮图，即佛塔。 [30] 黄叶止啼哭——《涅槃经·婴儿行品》曰："又婴儿行者，如彼婴儿啼哭之时，父母即以杨树黄叶而语之言：'莫啼！莫啼！我与汝金。'婴儿见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杨叶实非金也。"此以喻众生如婴儿无知，以婴儿啼哭比喻众生作恶受苦。故黄叶止啼哭，谓佛以方便权宜之法，劝令众生莫造恶业，渐渐诱导众生归向佛法。[31] 黑云遮日头——比喻学僧心头一团漆黑，自具之清净佛性被蒙蔽了。日头，太阳，喻指佛性。 [32] 次第——次序；条例。 [33] 筛罗——一种滤分东西粗细的有孔竹器。 [34] 索索——孤单貌。 [35] 劫灰——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时所形成的灰烬。《释门正统》四曰："汉武掘昆明池得黑灰，以问朔(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胡道人。摩腾且住，或以问之，曰劫灰也。"

【译文】

遏刺刺，闹聒聒，总是悠悠地到抹挞。如同饥饿时吃盐反而添加了口渴，枉自一生头颈梼梼。究竟不能知道其始末，抛却了死尸什么地方才能解脱？劝君努力求得解脱，闲事到头来终须了

结。火星落到了身上就应当掸去,不要等到火发之时大叫菩萨救命。大丈夫说话必须豁达,不要学那痴汉受人摆布。趁时打扮学潇洒,也学柔和也学粗糙。也剃头发,也披褐衣,也学凡夫过生活。直截向君讲说君却没有领会,就再作长歌一首以歌唱那一钵。《一钵歌》,多中有一,一中有多。不要笑话郊野之人在歌唱那一钵,他曾经用一钵度化整个娑婆世界。青天寥寥月亮初升,此时照耀长空蕴含着万象。几处浮生自有是与非,一源之清净之心更没有来与往。再不要用心去造作水泡,百根毛孔流血又是谁教的?不如静坐在真如之地,头顶上任从它鸟鹊作巢窠。万世金轮圣王子,只这个真如灵觉即是。菩提树下度化众生,度化尽众生而无生无死。无生无死真是大丈夫,无形无相就是大毗卢法身佛。尘世劳辛灭尽而真如仍存在,即是那一颗圆明无价之宝珠。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不看见、不听到就是真正的见闻。从古传下的一句话并没有讲说过,今天却用千言万语强为分别。强为分别,必须仔细倾听,人人都具有真如佛性。恰似黄金在矿石中,炼来炼去那金体才得以纯净。真实即是虚妄,虚妄即是真实,如果除去真实、虚妄就再也没有人了。真心不要徒然生出烦恼,衣食随应时节来供养色身。好的也被染着,坏的也被染着,一切无心即没有被染着。也没有恶,也没有好,二际坦然即是平等之道。粗糙的也吃,精细的也吃,不要学凡夫只于相上观想。也没有粗糙的,也没有精细的,上方香积也没有根蒂。坐也是行,行也是坐,生死树下得到了菩提果。也没有坐,也没有行,没有生何必再去寻觅无生?生也可以,死也可以,处处当来之世皆看见了弥勒菩萨。也没有生,也没有死,三世如来都是这样的。离绝即是依著,依著即是离绝,幻化法门中没有真实之义。没有可离绝的,没有可依著的,什么地方再寻求那无病之药?说话时沉默,沉默时说话,说话、沉默纵横而没有处所。也不说话,也不沉默,不要把东西叫作南北。嗔怒即是欢喜,欢喜即是嗔怒,我自降伏魔王而

转动大法轮。也没有嗔怒，也没有欢喜，水离不开波浪而波浪即是水。吝啬时施舍，施舍时吝啬，不离开内外与中间。也没有吝啬，也没有施舍，寂寂寥寥无可把持。痛苦时快乐，快乐时痛苦，只这样修行而断绝了门户之见。也没有痛快，也没有快乐，本来即自在而没有绳索束缚。污垢即是清净，清净即是污垢，那两边毕竟没有前与后。也没有污垢，也没有清净，大千世界具有同一的真如之性。药即是病，病即是药，到头来这两件事都要除去。也没有药，也没有病，正是真如灵觉之性。魔成为佛，佛成为魔，镜中寻得的形状就如同是水面上的波浪。也没有魔，也没有佛，三世本来即没有一物。凡夫即是圣人，圣人即是凡夫，就如同是颜色中的清胶水与水里的咸味。也没有凡夫，也没有圣人，万行总持就没有一行。真实中有虚假，虚假中有真实，此都是凡夫所起的妄尘。也没有真实的，也没有虚假的，如果不招呼时为什么要应诺？本来没有姓也没有名，就这样腾腾地信步任行走。有时候在集市与屠宰场内，一朵红莲花在火焰上生长。也曾拄着禅杖行游西京与东京城，身如浮云而没有确定的处所。幻化世界原来就像是寄寓为客，他人家中到处更为清虚。如果要寻找戒，三毒造成的疮痍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如果要寻觅禅，我自纵横囫囵睡眠。太可爱了，不是颠狂，世间出世间就如天中之天。世人不能领会此中意旨，打着南边却摇动了北边。如果要寻觅法，就去鸡足山中参问迦叶大士。大士拿着法衣在那高山里，本来就不用访求某某人。如果要寻觅经，法性真正之本源没有可闻听的。如果要寻觅律，穷子不必让他走出去。如果要寻觅修行，八万四千浮图到什么地方去寻求？只知道黄叶能止小儿啼哭，没有感觉到黑云已遮住了日头。不要惊怪狂言没有次第，筛罗渐渐筛下粗中还有细。只此粗中也没有了细，便是圆明真实之圣谛。圆明真实之圣谛，本来亦不是真实的，只要有名字传闻即是尘埃。如果要向尘埃中解说真实性，即是堂堂的出世人。出世人，不要造作，独行

独步空索索。没有生没有死也没有涅槃，本来生死就不相干。没有是非，没有动静，不要徒然地把身体坠入于空井。没有善恶，没有来去，也没有明镜悬挂在高台。山僧的见解只是如此，不崇信就任随他直到劫灰。

【说明】

衲衣、食钵皆为僧人日常生活之最低必备物品。道吾和尚以“一钵”以阐发佛法禅理，与上文之《乐道歌》相同，也以“无生”思想为主旨，而纵性孤游于山水间，虽“独行独步空索索”，却绝无“造作”之心。

浮沤歌　乐普和尚

云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1]见沤起。前者已灭后者生，前后相续无穷已。本因雨滴水成沤，还缘风激沤归水。不知沤水性无殊，随他转变将为异。外明莹，内含虚，内外玲珑若宝珠。正在澄波[2]看似有，及乎动著又如无。有无动静事难明，无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沤向水中出，岂知水亦从沤生！权将沤水类余身，五蕴虚攒[3]假立人。解达[4]蕴空[5]沤不实，方能明见本来真[6]。

【注释】

［1］漂漂——飘摇不定的样子。　［2］澄波——清波。《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曰：“郁乎此山，奇状增多。上飞香云，下临澄波。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经过。”［3］虚攒——虚假聚合。　［4］解达——明了事理。《杂宝藏经》云：“昔卢留城有优陀羡王，聪明解达，有大智能。”　［5］蕴空——五蕴本身亦和合而成，故而为空。［6］本来真——诸法常住不变之真实相，即真如实相。

【译文】

云天之雨落在了庭院的积水中，水面上漂漂看见了浮沤出现。前者才灭后者又已产生，前后相续继而没有穷尽。本来是

因为雨点滴在水面上而成为浮沤，还由于被风吹荡而使浮沤破碎复归于水。不知道浮沤与水之性本无区别，随着它转变而以为有差异。外面明亮晶莹，内中却含虚，内外玲珑如同是宝珠。正在清澄的波纹上看上去似乎存有，等到动着时它好像又没有了。有无、动静之事实难以明白，无相之中存在着有相之形。只知道浮沤是从水中化出，哪里知道水也从浮沤产生！权且将浮沤、水之关系比类我之身体，五蕴虚假聚合而成了人。解悟了五蕴本空而浮沤也不是真实的，方才能明白发见本来之真实相。

【说明】

乐普元安和尚为夹山善会禅师的法嗣。乐普，《五灯会元》卷六作“洛浦”。《宋高僧传》称乐普和尚“答酬请益，多偶句华美，为四海传焉。……临终告众，颇多警策辞句云”。又《祖堂集》中亦录有此歌，然文辞稍异，如：“云天雨落”作“秋天雨滴”，“无穷已”作“何穷已”，“水亦从沤生”作“水不从沤生”，“权将沤水类余身”作“权将沤体况余身”。佛家常以“浮沤”喻说人生之有限，生死之无常。传说傅大士傅翕亦创作有《浮沤歌》，并早在九世纪初叶已流布，故乐普之作当参考过具名傅大士之歌。乐普和尚的《浮沤歌》即从禅宗之角度，生动地喻示了“有相”与“无相”之关系，以显示其慧眼。

牧护歌 苏溪和尚 即五泄小师也

听说衲僧牧护[(1)]，任运逍遥无住。一条百衲瓶盂，便是生涯[(2)]调度[(3)]。为求至理参寻，不惮寒暑辛苦。还曾四海周游，山水风云满肚。内除戒律精严，不学威仪行步。三乘[(4)]笑我无能，我笑三乘谩做。智人权立阶梯[(5)]，

大道本无迷悟。达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语。披麻[6]目视云霄，遮莫[7]王侯不顾。道人本体如然，不是知佛去处。生也犹如著衫，死也还同脱裤。生也无喜无忧，八风[8]岂能惊怖！外相犹似痴人，肚里非常峭措[9]。活计[10]虽无一钱，敢与君王斗富。愚人摆手憎嫌，智者点头相许。那知傀儡[11]牵抽[12]，歌舞尽由行主[13]。一言为报诸人，打破画瓶归去[14]。

【注释】

[1] 牧护——对自性之保持、维护。意同"保护"。　[2] 生涯——生活。[3] 调度——安排。　[4] 三乘——此指遵循佛教教义和阶位而修行者。　[5] 阶梯——谓修行中之不同阶位与程度。　[6] 麻——麻衣，此指粗陋的布衣。　[7] 遮莫——纵然；尽管。　[8] 八风——即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八种世间爱憎，能扇动人心，故称八风。　[9] 峭措——聪慧；风流。与上文"痴"相对。也作"俏倬"等。[10] 活计——财产；家私。　[11] 傀儡——木偶戏中的木偶人。　[12] 牵抽——谓木偶表演全由丝线牵动掌控。　[13] 行主——此指傀儡戏的操纵者。　[14] 打破画瓶归去——画瓶，指雕刻有图画的精美之瓶。佛家常以盛放污秽的画瓶比喻人身。打破画瓶，谓认识到色身并非真实相。归去，指领悟禅法。

【译文】

听说衲僧牧护自性，任运逍遥而无住。一条百衲僧衣加上水瓶、钵盂，便是其生涯之安排。为求得至极禅理而参问寻访，不惧怕寒暑与辛苦。还曾经周游四海，满肚子都是山水风云。内里除去精严的戒律，也不学行事之四威仪。三乘人嘲笑我无能，我嘲笑三乘人徒劳地修行。智者权宜建立阶梯，大道本来就不分迷与悟。通达者不凭借修行对治，也不在于能言善语。身披着麻衣而眼望云霄，纵然是王侯也不回顾。道人之本体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知道了佛的去处。生就如同是穿上了衣衫，死也如同是脱去了裤子。生也没有喜乐没有忧愁，八风又岂能使我惊恐？外相犹如是一个痴人，肚子里却非常聪慧。活计虽然没有一钱，却敢与君王斗富。愚蠢之人摆手憎恶，智者却点头相称许。哪里知道傀儡

需要人来牵抽，唱歌跳舞全都听从行主指挥。有一句话要告诉众人，打破了画瓶便归去。

【说明】

苏溪和尚为五泄灵默禅师的法嗣，故人称“五泄小师”。宋人黄庭坚《题<牧护歌>后》云：“苏溪嘉州（今四川乐山）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

古镜歌三首 法灯禅师泰钦

尽道古镜不曾见，借你时人看一遍。目前不睹一纤豪，湛湛[1]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嫫母[2]临妆不称情[3]，潘生[4]回首频嘉叹。何欣欣？何戚戚[5]？好丑由来[6]那个是？只遮是，转沉醉，演若[7]晨窥怖走时，子细思量还有以。我问颠狂不暂回？泪流向予声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头与影悠悠哉！悠悠哉，尔许多时那里来？迷云开，行行[8]携手上高台。

【注释】

[1] 湛湛——清澄明净貌。 [2] 嫫(mó)母——古代传说中黄帝之妻，相貌极为丑陋，后世为丑女代称。 [3] 不称情——不如意；不合意愿。 [4] 潘生——指西晋人潘岳。潘岳身材颀长，面容俊秀，为公认之美男子。 [5] 戚戚——忧伤；悲哀。[6] 由来——算来。 [7] 演若——《楞严经》载：室罗城有个愚人名演若达多，某晨临照镜子，见到镜子中自己面目的映影十分高兴，但放下镜子后却怎么也看不见自己面目，便以为有鬼魅作怪而狂奔乱跑。此即“认影迷头”之故事。佛家以“头”喻人之本来真性，“影”喻虚妄不实之相。认影迷头，谓执迷之人不识本性，而认假为真。[8] 行行——不停地行走。

【译文】

都说古镜不曾看见过，那就借给你们世人看一遍。眼前没有看见一丝一毫，清冷之光湛湛然凝聚成一片。凝聚成一片，不分

镜背与镜面，嫫母面临妆镜而不合意愿，潘生频频回首发出了赞叹。为什么欢欣？为什么忧伤？面容姣好、丑陋算来哪个又是真实的？这个就是，转而沉醉不醒，当演若达多早晨窥照镜子而惊恐奔走之时，仔细思量却还是有原因的。我问狂乱迷惑者为什么不暂时回归？却向我泪流满面声音十分悲哀。哽咽不能明白吐出心中迷茫，而你的头与影子正相对悠悠啊！相对悠悠啊，你这么多时间到哪里去了回来？当迷云散开，不停地走着携手登上了高台。

其二

谁云古镜无样度[1]，古今出入何门户[2]？门户君看不见时，即此为君全显露。全显露，与汝一生终保护。若遇知音请益来，逢人不得轻分付。但任作见面，不须生怕怖。看取当时演若多，直至如今成错误。如今不省影分明，还是当时同一顾。同一顾，苦！苦！苦！

【注释】

[1] 样度——模型；样式。　[2] 何门户——即“何由门户”，意不由门户。此暗喻禅法创新出奇，并不因循。

【译文】

谁说古镜没有样式，古今出入都不由门户？君看不见门户之时，即此古镜为君全部显露。全部显露，让你一生终加保持维护。如果遇到知音来请教，逢人也不能轻易传付。只是任你作见面之用，却不必产生惊恐。且看当时演若达多，直到如今成为错误。如果现今还不能辨别那影子，还将与当时演若达多临照镜子一样。与演若达多临照镜子一样，苦！苦！苦！

其三

古镜精明皎皎[1]，皎皎遍照河沙。到处安名题字，除

依[2]更有谁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镜上纤瑕。纤瑕垢尽无物，此真火里莲华。莲华千朵万朵，朵朵端然[3]释迦。谁云俱尸[4]入灭？谁云穿膝芦芽[5]？不信镜中看取，羊车鹿车牛车[6]。时人不识古镜，尽道本来清净。只看清净是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圆或短成长，若有纤豪俱病。劝君不如打破，镜去瑕消可莹。亦见杜口毗耶[7]，亦知圆通少剩[8]。

【注释】

[1] 皎皎——明亮貌。 [2] 依——我，第一人称代词。 [3] 端然——安然不动貌。 [4] 俱尸——为"俱尸那"之略，即拘尸那城，为释迦牟尼入灭之处。 [5] 穿膝芦牙——又作"芦芽穿膝"。《观佛三昧海经》云："尔时菩萨坐于树下，入灭意三昧，三昧境界名寂诸根。诸天啼泣，泪下如雨，劝请菩萨，当起饮食。作是请时，声遍三千大千世界，菩萨不觉。有一天子名曰悦意，见地生草，穿菩萨肉，上生至肘，告诸天曰：'奇哉男子，苦行乃尔，不食多时，唤声不闻，草生不觉。'" [6] 羊车鹿车牛车——佛教以羊、鹿、牛三车比喻三乘，即以羊车比喻声闻乘，以鹿车比喻缘觉乘，以牛车比喻菩萨乘。 [7] 杜口毗耶——僧肇《无名论》曰："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杜口，谓佛法之玄妙不可言说，杜其口而止。毗耶，"毗耶离城"之略，即净名居士之居所。 [8] 剩——多余。

【译文】

古镜精明又皎皎，皎皎遍照如恒河中沙子数一样繁多的世界。到处都称名题字，除了我还有谁呢？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如明镜上的纤细瑕疵。纤细瑕疵污垢除尽之后即无物，此是真正的火里莲花。莲花有千朵万朵，朵朵都是端庄安然的释迦牟尼佛。谁说在拘尸那城入灭？谁说是芦芽穿过了膝盖？不信就从镜中观看，即见羊车、鹿车、牛车。世人不认识此古镜，全都说本来即清净。要看那清净只为假借，映照出形容不端正。有的圆、有的短、有的长，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便是病症。劝君不如把它打破了，镜子没了、瑕疵消除了则自可明莹。也曾看见杜口不言于毗耶，也知道圆通稍有些多余。

【说明】

泰钦禅师法号法灯，为法眼文益和尚的法嗣。此《古镜歌》以古镜喻指使人明心见性的禅法。

遍参三昧歌　潭州龙会道寻

天涯海角参知识，遍咨惠我全提[1]力。师乃呵余退步追，省躬[2]廓尔[3]从兹息。睹诸方，垂带直[4]，善财得处难藏匿。棒头喝下露幽奇，纵去夺来看殊特。赵州关[5]，雪岭陟[6]，筑湓[7]峰前验虚实。据证灵由辟万机，横挥祖刃[8]闻三域[9]。卷舒重重孰可委？休呈识意谩猜揣。衲子攒眉[10]碧眼[11]咦[12]，黄河倒逆昆仑嘴。沩山牛[13]，道吾唱，马师[14]奋迅[15]呈圆相。执水投针[16]作后规，把镜持幡看先匠。广陵謌[17]，谁继唱？拟续宫商[18]调难况。石人愠色[19]下鞭挞，木马奔嘶梵天上。丽水金[20]，蓝田玉[21]，祝融峰[22]攒湘浪蹙。满月澄溪松韵清，云纵龙腾[23]好观瞩。

【注释】

[1] 全提——"全提正令"之略，指禅宗特有的心印传授方法。　[2] 省躬——自我反省。　[3] 廓尔——指人的豁达大度。　[4] 垂带直——带，衣带。衣带垂直不飘动，谓站立不走动，即未四出行脚。　[5] 赵州关——赵州从谂禅师之禅风峻烈，为对机接引之方便，多用难以正常思维推断、或无义之语应答学僧，以消除妄想分别，从而使其"玄言布于天下"，被时人称作赵州关。　[6] 雪岭陟——《涅槃经》云：释迦牟尼于过去世在雪岭苦行，名雪山大士或雪山童子。帝释为试探其心，化为罗刹诵说过去佛所说半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大士听后大喜说："若能说余半偈，吾终身为汝弟子。"罗刹说自己饥渴难挡，不能言说。大士便说："但汝说之，我当以身奉。"罗刹便说后半偈："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士听后，把偈语写于崖壁、树枝上，随即爬上高树，"投身于地"，罗刹恢复帝释之形，接住大士，按下而去，"依此功德，超越十二劫"。雪岭

即喜马拉雅山。 [7] 巖(è)——山旁洞穴。 [8] 祖刃——此喻指祖师代代相传授的直截心源之禅旨。 [9] 三域——即"三界"。 [10] 攒眉——把眉头蹙起,不快乐的样子。 [11] 碧眼——指初祖菩提达磨。《祖庭事苑》曰:"初祖达磨大师眼有相青色,故称祖曰碧眼。" [12] 咦——惊怪的声音。 [13] 沩山牛——沩山灵祐禅师于圆寂前问其门徒道:"老僧死后山下作一水牯牛,胁上书云:'沩山僧某甲。'与么时唤作水牯牛,唤作沩山僧某甲?" [14] 马师——指马祖道一大师。 [15] 奋迅——振奋貌;奋起貌。唐人白居易《新乐府·西凉伎》诗:"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16] 执水投针——为禅宗西天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的故事。提婆来参拜龙树大士,龙树先令侍者先用钵盛满水放在门口。提婆见状,便默然投针于水中。龙树赞道:"智人也。满钵之水,譬我智之周,彼投针遂极其底,是非常人。"事见《西域记》。 [17] 广陵謌——当指《广陵散》曲。三国名士嵇康因遭诬陷而被杀,死前弹奏《广陵散》一曲,曲罢而叹道:"昔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吝惜固守之义)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事见《世说新语·雅量》。"謌"即"歌"字。 [18] 宫商——五音之二,此代指曲调。 [19] 愠色——怨恨的脸色。 [20] 丽水金——丽水指云南之金沙江。古人所称之"金生丽水"即指此。 [21] 蓝田玉——蓝田指陕西蓝田县东南之蓝田山。《汉书·地理志》曰:"蓝田山出美玉。" [22] 祝融峰——南岳衡山之主峰。 [23] 云纵龙腾——比喻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周易·乾》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译文】

到天涯海角去参问善知识,到处咨询而惠济我全提之力。老师于是呵责我退步去追赶,自我反省豁达而从此止息。观看诸方,衣带垂直不飘动,善财童子悟法之处终难藏匿。棒头大喝之下露出了幽奇,纵去夺来看得特殊奇异。赵州之关,雪岭登树,筑洞于山峰前以验证虚实。依据证明之灵验事由而开辟了万机,纵横挥动祖师的利刃劈开了三界。卷起舒展重重谁可以委信?休要呈现识意而徒劳地猜度揣测。衲僧蹙起眉头、碧眼祖师发出了"咦"声,黄河倒流上了昆仑山嘴。沩山和尚之牛,道吾和尚的歌唱,马祖振奋呈现出圆相。执水投针成为后世之规则,拿着镜子、举着旗幡观看从前大师的风采。广陵之歌,谁还能继续演唱?虽打算依据宫商但曲调已难以比况。石头人怨恨地抽下了马鞭,木头马嘶鸣着奔上了梵天。丽水生金,蓝田产玉,祝融峰攒起了峰

峦而湘江蓦起了波浪。满月映照澄溪松涛声韵正清越，飞云纵横天龙翻腾正好观看。

【说明】

道寻禅师之生平事迹未详，约为唐代晚期僧人，居潭州龙会寺。《遍参三昧歌》通过宣示古今四方高僧宿德之禅机、禅风以指出云游参禅之益。

翫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苦灵珠妙难测，法性海中亲认得。隐显常游五蕴中，内外光明大神力[1]。此珠非大亦非小，昼夜光明皆悉照。觅时无物又无踪，起坐相随常了了。黄帝曾游于赤水[2]，争听争求都不遂。罔象[3]无心却得珠，能见能闻是虚伪。吾师权指喻摩尼，采人[4]无数溺春池[5]。争拈瓦砾将为宝，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罗万象光中现，体用如如[6]转非转。万机消遣[7]寸心中，一切时中巧方便。烧六贼[8]，烁[9]众魔，能摧我山[10]竭爱河[11]。龙女灵山亲献佛，贫儿衣下[12]几蹉跎[13]。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体明时明不得，权时题作《弄珠吟》。

【注释】

[1] 神力——也称神通力，谓神通不测之妙力变化融通自在。《法华经·序品》曰："诸佛神力，智慧希有。"　[2] 赤水——神话中的地名。《庄子·天地》载：黄帝游巡赤水之北，归来途中遗失了玄珠，即命智慧善辩的知、离朱、吃诟等人去找，却都未找到，最终还是无思无虑、浑浑沌沌的罔象将玄珠找到了。《庄子》以玄珠比喻道。[3] 罔象——又作象罔，意为无象，无形迹。禅家用以指与知解相对立者。　[4] 采人——下水采集珍珠之人。　[5] 春池——春水。　[6] 如如——万事万物之真实相平等无二，称为如如。　[7] 消遣——暂为停留休息。　[8] 六贼——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接，产生种种嗜欲烦恼，故称六贼。

[9] 烁——熔化金属。 [10] 我山——喻指我执、我见。 [11] 爱河——爱欲浸染人心，使人溺没而不能自拔，故喻为“爱河”。《华严经》卷二六曰：“随生死流，入大爱河。”《楞严经》卷四曰：“爱河干枯，令汝解脱。” [12] 衣下——佛性又称“衣中宝”，喻指众生本身具有。《法华经》云：“譬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卧。是时亲友官事当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里，与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觉知，起已游行，到于它国，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人艰难。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于后亲友会遇见之，作如是言：‘咄哉丈夫，何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乐，五欲自恣，于其年日月，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 [13] 蹉跎——虚有；错过。

【译文】

般若灵珠微妙而难以测知，法性海中亲眼认得。或隐或显常游于五蕴之中，即是内外光明之大神力。此灵珠不大也不小，昼夜都能放射出光明。寻觅时无物又无踪迹，起坐相随常明白了悟。黄帝曾经到赤水巡游，怎样打听怎样寻求都没能如意。罔象无心却得到了玄珠，能观看能听闻反是虚伪。我佛权宜指示以譬喻摩尼珠，无数采珠之人却溺死在春水中。争相持拿瓦砾作为宝珠，智者安然却得到了它。森罗万象在其光芒中显现，本体、运用如如转即非转。万机消遣于寸心之中，一切时中巧为方便法门。烧去六贼，烁熔众魔，能摧毁我执之山、枯竭爱欲之河。龙女在灵鹫山上亲自把此宝珠献给佛陀，贫儿在衣下却几乎错过。也称作性，也称作心，不是性不是心即超越了古今。全体都明白显露之时却不能表明，姑且题名称作《弄珠吟》。

其二

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1)虽溃散，一物(2)镇长灵。知境(3)浑非体，神珠不定形。悟则三身佛，逃疑万卷经。在心心可测，历耳耳难听。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4)。本刚非锻炼，元净莫澄渟(5)。盘泊(6)轮(7)朝日，玲珑映晓星。瑞光流不灭，真气触还生。鉴照崆峒(8)寂，罗笼(9)法界明。挫凡功不灭，超圣果非盈。龙女心亲献，阇

王[10]口自呈。护鹅[11]人却活，黄雀意犹轻。解语非关舌，能言不是声。绝边[12]弥[13]汗漫[14]，无际等空平[15]。演教非为说，闻名勿认名。两边俱莫立，中道不须行。见月休观指[16]，还家[17]罢问程。识心心则佛，何佛更堪成？

【注释】

[1] 百骸——全身骨骼的泛称。骸，即骨骼。《庄子·逍遥游》曰："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 [2] 一物——喻指佛性。 [3] 知境——智境。即超然物我之悟境。 [4] 杳冥——深邃难测、渺远幽暗之处。 [5] 澄渟(tíng)——聚蓄不动，使之清澄。 [6] 盘泊——回旋环绕。 [7] 轮——转动。 [8] 崆峒——空寂无边之境界。古人认为北斗星居天之中，斗极之下即为崆峒。 [9] 罗笼——笼罩；包括。 [10] 阇(shé)王——即阿阇世王，又称"阇世"，为佛陀在世时之摩竭陀国王舍城统治者。其初罪恶极大，后向佛忏悔，皈依佛门。 [11] 护鹅——《大庄严经》载：昔有僧人乞食至穿珠者家，珠师正为国王穿摩尼珠，有天鹅飞来吞食了宝珠，主人误以为僧人偷去，而僧人为保护天鹅而自承其罪，遭主人痛打。天鹅下啄其血，也被打死，剖其腹而得宝珠。此故事寓意在于戒杀生，而善有善报。 [12] 绝边——没有边际。 [13] 弥——更加。 [14] 汗漫——浩瀚浑茫的样子。 [15] 空平——虚空。 [16] 见月休观指——比喻参禅以明悟心性为目的，不可拘泥于言语文字。禅家常以"月"喻指心珠、佛性，以"指"喻称言句义理。顺手之所指而见月，但月却非手指。 [17] 还家——禅家喻回归本心以悟道。

【译文】

能认识衣中宝，无明之醉会自己醒来。百骸虽然已经溃散，一物却镇守永恒之灵物。知境浑然不是本体，神珠没有固定之形状。悟彻者即是三身佛，迷惑时却怀疑万卷经文。在心中则心可测知，经过耳边耳却难以听闻。罔象先于天地存在，幽深的泉水从杳冥之处流出。本来即刚强并不是因为锻炼，原来即清净也不是因为澄渟。回旋环绕转动着朝阳，玲珑映现出晓星。瑞光流转不消失，真气触动还产生。映照着崆峒自空寂，笼罩着法界更显明。挫折凡夫之功不会消灭，超越圣人之果没有盈余。龙女用心亲手呈献，阿阇世王以口自呈宝珠。护鹅之人反而活了，黄雀之

意犹自轻视。领会言语并不与舌头相关，善于言说也不因为有声音。绝无边际而更加浩瀚浑茫，无边无际与虚空相等。演说教义不是在讲说，听闻名字而不认识其名。两边都不站立，中道也不须行走。看见了月亮就不要再看指点月亮的手指，回到了家里就不再询问行程。识心则心即是佛，还有什么佛能成就的？

【说明】

天然禅师为石头希迁和尚的弟子，后住邓州丹霞山，故人称丹霞和尚。《翫珠吟》将可把玩的宝珠喻指无形无状、人人皆有之佛心、佛性，形象生动，说理深刻。

获珠吟 关南长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梦，圣贤出世兮如电。国土犹如水上泡，无常无生灭迁变。唯有摩诃般若(1)坚，犹若金刚不可钻。软似兜罗(2)大等空，小极微尘不可见。拥之令聚而不聚，拨之令散而不散。侧耳欲闻而不闻，瞪目观之而不见。歌复歌，盘陀石上笑呵呵。笑复笑，青松影下高声叫。自从获得此心珠，帝释轮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独施为(3)，自古先贤作此调。不坐禅，不修道，任运逍遥只么了。但能万法不干(4)怀，无始(5)何曾有生老？

【注释】

[1] 摩诃般若——意为大智慧，此谓心珠，即自心佛性。 [2] 兜罗——梵语音译，又作“妒罗”、“堵罗”、“蠹罗”，意指杨花柳絮、棉絮、蚕丝等纤柔细软之物。释慧琳《一切经音义》曰：“堵罗绵，细绵絮也。沙门道宣注《四分戒经》云：草木花絮也。蒲台花，柳花，白杨，白叠花等絮是也。取细耎义。”《饰宗记》六末曰：“兜罗者，草木花絮之总名也。”《瑜伽伦记》八上曰：“野蚕茧，名妒罗绵。” [3] 施为——作为。 [4] 干——侵扰。 [5] 无始——一切世间，若众生，若法，皆无有始，如今生从前世之因缘而有，前世复从前世而有，如是展转推究，故众生及法之元始不可得，故云无始。

【译文】

三界啊如幻，六道啊如梦，圣人出世啊如闪电。国土如同是水面上的水泡，无常又无生死变迁。唯有摩诃般若坚固，犹如金刚而不能被钻磨。柔软如同兜罗绵而与虚空一样广大，小如极微之尘埃而不能被看见。环拥着让它聚集而没有聚集，拨动着让它离散却不离散。侧耳想听而没有听见，睁开眼睛来观看却没有看见。歌唱又歌唱，盘陀石上笑呵呵。笑了又笑，青松树影之下高声叫。自从获得了这颗心珠，帝释与转轮王全都不要了。不是山僧独自施为，自古先贤已作了此曲调。不坐禅，不修道，自在任运逍遥就这样了。只要能万法都不侵扰胸怀，无始以来哪里曾有生死？

【说明】

道常禅师为杭州海盐海昌院齐云禅师法嗣，道吾和尚之师，因其住持襄阳关南寺，人称关南长老。其以拳杖棒喝接引学僧而著名禅林。

吟二首　香严和尚智闲

励觉吟

满口语，无处说，明明向人道不决。急著力[1]，勤咬啮[2]，无常到来救不彻[3]。日里语，暗瑳切[4]，快磨古锥[5]净挑揭[6]。理尽觉，自护持，此生事[7]，终不说。玄学[8]求他古老吟[9]，禅学须穷心影绝。

【注释】

[1] 著力——着力；下功夫。　[2] 咬啮——指参拜禅师以研习禅理。　[3] 不彻——不及。　[4] 瑳切——即“切磋”。　[5] 古锥——喻指禅机锋芒。　[6] 挑揭——谓从公案机锋中揭示禅旨。　[7] 此生事——此指参悟禅旨之事。　[8] 玄学——此指禅学之外的佛门宗派。　[9] 故老吟——前人的教说与经典。

【译文】

满嘴的话语，没有地方讲说，明明向人却说不透彻。急急地用力，勤勉地参拜，无常到来时拯救也来不及。白天听的话，夜里加以切磋，磨快古锥干脆地挑揭。禅理全已觉悟，还需自加护持，此生之事，终究不能用言语表说。玄学还求他故老之吟唱，禅学必须要穷尽心影。

归寂吟赠同住

同住[1]道人七十余，共辞城郭乐山居。身如寒木[2]心牙[3]绝，不话唐言[4]休梵书。心期[5]尽处身虽丧，如来弟子沙门样。深信共崇钵塔[6]成，巍巍置在青山掌[7]。观夫参道不虚然，脱去形骸甚高上[8]。从来不说今朝事，暗里埋头隐玄畅。不留踪迹异人间，深妙[9]神光饱明亮。

【注释】

[1] 同住——同住一寺修行者。 [2] 寒木——枯木。 [3] 牙——同“芽”。 [4] 唐言——谓唐人之语言，即华语，与梵语相对。 [5] 心期——心意；心愿。 [6] 钵塔——《涅槃经》云：如来之身，已于无量阿僧祇劫，不受饮食，为诸声闻说，先受二牧牛女乳糜。故《本行经》云：菩萨将往道树，时有天人告善生神王二女，一名难陀，华言喜，二名婆罗，华言昌：“汝可最初施食。”于是二女以乳烹糜，其釜上现种种瑞相，乃用钵盛奉献。菩萨食已，将其钵掷向尼连河中。天帝释收归天上，建塔安置供养。故名钵塔。此天上四塔之一也。四塔者：一发塔，二箭塔，三钵塔，四牙塔。人间亦有四塔：一如来生处塔，二如来成道处塔，三如来转法轮处塔，四如来涅槃处塔。 [7] 掌——此指崇岭深处。 [8] 高上——同“高尚”。 [9] 深妙——甚深微妙。《法华经·方便品》偈曰：“于诸无量佛，不行深妙道。”又曰：“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

【译文】

同住的道人已七十余岁，一同离开了城市而喜爱居住在山林。身体如同枯木故而心芽断绝，不说唐言也不要用梵文书写。心期尽处身体虽然丧失，依然还是如来弟子沙门之样子。深深信

仰、共同崇敬而建成了钵塔，巍巍建置在青山深处。观看参道并不虚妄，晚年解脱去形骸甚是高尚。从来不说今朝之事，暗底里埋头而隐秘的玄旨畅达。不留下踪迹而与世人相异，甚深微妙的神光充满着光明。

【说明】

智闲禅师为沩山灵祐禅师的法嗣，得法后住持邓州香严山，人称香严和尚。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达空门久，淬炼[1]心珠功已构[2]。珠迥玲珑主客[3]分，往往声如师子吼。师子吼，非常义，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时往往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欢喜。或造经，或造论，或说渐兮或说顿。若在诸佛运神通，或在凡夫兴鄙悋[4]。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无殊别。只因迷悟有参差，所以如来多种说。地狱趣，饿鬼趣，六道轮回无暂住。此非诸佛不慈悲，岂是阎王配交做[5]？劝时流[6]，深体悉，见在心珠勿浪[7]失。五蕴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后[8]何处觅？

【注释】

[1] 淬炼——淬即淬火。将烧红的钢铁浸入水或油中，使其具有一定硬度和弹性，便称淬火。炼即锻炼。　[2] 构——成；完成。　[3] 主客——主指接引学僧之宗匠或明悟禅理者，客指学僧或未明禅理者。　[4] 鄙悋(lìn)——鄙陋的见解。悋，同“吝”。　[5] 配交做——此谓支配、决定凡夫的生死轮回。　[6] 时流——时人；世人。　[7] 浪——随便。　[8] 百骸散后——指死后。

【译文】

山僧自从悟达空门以来已久远，淬炼心珠之功亦已经完成。此宝珠特别玲珑而分为主与客，往往声音如同狮子吼。狮子吼，

为非常之义，全都明了佛性真如理。有时往往自己思维，豁然彻悟大意而心生欢喜。有人修造经义，有人修造论义，有人讲说渐修啊有人讲说顿悟。如果在诸佛则运用神通，如若在凡夫则产生了鄙陋的见解。此心珠，就如同水中之月，地角天涯都没有差别。只是因为有迷悟而产生了参差不齐，所以如来佛有了多种解说。地狱趣，恶鬼趣，六道轮回没有暂时止息。这不是诸佛不慈悲，难道是阎罗王支配着凡夫的生死轮回？劝世人，深深加以体会，现成的心珠不要随便丢失。五蕴之身全在尚且不知道，百骸溃散后什么地方才能寻找到？

【说明】

寰普禅师为夹山善会禅师的法嗣，住持韶山，故称韶山和尚。

附录一：杨亿《景德传灯录原序》

翰林学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谏知制诰同修国史判史馆事柱国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杨亿撰

昔释迦文以受然灯之夙记，当贤劫之次补，降神演化四十九年，开权实顿渐之门，垂半满偏圆之教。随机悟理，爰有三乘之差；接物利生，乃度无边之众。其悲济广大矣，其轨式备具矣。而双林入灭，独顾于饮光；屈眴相传，首从于达磨。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践阶梯，径登佛地。逮五叶而始盛，分千灯而益繁。达宝所者盖多，转法轮者非一。盖大雄付嘱之旨，正眼流通之道，教外别行，不可思议者也。

圣宋启运，人灵幽赞。太祖以神武戡乱，而崇净刹，辟度门。太宗以钦明御辩，而述秘诠，畅真谛。皇上睿文继志，而序圣教，绎宗风。焕云章于义天，振金声于觉苑。莲藏之言密契，竺乾之绪克昌。殖众善者滋多，传了义者间出。圆顿之化，流于区域。有东吴僧道原者，冥心禅悦，索隐空宗。披弈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传灯录》。诣阙奉进，冀于流布。

皇上为佛法之外护，嘉释子之勤业，载怀重慎，思致悠久。乃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臣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臣李维、太常丞臣王曙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臣等昧三学之旨，迷五性之方，乏临川翻译之能，懵毗邪语默之要，恭承严命，不敢牢让。窃用探索，匪遑宁居。考其论撰之意，盖以真空为本。将以述曩圣入道之因，标昔人契理之说。机缘交激，若拄于箭锋；智藏发光，旁资于鞭影。诱道后学，敷畅玄猷。而捃摭之来，征引所出，糟粕

多在，油素可寻。其有大士示徒，以一音而开演；含灵耸听，乃千圣之证明。属概举之是资，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别加润色，失其指归，既非华竺之殊言，颇近错雕之伤宝。如此之类，悉仍其旧。况又事资纪实，必由于善叙；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其有标录事缘，缕详轨迹。或辞条之纷纠，或言筌之猥俗，并从刊削，俾之纶贯。至有儒臣居士之问答，爵位姓氏之著明，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用删去，以资传信。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聊存世系之名，庶纪师承之自。然而旧录所载，或掇粗而遗精；别集具存，当寻文而补阙。率加采撷，爰从附益。逮于序论之作，或非古德之文。问厕编联，徒增楦酿，“楦酿”二字出唐张燕公文集，谓冗长也。亦用简别，多所屏去。汔兹周岁，方遂终篇。

臣等性识愧于冥烦，学问惭于涉猎，天机素浅，文力无余。妙道在人，虽刳心而斯久；玄言绝俗，固墙面以居多。滥膺推择之私，靡著发挥之效。已克终于紬绎，将仰奉于清闲。莫副宸襟，空尘睿览。谨上。

附录二：西来年表

	南齐	太祖高皇帝，姓萧，讳道成，受宋禅即位，都金陵。	后魏	高祖孝文皇帝，讳宏，姓拓跋氏，第六帝。即位，改元延兴，当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岁。至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二十年，改姓元氏。
己未	建元元年		太和三年	
庚申	二年		四年	
辛酉	三年		五年	
壬戌	四年	帝崩。	六年	
	世祖武帝	讳赜，即位。		
癸亥	永明元年		七年	
甲子	二年		八	
乙丑	三		九	
丙寅	四		十	
丁卯	五		十一	
戊辰	六		十二	
己巳	七		十三	
庚午	八		十四	
辛未	九		十五	
壬申	十	豫章王嶷薨。	十六	
癸酉	十一年	正月，文惠太子薨。七月，帝崩。	十七	
	郁林王	讳昭业，即位。		
甲戌	隆昌元年	七月，帝废。		
	海陵王	讳昭文，即位，改元。		

续　表

甲戌	延兴元年	十一月，帝废。	十八	迁都洛阳。
	高宗明帝	讳鸾，十一月即位。		
	建武元年	改元。		
乙亥	二年		十九	
丙子	三		二十	改姓元氏。
丁丑	四	傅大士生。	二十一	
戊寅	永泰元年	帝崩。	二十二	
	东昏侯	讳宝卷，即位。		
己卯	永元元年		二十三年	帝崩。
			世宗宣武皇帝	讳恪，即位，改元。
庚辰	二年		景明元年	
辛巳	三年	帝废。	二年	
	和帝	讳宝融，即位，改元。		
	中兴元年			
壬午	二年	禅位于梁。	三年	
	右南齐萧氏七主，合二十四年，禅梁。			
	梁	都金陵。		
	高祖武皇帝	讳衍，姓萧，受禅于齐，建元天监。		
	天监元年			
癸未	二		四年	
甲申	三		正始元年	
乙酉	四		二	
丙戌	五		三	
丁亥	六		四	

续 表

戊子	七		永平元年	
己丑	八		二	
庚寅	九		三	
辛卯	十		四	
壬辰	十一	傅大士纳妻。	延昌元年	
癸巳	十二		二	
甲午	十三	志公示灭。	三	
乙未	十四		四	帝崩。
丙申	十五		**肃宗孝明皇帝**	讳翊，即位，改元。
			熙平元年	
丁酉	十六年		二年	
戊戌	十七		神龟元年	
己亥	十八		二年	
庚子	普通元年	达磨至。傅大士逢嵩头陀。	正光元年	《正宗记》：依梁僧宝唱《续法记》云"此年达磨至梁，而入魏"。于理可取。
辛丑	二	傅大士唱卖妻子。	二	
壬寅	三		三	
癸卯	四		四	
甲辰	五		五	
乙巳	六	诏迎傅大士。	孝昌元年	
丙午	七		二	
丁未	大通元年	三月改元。旧本《传灯》云：十月一日，达磨至金陵。误也。	三	《传灯》旧云：十一月二十三日，达磨届于洛阳。误也。
戊申	二		武泰元年	二月，帝崩。立幼主钊，四月崩。立庄帝。《正宗记》引宝唱《续法记》云："达磨此年示灭。"于理可取。

续 表

<table>
<tr><td rowspan="3">戊申</td><td rowspan="3">二</td><td rowspan="3"></td><td>敬宗孝庄皇帝</td><td colspan="3">讳子攸，四月即位，改元建义。</td></tr>
<tr><td>建义元年</td><td colspan="3">九月，又改元永安。</td></tr>
<tr><td>永安元年</td><td colspan="3"></td></tr>
<tr><td>己酉</td><td>中大通元年</td><td></td><td>二</td><td colspan="3"></td></tr>
<tr><td>庚戌</td><td>二</td><td></td><td>三</td><td colspan="3">十二月，帝崩。若依宝唱《续法传》，即魏使归洛，奏遇达磨西归，当在此年。盖明帝已崩，而孝庄尚在位故也。</td></tr>
<tr><td rowspan="2">辛亥</td><td rowspan="2">三</td><td rowspan="2">太子统薨。</td><td>前废帝</td><td colspan="3">讳恭。二月即位，改元普泰。</td></tr>
<tr><td>普泰元年</td><td colspan="3"></td></tr>
<tr><td rowspan="5">壬子</td><td rowspan="5">四</td><td rowspan="5"></td><td>二</td><td colspan="3">二月，帝废。</td></tr>
<tr><td>后废帝</td><td colspan="3">讳朗。普泰元年六月，高欢立帝于信都，改元中兴元年，至二年四月废之。</td></tr>
<tr><td>出帝</td><td colspan="3">讳修广。普泰二年四月，即位，改元太昌。</td></tr>
<tr><td>太昌元年</td><td colspan="3">十二月，又改永熙。</td></tr>
<tr><td>永熙元年</td><td colspan="3"></td></tr>
<tr><td>癸丑</td><td>五</td><td></td><td>二</td><td colspan="3"></td></tr>
<tr><td rowspan="5">甲寅</td><td rowspan="5">六</td><td rowspan="5"></td><td>三年</td><td colspan="3">七月，帝迫于其相高欢，出居关中。欢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主，都邺。是为东魏。于是魏分为东、西。十二月，帝遇鸩崩。</td></tr>
<tr><td colspan="4">右后魏十二主，合一百四十九年，分为东、西魏。</td></tr>
<tr><td>西魏</td><td>都长安。</td><td>东魏</td><td>都邺。</td></tr>
<tr><td rowspan="2">文皇帝</td><td rowspan="2">讳宝炬，京兆王愉之子，宇文泰奉帝即位。</td><td>孝静帝</td><td>讳善见。高欢奉帝即位，改元永熙三年为天平。</td></tr>
<tr><td>天平元年</td><td></td></tr>
</table>

续 表

乙卯	大同元年		大统元年		二年	
丙辰	二年		二年		三年	旧本《传灯》云：十月五日，达磨卒。十二月，葬洛阳熊耳山。时洛阳属东魏，误。
丁巳	三年		三年		四年	
戊午	四年		四年		元象元年	
己未	五年		五年		兴和元年	旧《传灯》云：奉使自西域回，奏，启达磨圹，见空棺只履。误。
庚申	六年		六年		二年	
辛酉	七年		七年		三年	
壬戌	八年		八年		四年	
癸亥	九年		九年		武定元年	
甲子	十年		十年		二年	
乙丑	十一年		十一年		三年	
丙寅	中大同元年		十二年		四年	
丁卯	太清元年		十三年		五年	
戊辰	二年	侯景反。	十四年		六年	
己巳	三年	五月，帝崩。	十五年		七年	
	简文帝	讳纲，即位，改元。				
庚午	大宝元年		十六年		八年	五月，禅于北齐。

续　表

庚午	大宝元年		十六年		右东魏一主十七年。	
					北齐	都邺。
					文宣帝	讳洋，姓高，欢之第三子。五月受禅，建元天保。
					天保元年	
辛未	二年	侯景废帝，而立豫章王栋。寻弑帝。十一月，景又废栋，自立僭号，元帝讨而斩之。	十七年		二年	三祖见二祖。
	孝元帝	讳绎。十一月，即位于江陵。	**废帝**	讳钦，文帝长子，即位，不改号。		
壬申	承圣元年		元年		三年	
癸酉	二年		二年		四年	
甲戌	三年	十一月，帝为魏军所执，寻弑之。	三年	正月，宇文泰废帝，而立齐王廓。	五年	思大止大苏山。
	敬帝	讳方智。元帝既被执，萧詧自立为后梁，都江陵。王僧辩、陈霸先奉帝为梁主，承圣四年九月即位。	**恭帝**	讳廓，文帝子。宇文泰立之，不改号，止称元年。		
			元年			
乙亥	绍泰元年		二年		六年	
丙子	太平元年		三年	十二月，帝逊位于周。	八年	
			右西魏三主，合二十三年。			

续 表

丙子	太平元年		**后周**	都长安。	七年	
			闵帝	讳觉，姓宇文，文帝泰之子。受禅于西魏，即位，止称元年。		
			元年	《南史》以次年为元年。		
丁丑	二年	十月，进丞相陈霸先爵，为陈王。帝逊位于陈。	二年	九月，宇文护贬帝为洛阳公，寻弑之。	八年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明帝**	讳毓，文帝泰之长子，宇文护立之。即位，改元武定。		
	陈	都金陵。	武定元年	《南史》云：亦称元年，不改号。		
	高祖武帝	讳霸先，姓陈氏，受禅于梁。即位，建元永定。				
	永定元年					
戊寅	二年	智者进具。	二年		九年	
己卯	三年	六月，帝崩。	武成元年	《陈纪》云方建年号。	十年	十月，帝崩。
	文帝	讳蒨，始兴王长子，即位。			**废帝**	讳殷，文宣帝长子。
庚辰	天嘉元年	智者谒思大于大苏山。	二年		乾明元年	太后令废帝。
			武帝	讳邕，文帝第四子，以遗诏即位。	**昭帝**	讳演，欢之第六子。八月即位，改元皇建。
					皇建元年	

续 表

辛巳	二年		保定元年	后梁宣帝崩，子岿立，是为明帝。改元天保。	二年	帝崩。
					武成帝	讳湛，欢之第九子。即位，改元大宁。
					大宁元年	
壬午	三年		二年		清河元年	
癸未	四年		三年		二年	
甲申	五年		四年		三年	
乙酉	六年		五年		四年	帝禅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
					后主	讳纬，受禅即位，改元天统。
					天统元年	
丙戌	天康元年	四月，帝崩。	天和元年		二年	
	废帝	讳伯宗，文帝长子。				
丁亥	光大元年	思大迁南岳。	二年		三年	
戊子	二年	帝废。	三年		四年	
	宣帝	讳顼，昭烈王之子，以大后命即位。				
己丑	天建元年	傅大士卒。智者往金陵。	四年		五年	
庚寅	二年		五年		武平元年	
辛卯	三年		六年		二年	
壬辰	四年		建德元年		三年	
癸巳	五年		二年		四年	
甲午	六年		三年	废释、道二教。	五年	

续 表

乙未	七年	智者隐天台。	四年		六年	
丙申	八年		五年		七年	十二月为周武所败，改元隆化。
					隆化元年	德安王延宗即位于晋阳，改元德昌。寻为周所虏。
					幼主	名恒。后主以望气者言有革易，故传位幼主，自称太上皇。
丁酉	九年	思大卒。	六年		承光元年	正月，幼主即位。在位十八日，与后主并为周所虏，国灭。
					右北齐六主，合二十八年，为周所灭。	
戊戌	十年		宣政元年	帝总戎北伐。六月，崩于乘兴。		
			宣帝	讳赟，武帝长子，即位。		
己亥	十一年		大成元年	正月，立鲁王衍为皇太子。二月，传位太子，自称天元皇帝。		
			静帝	讳衍，后改名阐，宣帝长子。宣帝于邺宫传位，改元大象。		
			大象元年			
庚子	十二年		二年	宣帝崩。复释道二教，以大丞相杨坚为相国，进爵为王，备九锡。		

续 表

辛丑	十三年		大定元年	正月改元。二月，逊位于隋。
			右后周五主，合二十六年，禅于隋。	
			隋	都长安。
			高祖文皇帝	讳坚，姓杨氏。大定元年二月，受禅于周，即位，建元开皇。
			开皇元年	
壬寅	十四年	正月，帝崩。	二年	
	后主	讳叔宝，宣帝长子，即位。		
癸卯	至德元年		三年	
甲辰	二年		四年	
乙巳	三年		五年	后梁萧琮立。
丙午	四年		六年	后梁改元广运。
丁未	祯明元年		七年	后梁三主。合三十三年。是岁，隋废之。
戊申	二年		八年	
己酉	三年	正月，隋将韩擒入建业，虏后主，国亡。	九年	平陈，天下一统。
	右陈五主，合三十三年，隋灭之。			
庚戌			十年	
辛亥			十一年	
壬子			十二年	四祖见三祖。
癸丑			十三年	二祖卒。
甲寅			十四年	
乙卯			十五年	
丙辰			十六年	
丁巳			十七年	智者卒。
戊午			十八年	

续 表

己未		十九年	
庚申		二十年	
辛酉		仁寿元年	
壬戌		二年	
癸亥		三年	
甲子		四年	七月，帝崩。
		炀帝	讳广，高祖第二子，即位。
乙丑		大业元年	
丙寅		二年	三祖卒。
丁卯		三年	
戊辰		四年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甲戌	乙亥　丙子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丁丑		十三年	帝幸江都。遥尊为太上皇。
		恭帝	讳侑，炀帝之孙，元德太子昭之子。十一月，唐公入京，立帝，改元义宁。
		义宁元年	
戊寅		二年	二月，炀帝崩。五月，帝逊位于唐。
		右隋三主，合三十八年，禅于唐。	
	达磨至中国，今取《正宗记》为定。盖依梁僧宝唱《续法记》。昔那连耶舍与万天懿译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梁简文帝因使臣刘悬运往北齐取其书，诏宝唱编入《续法记》也。		

附录三：《景德传灯录》卷末所附资料

1.（宋）李遵勖《天圣广灯录》：

翰林学士、工部侍郎、赠礼部尚书、文公杨亿任秘书监、知汝州日，尝有书寄李维内翰，叙其始末师承。书云：

> 病夫夙以顽惷，获受奖顾。预问南宗之旨，久陪上国之游。动静咨询，周旋策发。俾其刳心之有诣，墙面之无惭者，诚出于席间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师，每垂诱导。自双林灭影，只履西归，中心浩然，罔知所旨。仍岁沉痼，神虑迷恍。殆及小间，再辨方位。又得云门谅公大士见顾蒿蓬，谅之旨趣，正与安公同辙。并自庐山归宗、云居而来，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兹郡，适会广慧禅伯，实承嗣南院念。念嗣风穴，风穴嗣先南院，南院嗣兴化，兴化嗣临际，临际嗣黄檗，黄檗嗣先百丈海，海嗣马祖，马祖出让和尚，让即曹溪之长嫡也。斋中务简，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驾从之。请叩无方，蒙滞顿释。半岁之后，旷然弗疑，如忘忽记，如睡忽觉。平昔碍膺之物，曝然自落；积劫未明之事，燿尔现前。固亦决择之洞分，应接之无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参寻。如雪峰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临际得法于大愚，终承黄檗。云岩多蒙道吾训诱，乃为药山之子。丹霞亲承马祖印可，而作石头之裔。在古多有，于理无嫌。病夫今继绍之缘，实属于广慧。而提激之自，良出得鳌峰也。忻幸！忻幸！

侍郎问广慧和尚："寻常承和尚有言：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劝人疏于财利。况南阎众生以财为命，邦国以财聚人。教中有财、法二施。何得劝人疏财？"广云："幡竿尖上铁龙头。"侍云："海坛马子似驴大。"广云："楚鸡不是丹山凤。"侍云："佛灭二千

岁，比丘少惭愧。"

问门僧表澄："承云有言：天上无弥勒，地上无弥勒。未审弥勒在什么处？"澄云："手上木。"侍云："罪有所归。"澄云："知过人难得。"侍云："吃取拄杖。"澄喝，侍云："且放过即不可。"

侍郎问李驸马："释迦六年苦行，成得什么事？"尉云："担折知柴重。"问："一盲引众盲时如何？"尉云："盲。"侍云："灼然。"尉便休。

同光帝问兴化和尚云："朕收得中原之宝，祇是无人酬价。"兴化云："略借陛下宝看。"帝以手舒幞头脚，兴化云："君王之宝，谁敢酬价！"玄觉云："祇如兴化眼在什么处？若不肯，过在什么处？"侍云："兴化恁么祇对，是肯庄宗，不肯庄宗？试辨看。"

因僧谈道，侍郎遂云："道不离人，人能弘道。大凡参学之人，十二时中长须照顾。不见南泉道：三十年看一头水牯牛，若犯他人苗稼，摘鼻拽回。如今变成露地白牛，裸裸地放他不肯去。诸人长须著些精彩。不可说禅道之时便有个照带底道理，择菜作务之时不可便无去也。如鸡抱卵，若是抛离起去，暖气不接，便不成种子。如今万境森罗，六根烦动，略失照顾，便丧身命，不是小事。今来受此缘生，被生死系缚。盖为尘劫已来，顺生灭心，随他流转，以至如今。诸人等且道，若曾丧失，何以得至如今？要识露地白牛么？试把鼻孔拽看。"

侍郎云："玄沙和尚道：大唐国内宗门中事未曾有人举唱。有人举唱，尽大地人总失却性命，无孔铁锤相似，一时亡锋结舌去。且道是甚道理？如今假立个宾主，动者两片皮，竖起指头，拈起拂子，揔成颠倒知见。顺汝狂意，教汝有个申问处。若是明眼人前，怎生拈掇得出？祇如鲁祖和尚，见僧来便面壁。长庆道：恁么地接人，驴年得一个去！我道鲁祖也祇是不识羞，是他明眼人又争肯尔！今来事不获已，与汝诸人作颠倒知见，一似结巾为马捏目生花。上祖道个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教他

恁么道，抑下多少威光。且道诸人分上欠少个什么？虽然如此，我若不恁么与汝知闻，尔又什么处得见？古人道：知恩者少。且道承个甚人恩？于此不明，问取露柱去！”

侍云：“此事大难。释迦老子三七日中思惟，便欲入涅槃，被帝释、梵王殷勤三请，不得已而许之。始自鹿苑，终于俱尸罗城，中间四十九年，大作佛事，说五乘十二分教，如瓶注水。后来于灵山会上，目视迦叶谓大众云：‘吾有正法眼，已付摩诃大迦叶。’又云：‘我于四十九年中不曾说一字。’此是什么道理？若是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为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唤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释迦是败军之将，迦叶是丧身失命底人。汝等诸人，且怎生会？不见道：涅槃生死，俱是梦言。佛与众生，并为增语。直须恁么会取，不要向外驰求。若也于此未明，敢道诸人乖张不少。”

侍举《肇论》云：“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如今山河、大地、树木、人物，摐摐地是同是别？若道同去，是他头头物物各各不同。若道别去，他古人又道会万物有己。且怎生会？祇如教中说：若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一时锁陨。古德亦云：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此是甚道理？直下尽十方世界，是汝一集眼，一切诸佛天人群生类，尽承汝威光建立，须是信得及方得。”

侍郎临终前一日，亲写一偈与家人，令来日送达李驸马处。偈曰：“沤生与沤灭，二法本来齐。欲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尉接得偈，云：“泰山庙里卖纸钱。”出《天圣广灯录》第十八卷。

2. (元)释希渭题记：

延祐三年岁在丙辰，四明苾刍希渭，估倡衣钵，一力命工，依庐山稳庵旧本翻刊于道场禅幽庵。集兹善利，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

3. (宋)郑昂《景德传灯录跋》:

右《景德传灯录》,本住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所撰。书成,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矣。此事与郭象窃向秀《庄子注》同。拱辰谓:“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矣,在彼在此同,吾其为名利乎!”绝不复言。拱辰之用心如此,与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其取之必无容私,又得杨文公具择法眼,以为之删定,此其书所以可信。与夫《续灯录》遣僧采事,而受金厕名以乱真者有间矣。或者犹疑佛祖传法偈无传译之人,此夏虫不知春秋也。佛祖虽曰传无传,至付授之因岂容不知?又达磨具正遍知,华、竺之言,盖悉通晓,观其答问,安有传译哉!此如世愚人,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便疑《楞伽经》宋已有之,非达磨携至,岂不悖哉!福州大中寺知藏僧正自以寇乱而来,文籍道厄,募缘再刊此书,以便道俗赍览。扣余为序,因书其后。绍兴壬子初冬十月,长乐郑昂题。

4. 天童宏智和尚撰《疏》:

道枢中虚理不我,取其名像;灵机内发智不我,囚其化通。一念深彻本源,六义具成神用。出气鼻快,从佛口生。转眄之间,弹指之顷。廓若雷龙破蛰,炳如雾豹变文。诸方衲子之传,一等丈夫之作。达磨来不立文字,威音后须要师承。符合符而规矩相投,心印心而语默俱到。灯灯续焰,分照世不断之光明;叶叶联芳,缀灵种不枯之春色。嗣连祖谱,师绍谁宗?绵绵踵武之人,的的克家之子。刚柔可则,烂烂怜百炼之金;摈黜不移,区区抱三献之璞。不可期也,开池得月;难其契也,掷芥投针。出炉鞴而放光,入钳锤而成器。自得受用,相求证明。哆哆啝啝底,放教舌上毛生;磊磊落落底,拶使额头汗出。下拳可畏其勇,却来捋虎髭须;擀棒作势且惊,看取弄蛇手段。相分圆缺,应用合宜;位列正

偏，随机中矩。毫牦有差而天地悬隔，丝糁未净而蝇蚁留连。不闻不见以降魔，个非泛泛；自呼自应而作主，许是惺惺。匾担头事事挑来，布袋里般般著得。短长在我，宝公杖头剪刀；节奏由谁？万回怀中花鼓。僧伽杨枝举起，大士拍板歌行。网凤钓鳌也，本分工夫；捞摝虾蚬也，平生快活。应接磨砻之妙，对酬锥凿之方。电卷之机轮，风驰之问答。打草惊蛇之句，探竿影草之功。啐啄同时，心目相照。任运腾腾而无累，平怀坦坦而不羁。出家行脚之因缘，坐脱立亡之时节。纪之编简，如见古人；将以著龟，可格后学。当谐神契，慎勿言求。恐口耳之流通，为身心之障碍。比丘思鉴，久轸此怀；阿祖传灯，欲成其印。入眼要分青白，开口莫乱雌黄。葛藤窠无作自缠，担版汉不嫌人唤。辄投同道，相与结缘。

5.（宋）刘棐左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权发遣台州军州事**《景德传灯录后序》：**

《传灯录》镂行旧矣，兵兴以来，其板灰飞，慕心宗者患失其书。僧思鉴，婺人也，草屩访道三十年矣，亦欲人圆悟涅槃妙心，而思有以资发之也，广募净信，复镂其板，缁素赞叹而助成焉。或曰："自心之法无形，不从人得。初祖释迦而降，无一祖师非嘿契而自证者。故达磨直指，不立文字，少林九年，面壁而已。虽二祖立雪断臂，一字亦不为说，但遮其知见之非。二祖因是得正知见，豁然大省。则二祖亦不从达磨言句中入，乃自证也。且百丈卷席，雪峰辊毬，鲁祖面壁，石巩驾前，道吾舞笏，鸟窠吹布毛，俱胝举一指，古德如此示人甚多，不在言句之间故也。言句且尔，况文字乎！心宗要当自参，祖师言句于我何与焉！"余曰：不然。心法虽曰无形，然遍一切处，翠竹真如也，黄花般若也，蛙蚓发机，管弦传心，乃至墙壁瓦砾，无非说法。故灵云见桃花悟道，玄沙谓语燕深谈实相。然则大地皆是悟门，孰非此道，况明心宗言句乎！况

载明心宗文字乎！若二者于心宗果无与耶，荐福古何为阅云门录而省，黄龙心何为读多福语而悟？盖言词相寂，文字相空，亦此道耳。若即文句文字而见性相之空寂，是乃一超而真入也。吾故知是书之流布，发明心地者众矣。且鉴之募缘也，台之宁海邑民周氏叹曰："吾地有大梨木，阅三世矣。比岁我家之人各尝梦其上有横阁行庑，而无数僧往来于其间，每疑之，乃今方悟当刊此录耶？"遂舍以拚版，且邀鉴即其家僦工而刻之。既刻，周氏梦六僧求已刻者观焉。周问鉴曰："此何僧耶？"鉴曰："此六代传衣祖师，特来证明此事也。"呜呼！是书用为一大事，则宜有感发之详，以发寤人心。余故并列之，庶观者知非小缘而坚其信心云。绍兴四年上元日，等慈庵善男子睢阳刘棐仲忱序。

6. 魏府华严长老示众

佛法事在日用处，在尔行、住、卧处，吃茶、吃饭处，言语相问处。所作所为，举心动念，又却不是也。会么？若会得，即今无碍自在真人。若也未会，则是个担枷带锁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法不远隔尘沙劫，尔一念中见得，在尔眉毛鼻子上；尔若不见得，如接竹点月在处。切莫思惟，不可言语。尔时中承何力？若知得，尔须有个欢喜处。古人道："常寂寂，常历历，诸佛不求觅，众生断消息。"尔会得么？一切诸法本无情，一切诸佛本自灵，混然同太虚，无欠亦无余。会么？若不会，直是个触途成滞，不知个身落地处，茫茫劫劫，只是个恋物著境，认色为实，不舍恩爱，痴迷财宝，立我争人，一团子意气，些子个违情，面青面赤，说强道弱，我不受人欺瞒，我是大丈夫儿，养妻养子。尔岂知在业海之中，罪坑之内，吃肉如似饿鬼吞尸，噇酒如饿狗饮水，爱色如渴蝇咂血，不知此身是大祸患，恣纵无明，愚养意气，不久败坏，浪死虚生，枉经千劫，徒然出没。何不识取金刚坚固之体、长生不灭之道？在世头䶕䶕地，口子吧吧地，眼子眨眨地，无常杀鬼到来向床上，犹似

使心用行，恋财恋境，蓦然驱去见阎老子，一词不措，铁炉火炭，铜柱刀山，尽为戏玩。恁时追悔，大段难为免离。尔如今病未来寻身，何不于十二时中求一毫善利，辨取津梁。幻化色身，凭何为实？诸佛过去留经造论，一切善法，与尔初学底人忏罪灭障，渐渐增长利益。求善知识开示解脱法门，向无明性中认取个真实主人，于万劫中得个人身，也不容易。尔还知个身本性与佛同时，本无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里，粪堆头，光烁烁地，圆陀陀地。还信得及么？若信不及，也从尔深坑罪海永堕沉沦。尔若回光返照，于一刹那中，即心念息，时中迷惑、烦恼、痴暗、狂情顿自消灭，诸缘境界转为甘霖醍醐、安乐国土，岂不是好否？圣人道"万法从心生，万法从心灭"，皆由尔心，善恶也只由尔心，地狱天堂也只由尔心。只今相应与佛合智，即是佛也，更无相诳，直下信奉无疑心即正觉，又何必历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难遇，莫道我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经万论，只为众生迷乱，不识本性。尔暂时间那取些子贪物底工夫，看经书上义理，只言众生被一切境摄著欲之故。山僧苦口，实为忉忉，尔还肯么？尔还信么？寻常著寒著热，些子违情，吃辛受苦不得，却于日用时中自不醒悟。整顿取心好，为取身好？百年如箭，富贵如梦，恩情也只不久。百年无多日，头白是病来，病是业债来，业债是死来，死是地狱来。尔莫道我为人平生好心吉善，只依本分，不作恶事，我无罪过，别教你有个好生处。我即今朝未信，尔在何故，尔平等在甚处，尔还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见解，更莫说担人担我，贪色爱财，餐鱼啖肉，妄言绮语，日费上事，罪业极深。尔莫道我舍财造塔起殿，设僧转经，便为长久功德，以此为实，未可託倚众中，老和尚也为尔不得，尔还知么？尔有千般万种，无明罪业，佛亦为尔不得。须是尔自家著力，前程自办。尔若作一切有为功德，只是造业，增长顽福，不生个清净知见。山僧虽然求得供养，日夜不安，为虑未是在，还知么？一任尔说向诸方耆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问尔施主得

钱处，想尔应不济润于人，不救拔贫苦者。了得了取吃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案：华严长老，据《云卧纪谭》记载：魏府（即魏州，今河北大名）老华严者，讳怀洞。五季时，初弘华严之教。晚参兴化存奖禅师，得教外别传之旨。遂出世天钵，次徙压沙禅苑，河朔缁素尊事之，故称“老华严”。《禅门宗派图》有天钵和尚系出兴化者是也。洞尝有示众语曰：（即上面“示众”语，此略）今《林间录》以此为天钵元公语，又元为老华严，则误矣。元嗣天衣怀，乃云门五世孙。洞以大父事临济，其说法旨趣端可验矣。

7.（元）僧希渭《重刊景德传灯录状》：

湖州路道场山护圣万岁禅寺耆旧僧希渭，系庆元路昌国州人氏，俗姓董。自幼投礼本路在城观音禅寺绝照和尚为师，训到法名，投礼慈溪县开寿普光禅寺龙源和尚薙发为僧，仍礼五台律寺雪涯和尚受具戒。挟策西游，放包灵隐。后值先师龙源和尚迁住兹山，随师参请，迨今有年。每念师恩，未由报效。伏睹从上佛祖，《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七佛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景德至延祐丙辰，凡三百一十七年，旧板销朽无存，后学慕之罔及，为此发心重刊，忽得本路天圣禅寺松庐和尚所藏庐山稳庵古册，最为善本，良惬素志，遂于丙辰年正月初十日，将衣钵估唱，得统金一万二千余缗。是日命工刊行于世，流通祖道。此录总计三十六万七千九百一十七字。至当年腊月一日毕工。随即印舍三百部于两浙，安众名山方丈蒙堂众寮各一部，以便湖海办道禅衲参究。集兹善利，用报四恩，并资三有者。大元延祐三年臈月一日，耆旧僧希渭谨状，小比丘文雅董役，当山住持嗣祖比丘士洵主缘。

案：以上诸文录诸于《大正藏》本。

8. 张元济《景德传灯录跋》:

右书《四库》未收。卷首杨亿序：东吴僧道原冥心禅悦，索隐空宗，披弈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诣阙奉进，冀于流布云云。而绍兴长乐郑昂跋，则谓本住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所撰，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拱辰谓：吾意欲明佛祖之道，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遂绝不复言。然则著此书者名道原实拱辰也。杨亿、李维、王曙辈奉诏裁定，多所损益，具见叙言。最初镂版毁于靖康之乱。是尚为宋代旧刊，合三本而成。其一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板心有刻工，无字数。凡二十五卷有余。有二卷抄配，行款同。宋讳避玄、弘、朗、殷、匡、敬、警、擎、惊、镜、竟、戍等字。其一行数同，每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板心有字数，无刻工，仅有残叶，见于卷第十八、第十九中。其一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八至三十字，板心有刻工，存卷十至十二，宋讳避玄、弘、朗、贞、侦、征、署、竖、戍、树等字。此二本均不避桓、构二字及其嫌名。然察其刀法笔意，实已具南宋风格，不能以其不避讳字而遽疑之也。贵池刘氏覆刻元延祐本。其元本所据又有两宋刻：一台州宁海思鉴刊本，见绍兴四年刘棐序。一庐山稳庵古册，即湖州道场禅幽庵覆刻之祖本，见延祐三年希渭状。是可想见当时传刻之盛。刘氏谓延祐本与瞿氏所藏宋本正同，然取以对校，同者祇卷一之十余叶，其他各卷虽行数相同，而款式绝异。刘氏后序谓永乐梵夹本、径山藏本、雍正释藏本雠校未精，脱文讹字所在多有，夸元刊为鸿宝。而是本足以正其讹误者尤非少数。然则所谓一字百缣者，舍是更奚属耶！乙亥季夏，海盐张元济识于牯岭山居。

案：张元济之跋录诸于《四部丛刊》本。

附录四：有关道原禅师的史料及序跋等

一、有关道原禅师等的史料

（宋）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卷二七《永安道原禅师》：

苏州承天永安道原禅师，上堂，有僧问："如何是佛?"师云："咄！者旃陀罗。"进云："学人初机，乞师方便。"师云："汝问什么?"学云："问佛。"师云："咄！者旃陀罗。"

又僧问："如何是佛法道理?"师云："与蛇画足，为鼠穿逾。"进云："还报国恩也无?"师云："不唯负国，兼乃谤吾。"

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问者如牛毛。"进云："请师答牛毛之问。"师云："师子咬人不逐块。"进云："恁么即学人造次也。"师云："一等学问，罕有阇梨。"

问："莲华未出水时如何?"师云："馨香菡萏。"进云："出水后如何?"师云："绝消息。"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云："十字街头寻不见，乐桥亭下问船翁。"进云："恁么即一切皆是也。"师云："演若之狂未是狂。"

问："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向上一路?"师云："盘山太无端。"进云："未审千圣还垂慈也无?"师云："也与盘山不较多。"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永安道原禅师》：

苏州承天永安道原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咄！这旃陀罗。"曰："学人初机，乞师方便。"师曰："汝问甚么?"曰："问佛。"师曰："咄！这旃陀罗。"

(宋)释正受《嘉泰普灯录》卷二《进<圣宋嘉泰普灯录>上皇帝书》:

……伏睹景德之初,宣慈禅师道原所进《传灯录》,真宗皇帝有旨,命翰林杨亿撰序以赐。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

初,苏州僧道元缵佛祖讫近世名臣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诏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刊定,昭宣使刘承珪领护其事。(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庚辰,亿等上其书,命刻板宣布。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六:

(己酉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苏州僧道元纂佛祖讫近世名僧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命刻板宣布。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九:

宋景德中,吴僧道原集《传灯录》,进于真宗,敕翰林学士杨亿、工部员外李维、太常丞王曙同议校勘,具奏。诏作序,编入大藏颁行。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永安禅院在承天寺垣中,旧号弥勒院。初,太宗朝以藏经镂板本,有余杭道原禅师者,诣阙借板印造。景德中,又以太宗御制四帙及新译经一十四帙并赐之道原。既归,藏于此院。大中祥符八年,又编修《景德传灯录》以进,敕赐今额。每岁度一僧,至今为禅院。

(明)王鏊《姑苏志》卷五八:

道元住永安禅院,祥符中尝进所纂《传灯录》三十卷,诏杨亿

等刋定，刻板宣布。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

永安禅院僧道元，纂佛祖迄近世名僧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祥符中，诏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七《佛祖同参集序》：

昔如来于然灯佛所亲蒙记莂，实无少法可得，是号大觉能仁。既而后智滋兴，悲心显发。念四生之沉溺，轮回六趣之中；为一事之因缘，出现五浊之世。奈何根器各异，机感有殊。繇是开三乘权实之门，设一时顿渐之教，具偏圆半满之义，分悟证伏断之差，演之为十二部经，广之为百千万颂。随类各解，始虽自于一音；达本忘言，终乃同于二月。故纯陀末供之后，鹤林示灭之辰，以正法眼付大迦叶，内传真印，外授信衣，作世导师，为佛嫡子。凡二十七世，至达摩大师。哀此土之人，昧即心之理。分别名相而不已，类入海以筭沙；攀缘生灭而为因，但认贼而作子。聿来震旦，宴坐少林，不事语言，不立文字。既得人而传付，乃趣寂以返真。是为东方之初祖也。自尔本系相承，旁支别出。敷华结果，五叶之谶可征；续焰分辉，千灯之照弥广。至于出离生死，一门证于涅槃；诱导愚迷，万行以之差别。由二祖而下，迄至于今，以诸夏之利根，叶西土之悬记。得道之者，实繁有徒。其或抵掌盱衡，乃了知于风力；摇唇鼓舌，即悟入于言枢。或针芥相投，金鍮立辩；或经尘将破，啐啄同时。示现方便以既殊，遭但因缘而亦异。咸有轨迹，著为筌蹄。譬诸三藏之文，结集于钵罗之窟；七佛所说，秘藏于娑竭之宫。苟撰述之无闻，使后来而安仰。先是诸方大士，各立宗徒，互显师承，迭存语录。圭山患其如是也，会合众说，著为《禅诠》，融通诸家，圆成一味。盖祖门之能事毕矣。历岁弥久，

《都序》仅存，百卷之文，不传于世。东吴道原禅师者，乃觉场之龙象，实人天之眼目。慨然以为祖师法裔，颇论次之未详；草堂遗编，亦嗣续之孔易。乃驻锡辇毂，依止王臣；购求亡逸，载离寒暑。自饮光尊者，讫法眼之嗣，因枝振叶，寻波讨源，乃至语句之对酬，机缘之契合，靡不包举，无所漏脱，孜孜纂集，成二十卷。理有未显，加东里润色之言；词或不安，用《春秋》笔削之体。或但存名号，而蔑有事迹者，亦犹乎《史记》之阙文；或兼采歌颂、而附出编联者，颇类夫载籍之广记。大矣哉！禅师之用心，盖述而不作者矣。呜呼！法界无际，众生无边，凡厥有情，莫非同体。终日圆觉，触目真如。而迷失妙明，增长虚妄。分别影事，牵制于六尘；积集苦因，流浪于三有。善知识愍其如是也，不历事相，直指本源。但一念不生，即三际俱断。十方消殒，诸圣现前。识珠在衣，匪从他得。如金出矿，岂复重为？圆顿之门，妙如此矣。稽所证之道，然后知原师也。生如来家，真法王子。究所诠之理，然后明斯集也。了第一义，真最上乘。当使末法之年，初心之类，去圣逾遠，开卷得解，一弹指顷，齐肩古佛。不起于座，入般涅槃。虽利益之若斯，于灭度而无取。即知施七宝而满刹土，徒为漏业之资；化二乘而等河沙，适重败根之罪。师之法施，岂思议之所及哉！新集既成，咨予为序，聊摭梗槩，冠于篇首云耳。

（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四《答郭公问传灯义》：

太尉都承旨问：所谓《传灯录》是何义？

对曰：昔达磨大师佩佛心印，于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时学者方以讲观相高，达磨大师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来教外别行，传上根辈。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艰难险阻，六传而至曹溪大鉴禅师。当唐神龙中，天下之疑卒不疑、胜信者之多，于是源分派别，而为南岳、青原两宗。枝派蔓衍，而为云门、临济、曹洞、沩仰与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于圣朝。景德

中，东吴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图，集诸家之语录，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禅师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传灯录》，诣阙上进，奉冀流布。章圣皇帝诏翰林学士右司谏知制诰臣杨亿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夫所谓佛心印者，众生灵智之府也。其体本自妙而常明，虽万类纷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谓之神通光明藏，谓之光严住持。其不知者，谓之生死趣，谓之无明始。自故证发，虽悟如释迦文佛，亦缘然灯记莂，则师承机语之自，其可废也。《法华经》曰：世尊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而弥勒发问，文殊决疑，以谓日月灯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经者妙光法师，得其证者普明如来。《维摩经》为魔女说法，曰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诸佛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是其道意亦不灭尽。随世说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此其义也。

又问：如何是传灯旨要？

曰：昼夜分明，瞒他一点也不得。

苏辙《栾城三集》卷九《书<传灯录>后》：

予久习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后从入路。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数年于兹矣，而道久不进。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录之，置之坐隅。盖自达磨以来，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种生花之语。至六祖得衣法南迈，有明上坐者，追至岭上，知衣不可取，悔过求法。祖诲之曰："汝谛观察，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坐本来面目？"明即时大悟，遍体流汗，曰："顷在黄梅随众，实不省自己本来面目，今蒙指示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护持而已。及内侍薛简问祖心

要，祖亦曰："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人，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亦豁然大悟。予释卷叹曰：祖师入处傥大是耶？既见本来面目，心能不忘，护持不舍，则所谓下种也耶？譬诸草木种子，若置之虚空，不投地中，虽经百千岁，何缘得生？若种之地中，润之以雨露，暵之以风日，则开花结子，数日可待。六祖常谓大众："汝等诸人，自心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于一切处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就其实。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决证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则治地法也。"予至此复叹曰："祖师之言备矣！而人自不知，虽知未必能行，如予盖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习之尝问戒、定、慧于药山。药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须于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如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漉。"予欲书此言于绅，庶几不忘也。凡诸方妙语，昔人有未喻者，予辄为释之，录之于左，凡十二章。大观二年二月十三日书。

佛说法，有一女人忽来问讯，便于佛前入定。文殊师利近前弹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网明菩萨，能出此定。"须臾，网明便至，问讯佛了，去女人前，弹指一声，女人便从定而起。〇颍滨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虽是文殊亲托往梵天，也出不得。无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弹指便了。

僧问老宿："师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审全个甚么力？"老宿曰："不欺之力。"〇颍滨老曰：师子捉兔时，亦全用一个师子力，捉象时，亦全用一个师子力。不为兔小象大而有差别。若有差别，则物有大于象者，师子捉不得矣。菩萨断取三千大千

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针锋，举一枣叶，即此理也。

僧举教云："文殊忽起佛见法见，彼佛摄向二铁围山。"五云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见法见，我与点两碗茶，且道赏伊罚伊？同教意不同教意？"〇颍滨老曰：摄向铁围山，令知起见之非；与他茶吃，令他识本来处。与教意异而不异。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问："彼中佛法云何？"保福曰："有时示众道：塞却你眼，教你觑不见；塞却你耳，教尔听不闻；坐却你意，教你分别不得。"地藏曰："吾问你，不塞你眼，见个什么？不塞你耳，闻个什么？不坐你意，作么生分别？"或人问："此二尊宿意为同为不同？"〇颍滨老曰：六根为物所塞，为物所坐；则不见自性，不闻自性，不能分别自性。若不为物所塞，不为物所坐，则可以闻见自性，分别自性矣。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诘，故复混而为一。"一则性也。凡老子之言与佛同者，类如此。

邓隐峰在马师会下。一日，推土车，马师展脚路上坐，峰曰："请师收足。"马曰："已展不收。"峰曰："已进不退。"推车直进，碾损马师脚。马归法堂，执斧子曰："碾损老师脚底，出来！"峰出，引颈于前，马师乃置斧子。〇颍滨老曰：马师展脚不收，执斧而问，二者皆以试验隐峰，临机见解耳。土车进退，于事初无损益，而直推不顾，此隐峰狂直之病也。若执斧问之，而缩颈畏避，则十分凡夫，无足取矣。犹能引颈而俟，则犹可取也。故其终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虽去来自在，而狂病犹未痊也。

南泉欲游庄舍，土地神先报庄主，庄主乃预为备。泉至，问曰："安知老僧来？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神相报。"泉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有僧便问："既是善知识，因何被鬼神觑见？"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饭。"〇颍滨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谓得他心通，忠国师见而问之曰："老僧心在何处？"大耳曰："在西川看竞渡。"忠再问："心在何处？"大耳曰："在天津桥看弄胡

孙。”及三问，大耳良久莫知去处。忠叱之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仰山闻而释之曰：“前两度是涉境心，故为大耳所见；后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见。”今南泉欲游庄舍，而土地知之，亦见其涉境心耳，本无足怪者。南泉自谓修行无力，亦姑云尔。僧因其言而诘之，非识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饭”，盖言前后皆涉境心耳。

仰山尝谓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对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仰山曰：“何不问老僧？”曰：“恁么时不见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恶，此六祖所谓本来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〇颍滨老曰：在《周易》有之：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以与于此？无思无为者，其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体未得其用，故仰山以为未足耳。长沙岑和尚尝遣僧问同参会老曰：“和尚见南泉后如何？”会默然。僧曰：“未见南泉时如何？”会曰：“不可更别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盖亦贵其用耳。

香岩闲师尝谓众曰：“如人在千尺悬崖，口衔树枝，脚无所踏，手无所攀。忽有人问西来意。若开口答，即丧身失命；若不答，又违问者。如何即是？”众无对。〇颍滨老曰：我若当此时，便大开口答他西来意，不管丧身失命，管别有道理也。

玄沙备头陀谓众曰：“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只如妄、聋、哑三种病人，汝作么生接？拈槌竖拂，他且不见，共他说话，他且不开口，复哑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时虽有答者，备皆不肯。〇颍滨老曰：三种病人，若只用诸方拈槌竖拂说话等伎俩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诸佛、菩萨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无物透不得，而况三种病人乎？玄沙之意，倘在是耳。非一时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谦禅师尝到双岩，双岩长老问《金刚经》云："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且道此经是何人说？"师曰："说与不说且置，和尚唤什么作此经？"双岩无对。师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既以无为法为极，则又安有差别？且如差别是过不是过？若是过，一切贤圣尽有过。若不是过，决定唤什么做差别？"双岩亦无语。〇颍滨老曰：佛本无经。此经者，此心也。佛惟无心，故万法由之而出。若犹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万法乎？四果十地，皆贤圣也。其所得法，各有浅深。然皆非无心，则不能得。故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如扁之斫轮，佝偻之承蜩，皆非无心，无以致其功。其以无致功，则与贤圣同。而其功之大小，则与贤圣异。贤圣之有差别，尽无可疑者也。经所谓以无为法者，谓以无而为法耳，非谓有无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来，皆读作无为之法，盖僧家拙于文义耳。

杭州报恩院惠明禅师庵居大梅山，有二禅客至，师曰："上坐离什么处来？"曰："都城。"师曰："上坐离都城至此山，则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则心外有法，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即住，不会即去。"二客不能对。又有朋彦上坐访师，师问："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消陨。今天台嶷然，如何得消陨去？"朋彦亦无措。〇颍滨老曰：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此理也。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消陨，亦理也。二理无可疑者。人能达此理，则去来之想尽，山河之碍灭，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为充满法界，消陨虚空矣。达者闻而信之，昧者疑之，则天台嶷然在前，未尝灭矣。

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尝访净慧禅师，会四众士女入院。净慧曰："律中隔壁闻钗钏声，即为破戒，见睹金银合沓，朱紫骈阗，是破戒不是破戒？"师曰："好个入路。"净慧称善。〇颍滨老曰：隔壁闻钗钏声，而欲心动，安得不谓破戒？金银合沓、朱紫骈阗而心不起，安得谓之破戒？

二、有关书目文献的记载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

(宋)郑樵《通志》卷六七: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朝僧道原纂。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释书类: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右皇朝僧道原编。其书披奕世祖图,采诸方语录,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献于朝,诏杨亿、李维、王曙同加裁定。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于世,为禅学之源。夫禅学自达磨入中原,世传一人,凡五传至慧能,通谓之祖。慧能传行思、怀让。行思之后,有良价,号于"洞下宗";又有文偃,号"云门宗";又有文益,号"法眼宗"。怀让之后有灵祐、慧寂,号"沩仰宗";又有义玄,号"临济宗"。五宗学徒遍于海内,迄今数百年。"临济"、"云门"、"洞下",日愈益盛。尝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嫉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犹联珠叠璧,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辉润于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遗轶焉。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释书类:

《玉英集》十五卷。右皇朝王随撰。先是杨亿编次《传灯录》三十卷,随删去其繁大半。上之。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八《祥符法宝录》:

祥符二年正月庚辰,学士杨亿等上《景德传灯录》三十卷。本

僧道原所献，诏亿等刊定。

《传灯录》三十卷，僧道原纂。景德中，诏翰林学士杨亿等刊定。自天竺七佛至达磨西来，传至法眼，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人语录。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

僧道原《景德传灯录》三十卷。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上释家：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僧道原。

(明)释智旭《阅藏知津》卷四二之四《禅宗》：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景德东吴沙门道原纂。先叙七佛并偈，始自摩诃迦叶，终于南岳第九世，青原第十一世，共祖师一千七百十二人，内九百五十四人有语见录，余七百五十八人但存名字，尽二十六卷。宝志、善慧、南岳、天台、僧伽、万回、丰干、寒山、拾得、布袋十人，及诸方杂举征拈代别语一卷。南阳、大寂乃至法眼等十二人广语一卷。赞、颂、偈、诗一卷。铭、记、箴、歌一卷。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子部二·释家：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二册。

(清)乾隆九年敕撰《秘殿珠林》卷二三：

《景德传灯录》二部。

(清)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卷三：

《传灯录》二十卷。十本。宋板。

(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一四《释家类》: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释道原撰。宋刊本。明刊本。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二释家: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刊本。

按:传是楼、艺芸精舍宋板书目俱载此书。疑徐归于汪,即只一帙耳。此存卷五至卷九,又十三至十九,又二十三、四,凡十四卷。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八、九字不等。字画端湛,宋椠之佳者。考此书尚有元延祐刊本,首列杨亿序,更列绍兴壬子郑昂跋,绍兴四年刘棐后序。此在阙卷之中,五从案核也。有越溪草堂一印。《天禄琳琅》中亦有此印,云无考。

三、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节录)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 宋释道原撰

元、明、清藏著录,丽藏阙。宋、元皆有单刻本。今通行者有常州本,《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一九一六年贵池刘氏覆刻元延佑本,一九三五年影印碛砂藏元泰定本。

景德,宋真宗年号,灯能照暗,以法传人,譬犹传灯,故名。晁氏《读书志》释书类云:"其书披奕世祖图,采诸方语录,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献於朝,诏杨亿、李维、王曙同加裁定。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於世,为禅学之源。夫禅学自达磨入中原,凡五传至慧能,慧能传行思、怀让,行思、怀让之后有五宗,学徒遍於海内,迄今数百年,临济、云门、洞下,日愈益盛。尝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疾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犹联珠叠璧,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覆其光彩,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遗轶焉。"

《晁志》撰於绍兴二十一年。晁氏之意，谓政治混乱之时，有气节之人，做事固不易，说话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禅宗所以盛於五代也。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

《景德录》之体制及内容

灯录为记言体，与僧传之记行不同。《弘明集》亦记言，然《弘明集》实记文，灯录乃真记言也。

灯录又为谱录体，按世次记载，与僧传之传记体不同。且僧传不限于一科，灯录则只限於惮宗，在《宝林传》未发现以前，《景德录》为禅宗史最初之一部。自灯录盛行，影响及於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灯录谓释迦牟尼以前为七佛，犹儒家谓孔子以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以摩诃迦叶至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以达摩至慧能，为东土六祖。慧能之下，分南岳、青原二派，南岳下出鸿仰、临济二宗，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宋时灯录著名者有五家：一、即《景德传灯录》，二、《天圣广灯录》，三、《建中靖国续灯录》，是谓北宋三灯。四、《联灯会要》，五、《嘉泰普灯录》，是谓南宋二灯。合五灯为一者，有《五灯会元》，将别论之。

灯录记载世次方法，各录不尽同：有从本身计起者，如以青原思为大鉴之二世是也，《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等属之；有从下一代计起者，如称马祖为南岳下一世是也，《景德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及《五灯会元》等属之。

著者道原宗派

道原为天台韶国师之嗣，法眼清凉益之孙，故本书记青原诸宗特详，其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又皆法眼儿孙也。

总计本书记南岳法嗣者凡八卷，记青原法嗣者凡十三卷。其记临济，至汾阳善昭止，记法眼，至长寿法齐止。长寿法齐者，道原之侄禅师也。然本书记韶国师法嗣四十九人，独无道原之名，何也？此与《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记豫章王诸子，不载子显之名，同一例耳。

《天圣广灯录》二十七于韶国师法嗣下，特补入苏州承天永安院道原一章；《传法正宗记》八记韶国师法嗣五十一人，亦於最末列苏州承天道原名，以是始知道原为韶国师之嗣也。

端拱元年赞宁上《宋高僧传》，卷十三有《韶国师传》，其塔铭亦即赞宁撰，以同在吴越，相知易详也。然禅宗五家，《宋僧传》独阙云门偃传，则以越、粤不相接，而宁与偃又异宗也。

本书距《宋僧传》不过二十年，於十九卷详载云门句语，於二十二、二十三卷又详载云门法嗣六十一人，可补《宋僧传》之阙。此岂有党於所亲，亦以支派近，见闻真，史料易于搜集耳。而后世尚有谓此书非道原撰，实出於临济者，殊可笑也。

《景德录》板本

本书于景德间进呈，曾诏杨亿等删定颁行，见本书杨亿序。当时应有刊本，今不可得见。近《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号称宋代旧刊，合三本而成。据卷首《西来年表》，达摩至中国说，系取《传法正宗记》为定。《正宗记》成于仁宗嘉祐六年，尚在《天圣广灯录》之后，则此本非道原、杨亿原本可知也。

又景德间撰《册府元龟》，其纪年以宋、齐、梁、陈为闰位，司马温公撰《通鉴》，始矫正之。今此表纪年与《册府》异，与《通鉴》同，其撰著当在元丰七年《通鉴》既出之后，则此本非道原、杨亿原本，益可知也。

惟此本虽非原本，其大体尚为道原、杨亿之旧，观书中小注可证。本书小注，可分三种：一、为道原、杨亿旧注，多半属此。二、为宋刻本附注，如卷三《达摩章》末注云："凡此年代之差，皆由

《宝林传》错误，而杨文公不复考究耳。"据此则知宋时刻本对原书认为差误者，尚不敢擅改原文，只加注说明而已。三、为元延祐本附注，如卷六《越州大珠慧海章》末注云"此下旧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禅师传》，今移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是也。据此知延祐本对原书认为不合，而有改变者，亦加注声明，不任便改动也。

又延祐本卷十一《邓州香严智闲章》"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二句，注云："此句旧本、福邵本并无，今以《通明集》为据。"又卷十四《荆州天皇道悟章》，附寂音梦堂详注两段，信伪丘玄素碑，谓有两天王，其说至谬。然对原本并未敢增益，仅附注说明，尚为慎重，此本书之幸也。

又卷九等延祐本附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卷三十末附杨亿《寄李维书》，叙师承本末，皆《丛刊》本所无，当亦后人所加。然与原书划然不混，且有此附录，可助研究者之探讨，於本书有益无损。碛砂藏泰定本卷首无年表，亦无校正年代差误等注，疑所据者乃一较早之本也。杨亿与撰《天圣录》之李遵勖，同出临济，见《天圣录》十八。

《景德录》撰人问题

本书著者为吴僧道原，本无问题。外学书如淳熙间龚明之所撰之《中吴纪闻》，卷二谓："《传灯录》为永安禅院僧道元著"，元、原虽殊，然非有二人也。惟延祐本有绍兴二年长乐郑昂跋，忽持异论，谓："《景德传灯录》本住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撰，书成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矣。此事与郭象窃向秀《庄子注》同。拱辰谓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绝不复言。拱辰之用心如此，与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又得杨文公为之删定，其书所以可信，与《续灯录》遣僧采事，而受金厕名以乱真者有间"云。

此跋可称毒箭，欲以一矢贯双雕，而不知其说之无稽也。道

原为韶国师之嗣，前文已具。今以拱辰世系考之，拱辰者，金山昙颖之嗣，李遵勖之侄禅师也。金山颖、西余辰之名，始见《建中靖国录》四及八。道原之名见《天圣录》，又见《传法正宗记》，先於《建中靖国录》者凡八十年。《景德录》十三，《正宗记》八，记临济之嗣，皆止于拱辰之前二代，尚未有金山颖之名，拱辰更无论矣。

道原、拱辰确实卒年无考，然两家先世卒年幸存，亦略可比较。韶国师卒于开宝五年壬申，年八十二，道原当生於五代之时。金山颖于於嘉祐五年庚子，年七十二，后韶之卒，凡八十九年。则辰与原实不相接，何由有同舟相遇之事乎！杨亿序明言："裁定此书，周岁方毕"，既系同途入都，何能进呈被赏如是之速乎！今频伽藏总目，于此书下设为疑词，云"旧题宋道原纂"，已受昂跋影响。频伽藏盖用延祐本也，碛砂藏元泰定本无郑昂跋。延祐本闽刻，碛砂本吴刻，后延祐本八年。

窃尝思之，拱辰未必有是言，郑昂亦未必造此语，必当时有此传说，郑昂不察，遽以入跋。《四部丛刊》三编本张菊翁跋，遂亦信之，谓："著此书者名道原，而实拱辰也。"呜呼！君子可欺以其方，吾恐复有被欺之君子，故不得不辞而辟之。

然何以有此谣？必欲张临济之军者所为也。然何以实之拱辰？则以拱辰曾著《祖源通要》三十卷，與此书体制相类也。何以谓郑昂之跋，欲以一矢贯双雕？则以其既攻法眼之道原，并攻云门之惟白也。《续灯录》为佛国惟白撰，今谓《续灯录》遣僧采事，受金厕名，此非忌云门者之词乎！惟白者，云门六世孙也。北宋三灯撰者：一法眼，一临济，一云门，若以青原、南岳别之，则青原二，南岳一也。斗诤之源，有关於此，将另详之。

人名索引

例　言

一，本索引收录本书卷一至卷二十六有“机缘语”之僧俗以及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之“禅门达者”、“诸方广语”者和诗文著者等，“无机缘语”者不收。

二，本索引于被索名之下列其所处的册、卷、页数。

如：4・23・1764

指第4册、第23卷、第1764页。

三，人名以本书所载为准。如一人两见且名称有异，则将异名附于后，并为异名立参见条。

如：常察(同安) 3・17・1297;5・29・2379

同安　见　常察

指常察禅师的“机缘语”见载于第十七卷，第二十九卷又载录同安禅师《诗》八首，而同安即常察禅师的别称，故于“常察”条下载录卷二十九同安禅师《诗》之册、卷、页数，再为异名“同安”做参见条。

四，同法名而异人者，则注明其住持地名、寺名以示区别。

如：法端(杭州报恩)

法端(襄州延庆)

如同名异人且住持同一寺、而嗣法有别者，则注出其法系以为分别。

如：林泉和尚(雪峰义存法嗣)

林泉和尚(云门文偃法嗣)

五，本索引采用汉语拼音顺序编排。

A

B

C

D

F

G

H

J

K

L

M

N

P

Q

R

S

T

W

X

Y

Z